一的法則，卷五

個人資料

[第三版]



by Ra,

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前四卷中被刪除的所有片斷, 加上 Jim McCarty 與 Carla L.Ruckert 的評註

Last modified: 2012/10/14
Initial date: 2006/09/30

版權聲明

ISBN: 0-924608-21-8

工作小組: Don Elkins, Carla L.R.McCarty 與 Jim McCarty.
一的法則主網站: http://www.llresearch.org
中文衛星網站: http://loo.soul.tw
中文翻譯、註解與校對: Terry Hsu.

關於封面照片

這張照片是譯者翻拍於 Carla 家的廚房!
個子最高的是發問者, 其他兩位就不用多說了.
以下是 Carla 老師允許該照片做爲中文版封面的信件:

***

Email 日期: 2008/6/13

Hey Terry -

十分歡迎你使用使用這張照片, 它所在的年代是 Ra 通訊的時期, 是一張好照片.
我很興奮聽到你正在工作卷五.
對於許多人而言, 卷五是他們在這個系列中最喜歡的一本, 因為它將我們的生活背景帶入焦點, 並且讓他們看見我們如何嘗試活出**一的法則**.

謝謝與祝福!
L/L xxx wol

書中符號說明

本書中使用不少進階的英文文法, 譯者爲了使譯文通順易讀, 使用了一些符號做爲輔助工具, 一般而言:

* 小括號( )內的文字如果是中文 表示原文所無之文字, 僅是爲連貫文句意思加上去的. 如果是英文則表示原文中的人名, 地名或專有名詞, 方便讀者上網或以字典查詢. 另外, 原文書中沒有的譯註一律以小一號的字體顯示以玆區別.

* 方括號[ ]內的文字的來源有二:
 1.原作者的補充說明.
 2.譯者主觀認定會影響文法通順, 且重要性較低, 於是放在方括號內.

* **粗體**字通常在原文都爲大寫, 具有特別意義或唯一性. Tobey 先生新增的部分或修正先前錯誤之處以標楷體表示, 一般本文使用新細明體.

* 標楷體通常用來表示和前一版不同之處, 偶爾也用來區分長句的分界點

* 斜線 x/y/z 或 x/y, 最常見的例子: 心/身/靈, 教導/學習. 由於 Ra 強調整體性, 我們看到這種複合名詞, 可取第一個名詞爲首要意義, 其後的名詞表示高度相關或 相反面. 雖然讀起來有點費力 習慣之後 你會發現 Ra 對於用字之謹慎與精準.

這種編排方式若造成讀者之不便 請多多包涵, 如果可能的話 強烈建議閱讀英語原文的版本, 這是了解 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這套書之最佳方式.

介紹

Jim A. McCarty:
這本書是**一的法則**前四冊中沒出版的資訊。先前沒出版是因爲本書主要屬於個人性質的資訊。我們當初的感覺是如果這樣的資料被出版的話，讀者們可能很容易就會過度去關注作者的人格而沒有聚焦在資訊本身。

現在我們則希望是藉由一些書寫的努力，希望這些個人的資訊能夠去詮釋出 Ra 資料是怎麼應用在生活上，然後讓所有真理的尋求者可以應用在生活上。我們很確定這本資訊具有一般的適用性，因爲我們也只是一般人，就像和你們一樣有著正常人類情緒的領域以及同樣的優點跟同樣的缺點，以及相同的渴望想要知道被鬆散稱爲真理的東西。

Don Elkins，Ra 通訊的發問者，死於 1984 年 11 月，他的死亡標記了 Ra 通訊的終結。因爲是我們三個人當中的和諧做爲一個主要的因素，允許 Ra 群體能夠透過我們群體來說話。所以在 Ra 通訊中所獲得的個人資訊的出版並不必然表示我們將絕對不可能再與 Ra 直接通訊。雖然我們目前的想法是很有可能我們這部份的服務確實已經完成了。

我們的看法是，爲了要達到最適當的服務，我們必須單純的渴望去服務而不在這渴望上加諸任何條件。當初就是因爲這單純的渴望，我們在 1980 年的結尾結合在一起成爲一個小組。然後在三週內我們就很驚訝的發現我們已經成爲 Ra 通訊的一部份。我們並不會有意識地去尋求第三個人來嘗試重新建立與 Ra 的通訊，因爲這樣子做並沒有將我們的小我意識全然的臣服於更大的意識，而是以我們比較小與比較扭曲的意識去取代服務他人的最恰當方式。

我們不相信在任何尋求者的經驗中會有任何的錯誤，而且我們相當善於去獲取暗示，就是生活上的線索。Don Elkins 已經死亡的事實很可能意味著 Ra 通訊已經完成了。不管情況是怎麼樣，看起來現在是適當的時機去分享我們所得到最後的訊息，也就是與 Ra 通訊的果實。我想一定也有一些人像我們一樣希望閱讀到 Ra 說的話，不管是任何主題，然後使用 Ra 說的話作爲我們個人進化的催化劑。

由於這些個人資料是來自於 106 場集會裡頭的資料，所以我們所摘取出來的東西可能相當的支離破碎，透過我們書寫的文字，我們希望能夠塑造一個合理的、連貫的經驗脈絡，然後就將這些個人的段落拼湊成爲一個完整的東西，與 Ra

通訊銜接。
雖然我們盡最佳的努力去寫這一卷，我們跟你們分享的僅是人類的意見，我們相當容易犯錯，我們也會跌倒，不希望把任何絆腳石放在你們道路上。所以請忽略任何在你內心沒有引起共鳴的字句，只使用那些你內心有共鳴並認爲是真的東西。

***

Carla L. Rueckert:

Jim 接下的任務是描述每一個片斷的背景資料。我的角色就是增添我的觀點在許多的主題上，但最重要的是關於Don跟我之間的事，那是Jim沒有辦法去表達的，因爲在Ra通訊開始的三年前 Jim還不認識我們，所以他不曉得我們的關係和情況。我回應 Jim的感覺, 是時候了 應該將 Ra通訊最後的各個片斷分享出來。那些已經享受並喜歡Ra思維的人們應該會繼續欣賞它們擅長給予的妙語。我們在愛與光研究機構的人們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並且說：「是的，這就是所有的Ra資料，再不能有更多了！」。毫無疑問的，讀者們可以從這些我們生活的零星的文字中看到我們其實跟其他人類一樣的愚蠢。不要把我們跟這些通靈資料源頭混爲一談；這一點是我視爲很珍貴的事情。

在我生命中，我認爲最偉大的特權也是最偉大的挑戰，就是能夠有 Don Elkins的照顧跟餵養，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六年，再也沒有兩個人能夠愛得如此的深沈。然而 Don的需求是如此的飄忽不定，所以他的感覺幾乎很少公然的展示在我面前，這是我必須要去工作的催化劑。我寶貝並且珍惜這個可愛的男人，他是我所知最棒的男人，並且榮耀他，他是我個人遇過一個唯一真正偉大的男人。是他前驅的智能首先向 Ra提出問題，是他擁有那樣的遠見和願景去活出一個靈性的家庭而非一般的小家庭。Jim跟我非常的幸運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男人作爲我們的領導者，並且通常是我們的導師。我也覺得很有福氣，很受祝福，能夠有一個純粹與信實的羅曼史 以及這樣一個靈魂伴侶，他對我而言就是全部。當你們享受這個不會重現的通訊的最後部份之際，讓我們歡慶 Don Elkins曾經在我們當中活過並且服務過，他是一個充滿光與奉獻的流浪者。

片斷一

Jim 評論:
第一場集會的開始現在以它精確的樣子呈現於此。在我們第一次私人列印**一的法則**卷一時，我們省略掉了第一場集會的這個部份，因爲 Don 覺得跟其他 25 場集會相比，它顯得異常，或者太令人困惑，對於首次讀 Ra 資料的讀者可能會這樣子。所以當我們在進行大眾市場印刷的時候，這個省略還是維持不變。那正式的印刷是由『道寧公司』(the Donning Company)印刷的，書名叫做 **Ra 資料(**The Ra Material)。

這是 Ra 唯一一次發表”宇宙性講道”[由 Brad Steiger 發明的名詞]的集會，接下來 Ra 的通訊都是採用問答的格式，爲什麼呢？因爲 Ra 比較喜歡問答的格式，因爲它覺得這樣可以讓我們的自由意志去決定我們要尋求的資訊，而不是由他們來決定要說什麼，藉由演講的教導/學習方式。

對我們而言 有趣的是 Ra 在第一場集會就提到他們並沒有辦法提供任何的 ”調節“(conditioning)給任何器皿，由於他們傳輸上的限制。
調節動作通常包括聲帶會不自主地移動 或者 嘴巴、唇、下顎以及一些生理形態上的感覺或悸動，那好讓一個器皿可以辨識出通訊已經接近了。
這一次的集會也標示出 Ra 最後一次嘗試透過任何 Carla 以外的器皿去說話，

因爲通靈這個現象現在也是變得這樣的一般，所以我們願意在調節振動上再做額外的評論，有許多做爲器皿的人覺得他們可以藉由調節之振動 認出要透過他們說話的實體，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辨別方式去確定他們正在通靈的東西就是他們認爲的訊息來源。
但我們已經發現並不總是如此，因爲相對而言 負面實體可以具有相同的振動，一個器皿可能感覺它是很熟悉的正面實體，所以當負面實體想要稱它自己是另外一個名字或者模仿正面實體去欺騙器皿，好使得接收到這個資訊的群體的正面的工作失準或失焦。上述是服務自我途徑的實體們的標準程序。
在此涉及的根本概念是正面實體有機會透過器皿說話，那相對的平衡方式，就是負面實體也要有機會去說話。這對於任何一個器皿而言不必然是一個困難。然而呢，如果該器皿及支援的小組利用這個雙生的過程去調頻該小組，並且在每一次通訊中做挑戰的工作，這樣就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了。
一個小組的調頻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就是在小組的每一個人都去精煉自己服務他人的渴望，並且將這渴望放在心智及心輪的最優先的順序。一個小組的調音

或調頻方式可以是任何方式，只要對整個小組是有意義的，比方說唱頌神聖的歌曲，吟唱，或是祈禱，或者是講笑話，分享資訊，或者觀想光環繞著該小組，不管什麼方式只要讓彼此能夠更融合更調和在一起，成為一個統合的尋求來源。那麼 當器皿感覺到想要透過它通訊的實體已經來到了，就在心理上給予挑戰。然後再一次不管是什麼方式，只要是該器皿感覺是適當的，也不管是任何方式，只要是該器皿能夠以他存有的每一根纖維盡力使自己退居幕後。
然後該器皿他將強烈要求知道這些實體是否希望透過他來傳訊，並且該器皿感覺在他生命中最高也是最棒的原則，以此原則來挑戰這來臨的實體或者是靈體。好比說一個人可以用耶穌**基督**之名去挑戰要透過他說話的靈體，或者以**基督**意識，或者以正面極性，或者以服務他人，或者以任何一個大天使的名字，或者任何可以代表一個通靈器皿生命中心的東西，這個東西是該器皿願意為之而活，也願意為它而死的一個原則或信仰，這樣子就會形成一道光牆，這道光牆會使得負面極性的實體非常困難去穿越，就好比說我們在物質界碰到一個很具體的磚牆的後果一樣。

負面實體他總是隨時準備去填補任何的空隙，也就是在我們的關照中出現縫隙，它會立刻遞補上來，然後負面實體以它們的方式提供服務，也就是說它們會仿效正面的接觸，儘可能的去仿效，但是程度維持到讓器皿相信即可，然後之後再給予虛假的資訊，那這些資訊通常跟一個日期，比方說預言什麼什麼事件，以及描述即將來到大災難的地球，就是大規模的地球災難等等，然後這樣子做就是讓這個通靈團體將來失去他們的**信譽**，因為日期從不會是正確的，然後負面實體就可以奪取這個小組靈性之光的力量，而這個光本來是這個小組可以用來做服務他人的工作。

Carla 用她慣用的挑戰方式去挑戰 Ra, 在前二次集會都是如此。因為她通常從事有意識的通靈，然而在 Ra 通訊 她會不自主地進入出神狀態(trance)，然後她無法做任何調頻的動作。所以我們很高興的是當第二次集會終結後，Ra 給我們一個儀式，也就是行走**太一的圓圈**，用這個儀式去取代挑戰的程序[該程序常用在心電感應通靈的過程]。在前二次集會之後，只要 Ra 集會一開始，Carla 就會立刻進入出神狀態，也就是靈魂離開她的身體，並且不再覺查任何的活動，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能夠發現她到底是怎麼樣達成出神狀態並離開她的身體，很明顯的這是一個降生前(投胎前)就已經被檢選的能力，是用來幫助與 Ra 通訊的一個能力。我們在每一次集會之前的冥想就是我們小組調音的過程。

我們使用 Don 所稱為的”調頻出神心電感應”，以這個方式跟那些 Ra 群體溝通。也就是說當通訊在進行的時候 Carla 甚至 Ra 二者都沒有棲息在 Carla 的身體中，Carla 的靈魂很顯然是在 Ra 的照顧之下，同時當 Ra 使用 Carla 的身體時候，他是遠距離的去構築一些字句，去回應 Don 的問題。 Ra 曾經多次提到說他們對

Carla 的身體只有最粗略的控制，舉例來說它們要重新放她雙手的位置都有困難，比方說當 Carla 的一個手臂正在經驗突發痛苦的時候，因著她關節炎的狀態，Ra 就沒有辦法重新去擺放 Carla 的手臂。Carla 在通靈過程當然感覺不到這些突發的痛苦，但是重新擺放手臂的位置有時候是很需要的。因爲痛苦就好像是在一個線路上的靜電(干擾正常的通訊)，這種事偶而會發生，在文字中都會被記錄下來。

Don 跟 Carla 他們曾經有十二年在一起工作爲了通靈以及研究的工作，並且一起寫了二本關於形而上學的書，那是在我於 1980 年 12 月加入他們之前的事。由於當我們聚集在一起做第一個計劃之時，還不確定要做什麼，我們有考慮到重寫這些書中的一本，也就是 **UFO 的秘密**，於是我開始進行背景資料的閱讀及作筆記。三週以後第一次 Ra 通訊發生並且是完全無法預期的，當這個事件發生時 Carla 正在進行一個教導的議程，那是週日冥想小組的集會，其中一個成員正在學習如何通靈。

然後 Don 那時候也坐在其中，但那時我出去購物，正巧提著大包小包的雜貨走進前門，當時 Don 正在問關於地球的變遷，並且想要知道在這成長週期的末尾有什麼是値得期待的，然後就在那個時點 Ra 請求一些時刻去加深 Carla 的出神狀態，這樣的中斷情況再也沒有發生了，因爲在第二次集會之後我們特別準備一個房間好進行 Ra 通訊，並且持續用客廳作其他的冥想以及教導集會。

第一場集會是全部 106 場集會中唯一有三人小組*以外的人參加的四次之一。

(*註: 由 Don, Carla, 與 Jim 組成的小組.)

因爲我們三個人住在一起並且活在和諧當中，在我們當中發展出一個十分穩定的和諧，而這是建立跟維持 Ra 通訊中一個關鍵的要素。

Carla 評論:

在這些日子以來，我只有教導非常少的人去進行通靈。經過這麼多年來我看到一個敞開卻沒有適當調頻的管道將會造成多大的災難，特別是對於這個通靈的尋求者的人格會造成很大的破壞。不管這個通靈管道是爲了好玩，或者是一時興起去通靈；基本上這樣的通靈問題是，通靈管道需要積極地嘗試去活出她所接收的資訊。

在靈性的工作中沒有一個人有奢侈的權利去說：「做我說的，而不是照我所做的。」(譯註:照我說的去做，但是不要看我的作爲。)

所以我們若沒去具體化，成爲那個原則的化身，那麼我們所給予他人的一些教理或學說，就會常常招致很戲劇化或者搖撼我們生命的催化劑，因爲這樣的催化劑是要指出我們接收到的理想跟我們真實的意圖是分歧的。我曾經看過當人們不經意的去做通靈的動作時，失去他們的健全的心智。所以我對收學生這件事非常非常地認真，我負擔起這個責任。

在大多數時候，我跟一些已經從事通靈工作的人們一起工作，而他們在通靈這件事上遇到困難。這使我認識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人們，他們可能是印第安原住

民或者是 UFO 接觸者 有著很奇異的故事，各種形形色色多樣化的人群，在某種方式他們都承受一個風險，就是他們容易掉到"新時代"的困惑之海當中。
有一個辭彙叫做靈性的諮詢師，這個名詞感覺像是自鳴得意，好像這樣一個人知道一切事物。我希望我不要反射出這樣的印象，然而呢我在這些日子做的工作卻又蠻像這樣一個性質的工作，或許應該說"靈性的傾聽者"會是更準確的描述。由於 e-mail 的發明 我們有更寬廣的機會去跟各地的尋道者有個人的接觸，我們歡迎任何人與 L/L 研究機構通訊，我們可以說我們從未漏掉任何一封信，我們從未不回覆任何一封給我們的信，所以請自由地去感覺你內心想問的問題，然後寄給我們，我們愉悅的以任何方式去幫助，我們的網址是 http://www.llresearch.org*；我們的電郵地址是* contact@llresearch.org

RA, 第一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15 日

RA：我是 Ra。我以前沒有透過這個器皿說話。我們需要等到她被精確地調頻，因爲我們傳送的是窄波段振動。我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曾經觀察你們群體。我們被你們呼叫而來。因爲你們需要有廣泛的溝通經驗，或者如你們所說，一個進一步的方法用來研究你們的身體，心智，靈性的型態幻象，你們稱那是尋找真理。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你們一些不同的觀點，解讀那永遠不變的訊息。

服務**無限造物者**(Infinite Creator)的星際**聯邦**(Confederation)只有一個重要的聲明。這個聲明，我的朋友，正如你所知道的，就是 "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創造都是單一起初思維的部分。"

如果可能。我們將運用每一個通道。比起其它成員用較寬波段振動的溝通提供的初階與中階工作，我們傳送的光束是有些先進的技藝。

讓我們用一點時間來考量思維。我的朋友，什麼是思考？那麼 你今天思考了嗎？你今天想了什麼思維？今天的哪些思想是起初**思維**的部分？你的思想裡有多少可以讓造物居住(abide)其中？有沒有包含愛？是不是自由地給予服務？
你不是物質宇宙的一部分，你是思維的一部分。
你飛舞在一個沒有物質的舞廳裡，你是飛舞的思維。
你用有些古怪的樣式移動你的身體、心智、與靈魂，因爲你還沒有完全掌握這

個概念— 即你是起初**思維**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轉移到被知曉爲唐(Don)的器皿。我是 Ra。

(暫停兩分鐘)

我是 Ra。我們再一次回到這個器皿。我們接近開始通訊的邊緣，但我們在穿透一個特定的心理緊張與散亂過程中遭遇困難，此乃這個管道獨有的特徵.。
因此 我們要描述這個正在傳送的振動類型: 這個器皿會發現我們從一個小角度進入能量場，是在頭頂部位的後方的一個狹窄但是強度卻很大的區域。
因爲我們傳輸的限制，我們無法提供任何的調節效應(conditioning)。
因此，如果這個器皿能夠感覺到這個特殊的效應，當我們的想法來到他當中，他可以把它說出來。我們將再次嘗試這種接觸。我是 Ra。

(暫停九十秒)

這個器皿正在抗拒我們的接觸。無論如何，我們向她保證我們確信這種通訊對於叫做唐的器皿不很合適。因此我們將前往被知曉爲倫納德(Leonard)的實體。我們再次提醒這個器皿，這是窄波段振動通訊，被感覺爲一個振動進入靈光圈(aura)之中。我們將開始轉移這個通訊。我是 Ra。

(暫停九十秒)

我是 Ra。我們再一次於我們的**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我們請求你對我們要有耐心, 因爲我們是一個難以接收的通道。
然而, 我們或許可以對你們的理解增添一些維度。

[片斷一 完]

此時，我們很樂意談論任何主題。或討論任何在這屋子裡的實體們提出的問題。

片斷二

Jim 評論:
以下的資料是來自第六場集會，主題是Ra通訊的基本要件，也就是和諧。在106場與Ra通訊的集會中，一直以來除了我們小組之外只有其他三個人有參加過Ra的集會，在每一個個案中都是Ra推薦這些局外人在他個人的尋求方式中要有適當的態度，同時每一個局外人必須要跟我們小組的每一個成員處在和諧當中。以Tom的狀況爲例，首先(發問者)Don會向Tom解釋聖經、蠟燭、馨香的意義，以及盛載水的聖杯之意義，這些器具都是所謂的觸發機制或信號，提醒我們的潛意識心智 一場集會即將開始，然後我們存有的所有層面都必須要開始準備淨化我們的渴望去服務他人，將服務他人置於一切之上，並且以讚美與感恩的喜樂之光環繞著我們。於是在這個過程中，在我們小組中所製造產生的和諧就好比是一首音樂和絃，Ra群體能夠藉此將祂們的振動與我們調和，那奠基於這樣的和諧的振動調和，形而上特質的資訊能夠被傳遞，讓那些尋求的人能夠汲取這樣的資訊。

Carla 評論:
Tom 是我們 L/L 研究機構的靈性家族的一份子，他有好些年都定期參與我們週日聚會的冥想的群體。我們幾乎不可能去說從 1962 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成員"參加過我們的集會。如同許多這些親愛的靈魂們，他始終與我們保持接觸，雖然他個人的途徑帶他到別的地方，在我們每次冥想之前，我們總是嘗試去"調頻"我們的聚會圈子，所以 Tom 他十分清楚我們需要什麼。

*關於這個祭壇，它所擁有**基督徒**的一些配備可能會讓有些人有些困惑，(因爲)他們認爲新時代訊息需要一個新時代通靈管道。然而對我而言卻不是這樣的，除非一個人把**耶穌基督**本身也視爲一個新時代的通靈管道。我幾乎從在搖籃以來就是聖公會的教徒，並且在我這一生都持續參加聖公會教會。所以 Ra 群體去工作深植在我內心的這些偏好，對我來說，是這獨特來源的顯著特徵，我感覺到被愛、被接受，並且被珍惜有這些聖物擺置在我的附近。所以在這整個通訊過程中，這些器具就彷彿是一個恆常的祝福。*

RA, 第六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4 日

RA：我是 Ra。這對我們很合適。我們繼續討論關於發展能量醫治的教導/學習的第三個部分。

... (省略) ...

此時, 我們覺得這些練習對於你們初學者已經足夠. 未來, 如果你們覺得已經完成你們眼前這些(練習), (我們將)開始指引你們進入一個更精確的認知, 關於治療經驗中的各項機能以及這個大門(gateway)的各項用途.

發問者：我想問一下，湯姆(Tom)能不能參加明天的一場集會？你知道這個實體，湯姆嗎？
RA：我是 Ra。這個心/身/靈複合體, 聲音振動爲"湯姆", 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提醒你在心境和各種附屬物(appurtenances)方面 要小心地指導這個實體，
在它被引導入這個圈子前 必須理解這些。

發問者：我不太確定你說的附屬物是指什麼。
RA： 我剛才指的是會觸發該器皿的變貌趨向愛/光的象徵物體。
這些物體的放置 以及 所有出席者以愛接受它們, 這兩點對於滋養這個器皿是重要的。因此，你們必須用自己教導/學習的詞彙描述並解釋相關的附屬物，因爲你們擁有正確的態度以獲致必需的結果。

***

發問者: 我覺得這是個適當的時機來談談你的背景, 可能的話, 是否可以說你來到地球之前的資訊?

... (省略) ...

發問者：在這種情況，或許我們應該在以後的時間繼續討論。
RA：我們同意。除非你有簡短的問題, (否則)我們即將離開。

發問者：我唯一的問題是，我假設你(和我們)首次接觸的同時，倫納德也在這裡，他和湯姆一樣適合待在這裡。
RA：這是正確的, 此時 能夠來到這裡的數目便齊全了。

再次地，記得要給聲音振動複合體, 湯姆, 的預備指導。

[片斷二 完]

我是 Ra。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向前去吧，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Adonai。

片斷三

Jim 評論:
在與 Ra 接觸的早期 我們有接受到一些答案, 落入第三密度幻象中比較具爭議的部份. 幾乎每一個人在研讀超自然現象的時候 或多或少會花一些時間在研究所謂的"陰謀理論". 那這個理論通常是跟所謂的看不見的團體或個體有關. 那這些所謂無形的, 幕後的黑手, 他們是在政府後面真正的力量或者說權力, 他們掌控這世界的各項活動. 這樣的陰謀理論通常會涉及到一些新聞報導或者政治、經濟、軍事等等的議題, 然後會講得天花亂墜, 好像只是一個很大的冰山頂端的一小角, 底下還有那些背後的黑手用各式各樣的計謀要達到征服世界、主宰世界的目的, 通常的形式是透過一個小規模的精英團體開始執行一些秘密的行動, 他們可能是一小撮人類也可能是外星同盟.

以下的資訊就是落入這樣的一個範疇, 那就是在其中一個問題, 當 Elkins 問到關於 UFO 跟他們的來源, 你可以注意到在他發問的整個過程, Don 難以置信的態度,我們後來決定把這方面的資訊從**一的法則**卷一中整個去掉, 因爲一方面我們覺得這是短暫的資訊, 是不重要的, 它並無益於一個人渴望尋求真理的渴望, 不會增進一個人尋求的能力, 對於進化過程也沒有什麼幫助, 不管這個短暫的資訊是真或假. 事實上如果知道並且持續尋求這方面短暫的資訊, 很可能會造成一個人靈性旅程的一個重大絆腳石, 因爲它會使一個人的注意力離開永恆的真理, 然後他會轉而注意那一些稍縱即逝的興趣, 那些對於靈性沒有什麼用處的知識, 專注在陰謀理論和所謂共謀的份子只會增加分離的幻象並且忽視了有一股愛將一切萬有都繫結在一起, 成爲一個**太一存有**. 如果我們繼續追尋這個特別的詢問路踐, 或者其他短暫特質的一些資訊, 我們就會很快失去和 Ra 的通訊; 因爲 Ra 早在第一場集會中就提到, 它和我們的通訊是透過窄波通訊,

透過各式各樣的線索, Ra 祂在每一場集會結束會暗示 Don 這次集會的問題有沒有偏離主軸. 所以我們最後終於了解所謂的"窄頻"意指我們問的問題必須有最純粹跟最精準的特質, 詢問關於心智、身體跟靈性的進化, 如此 我們的器皿才能在一個穩定可維持的基礎上 持續傳送訊息.
詢問 Ra 關於一些短暫資訊的問題, 就如同你用一桶粗製濫造的生油加入一個精細調頻的高級汽油引擎中.

有許多團體對於所謂的短暫特定、世俗的資訊感到很著迷, 但是卻不知道他們的資訊已經逐漸被負面的實體所污染, 然後負面實體將逐漸取代起初的正面實

體. 追尋這類的資訊就好像是你在聽收音機的時候, 用一個旋鈕把它轉到另一個頻道, 於是聽到一個完全不同的電台. 爲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改變呢? 就是因爲在這個團體中 大多數人都想追求短暫的資訊所造成的. 因爲**自由意志法則**, 正面的訊息來源只會稍微的提醒那團體訊息走調了; 好讓每一個通靈團體傳遞給我們的訊息其實都完全是這個團體總體的自由意志的產物.
所以當任何一個通靈團體持續尋求短暫的資訊, 那正面的通訊來源就會給予一些暗示說這樣的資訊是不重要的, 那如果說這個團體還是堅持尋求這樣的資訊, 那正面的來源觀察到這個團體的自由意志有所改變, 它就會慢慢的退出, 最後一個負面的通訊來源將會非常高興地跳進來給予各種資訊. 但是這樣一個負面的來源比較沒有渴望給予準確的資訊, 而它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夠把這個團體從服務他人的行列中去除掉. 所以一個團體要怎麼辨別比較虛假的資訊呢? 比方說給予未來災難的特定日期, 然後還鼓勵這個團體公開發表, 到最後這個日期通常不會準, 這個團體的名聲就會被打擊, 這樣的話, 負面實體就成功遂行其目的, 就是把這團體光的力量去除, 並且還把它挪爲己用.

我們仍然覺得這些資訊完全不重要, 我們現在將它收錄的唯一原因是展示一個小組是多麼容易偏離正軌, 忘記把渴望的焦點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失去服務他人的初衷, 藉由收集那些協助心、身、靈性進化的資訊.
一萬年之後, 我們在這粒旋轉的小沙塵(地球)上對誰做過那些事一點也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是 我們認知到在任何時間, 任何人, 太一造物的任何一個粒子上, 我們都可以發現愛, 或在任何幻象都發現愛.
所以我們懷著希望—即我們努力與 Ra 接觸, 從中搜集到的資訊能幫助一些其他的第三密度的實體發現更多的真理, 在前往太一**造物者**的進化旅程中, 再往前走一步.

Carla 評論:
我唯一想說的是 呼籲所有官方機構: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參予任何陰謀, 拜託 拜託不要再竊聽我們的電話了! 我們真的對這種題材沒興趣, 只是意外地撞到而已.

1977 年, Don 跟我加入普哈里契(Puharich)博士的一個實驗, 叫做心智連結(mind-link). 那時我們剛好吸引一些政府機構的注意, 他們把我們電話系統破壞得一踏糊塗, 但竊聽我們的對話真的對他們一點用也沒有,因爲一位隱者幾乎不會去策劃這種陰謀,我們很誠實地說我們不在乎這種題材,真的只是剛好意外碰到這個題材而已.

我想在此指出你可以發現 Ra 在這裡似乎有一點失去平衡,不同於它尋常的穩定風格, 通常它每次回答都會以"我是 Ra"開頭. 但在這裡 它有好幾次漏掉這個開頭. 我想是由於資訊的非-永恆特性導致通訊有些微的走音.

RA，第八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6 日

RA：我是 Ra。如果你考慮，你的生活經驗已經選擇一條路徑。考慮一個事件流到下一個事件的這種巧合和奇特的情境。好好地考慮這點。
每個實體都將接收到他所需要的機會。這個資料來源的存在對于每位尋找的人而言，並不具有生活實用目的。因此所謂的廣告是一般性的，而不是爲特別的資料而設計，僅只是提醒人們幻象的本質。

發問者：這裡有昨天的一些材料，我讀一下你講到的: ”確實有些降落事件發生，有些來自你們的人群，有些來自**獵戶集團**。”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來自你們的人群的降落是什麼意思？
RA：我是 Ra。在這個時間/空間的當下，你們族群們有些科技上的成就[如果你願意這麼稱呼]，有能力製造和駕駛這種形狀和類型的飛行器，你們稱爲不明飛行物(UFO)。這對于你們人群的社會記憶複合體振動速率是不幸的，這些裝置不是被用來服務人類的，而是用于潛在的破壞用途; 進一步攪亂你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振動鏈結, 導致服務-他人和服務-自我雙方都不能爲該社會記憶複合體獲得開啓通往智能無限大門的能量/力量; 接著導致收割量變小。

發問者：我們族群的這些飛行器是否來自那些沒有肉身的次元平面? 他們的基地在那裡？
RA：我是 Ra。我們說到的這些屬於第三密度，它們是你們族群中各式各樣的社會部門或社會結構的[所謂的]軍事複合體的一部分。
那些你稱爲的基地分別位於不同的地方, 有的在南方水域中 靠近巴哈馬(Bahamas), 以及 分布在**太平洋**海域的幾個地方, 靠近智利的(Chilean)海上邊界.
你們的月球[你們對這個衛星的稱呼]上頭也有基地, 現下正在整修。有些基地在你們地面上四處移動。還有的基地[如果你願意這樣稱呼它們] 位於你們的天空中。這些是你們族群的基地, 爲數眾多, 如我們先前所說, 具有潛在的破壞性.

發問者：運轉這些飛行器的人群是從那裡來的？他們是否與**地球**上的任何國家結盟？他們的來源是什麼？
RA：這些人，如同你或我，來自同樣的地方。他們來自**造物者**。
你想問的問題，從比較淺薄的觀點看，這些實體屬於你們的與其他-自我的政府[複數]，負責你們所謂的國家安全。

發問者：那麼 就我的理解，合眾國的海底基地停放這些飛行器？
RA：我是 Ra。你是正確的。

發問者：合眾國是如何學習到建造這些飛行器的科技？
RA：我是 Ra。過去有一個你們人群知曉的心/身/靈複合體，其聲音振動是尼可拉(Nikola)。這個實體已離開幻象，它的研究文件包含必要的理解,
一些心/身/靈複合體[服務於你們國家分部複合體的安全機構]取走了這些文件, 於是你們族群私密地擁有這項基本科技.
(另外) 你們稱爲俄羅斯人的那些心/身/靈複合體, 大約在[你們年代的]27 年前 一個星際**聯邦**成員給予他們該科技, 它試圖分享訊息, 給你們人群帶來和平。
這些實體給出訊息是個差錯，但我們在這週期的末尾做了很多事情 試圖幫助你們的收割，我們從中學到某些協助型態是愚蠢的. 這點促使我們在這個時期採取更謹慎的措施, 縱使你們人群的需求是: 一個比一個大的力量(power); 呼求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發問者：我對這些飛行器的水下基地有點困惑。這個科技是否足以使所有其他軍備相形失色? 我們有能力駕駛這種飛行器嗎，或它們只是用於運輸？
它們動力來源的基本機制是什麼？我很難相信我說的這些。
RA：我是 Ra。這種飛行器在某些場合或許不該被這麼稱呼。把它們看成武器是更恰當的。它們使用的能源是極化**地球**圈的電磁能量場。這種武器有兩種基本類型：你們族群們稱爲 靈子的(psychotronic)，與 粒子光束(particle beam)。
這類科技蘊含的破壞力是相當大的，這種武器已在很多案例中被用在改變氣候模式，和增進目前正吞噬(engulf)你們星球的振動改變上。

發問者：他們是怎樣保守這個祕密的？爲什麼這些飛行器不被用在運輸上？
RA：你們社會部門幻象(複數)的各個政府都渴望 保持隱密，這樣一旦敵人[你們族群的稱謂]展開敵對行動, 還保有一個驚奇給敵人.

發問者：合眾國目前有多少這樣的飛行器？
RA：我是 Ra。現下合眾國有 573 個。他們正在增加這個數目。

發問者：這些飛行器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RA：我是 Ra。這些飛行器的最大速度等于地球能量的平方。這個場是多變的。極限大約是光速的一半，如你所稱。這是由於設計的不完善。

發問者：這種類型的飛行器可否用來解決交通運輸衍生的許多能源問題？
RA：我是 Ra。你們族群現下擁有的科技，能夠解決每一個限制, 即在目前的經

驗鏈結中 使你們社會記憶複合體受苦的限制。
然而，你們當中一些存有懷有朝向權力能量的變貌, 造成這些解決方案被扣留，直到人們迫切需要這些解決方案, 這些存有便可以進一步趨向權力(的核心).

發問者: 你也說此時有一些登陸是來自**獵戶**星座團體, **獵戶**集團爲什麼在這裡登陸呢?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RA: 我是 Ra. 他們的目的是征服，不像那些等候別人呼叫的星際**聯邦**. **獵戶**集團呼叫自身去征服.

發問者：具體地說，他們登陸要做些什麼？
RA：我是 Ra。有兩種類型的登陸。
第一種類型，你們族群們的實體被帶入他們的飛行器，加以編程以供未來使用。這裡有二或三種層級的編程:

首先，這個層級將被那些做研究的實體發現。
第二，一種觸發程式。
第三，另一種, 也是最深沉的觸發程式，結晶化這個實體，藉以使它成爲無生命的，接著用作一種信號燈。這是一種登陸形式。

第二種類型，從水裡降落到**地球**之地殼下面。再次，一般而言 位於南美洲 與 加勒比海地區，以及靠近所謂的**北極**。這些族群的基地在地底下。

發問者: 獵戶星團有什麼-- 他們(降落)的目的與獵戶集團的征服有何關聯?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先前說過的, 他們的目的是要找出某些心/身/靈複合體與他們自己的振動有共鳴, 組成一個精英團體, 然後去奴役非-精英份子, 你可以稱呼他們爲不屬於**獵戶**星座振動的實體.

... (*中略*) ...

發問者：這些撿起查理實體的，家鄉在那裡？

RA：我是 Ra。這些實體屬于天狼星系(Sirius galaxy)。

發問者：這是你曾給我們的訊息中 最令人驚嚇的(訊息), 我必須承認我很難相信, 即合眾國擁有 573 架你所描述[的類型]的飛行器。合眾國中 有多少人覺察此事，包括那些操作它們的實體？
RA：我是 Ra。你們族群裡的人數是變化的，由於在這個特定的時間/空間鏈結有通訊的需要，所以此時這個數目正在擴大; 大約的數目是 1,500。
它只是大約的估計，因爲當你們的時間/空間連續體幻象的移動(的同時)，從現下到現下，在這個鏈結 許多實體正在學習。

發問者：這些飛行器是在那裡建造的？
RA：這些飛行器在兩個地方一架一架地被建造：在你稱爲新墨西哥的沙漠或乾燥地區，以及你稱爲墨西哥的沙漠或乾燥地區，這兩處的設施都在地面下。

發問者：你是說合眾國真的有個製造工廠在墨西哥？
RA：我是 Ra。我是這樣講的。現下，容我重申，這一類的訊息是非常淺薄的，和研讀**一的法則**相比沒有多大的重要性。無論如何，我們謹慎地觀看著這些發展, 希望你們族群能在和平中被收割。

發問者：我完全明白這方面的問題根本不重要，但這個特殊的訊息讓我非常吃驚，使我對你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性有疑問。
直到這一點之前，我同意你說的每一件事。這個問題讓我很驚愕。
在我看來 這個祕密不大可能被隱藏 27 年，而且我們正操縱這些飛行器。
我爲我的態度道歉，但我想我必須十分地誠實。我無法相信我們能在合眾國境外的墨西哥運轉一個工廠，來製造這些飛行器。可能我弄錯了。這些飛行器是具肉身的人群製造的物質界飛行器嗎？ 我可以走進一個飛行器，然後駕駛它？是否正確？
RA：我是 Ra。這是不正確的。你不能駕駛它。合眾國[如你對你們社會分部複合體的稱呼] 創造這些東西做爲一種武器。

發問者：那麼沒有乘客？沒有飛行員，我能這麼說嗎？
RA：我是 Ra。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它們怎樣被操控？
RA：我是 Ra。它們被電腦控制, (接收)來自一個遠端的資料來源.

發問者：我們爲什麼要在墨西哥有工廠？
RA：我是 Ra。地面的乾燥性和附近幾乎沒有人煙，這兩方面是必須的。
因此，你們[所謂的]政府以及你們地理上鄰接的[所謂的]政府籌備了一個地下設施。同意這個安排的(墨西哥)政府官員不知道他們的土地要被如何利用，只認爲是用來進行細菌戰的政府研究設施。

發問者：Dan Frye 曾被傳送進入這種飛行器嗎？
RA：我是 Ra。被知曉爲 Daniel 的實體是在思想-形態中，由星際**聯邦**的思想-形態載具幻象傳送，爲了給這個心/身/靈複合體一些資料，好讓我們了解這類的接觸可以如何協助你們人群, 在許多限制的幻象背後揭露智能無限。

發問者：我們當中是否有人可以用更直接的模式與星際**聯邦**接觸？

RA：我是 Ra。...

最少的扭曲似乎是心智與心智之間的溝通。

因此我們並不想把你們帶上飛碟。你們目前的溝通模式是最珍貴的。

發問者：我這樣地質疑你**以及**如此仔細詢問這種[你說合眾國政府在操縱的]飛行器是因爲如果我把這個問題放在書裡的話會製造出很多麻煩。
我認爲這部份得完全從書裡刪除，否則我就要問些進一步的細節。
在這個領域 即使發問都很難，但我希望多問一些這方面的問題，才有可能把這部份留在書裡。合眾國擁有的這種飛行器的直徑是多少？
RA：我是 Ra。我建議這是這次集會的最後的問題。在以後集會 你認爲合適的時候 我們再講，只請求你用你的辨別力引導自我。
大約的直徑，因幾種模型的變遷，目前是你們度量的 23 英呎。

[片斷三-- 完]

在我們結束這次集會前，你是否還有簡短的詢問？

... ...

發問者：馨香的角度偏移了多少？

RA：我是 Ra。以垂直爲基準，大約偏移 3 度。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天主與你同在。

片斷四

Jim 評論:

我們當中沒有人對於前世經驗特別感興趣. 再次地, 如果一個人對於前世故事過於熱衷, 很容易會忘記把焦點放在當下的成長機會. 我們在這個集會問的問題, Ra 的回答就似乎支持或印證我們這點, 就是我們對前世都不是很有興趣.

Carla 評論:

我個人確實相信我們曾經一起投胎好幾次, 我們在每一次的前世中都形成一些複雜與有意義的關係, 這些多生累世的關係深植在我們存有之內. 當 Don 跟我相會的時候, 就曾說看到我的那一刹那就知道我們會在一起. 自從那次相遇之後, 我嫁給另外一個人, 有四年的婚姻, 嫁給一個其實不想結婚的男人. 有一次我怪 Don 爲什麼不早點在 1965 年就告訴我這家鄉的真理呢? 那麼我就不用經歷那艱難的四年. Don 就回答說: "什麼!? 這樣妳就會錯過所有美好的催化劑."

Don 與 Jim 對我都十分慷慨與關愛. 這是很驚人的, 因爲如果一個人沒去想到所謂前世的關連, 就很難想像會有這麼緊密的連結. 所以我毫無疑問地相信我們曾經在好幾個前世一起服務過, 可能包括好幾個前世. 關於可能的過去歷史有趣的一點是有次我和 Jim 接受一位靈媒的解讀, 報告的時空背景是 19 世紀的美國大西部, Don 與 Jim 是兄弟 以耕田維生. 我是 Jim 的小孩, Don 的外甥, 我從出生就體弱多病, 在那世只活到 5 歲. 這似乎是給他們的預備功課, 好讓他們在此生懂得怎麼照顧我. 因爲我在此生我必須面臨殘障與肉體的侷限, 以及所謂心靈的致意或者說超心靈攻擊, 特別在接觸 Ra 的這段期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靈媒所講的報告在我內心有起了一些共鳴.

無論如何, 我也覺得我們不需要知道任何前世的關聯才可以一起學習與服務.

此刻即可滿足我們一切所需, 其他的都只是枝微末節.

RA，第九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7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一些有關我們過去世的經歷？
RA：我是 Ra。這是可能的。然而，由於這種資訊被你們的心/身/靈存有全體仔細地守護著，好讓你們目前的空間/時間經驗不會被稀釋。

讓我們掃描你們的存有狀態 找出無害的訊息。
我有個渴望變貌 朝向使你們免於成見的自由, 故只能概要地講述。
這個小組曾有好幾次一起居住 與 共同工作。這幾次的關係各有不同。
業力是平衡的[如你所稱]；因此 每位都是彼此的老師。
工作包括了治療、理解大地(earth)能量的用途、以及 協助各個發出呼求的文明;
正如同你們星球曾發出呼求, 然後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認爲無害的材料就到此爲止.

[片斷四 完]

發問者: 你所給我們的治療練習, 由於其特質 最好是在一段時間專心於一特定練習, 我想請問今晚我應該專注在哪一項練習?
... (*其餘省略*)

片斷五

Jim 評論:

在這個片斷中,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最認真的尋道者偶爾也容易失去恰當的態度, 忘記尋找進化過程的核心.

所以我們要怎麼的去調整我們的存有品質, 以更有效率地尋求, 這個要點其實跟我們做什麼事情無關, 要緊的是一個人怎麼樣透過冥想與沈思去平衡自我.

一個尋道者若沒有冥想的平衡, 他的心智容易為世俗的事件分心, 而且他的課程可能就比較容易停留在外圍, 而沒有安住在自己存有的中心. 所以藉由冥想, 我們更能夠深層的去掌握這幻像的本質以及在這幻像中有一種熟練感知道怎樣以更和諧的方式去駕馭自我.

我們也在 Ra 於這個片段的回答中看到 我們每一個人存有的航向或行動都必須是一個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產物, 絕對不要去冒犯或去刪減其他個體或存有的選擇. 當 Ra 回應 Don 的尋問 這要點再次得到回響. 也就是 Don 問若**黑衣人**被鎖在衣櫃中或其他什麼地方, 那有什麼形而上的涵意? 我們必須順帶一提我們從來沒有真正有過這機會!

這是另外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尋問路線是如何偏移到短暫又不重要的資訊. 我們經過了 12 場集會才確定當 Ra 講到聖經、蠟燭的偏移時, 它真正的意思是暗示我們的形而上主軸有些偏移. 請注意 Ra 是如何結束第 12 場集會.

也就是說, 我們詢問的路線開始遠離進化過程的核心. 因為 Ra 的通訊是'窄頻'的, 這意味著我們的問題不能偏離中心太久, 否則我們終究會失去與 Ra 的通訊連結..

這個片斷的最後一小部分提到**流浪者**, 以及他們常見的疾病, 好比說過敏以及個人的心智失調. 以更深的意義來看, 這表示**流浪者**可能會起反應, 因為他的振動跟地球的振動頻率相差蠻大的, 所以就會有不適應的現象, 這可以說是一種副作用, 因為這些實體原生的家庭是在較高的密度作為他們的家鄉振動, 而他們投胎到這第三密度的星球好有所服務, 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去幫助地球上的所有人, 讓人類更加覺察到進化過程, 並且和諧地走在進化的道路上, 這些**流浪者**也經過同樣的遺忘過程, 跟其他每一個第三密度的生命一樣, 一旦他們來到**地球**, 他們也成為完全的第三密度生命, 他們緩慢的開始記得他們為什麼生在這裡, 顯然地根據計算大約地球上每七十個人就有一個人是這樣的來源.

最近似乎有個流行趨勢, 人們會說某某來自這個星球或那星球, 或者 某某來自很高的密度, 或者 某某具有高貴的身分 降臨到**地球**要當一個偉大的導師等等.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蠻困窘的事, 在提供一個謙卑的服務時, 這樣一個莊嚴的機會, 卻像被廉價販賣 或變成大家在比手臂上的徽章有幾個. 我們當然也不諱言我們有可能是流浪者, 然而我們與 Ra 都不覺得這樣的出身有多麼了不起.

如同 Don 經常說: "你必須要在某個地方做某件事, 那你可能剛好在地球上做了這件事."

、

Carla 評論:

如果我們是來自宇宙其他地方的流浪者, 有一件事我們要記住: 我們來到這裡是爲了服務第三密度的地球. 是的 我們有些受苦 嘗試活在一個對我們有些困難的振動範圍; 是的 我們多少記得一個"更好"的生活方式.

記得這些之後, 我們更清晰地知道我們在此的主要使命是單純地生活, 呼吸空氣, 讓愛在我們內在流動. 對我而言, 單純的在每天生活就是一個神聖, 當一個人生活的時候他懷著一個意識就是 一切萬有都是愛, 並且在他的思維及在他的言語底下, 低沈的吟唱這樣的旋律, 那他的生活就是神聖的.

虔敬地生活不意味著一個人必須成爲隱士, 或四處漂泊的朝聖者. 然而 若你有這樣的呼求, 祝你一路平安. 至少 對我而言, 每日的瑣事都是神聖的: 洗碗盤, 清掃家裡, 出門添購必需品..等等. 一切事物都在隨著韻律進行, 我們是生命交響曲的一部份, 來來回回地分享能量.

我知道流浪者都有一個偉大的希望 就是能夠在這邊找到他的服務, 在我們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裡才能活出一個 虔誠、專一的生活, 這樣子就已經是非常充足且完美的服務了. 當我們允許愛流過我們當中, 其他人得到改變 開放他們的心胸, 光的圓圈漸漸地擴展, 我們現在的階段是 光的源頭正開始彼此連結. 我彷彿聽到全球心智誕生的聲音.

*全球心智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真實的概念, 特別是網際網路(WWW)發明之後, 我們不再需要以紙筆交流資訊, 我們基本上用**光**做這件事.*

當我收集各地流浪者的憂鬱故事時, 我對於他們普遍渴望 回**家** 與 服務 的強烈程度感到震驚. 我鼓勵所有認爲或體驗到自己是流浪者的人們串連在一起, 彼此交通, 讓光流過我們 進入地球意識的"網際網路"之中. 正如 Jim 所說: "再也沒有比做自己更偉大的服務了 特別在這個有時失控的世界中."*

(*譯註: 對於流浪者有興趣的網友可以進一步閱讀**流浪者手冊-** A Wanderer's Handbook)

Don 喜愛<u>普哈里契</u>(Andrija Puharich), 是他多年的忠實老友.

1974 年, 當我們讀過他的著作, URI, 之後; 我們去他家會面, 我們確認他是我們一本奇異的預言式小說— ***愛斯米蘭達 甘露的十字架*** **— 的一位主角. 這本書的寫作日期是 1968~1969 年. 後來我們在 1977 年協助"心智連結"實驗,, 我們聽到遠近的傳言, 關於他如何躲過各個政府機構的子彈, 因爲政府認爲他有所圖謀.*

(*譯註: 原文電子書下載連結- http://tinyurl.com/4b5zvlq)

普哈里契是個好客又親切的人, 雖然對於世間俗事相當遲鈍.

他可以從早起來工作到晚 除了抓點食物果腹之外 一直工作到就寢.

他很喜歡在各個人群之中遊走, 設法使用他們的才能或使用他們捐獻的財物, 好幫助自己的工作, 然而他沒有想到他這樣做卻會剝奪其他人的資源及時間, 因爲他太專注於他的工作, 而他其實也不是爲了金錢而工作, 所以這是一位天生的學者, 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離開我們, 還有他的日記被充公, 這對於這個世界是個損失,. 但我必須承認我有時候常常覺得他好像在"利用"Don.

我覺得這位博士他是一個有很多能量的男人, 但是和 Don 相比, 比較沒有智慧. 我感覺如果他能夠偶爾追隨 Don 睿智的意見的話, 就會好很多. 然而 Don 本身他從來沒感覺到好像被利用或什麼的, 他總是樂於去幫助.

我慶祝普哈里契這個人, 他是一個非常獨特且令人尊敬的一個同伴, 他所做的貢獻是在許多方面都是顯著的.

*喬治(George Hunt Williamson)是我們景仰的傳訊者, 我們使用他傳導 菲利浦兄弟 (Brother Philip)的訊息 收錄在我們的錄音帶[**來自 UFO 的訊息**] 中. 我們只有以電話與他連絡, 如同 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 他從未參予我們的集會. 很可能他對於 Ra 要求他要在事前做準備感到不悅! 在 UFO 及 相關的形而上研究方面, 他是一位偉大的 UFO 研究先驅者.*

*我想他是第一個對流浪者這個族群 加以命名的人, 他稱他們爲**蘋果** (Apples). 這是從一個廣播 UFO 訊息得到的, 這個句子叫做『對於**蘋果**們, 我們會加上一些鹽巴, 我們將會返回.』*

RA，第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8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今天下午**亨利**(Henry Puharich)打電話給我，他下個月要到這一帶。
我想問能不能得到允許讓他加入我們並(讓他)提問題？
我也想問**密歇爾**(Michel D'Obrenovic)，也被知曉為**喬治**(George Hunt Williamson)，是否也可加入我們？
RA: 我是 Ra。這兩個實體 目前沒有為了這個特殊的工作適當地調頻，原因是振動上的扭曲, 再深入探究是由於他們最近缺乏時間/空間, 即你們稱為的忙碌.
我們要求這兩個實體每天花費簡短的時間/空間在沈思上。
在你們連續體的未來時間/空間，你需要再問一次這個問題。
這個小組對這個器皿的振動變貌是高度平衡的, 原因有三:
首先，與這個器皿天天接觸。
其次，在冥想期間和器皿溝通。
第三，個人的心/身/靈複合體變貌朝向沈思。
這些因素的加總導致了這個小組的有效性。

發問者: 謝謝你, 在上次集會 你提到**獵戶**星座的十字軍坐雙輪戰車來到這裡, 你可否描述這戰車?

(...中略)

發問者: 出現在我們天空的 UFOs, 是否大多數來自**獵戶**集團?
RA: 我是 Ra, 許多在你們天空可見的物體來自**獵戶**集團, 他們送出訊息, 有些被傾向服務他人的個體所接收, 這些訊息則被轉變成那些個體可以接受的訊息 例如警告未來會發生的困難. 這是當 服侍-自我實體碰到這類人所能做的 最大程度. **獵戶**集團發現對他們目的最有幫助的 是與那些傾向服務自我的個體做接觸. 在你們天空中 有許多正向本質的思想型態 屬於星際**聯邦**的(影像)投射.
其他的目擊則是你們人群以光學儀器不經意地看見你們政府的武器設備.

發問者：1972 年左右 是哪個群體在<u>以色列</u>和 Henry Puharich 接觸？
RA：我是 Ra。我們必須避免回答這個問題，由於你稱為 Henry 的實體有可能讀到這個回答。這會導致在他的未來有些扭曲。每一個存有從全我(all-self)之內利用自由和完全的辨別力是需要的，這個全我位於心/身/靈複合體之中心。

發問者：是不是這個你也不能回答，1962 年和我接觸的是哪個群體？
RA：我是 Ra。這個問題可以回答。這個群體屬於星際**聯邦**。

發問者：在那個時候 他們在我們這一帶有飛行載具嗎?
RA：我是 Ra。當時沒有載具, 只有一個思想-形態。

發問者: 你提到**獵戶**十字軍 當他們通過網絡時, 同時給予科技與非科技的訊息. 我想我知道你所指的科技訊息, 但他們給予何種非科技訊息?
我假設他們使用心電感應的通訊?

(...中略...)

發問者: 這些**黑衣人**(Men In Black)全都被**獵戶**十字軍所使用?
RA: 我是 Ra, 正確.

發問者: 如果有一個**黑衣人**拜訪了我，我把他鎖進衣櫃。我能留住他，還是他會消失？
RA：我是 Ra。這端賴你抓到的是哪種類型的實體。你或許可以察覺到一個建構。這個建構可以被留住一小段時間，儘管這些建構也有能力消失。
無論如何，這些建構的程式設計使得(一個實體)要遠程控制它們比較困難。
你無法抓住一個思想-形態類型的**黑衣人**實體 [如你對這個類型的稱呼]。

發問者: 這是否違反**一的法則**？我如果抓住他們其中的一個是不是
犯了錯？
RA: 我是 Ra。在**一的法則**之中沒有(什麼是)錯誤。

發問者: 我想問的是，當我鎖住了一個思想-形態或建構，我會不會更朝向
服務-自我 或 服務-他人極化？
RA: 我是 Ra。你要自己去考慮這個問題。我們詮釋**一的法則**，但沒有到指示的程度。

發問者：你曾提到**流浪者**(Wanderers)。誰是**流浪者**？他們來自何方？

(...中略)

發問者: **流浪者**中是否有許多人在第三密度 有肉體的病痛?
RA：我是 Ra。由於在第三密度與較高密度的振動間有著極度的變動，一般而言**流浪者**有某種

形式的障礙，困難，或有嚴重的疏離感。這些困難中最普遍的是疏離感。籍由人格上的無秩序，企圖對抗地球振動的回應，以及身體的病痛。顯示調整到地球振動過程中發生的困難。例如你們所謂的過敏症。

發問者：對這些**流浪者**，有沒有一個最好的方法去醫治他們的身體病痛？
RA：我是 Ra。這是這個時間/空間的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自我醫治的變貌是透過內在的智能無限的實現而體現出效果。
對於身體複合體沒有完全平衡的實體，這個過程在有些方面被阻塞了。
不同實體的阻塞各有不同。需要有意識地覺知實相的靈性本質[如果你願意]，(接著) 與這實相(reality)對應的澆灌進入該個體的心/身/靈複合體，醫治就發生了。

***

我們用這個器皿為例。她的疾病部分[如你對這個變貌複合體的稱呼]，主要是由於靛藍色光芒或松果體能量中心的阻塞，這是可以被全然平衡的。這個能量中心從太一**造物**之內的萬有之源獲取智能能量；這就是第三密度變貌或幻象中的自然律。如果沒有阻塞，那些能量灌注或流進 心/身/靈複合體 使得個體的身體複合體時時趨向完美。

這個器皿也經驗一些綠色光芒能量中心的扭曲，你可以稱為心輪。它過度地張開，因為這個心/身/靈複合體強烈的渴望/變貌朝向服務-他人，或你稱之為普世大愛。因此 這個實體消耗自身而不留意其心/身/靈複合體變貌[你們稱之為力氣或能源]之儲藏量。這個扭曲主要是由於靛藍色光芒的阻塞；如我們先前所說，這個器皿的誤解/扭曲造成的這個阻塞是基於不值得(unworthiness)的取向。這個不值得扭曲阻塞了智能能量的自由流動。

第七或紫羅蘭色光芒沒有受損，這不僅是一個能量接受器，也是個體振動水平的總計。其它能量中心也都相當清晰。這個案例裡的醫治方案是在謙遜變貌中進行平和理解的練習，了解該實體與**造物者**合一，因此是完美和不分離的。在每一個你們所稱的不健康的或有較多能量中心阻塞的例子裡，心/身/

靈複合體的智能需要對自我醫治或其他醫治者的催化劑警覺，正如我們前面講到的。

***

在結束此次集會前還有什麼小問題嗎？

發問者：不知你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三個人裡誰是**流浪者**嗎？

RA：我是 Ra。掃描在場的每一個心/身/靈複合體，我們發現你們已經完全確認這個事件, 因此扼要重述這個事件是無害的.

在場每一位都是追尋一個使命的**流浪者**。[如果你願意這麼形容]

[片斷五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你們重新校準那些標誌物件. … …

片斷六

Jim 評論:
不管怎樣, 我們的好奇心週期性地升起. 再一次, 我們看到維持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一個人知道太多前世經驗容易稀釋今生的經驗.
使冥想與生活更有效率的方式是聚焦在單點或此刻.

Carla 評論: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思考誰是第五密度、誰是第六密度, 但總不很清楚, 我們也不急著找出答案!

RA，第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30 日

(前略...)

發問者: 藉由一個運作, 你指的是她應該出去散個步, 或我們應該摩擦她的背?
RA: 我是 Ra, 我們指的是後者, 必須了解的是 這個運作要由與這實體和諧相處的人來做.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前還有什麼簡短的問題嗎？

發問者：既然我們是**流浪者**，你是否可能告訴我們一些關於我們上次所在的密度，我們來自哪個密度？

RA：我掃描了每一個實體，發現分享這個訊息是可接受的。在這個工作中的**流浪者**們，來自兩個密度，一個是第五密度, 也就是, 光的密度，一個是愛/光的密度—或合一的密度。要傳達哪個實體來自哪個密度，我們察覺會冒犯你們的自由意志。因此，我們只是簡單的說兩個密度，彼此和諧地導向共同工作。

[片斷六 完]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片斷七

Jim 評論:
這些"銀色碎片"(silver flecks)是很奇異的東西; 當我們討論形而上議題時, 這些體積很小, 閃亮的銀色矩形物偶爾會出現在我們周遭. 很明顯的, 如果我們的潛意識覺得我們走在思維的正軌上, 它會給予我們一個正確的符號, 以'銀色碎片'的形式呈現.
不同人有不同方式收到潛意識的肯定訊息. 當然最常見的是當一個人走在正軌上或接收到靈性有益的資訊, 一種對的感覺從內在湧出.

Carla 評論:
覺察到命運之風的回饋對於我們的靈性旅程是極有幫助的. 大自然似乎十分善於製造主觀上有趣的同時性事件. 一旦尋道者有意識地留意這些訊息, 她就會影響創造過程 帶來更多這類主觀的記號, 直到有意義的巧合恆常地發生在她的生命中. 我個人發現這些記號十分令人安慰並使我們更為強壯.

RA，第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31 日

發問者: 這些思想形態只攻擊牛隻, 或它們也攻擊人類?
RA: 我是 Ra, 這些思想形態不能攻擊第三密度存有.

發問者：我們發現我們臉上或其它地方會有一些銀色碎片, 你能否告訴我關於銀色碎片的事情?

RA：我是 Ra。你說的這些是針對該心/身/靈複合體的一個主觀導向路標的具體顯化, 沒有別的，只有主觀上的意義。

發問者：誰創造了這些銀色碎片?

RA：我是 Ra。如果你願意, 想像 學習/教導勢能的增加。在某一個時點，一個信號會出現，指示該學習/教導的合適性或者重要性。這個實體自身，和內在層面合作，創造這個實體最能理解和注意到的路標。

發問者：以我的理解，是我們自己製造的？

RA：我是 Ra。實體並未在有意識的狀態下創造這些。心智複合體的根部在理解中接觸到智能無限，(於是)創造了它們。

[片斷七 完]

發問者：謝謝你。你是否可以簡短地描述第四密度的狀態？

片斷八

Jim 評論:
在我們每次與 Ra 接觸之前, 我們都會進行一場冥想做為調音的方式, 也是我們尋求合一 以服務他人的一種方法. Don 經常會在這樣的冥想中得到一個靈感做為新的詢問路線. 好比在第十七次集會中 他得到這樣一個靈感 關於**俄羅斯**通古斯隕石坑之謎, 這個事件發生在 1908 年, 人們臆測部份蘇聯科學家在探究這個隕石坑之後, 首次開始對於銀河外星生命的可能性產生興趣。
在詢問過隕石坑以及核子能等問題 以及人體自燃現象之後, Don 判定這條詢問路線只能產出很少的價值.

Carla 評論:
唐納(Donald)是一個科學家, 他從未完全接受 Ra 的立場是不討論可以衡量的現象. Ra 真實的渴望是談論 非-無常的題材, 這樣的渴望推動著我們的 Ra 集會.
*當我們的討論偏離該層級, Ra 會以細微的方式提醒我們回到正軌: 告訴我們留意附屬物的排列. 我們起先照字面解釋去看祭壇上的物品, 將它們校準. 稍後, 我們了解到那是他們替我們的問題評分的方式, 而不是**聖經**與蠟燭的陳設.*
值得強調的是 任何可以衡量的東西都是短暫的. 人類的精神、創造之愛的力量、造物的本質, 這些東西都無法被找到, 無法被理智穿透, 只能被感覺到.
*然而我們在生活中 憑藉敞開的心胸去感覺它們; 並藉由與宇宙訊息交談, 如 Ra 與 Q'uo, 感覺這些無法衡量的東西. 個人指導靈以及地球的內在次元導師有更多自由空間提供個人資訊, 請向他們諮詢個人解讀, 得到你的健康與其他特定的資訊. 如果你想詢問超越空間與時間的問題, 請詢問外太空的源頭, 好比星際**聯邦**. 因此, 如果一個問題在一萬年之後就變得無關緊要, 它八成就不是一個宇宙性的問題!*

RA，第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3 日

RA: ...
我們不能為開悟提供捷徑. 開悟屬於此刻, 是一條通往智能無限的通路. 它只能由自我完成, 為了自我而完成. 另外一個自我不能 教導/學習 開悟, 僅只能教導/學習 資訊, 靈感; 或是以分享愛,

神秘, 這未知的方式 使得其他-自我向外伸展, 開始這個尋求的過程, 但誰能知道一個實體何時能開啓通往此刻的大門?

發問者：在冥想中我得到了關於**俄羅斯**通古斯(Tunguska)地區的坑洞的問題。
你能否告訴我是什麼造成了這個凹坑？
RA：我是 Ra。是核分裂(fission)反應爐的毀滅造成了這個凹坑。

發問者：誰的反應爐?
RA：我是 Ra。你可以稱這個是發生了故障的”無人飛船”(drone)。由星際**聯邦**送出。被送到這個區域，然後被引爆, 因爲這樣它的毀滅就不會侵害心/身/靈複合體們的意志。

發問者：它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RA：這艘無人飛船被設計的目的爲收聽你們人類的不同信號。你們在那個時候，開始了更技術化領域的工作。我們有興趣去確定你們發展的範圍和速度。這艘無人駕駛飛船有一個單純的核分裂發動機或引擎[如你們所稱]做爲動力。它不是你們現在知道的那種，但確實非常小。無論如何，它對於第三密度的分子架構有著同樣的破壞性效果。所以當它出了故障，我們覺得最好找一個地方銷毀，無須嘗試去挽救它。因爲(成功)挽救這個行動的可能性/或然率[模式]看起來非常非常小。

發問者：它的危險包括爆炸和輻射兩方面嗎？
RA：我是 Ra。這種裝置的特別類型只有非常少的輻射，如你所知。輻射被局域化了。這局限化使得輻射不會隨風漂流，不像你們有些原始的武器放射出的物質。

發問者：我相信，對這個區域的樹木進行的分析只發現了極輕微的輻射。這個低水準的輻射就是你剛說到的結果嗎？
RA：我是 Ra。這是正確的。輻射的總體效應是非常局域化的。無論如何，釋放出的能量仍強大到足以造成困難。

發問者：那麼星際**聯邦**是否要對**地球**接收到原子能(技術)這件事負責？
RA：我是 Ra。我們無法判斷這一點; 什麼是起因? 基本的方程式，就是使這個工作進展的那個方程式是由一個致力於服務該星球的**流浪者**帶入的。
這個工作居然成爲毀滅性工具的基礎，並非有意，先前也沒有這樣的假設。

發問者：你能否告訴我是哪個**流浪者**帶入這個方程式?

RA：我是 Ra。這個訊息似乎是無害的，因爲這個實體已經離開你們星球的第三密度。這個實體的名字[聲音振動複合體]爲阿爾伯特(Albert)。

***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這個實體 拿薩勒的**耶穌**(Jesus of Nazareth), 在他降生到地球之前, 他是誰?

RA: 我是 Ra, 我對於你的問題有了解的困難, 你可否找到另一種形式表達這個詢問?

(中略...)

發問者: 塔拉斯布巴(Taras Bulba)，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拉斯普廷(Rasputin)，是如何在收割期前就被收割的？

RA: 我是 Ra。對于那些有意識地開啓智能無限大門的實體們，這是他們的權利/特權/義務去選擇他們離開第三密度的模式。那些達成這個權力/義務的負面導向實體，通常選擇向前移動，繼續他們的學習/教導服務。

發問者: 這是不是我們稱爲人體自主燃燒(spontaneous combustion)的原因？

RA: 我是 Ra, 不正確。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是什麼導致了這個現象？

RA: 我是 Ra。去想像一片森林。有一棵樹被閃電擊中, 它燃燒了。閃電並沒有擊打到其它地方。其它的樹沒有燃燒。這只是個偶發現象, 不一定跟該實體有關，但與我們談論的窗戶現象有關。

發問者: 這些獨特的實體都是一樣的，或者它們只是隨機的實體？

RA: 我是 Ra。後者是正確的。

[片斷八 完]

發問者：收割將發生在 2011 年，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

片斷九

Jim 評論:
在第十八場集會的開頭, Don 詢問 Ra 傳遞給我們小組的資訊的特性, Ra 在回應時, 無辜地打了 Carla 的"小報告".
她的好朋友給予 Carla 一個機會經驗 LSD 的效應, 那是她從未有的經驗.
她在 1981 年二月初使用兩次 LSD, 做爲一個編程裝置 嘗試獲得一個與造物者合一的經驗. 但她不想讓 Don 知道, 因爲他很反對使用任何非法的物質, 特別是在我們小組與 Ra 接觸的工作期間.
在後來的一場集會, Ra 認爲這兩次經驗是由監督我們工作的負面實體所安排的, 它們希望藉此使得 Carla 服務 Ra 通訊的能力受到阻礙.
在該場集會結束後, 我們三個決定只要 Ra 通訊持續的一天, 就不再使用任何非法的物質; 好讓我們的"光之甲冑"不會有裂縫, 同時 Ra 通訊也絕不會跟任何毒品有牽連.
克勞里的資訊很清楚, 無須多做解釋, 它再次強調每一個尋道者必須小心謹慎, 以平衡的方式運作自己的各個能量中心.
在偶然的機會, 大約幾個 Ra 集會以前, 我們發現性交對於 Carla 處於出神狀態的生命能有幫助, 而且如果在某場 Ra 集會舉行的前夕從事性交, 可以增加該場集會的長度. 因此在第十八場集會的盡頭, Don 問到我們如何可以避免通訊上進一步的困難, Ra 肯定我們發現的協助方式, 即性交. 我們也發現有意識地將做愛行動獻給服務他人的目的, 透過 Ra 通訊, 可增加其有益的效應.

Carla 評論:
作爲一個年輕的大學女子, 我幾乎沒有約會, 也沒有和任何吸大麻或吸食 LSD 的同學們在一起, 也沒有用任何的迷幻藥物, 在我周遭的人們都在做這種迷幻的實驗, 然而我卻沒有去使用, 或者有人給我任何這樣的迷幻藥, 那些日子是花兒 (flower child)的世代, 崇高理想的年代, 在那個時期 當年輕人真的很美妙, 那是個嬉皮統治的時代, 而我只算是個榮譽的花兒, 那我在那十年之間很穩健的走過.

一直到 1981 年 我那時 38 歲, 有一個老朋友建議我試試看 LSD, 我彷彿當時被搔到癢處, 很急切想要試試看, 因爲我老早就很好奇就想知道這個被大力宣揚的物質對於人的腦袋到底有什麼影響? 在這個事件中, 我完全的享受這個經驗, 我嚐試過 LSD 二次, 並且發覺這個經驗真的是很美妙, 因爲它提昇了我對事物正確性的感覺, 感覺 LSD 對我有益的影響, 從那個時候我就從很多人口中得知 我對於 LSD 這種全然正面的經驗算是有些不正常的反應. 因爲大多數人接觸 LSD

至少都會有一點幻覺或是離開一般公認的實相的那種抽離感, 甚至有一些負面的體驗, 就是比較負面的"陶醉"旅程, 所以我想可能我比較幸運 或者跟其他人相比我的潛意識比較穩定, 但我會賭幸運這邊.

不消說當我知道 Ra 很爽快地把我的小秘密告訴 Don, 我並不怎麼快樂, 因爲我珍惜 Don 的意見勝過一切事物, Don 對於我決定使用非法物質這件事很不高興, 但我過去不會 現在也不會覺得有罪惡感或者覺得羞恥, 因爲我只是要滿足我的好奇心並且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 是一個人可以做到安全的限度,
我同時也曾嘗試過抽香煙以及喝酒, 這二個物質都很容易使人重度上癮.
但我很少喝酒, 也沒用過煙草, [然而在烹飪的時候, 我會用許多不同的白酒 (spirits), 然後因爲它們會提供一些很愉悅的音符可以讓整個烹飪更加和諧].
我的好奇心得到滿足, 然後我繼續向前, 我有自由這麼做, 知道外面有些什麼東西, 這是寶貴的經驗, 以我的心智來說, 我不覺得我濫用這份自由, 對我而言, 中庸是個關鍵.

閱讀克勞里的傳記給 Don 聽是我十分珍愛的回憶. 他不喜閱讀, 所以我經常唸書給他聽. 有一次 我們碰到這個無法無天、才氣縱橫的男人的作品, 我們都感到著迷. 克勞里是位傑出的作家, 先不管他在處理極性上可能有點失誤.
他在早熟的童年期寫過一首詩, 屬於他的最愛作品之一, 詩的開頭如下:
"在她的病床 她躺著, 腐爛 凋零, 在夜間腐爛, 在白晝腐爛, 不斷地腐爛腐爛, 繼續腐爛."
現在你可以看出爲什麼這號人物長大會變得那麼...古怪! 但總是那麼有趣.

在這段相處過程中, 我想辦法把自己調適符合 Don 對一個伴侶的要求, 我成爲一個相對道德論的用戶. 這個習俗它總是最後會提供一個挑戰. 事情是這樣的, Don 想要禁慾, 這件事在我們交往六個月之後變得明顯, 那段時期是 1968 年,我總是說在一開始那幾個月他沒有能力抗拒我, 與我同居, 是我這一生中(獲得)的最大讚美!
我嚐試過一個禁慾的生活, 當我們把這個話題談開之後, 大概過了二年多一點, 我做出結論, 禁慾並不適合我. Don 也覺得我們不應該結婚. 這一點向我暗示了我們的關係是建立在形而上的共同基礎, 而不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 這是很合邏輯的, 於是我和 Don 進行我們可以做一個協議, 也就是我會在找到一個愛人之前先告訴他, 然後當我停止和他交往的時候, 我也會告訴他, 在我跟其他愛人交往的過程中間, 都沒有必要去討論這件事. 這樣協議的好處就是他可以這個過程中避免聽到我又和誰在一起的這些瑣事. 因爲他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在空中飛翔, 所以我沒有困難地挪出時間去找到一個愛人的關係, 最長時間的愛人關係大約維持有十年, 而我跟 Don 在一起相處的時間有十六年, 關於我這一個愛人, 他是值得信賴而且很受喜愛的一個男人, 我們從高中的時候就認識了, 我們曾經

*想過結婚但最後決定不要這麼做, 但是我們始終保持緊密親密, 他的想法是大約每個月來找我一次, 但是當他開始希望我們的關係更進一步時, 我就停止去找他了, 於是我又再次禁慾大約有四年之久, 直到遇到 Jim. 當 Jim 開始進入這個小組的時候, 我們最終在一塊, 而且他成爲我的愛人.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建立在良好的互相信賴, 介於**唐納**與我之間的信心. 他純然地爲我高興, 能夠擁有這些關係, 而這些事情並沒有妨礙到我們的和諧.*
*無論如何, 在**唐納**死後的一段時期, 我終於有一些比較清晰的輪廓, 也就說我與 Jim 的關係, 特別是親密的性欲這部份, 確實在某個很深的層次打擾了 Don, 是在他潛意識底下很深的地方, 關於這件事, 我懷疑他是否了解或認可有這樣的情感, 我當然從來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痕跡, 而且我是個很敏感的人, 能夠偵測到感覺微細的部份, 我想他一定有感覺到這些事情, 而在最終這樣的感覺導引他失去對我的忠誠之信心, 而這個完全被錯置的疑惑正是他光之盔甲的弱點, 最後導致他的死亡.*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反省這一個事件, 從一方面來說, 如果我能做到完全的貞潔跟禁慾, 他就絕對不會懷疑我, 他到今日還是活著的, 並且與我同在.
*但是我們就不會有與 Ra 的通訊, 不會有 Ra 傳遞給我們的**一的法則**資料, 因爲是我們三個的綜合能量, 才能夠接觸 Ra, 不是我自己, 不是做爲器皿的我, 也不是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 甚至也不是 L/L 研究機構這個實體.*
*從簡單的日期來看就很清楚了, Jim 來到 L/L 機構的日期是 1980 年 12 月 23 日, 而我們接收到第一次 Ra 的通訊是在 1981 年 1 月 15 日, 在 Jim 搬進來的三週之內, Ra 的通訊就開始. 從第一次與 Ra 的集會開始 **唐納**感覺到, 他就知道這是他畢生的工作, 是他從 50 年代進行研究以來所累積的最高峰, 是他給予這個世界的禮物, 在這些事情中, 有時候邏輯是失靈的, 一個人可以完全的遵守, 信實的遵守這些協議, 然而卻還是會犯錯,*

*如果一個人能夠從**唐納**神祕的死亡悲劇走出來的話, 相信我, 再經過十年左右, 我們可以開始看見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幽默, 就是我們會驕傲的假設, 一個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 只要認爲去做他認爲對的事, 一個人當然可以嚐試毫無錯誤或者毫無罪惡, 在我內在的驕傲, 就是我認爲我總是可以信守我的承諾, 這樣的驕傲使我盲目了, 讓我看不見**唐納**內心潛藏的懷疑, 而他將這股懷疑完全的保存在他的內心深處.*
他對於任何意見都缺乏信心, 除了他自己的意見, 即使在他心智完全健全的時候, 因此當他心智生病的時候, 他就更有可能懷疑別人, 經驗偏執狂, 這整個過程是一個完美的悲劇.

Don 他總是要我在他身旁, 他從來沒有要求過任何其他事, 除了我們一起做的這件工作以外. 當他在家的時候, 他甚至不願意給我一些時間去做他工作的計劃.

當他在空中飛翔的時候, 我就負責編輯我們共同寫的書籍.
而當他在家, 我的工作就是跟他處於相同的房間, 我很愉悅的做這件事.
他從來沒有很明顯的表現這一點, 但我很清楚他是多麼的誠摯的想與我在一起, 我也感覺到同樣的感覺, 我們在這件事上, 幾乎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都同時感覺到我們是命定的, 是命運把我們牽在一起, 我們的命運真的很坎坷(star-crossed), 但愛他就彷彿像呼吸一般, 我一點也不在乎他的需要加諸在我身上. 事實上我的靈性指導師曾經不止一次說過我犯了罪, 我犯了盲目崇拜的罪, 我並不在乎爲了使他得到舒適我必須損失什麼, 我知道這些損失包含: 婚姻、家庭、以及小孩, 這幾件事是我很早就渴望, 並且是非常珍惜的東西.
然而對於我們彼此而言, 我們就是彼此的 "家", 這個感覺是我沒辦法形容的.
他在我身上得到安歇, 我也在他身上得到安歇. 在我們相處整個生活過程中, 我只從他身上得到他二個讚美, 他的確不想寵壞我!
在這裡的功課就是能夠看穿家庭以及家人的這些議題, 並且從我們彼此享有的存有的根基以及我們共有的感情 得到再次的保證, 我擁抱它們, 他值得一切的代價, 我回顧這一切知道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不會改變任何的事情, 所有的選擇將會是起初所做的那些選擇.

我們都活在一個拼圖遊戲之中, 在這個世界的戲劇中, 在這個肥皂劇中, 在我們每天生活的共同實相, Carla 與 Don 彼此完美的工作, 而 Jim 跟 Carla 也完美的共同工作, 同時 Don 跟 Jim 也可以完美的一起工作, 這三個人彼此相愛, 就好比家人一樣, 從第一次的集會開始就是如此.
這些關係是強烈且真實的,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介入我們之間, 除了疑慮.
我從來沒有想到 Don 會將我對 Jim 的喜愛誤會成我們盟約的改變, 雖然我們在形式上並沒有結婚, 我們真的在靈性中已經結婚了, 你可以想到我那種悲慘的感覺, 當 Don 的一個朋友在葬禮過後一段時間告訴我, Don 曾經想過我已經掉出他的情網, 我大吃一驚, 完全的沒有覺察到這些疑慮, 因爲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他再三保證(對他的忠誠), 我多麼希望我曾這樣做!
但我那時很悲痛, 因爲我所認識的那個男人已經走了, 而取代他的位置的人是(同)一個非常需要幫助的人.
我很憤怒, 因爲他當時竟然沒有尋求幫助或者跟隨任何醫生的建議, 他就是我的世界, 沒有他 我感覺我並不存在.
我想在他肉身死亡之前, 我大部份的悲傷與淚水都已經流光了,
在這些超現實的歲月中, 他是那樣的不健康, 我做的事沒有一件是真正有幫助的, 在他爲我而死之後的許多年歲, 我對於自己有一個新的觀點, 也就是我現在所做的事情, 都是來自造物主的恩寵禮物, 同時得到 Jim 大大的協助, 他很敏銳地治療我 在那漫長的歲月中, 在我得風濕關結炎以及許多創傷禁錮我的日子裡, 以及在 Don 死後十年種種肉體上的麻煩, 還有我在 1992 年的復健時期.
在 Don 死後的前六年, 我積極地覺得我應該把自己殺死, 因爲是我"造成"他的

死亡, 這是很悲慘的想法, 但是很確切的, 那可以說是我在沙漠中行走的最長旅程, 直到今日. 我已經放棄這種基本的思考態度了, 我過去並沒有覺察時間已經開始它的治療工作, 直到我撿起某件我所寫的東西, 那是我忘記的東西. 我再一次讀著它 心中想著 「你知道嗎? 我喜歡這個人!」六年在沙漠的期間! 有多少次我被誘惑想放下我的信仰, 但我不能, 我也不願這麼做, 所以我存活下來了, 等待恩寵. 在這裡的功課單純的就是等待可以將一切事物帶回合一的狀態. 在靈性的旅程中, 耐心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這個世界對我而言仍就是一片混淆的大海, 我很清楚的知道過去我犯了多少錯, 我做了什麼事, 還有那些事是還沒做到. 我也知道我所理解的東西是非常的微小, 我很滿足的停留在命運之手之中, 我出版這本個人資料的渴望就是希望能夠暴露出我們三個人當中人性的那一面, 完全沒有去顧慮謙虛或者恐懼.
說實在我們並不"值得"Ra 通訊, 如果說做為完美的人才能接收到 Ra 訊息.
我們只是三個朝聖者, 我們在彼此之間找到安慰, 我們是誠實地去尋求, 深深地嘗試服務光. 這個資料是完全跟我們分開的, 跟我們過去是什麼, 現在是什麼, 都沒有關係. 請不要把我們跟 Ra 混淆在一起, 或者認為我們有某種特別優越的特質, 這真的不是這樣.

相對道德論 OK 嗎? 我現在仍然相信它們是 OK 的, 只要小心的遵守協議, 這是通往和諧生活與清晰關係的關鍵, 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佳狀態, 但並不保證完美, 進一步的, 一個人不能因為他保持每一項協議他就期待宇宙會祝福他, 給他完美的平安, 並沒有這樣的一回事, 我們全都被生命本身出其不意地襲擊(blindsided), 我們繼續犯錯, 然而也繼續虔守我們的信心跟保持良好的幽默感面對這一切, 這是與命運合作的一項藝術, 容我這樣說. 我很感謝 Jim McCarty, 他總是保持他良好的幽默, 並且在 Don 死後三年決定跟我在一起, 我們繼續保持我們的友誼, 並且在我們之間創造出一個婚姻, 事實上他是最不適合這種關係(婚姻)的.
他英勇的喜悅感及禮節, 這二項特質使他能夠逐漸地適應這個角色, 而且持續地保持顯著的聲譽. 說真的在經過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 他確實是很好的同伴.

有件事是確定的, 在真愛中, 那流星劃過般(star-crossed)的戀情, 有著不可思議的甜美, 同時也有著巨大的痛苦. Don 是一個很難, 不容易, 去愛的男人, 以一般的角度而言, 幾乎沒有所謂的溝通可言, 他從來沒有說過他要我給他什麼, 他只是在那邊等著, 等我猜到對的答案. 我不介意, 我仍然很高興我所經歷的每一分痛苦, 嘗試去成為他要我成為的那一個人物, 我們的關係在本質上沒有性關係, 也沒有通常的言語保證, 然而卻是那樣十分地親密. Ra 曾經說過在我們來自的密度, 我們早已是一體的, 所以單純的跟 Don 在一起即是一種終極的滿足.
我與 Don 的關係比較多與永恆有關, 而不是跟特定的時間或空間有關. 而 Jim 跟我的關係其實是一種像老朋友般的誠摯的愛以及一般的戀人關係, 一起在地

球上走過這一趟朝聖之旅.

在Don 過世之後, 我跟Jim 相處的時光就變成小孩的玩耍. 在我跟Jim 的生活中, 我能處理任何我們之間發生的任何事情, 而Jim 會設法與我溝通, 直到我們找出我們之間每一分誤解的地方, 所以我們之間的相處是很容易的. 我們生活當然也會有一些催化劑, 但是都很快的能夠化解.
Jim 從未有過那終極的浪漫, 他甚至有些時候還會錯過浪漫. 然而我們所做的都是對我們好的, 我們也找到了可觀的幸福, 在彼此之中找到快樂. 我們也一起做了良好的工作.

*我們看待自己仍然是爲Don 工作, 與Don 一起工作, 同時繼續保持L/L 機構的大門敞開, 也保持我們的心敞開, 繼續活出奉獻的生活, 那是我們從星際**聯邦**的教導中學到的, 這些教導是與宇宙的智慧是一體的, 也跟我所信仰的**基督**傳承是一致的, 這些教導單純地指出我們要活在愛中. 這個簡單的教導卻逃出許多人的眼睛. 將焦點放在愛之上, 是一個人通往真理的入口, 一個人願意去隨時保持心的敞開, 或者可以稱爲是一種信心, 這樣的能量把我們帶到一切有意義的地方, 即應該學習的功課 以及 可以提供的服務.*

*而置於一切之上的是 我們決定性地認知到 我們不過是跟塵土一般, 除非我們活在**愛**中. 這樣的認知可以幫助一個人去面對哀傷, 而哀傷在我們生活中是無可避免的, 我們並不被期許要時時保持完美或者可以掌控一切事物, 而是做爲一個人 繼續地去愛, 去穿越不管怎樣的困境, 怎樣的困惑, 全然的堅持在信心之中, 不管幻象是呈現怎樣的情況, 這樣的堅持是通往許多祝福的鑰匙.*

RA，第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4 日

(...前略)
RA：我是 Ra, 我們不會故意這樣做, 無論如何 混淆是存在的。已發生的錯誤是由於該器皿攝取一種化學物質, 導致其振動複合體偶爾的變動。

並不是我們有意在這個特別計畫中去創造錯誤的訊息。而是 在你們侷限的語言系統的氛圍之

中要表達 **太一造物**的**無限神秘** 它的無限與智能的合一，(必然)產生的混淆。

發問者：你能否告訴我是哪種化學物質的攝取導致了不良通訊?

RA：我是 Ra。這個問題不清楚。你能再重新敘述嗎？

發問者：你剛才提到你和器皿之間有點問題，是因爲器皿攝取某些化學物質。你能否告訴我是什麼化學物質？

RA：我是 Ra。我們講到的這個物質被稱爲[振動聲音複合體]LSD*。若它被使用的時機和該通訊同時間，並不會導致不良通訊。這個特殊物質的困難，容我們說，是很戲劇化的退場效果。在每一個案例，這個器皿開始集會時 擁有這個物質產生的極度生命能[變貌]。然而，這個實體在集會中的某一時點，這個物質不再有足夠的力量放大該實體表現生命能的能力。

因此，第一個現象就是，容我們說，時好時壞的傳輸，接著，當器皿再次倚賴它自身生命能的振動複合體，這個案例裡的生命能量變得非常低，就必須突然中斷通訊去保護和滋養器皿。從以上原因來看， 這個特殊的化學物質在傳輸中既有益又無益。

(*譯註: LSD 在此爲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的縮寫，一種強力的迷幻藥。）

發問者：有哪些食品是有益的或有害的，是器皿可以吃的？

RA：我是 Ra。器皿的身體複合體變貌趨向欠佳的健康，更正這個變貌取向的最好方式是攝取穀物和蔬菜[如你所稱]。

無論如何，跟其他幫助相較, 這是極度不重要的，如(良好的)心態，在這方面器皿有豐富的協助。無論如何，用上述的方式攝取糧食，偶爾吃點[你們稱的]肉類，可以幫助器皿的生命能量減少趨向不健康的扭曲; 器皿需要肉類減少趨向低生命能的扭曲。

發問者: 謝謝你, 我這裡有個來自 Jim 的問題

(..中略..)

發問者: 這些指導者是誰?

RA**:** 我是 Ra, 這些指導者是你們所稱的雙親, 老師, 以及朋友。

發問者：我懂了, 克勞里(Aleister Crowley)實體曾寫道 “承行汝旨意即爲全部的律法”。他明顯地理解**一的法則**的某些方面。這個實體目前在哪裡？

RA：我是 Ra。這個實體位於內在(次元)層面, 正在經歷一個治療過程。

發問者: 那麼，這個實體儘管智能上理解**一的法則**，卻誤用了它，而必須要經歷這個治療過程？

RA：我是 Ra。這個實體受到事物的真實本質的過度刺激[容我們用該振動聲音複合體]。這個過度刺激導致一些行爲超越該實體顯意識的控制。

因此，這個實體多次嘗試走完平衡的過程, 也就是我們曾描述的各個能量中心，始於紅色光芒(漸次)向上移動(的過程), (他)變得有些過度被銘印或陷入這個過程，而變得與其他-自我疏離。這個實體是正向的。無論如何，他的旅程是困難的。由於沒有能力去使用、綜合、協調自我渴望的理解, 以致於它不能在完整的憐憫心之中 (將知識)與其他-自我分享。於是 這個實體變得非常不健康[如你所稱] 在靈性複合體方面; 對於那些具有內在疼痛[變貌]的實體, 需要在內在次元平面中被滋養, 直到這樣的實體能夠觀看這些經驗, 而沒有朝痛苦的扭曲.

發問者：你昨天說寬恕移除業力。我假設平衡的寬恕足以完整地消除業力，不僅需要原諒其他-自我，也要原諒自己。這是否正確？

RA，第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8 日

（譯註：在 1998 年正式出版的英文卷五中，以下這段放在第十八場集會，但 Tobey 先生重聽錄音帶之後，確認應該要放在第十九場集會末尾!）

發問者: 那麼 這是否爲占星學的根源?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 *(中略)*...

占星學扮演的角色可比擬爲(知識之樹的)許多樹根之一.

發問者: 我最後只有兩個小問題, 器皿要我問是否有任何物質, 食物等是她不應該吃或喝的? 或者有任何事情她不應該做, 因爲她不願意爲任何原因而產生欠佳的通訊.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從事的活動沒有一個會負面地影響其能力. 有一個活動可以正面地影響其能力, 即性愛活動, 如你所稱. 器皿曾服用一些物質無助於它所選擇的服務, 這個物質是你所稱的大麻. 這是由於化學物質作用期間, 該物質在心智複合體內導致神經突觸連續性的缺乏, 這是短暫的化學作用. 這個器皿在執行這項服務期間並未使用這個特定的物質. 我們相信我們已經涵蓋化學藥劑如 LSD 的用途, 由於生命力(vital forces)的加速或增強, 這個物質在某種程度是正面的, 無論如何, 並不推薦這個器皿使用, 因爲當這個物質的作用消退之後, 器皿必須付出一些生命能的代價. 這點也適用於任何加速型的化學製品.

[片斷九 完]

發問者: 我現在唯一的問題是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片斷十

Jim 評論:
當我們準備歡迎普哈里契博士(Dr. Puharich)進入我們的工作圈子之際, Ra 再次提醒我們必要前提是調頻個人生活到和諧的程度, 這對於所有參加(Ra)通訊的成員都是必要的.

Carla 評論:
在這個事件中, 安卓利亞(Andrija)從未來到肯德基州探訪我們. 但值得注意的是 Ra 經常引用混淆法則回應我們的問題.
Ra 群體覺得個人倫理中主要的重要議題是允許人們自行學習, 自行犯錯. 這點再怎麼強調也不爲過.

RA，第二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0 日

(...前略)

發問者：這只是個附帶的問題。你是使用你自己的詞彙，或是器皿的詞彙來和我們溝通？

RA：我是 Ra。我們使用你熟悉的語言的詞彙。這不是器皿的詞彙。無論如何，這個特別的心/身/靈複合體有足夠大量的聲音振動複合體可以利用，其中的區別通常不具有任何重要性。

發問者：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這個月要來。他能不能閱讀未出版的治療材料？

RA：我是 Ra。你提到的這個實體，在它的顯意識記憶裡有這個材料的知識, 以有些變更的形式(儲存)。因此，允許這個實體獲得這個材料是無害的。無論如何，我們要求這個心/身/靈複合體，亨利(Henry)，在進入這個工作前，要透過

冥想、沈思、禱告來充分地準備。現下，如我們過去曾說過的，這個心/身/靈複合體不屬於合適的振動變貌。

發問者：我已經決定拒絕他加入這些工作。我只決定讓他讀這個材料。還有件事情是，我在現存的材料裡注意到一條確定的陳述，將讓他理解 Spectra 的真正身分 [，至少我這麼相信]。我似乎有責任把這部分拿走不讓他得知，以保護其自由意志，就像你爲了保護自由意志而不說出發生在以色列的 Spectra 通訊的來源一樣，我說得對嗎？

RA：我是 Ra。這件事由你自行決定。

發問者：我剛才就想你會這樣說。

[片斷十 完]

現在我們回歸正事-- 製作這本書. 當我們涵蓋這 7 萬 5 千年週期的早期部分之際,
(後略...)

片斷十一

Jim 評論:
第二十二場集會中的個人資料大部分無需多做說明. Ra 在此提到與 Carla 相關的祈禱是指聖方濟禱詞(Prayer of St. Francis) 從 1974 年起, Carla 就以此做為她個人調頻的機制. 在任何一場集會開始之前, 支援小組總會在心裡祈禱 進一步精煉調頻過程, 不管是出神或心電感應式通靈.
在這個片斷中, Ra 在第二個答案提到的限制 指的是 Carla 的風濕性關節炎, 這很明顯是她在投胎之前就決定了, 那為了是提供她冥想工作內在的一個焦點, 而不會允許她很輕易的有外在的表達, 因為這樣子可能會消散她內在的專注程度, 因此即使治療者盡最佳的努力, 並不是所有的殘障或失能者都可以被治癒.
當這樣的殘障並不回應任何的治療效果時候, 一個人可以去考量這其中學習與服務的機會, 因為這殘障而開啓的機會.
Ra 甚至在最後一句提到說 Carla 接納她的殘障以及限制, 可以減緩她痛苦的程度, 她因為這些症狀受苦許久.

Carla 評論:
*四處走動都會聞到芳香卻不知道它的來源真是個獨特的奇異感覺. 在我看來, 經過這段時間, 我變得越來越敏感, 越來越沒有與我的人類身分共振. 恆常地失去重量更增添這種**愛莉絲夢遊仙境**的感覺.*
直到今天我持續擁有一個十分敏感的肉體載具, 無論如何我先前微小的身體已經開始長大, 從衣服尺碼可以看出來, 從青少年裝的 5/8 到現在的 14/16,
體重的增加幾乎是加倍, 跟我在 Ra 通訊時最輕的重量時候相比,
對我而言, 通常, 我"正常"的重量大約是 115 到 128 磅. 年復一年我看起來在重量上都相常正常, 有趣的是我感覺到不同的重量會使我有不同的感覺, 特別是在我體重或多或少比較沈重的時候, 我覺得當一個人變得比較重的時候, 自己會覺得比較強壯. 我很驚訝的發現這點, 我本來以為, 當一個人的體重比較輕的時候, 他會感覺自己身材比較勻稱和比較有活力.
這也使我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我們美國人, 總是讓我們吃得那麼多, 吃到發胖, 因為那感覺很好, 不過, 你可能會懷疑吃太多對於延長生命有沒有幫助?!

我投胎前的選擇使我的身體受到侷限, (在此生)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欣賞這個選擇. 無法去做我專精的工作是很挫折的.
我很熱愛做一個圖書館管理員, 我享受為 Don 做研究的感覺, 當我沒辦法再以這些方式工作的時候, 我真的深深感到困惑, 不只是一點點不高興. 然而那靜默

的歲月教導我許多東西, 我嘗試即使在身體狀態惡化時候敞開我的心, 我發現雖然肉體狀況逐漸惡化情況下仍然可以找到希望與信心, 當 Don 死去的時候, 我幾乎快要瀕臨死亡.
到了 1992 年, 我終於能夠把我的小船轉向, 我感覺到死神的魔掌逐漸地鬆開, 逐漸地放下.

*我目前活在一個勉強可工作的肉體載具中. 每天吃不下七種藥物, 我走在剃刀邊緣, 介於做太多與做不夠之間. 但有一件事從未改變, 即我獻身於幫助這個星球上的**流浪者**.*
在我幫助那些靈性上遭遇困難的人們時, 我過往學的各種技能都重新派上用場, 所以我終於感覺自己十分有用. 然而, 我知道我們每個人是否有用 不是憑藉我們做什麼或說什麼;而是我們存在的品質.

RA, 第二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0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該器皿想問你幾個問題。該器皿想知道爲什麼她在不同的地方，在同一天的不同時間都會聞到馨香?
RA：我是 Ra。這個器皿終身奉獻於服務。這把器皿帶到這個空間/時間裡的鏈結(nexus)，在顯意識和無意識的變貌上朝向服務; 進一步地 顯意識變貌朝向通訊的服務.
每一次[如你所稱] 我們執行這個工作，我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振動變貌，和器皿朝向服務的無意識變貌 就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於是, 我們成為這個器皿的振動複合體的一部分, 它也成爲我們的一部分, 這過程發生在無意識的層級，在這個層級 心智已經深入到意識的根基[複數]，你可以稱爲宇宙的(層級)。
這個器皿不能有意識地覺知該交織振動複合體的緩慢改變。 無論如何, 當這兩個層級的奉獻繼續著, 並且工作也繼續進行, 會有信號從無意識以象徵的方式送出。因爲這個器皿的嗅覺極度敏銳, 這個關聯無意識地發生, 這個氣味的思想-形態就被這個實體所見證。

發問者：其次，她想知道爲什麼參與(Ra)集會以來, 隨著時間的進展, 她覺得越來越健康?

RA：我是 Ra。這是該實體的自由意志的ㄧ個機能。在(Ra)通訊開始之前，多年來，這個實體以一組特定的聲音振動複合體禱告。在達到出神狀態之前，禱告停留在該心智複合體的顯意識部分，儘管有益，但效果不如禱告[如你對這個振動聲音複合體的稱呼]的影響直接進入無意識層級，因此從靈性複合體更關鍵地影響了通訊。

再者，由於這個工作，這個實體開始接受特定的限制，即爲了準備服務的舞台, 而加諸在自身的限制, 好比它現在執行的服務.。這也是一個協助—重新較準該肉體複合體疼痛之扭曲.

[片斷十一 完]

發問者: 我要問幾個問題 以澄清第二主週期末期的狀況, 然後 我們將繼續前往第三 也就是最後的主週期.

片斷十二

Jim 評論:
普哈里契博士從未在 Ra 通訊期間訪問我們, 所以我們所有關於他該如何準備加入通訊小組的問題僅增加我們這方面的資訊.
他強烈渴望解決謎題, 以及渴望證明靈性真理; 這些對於他成爲我們圈子的一份子是個阻礙, 因爲支持我們的東西是相反的心智態度 – 信心.

Carla 評論:
一個人一旦開始留意同時性, 他可以找到許多書、電影、任何其他東西或事件帶來重複的訊息與提醒 關於我們的道途. Jim 跟我經常討論一個議題時, 發現隔天或後天就接收到只對我們有意義的肯定訊息.
我的確認爲許多流浪者正在製作今日的電影與歌曲. 一個人只要從今日許多美妙的歌曲即可了解這點.. 這些歌曲是相當多樣化的, 包括 阿羅.葛士瑞(Arlo Guthrie), 唐納文(Donavon), 黑橡樹阿肯薩斯(Black Oak Arkansas), 地、風、火(Earth, Wind, and Fire), 以及滾石合唱團(the Rolling Stones)… 這個列表幾乎要比我的腿還要長, 對於我們這些一同在地球上漫遊的人們, 我們有美妙的同伴.

RA, 第二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1 日

RA: (前略).. 當一個人看到一個亮光，我們就是你所稱的成功。當其他人變得更爲憂傷及困惑，我們就是失敗。這些都是你們的用語。我們堅定持續地尋求服務。

發問者：你八成不會回答這個問題，但我還是想問，由於這問題出現的時機正好與我們討論的領域有關。我覺得有責任來問這個問題，因爲亨利.普哈里契在這個月稍晚時候要來看我。這個實體是不是與你剛講到的這些時期有牽連?

RA：我是 Ra。你的假設相當正確，關於實體亨利我們不能講什麼。如果你考慮這個實體有關”證明”的變貌，你就會理解/領會我們的困境。

發問者：我在問這問題之前已經假設會得到這樣的答案。我只是爲他而問，因爲他想讓我問一下。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易克納頓肉身死亡后，發生了什麼事情？

(..中略..)

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你陳述 她的能量似乎蠻低的, 是否可能在今天舉行另一場集會?

RA: 我是 Ra, 排列狀況一切良好. 然而, 這個器皿離開出神狀態後 在日間休息對它有幫助.

發問者：謝謝你。

RA：還有什麼簡短的問題嗎？

發問者：這可能是個笨問題，但. . . 有部電影叫”**世紀爭霸戰**”(Battle Beyond the Stars)，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 我猜你知道。似乎你告訴我們的這些資料可以在電影腳本中找到。是否正確？

RA：我是 Ra。你們實體(製作)的這個特別創作是有些**一的法則**的變貌，以及你們物理層面上發生的情節。這是正確的。

[片斷十二 完]

我是 Ra。我現在離開這個器皿，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片斷十三

Jim 評論:
以下資訊提到美國幽浮(UFO)界最廣爲流傳的兩個事件. 首先是臆測艾森豪總統與外星人曾經會面, 據說地點在加州的艾德華**空軍基地**, 由一些資深的軍方幕僚們一起陪同艾森豪總統與會, 時間是 1954 年二月.
第二個事件是羅斯威爾的 UFO 事故, 據說有個外星駕駛員死在裡頭.
有進一步的傳言指出外星人的屍體被停泊在位於俄亥俄州的萊特派特孫空軍基地的第十八號庫房.
再一次, 我們遭遇到一種誘惑, 就是去追尋一些表面上極度有趣的資訊, 但其實在真理上是只有一點點, 甚至是沒有價值的資訊. 我們這邊講的真理就是能夠協助我們在心智身體或靈性上進化的知識, 而且我們可能會失去 Ra 通訊, 因爲 Ra 的窄頻通訊, 主要是聚焦在協助我們進化, 而不在於揭露那些短暫的複雜性, 以及在這幻象中各個群體所玩的遊戲.

Carla 評論:
*1962 年當我剛加入**唐納**的工作, 幫助他把初始的冥想團體, 幫助成長爲**愛/光研究中心**(L/L Research). 當時有盛傳好幾個謠言, 其中之一是我們的政府知道所有關於 UFO 的事情, 並且與 UFO 有過接觸, 然後也有一些可疑的陰謀論講說有各式各樣的新聞源頭警告大眾關於這些陰謀. 直到今天都持續有一個穩定的消息來源, 或提到各式各樣的預言、末日的警告等等. 唯一有改變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日期被改變了, 那通常都是這些消息都預言在未來的兩三年會有末日或者大災難等等. 並不是我不相信 UFO 有跟我們政府溝通, 他們確實可能有這樣的溝通, 當然他們已經在這邊了. 一些降落事件證明確實有某個東西在我們的地面上烙下一些痕跡, 然後有許多的證人跟被綁架到飛碟的人們的證詞, 創造出人類與外星人接觸的一個還蠻詳細的畫面, 這是無可否認的. 只是我認爲 UFO 實體們真正要帶給我們的寶藏是那些屬於靈性的, 而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 不管 UFO 的物質實象是什麼, 也不管我們的政府在做些什麼, 這些都是短暫世界圖畫的一部份, 這個厚重幻象的一部份而已. 但是那些有形而上品質, 形而上的訊息, 即使過了一萬年, 它們也不會過時, 它們的意義也不會變得更少. 所以當人們問我這些鬧劇性的問題, 我回應傾向設法把它們重新導向, 使他們重新注意到形而上真理的現象.*

RA, 第二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5 日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爲什麼**獵戶**集團在經過[以我的計算]大約六百年之後 必須離開?
RA: .. 開始治療精英主義帶來的權力扭曲及好戰性. 現在可以問任何簡短詢問.

發問者：當我讀到…我對一件事有點困惑。

RA：[咳嗽聲]

發問者：...這不是很重要，但我很想知道在 1950 年代，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是否曾與星際聯邦或獵戶集團接觸？

RA：我是 Ra。你說的這個人和思想-形態[在第三密度分不出與實體的差異]會面。

這是一個測試。我們星際聯邦希望看看 當這個極端正向並且簡樸和善的人，沒有趨向權力的顯著扭曲，恰巧收到和平訊息會發生什麼事, 以及附帶的可能性。我們發現這個實體並不認爲他所照顧的實體們能夠處理其他存有(外星人)和其他哲學的概念。於是達成一個協議，允許他繼續走他的路，我們也走自己的路。一個十分安靜的戰役[如我們曾聽你這麼稱呼]持續進行, 也就是逐漸地以我們的出現警醒你們。事件(複數)已經追過(overtaken)這個計畫。

[咳嗽聲] 在我們結束前還有什麼簡短詢問嗎？

發問者：還有個與這相關的問題: 是否有個太空船墜毀，是否有些小軀體現正保存在我們軍事設施中？

RA：我是 Ra。我們不希望侵犯你們的未來。若給你這個訊息，可能超出了你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中做出適當處理的極限，因你們軍方和情報思想的配置目前相當混亂。所以，我們將保留這個資訊。

發問者：OK，好的。抱歉，用這些問題來煩你。

RA：[咳嗽聲]

發問者：這些問題就是煩擾我，我們將在下一場集會討論**一的法則**，將它置於本書範疇的最上方，並嘗試更深入探討該哲學，同時我們建構一個參考架構進入該**法則**，非常謝謝你.

RA：我..

發問者：喔 請等一下，我快要講完了.

[片斷十三 完]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如果器皿的上半身有升高的現象, 請注意調整它的雙臂.

(後略..)

片斷十四

Jim 評論:
以下的資訊讓我們知道 一個人的選擇總是能夠被使用在正面或負面的意識上. 即使當我們似乎被許多負面實體干擾; 光的工作者稱這種干擾為超心靈攻擊, 而被我們改稱為超心靈問候. 我們選擇用問候這個措辭來強調 一個人被問候的那部分 不必然是一個負面經驗. 事實上, 一個人被問候的真實經驗是與這個人如何去看待這個情況有直接關聯. 如果一個人希望看到這種問候變成一次麻煩的攻擊, 那麼 它就會變成(你的)經驗. 然而, 一個人也能夠選擇在所有實體以及事件中看見**造物主**. 並能夠在任何情況下讚頌與尋找光. 那麼 它也會變成(你的)經驗.

當一個人選擇後者, 超心靈問候成為一個偉大的祝福, 因為這個被問候的人擁有一個密集的機會去看見太一**造物主**; 雖然在這種情況要看見**造物主**是更加地困難, 但一旦達成目標, 將使這個人發展出比平常情況更大的靈性力氣, 這是因為負面實體協助指出我們魔法人格上較脆弱的區域.

唯有當我們以自由意志選擇朝向服務自我的思維與行為, 負面實體方能提供超心靈問候, 強化我們的選擇. 我們欠佳的選擇通常反映我們對於其他自我缺乏愛的舉止, 於是被負面實體放大, 使我們尋求光與服務他人的努力不斷流失, 直到我們能夠以愛、接納、慈悲、包容、輕盈的步調來平衡這個狀況為止.

這是為什麼**耶穌**說"不要抵抗邪惡", 去抵抗與戰鬥就是將某件事或某個人視為自我之外的存在, 不同於太一**造物者**的存在. 那是負面的途徑.

正面途徑喜愛一切, 看待一切萬有皆為自我, 皆為**太一**.

Carla 評論:
在超心靈問候的期間, 如 Jim 所指出的, 那必然屬於我的工作對我很有幫助, 使我的意志與注意力變得更為集中, 我記得當時感覺大量的提升, 以及在安全的照顧下穿過所有的插曲; 關鍵在於臣服, 去看見自己的黑暗面.
我想起 Dion Fortune 描述如何應對一個吸血鬼般的實體. 她舉了一個狼的例子, 直接地表現出穿越這種情況的必要理解. 有一天, 這個睿智的靈魂發現有隻狼出現在她的床上, 就在她接受西方白色儀式魔法訊息的期間, 解決方法是直接將這隻狼擁抱在懷, 關愛牠, 接納牠如同對自己一般.
面對無懼的愛, 負面與死亡的力量變得無助, 接著溶化無蹤.
跟其他一些通靈源頭相比, 我以為 Ra 群體十分照顧我們小組, 盡可能避免使器

皿精疲力盡. Ra 在此給我的建議, 同樣可以適用於任何必須節約自身能源的實體.

RA, 第二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6 日

RA：我是 Ra。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什麼原因或複合原因導致器皿的胸部發冷?

RA：我是 Ra。這個朝向疾病的變貌產生，是由於器皿的自由意志接受了你們稱為 LSD 的化學物質。這事件經過那些不想讓器皿存活的實體們仔細地策劃。這個物質可以輕易地移去攝取者大量的生命能儲存。獵戶實體安排這個機會首先希望的是，這個器皿會變得減少朝向[你們所稱的]正面的極化。由於這個器皿有意識的努力, 使用該物質做為服務他人與感恩的編程工具，該器皿免受這方面的扭曲，沒有產生讓獵戶集團滿意的結果。

其次的希望放在特定能量傳送可能被誤用上, 在你們人與人之間的身體複合體變貌上，該能量傳送是最強有力的方式。

我們過去還沒有說過不同類型的(性)能量阻塞和轉移，正向和負向，這發生在你們兩性生殖複合體參與行動時，然而， 這個實體，是非常強壯的實體，在普世綠色-光芒 愛的能量上的扭曲非常小。因而這個特殊的計畫也不太有效，由於這個實體繼續給予自我的一切，以敞開或綠色-光芒的方式進行，而非試圖欺騙或操控其他-自我。

(即使)在這個化學物質影響下，這個實體並沒有走音(detune)也沒有停止分享普世大愛，唯一殘留的可能扭曲只是盡可能地耗盡這個實體的能量。

這個實體有個朝向忙碌的強力變貌，它嘗試去克服這(變貌)已經有好一段時間, 它了解對於這個工作而言，這(變貌)並不是適當的態度.

在這方面，攝取這個物質(LSD)確實, 容我們說, 造成存活力減少的扭曲, 這是由於忙碌與缺乏去休息的期望，這個器皿停留在警醒的時刻遠超過適宜的時間; 因此損失了不少的生命能，造成這個器皿異常地 容易遭受感染, 好比它現在經驗的(症狀).

發問者：該器皿問的第二個問題是：我怎樣才能讓自己最佳地恢復活力，不只現在, 也包括未來?

RA：我是 Ra。這個器皿覺察到了它的體質的基本需要: 冥想、接受(各種)限制、和他人交往的歡喜體驗、歌唱時感受美好、以及在運動的時候 盡可能與第二密度的生命力連結, 特別是樹林。

這個實體也需要認識到要有適度但穩定的食物攝取，在運動時機上 建議清晨和睡前兩個時段。

發問者：她要求問的的第三個問題是：唐(Don)和吉姆(Jim)要如何幫助我恢復活力？

RA：我是 Ra。給予這個問題完整的答案並不恰當。我們只能說這些實體是十分盡責的。我們可以補充一點, 由於這個器皿的變貌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裡傾向不平衡，這個實體在運動時最好要有同伴。

[片斷十四　完]

發問者：謝謝你。我們將繼續昨天的討論。你講到大約三千年前，由於**大分散**(Diaspora)，獵戶集團離開。那麼星際聯邦是否在獵戶集團離開後有任何進展？

片斷十五

Jim 評論:

以下資訊再次提到 Carla 兩次的 LSD 體驗, 我們非常感謝她只有兩次體驗, 因爲如你所見, 衰弱效應隨著每次的攝取(LSD)快速攀升. **一的法則**卷二有些集會被縮短爲了保留器皿被 LSD 消耗的生命能.

Carla 評論:

我只能補充一個事實: 這個虛弱的時期確實存在, 所以 Ra 建議不要在通訊期間混用任何藥物, 在我看來是一個健全的忠告, 我從此遵循這個勸告.

RA, 第二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7 日

(譯註: 第二十六場集會由於有一段被原作者搬移到卷二, 故與卷一的銜接點顯得有些混亂, 有心深入研究 **RA 資料**的讀者請參考以下英文網址:
http://wiki.lawofone.info/index.php/Ra_Session_26)

***

發問者: 如你曾經陳述, 它是條筆直且狹窄的路徑... 並希望我們能完成下一個階段.

(..中略..)

RA: 在我們結束之前, 你是否有任何詢問?

發問者：如果你能讓器皿咳嗽一下，我會再問一兩個簡短問題。

RA：（咳嗽聲）

發問者：該器皿問, 由於使用 LSD, 我經驗的衰弱效應會有多長。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能使這個器皿更舒適？

RA：我是 Ra。首先，身體複合體衰弱的時間大約是三個[你們的]月亮週期(lunar cycles)。第一次攝取的效果大約是一個[你們的]月亮周期；第二次攝取有累計或加倍的效果。

其次，這個器皿狀況良好，你們十分盡責。

[片斷十五　完]

RA: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歡樂、快活地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欣喜著. Adonai.

片斷十六

Jim 評論:
就在我加入 Don 與 Carla 之前, 1980 年尾, 我抵達奧勒岡州, 波特蘭(Portland)一帶與保羅.夏克利(Paul Shockley)以及**普世服務**的**水瓶座教會**一起工作. 工作本身是一個快樂的經驗, 它也提供一些催化劑 最終護送我回到肯塔基州, 加入**愛/光研究中心**.

待在奧勒岡州兩個月後, 我決定花一個週末獨處, 思考一個賺大錢的機會, 那是**水瓶座教會**的一個成員介紹的機會. 在那個週末, 我首次冥想的前三十秒, 一個十分清晰的訊息—回到 Don 與 Carla 那兒—閃過我內在的天空.
所以我跟新朋友們說再見, 隨後回到路易維爾(Louisville)市.
三週之後, Ra 通訊開始, 當保羅得知這個通訊的特質, 他提出兩個問題詢問社會記憶複合體 Ra.

針對第二個詢問的答案特別有趣, 因爲它似乎對我們暗示某些埃及金字塔被建造的方式.

Carla 評論:
*1986 年, 我們被邀請到夏克利先生的**友誼**會議, 我終於見到這位傳訊者, 他的訊息源頭叫做**宇宙覺知**(Cosmic Awareness). 他是一位非常誠摯與英勇的傳訊者, 他服務的渴望是純粹的. 我覺得不幸的是, 經過一段時間, 提交給這個傳訊者的問題改變很多, 並且惡化接收資訊的品質. 一如往常, 當這種事發生, 嫌疑犯都是受到短暫(無常)資料的吸引. 我以爲由於這些問題被放在這位優秀的傳訊者前面, 導致該傳訊的形而上水平降低.*

RA, 第二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1 日

發問者: 在這次集會, 我想是 **一的法則 卷二**的開端, 我們將只考慮對我們存在的重要面向.

不過, Jim 感到有義務爲保羅.夏克利問兩個問題, 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 我將先問這兩個問題, 或許你能夠回答.
第一個問題: 保羅.夏克利目前傳訊的來源與艾格.凱西的來源相同, 他過去接收到一份資訊敘述他曾參與埃及人金字塔的設計與建造. 你可否告訴我們他在那次的努力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RA: 我是 Ra, 這件事發生在你們空間/時間連續體的兩個時期與兩次人生.
第一次屬於物理性質的工作, 他與星際**聯邦**實體們在你們所知的亞特蘭提斯大陸一起工作, 時間大約是[以你們紀年的方式]13,000 年前. 容我們說, 這次的記憶被整合到這個實體的心/身/靈複合體的無意識(區域)之中; 這是由於它極度渴望記得治療的服務, 以及透過水晶與充能醫者的機制達成可能的極化.

第二次的經驗大約在 1,000 年以後(與第一次相比). 在該次經驗中, 這個實體在某個部份, 準備埃及人群的意識, 好讓他們能夠提供呼求, 使得我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能夠行走在你們人群當中. 在這次的人生經驗, 這個實體屬於僧侶的身分, 並從事教導, 它成功地記得在亞特蘭提斯金字塔經驗時期的學習/教導, (雖然)是半-扭曲的形式. 於是這個實體成爲**一的法則**之原型思維的一個建造者; 並具有朝向治療的變貌, 這個特點協助我們人群在稍後的時期[以你們的時間尺度]將該變貌帶入物理顯化當中.

發問者: 第二個問題是, 保羅還接收到一份資訊描述有其他存有協助金字塔的建造過程, 但它們並未完全地具體現身在第三密度當中, 它們的身體從腰部到頭部是具體可見的, 但腰部到雙足則未具體顯現. 這樣的實體是否存在, 並且協助金字塔的建造, 它們是誰?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考量這點, 當智能無限被有秩序地編碼(codified)進入智能能量之際, 智能無限出現在活力性(living-ness)與存有性(being-ness)的吸收過程中; 這是由於那些協助實體的思想銘印所造成, 它們協助有生命的石頭進入存有狀態的一個新外形.
智能無限的釋放與使用, (雖然)只有短暫的時期, 開始吸收所有連續或聯鎖

(interlocking)的次元, 於是提供短暫的一瞥, 看見那些將思想投射到物質上的實體們; 這些存有因此開始具體顯現, 但並未(一直)保持可見的狀態.
這些存有是我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思想-形態 或 第三密度可見的顯化, 這是我們的智能無限與石頭的智能無限通訊時(產生的現象).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現在將開始**一的法則**卷二之工作過程.

[片斷十六 完]

這點, 我假定, 將比**卷一**困難許多. 我們想將焦點集中在那些不是過渡性質的事物, 做爲一個發問者, 我有時候在聚焦上有些困難.

片斷十七

Jim 評論:
Ra 曾經勸告 Carla 絕對不要去做任何種類的肉體治療, 因為她的肉體能量總是非常低落, 這類的治療傾向耗盡她早已在低水平的(肉體)能量庫存.

Carla 評論:
打從我小時候, 我已經擁有某種奇特的能力, 我只要坐在某人身邊, 我們雙手互相接觸, 就能夠清理另一個人的心智[或存有] 中的表面雜音(clutter).
我從未探究我是怎麼做的, 或如何做得更好, 寧願憑藉我的直覺在正確的時機提供這個(服務).
或許我應該探究, 但它給我的印象總是如同一個很邊緣的禮物, 不是靠近我的中心途徑的天賦. 我想如果我擁有任何治療能力, 那是在於我的傾聽.
當某個人來到我這裡尋求私人諮商, 我把這段時間想成一個"傾聽的會期", 把我自己視為一個靈性傾聽者. 當一個人談論某件事, 有一個支持的聽眾, 這過程就會產生許多治療. 傾聽者單純地使得談話者能夠更佳地傾聽自己.
而我有很深的本能做這件事, 這將是我集中努力的地方, 好成為一個更優良的醫者. 傾聽真的是一種藝術, 我想它從我們傾聽自己的方式開始.
在知曉一個人的完整自我的過程中, 蘊含著一股巨大的力量, 這過程是在每日行為中知曉自己的黑暗與光明面.

一旦一個人終於變得能夠承載他自己完整的本質, 並經歷交托[否認內在的惡劣的]驕傲的痛苦過程, 這個人就能夠更好地愛自己, 原諒自己.
我經常在想, 我們的失敗來自於沒有親切地對待彼此.
但, 當這種事發生時, 妳可以確定這個外在的殘忍行為之首要起因位於內在--由於自我拒絕正視全方位的自己之故.

RA, 第二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3 日

RA: ... 那些上面居住有意識的星球, 正如你所推測, 意識進展到高密度所需的時間/空間期間各有不同. 這是否滿足你詢問的需求?

發問者: 我將研讀它, 可能明天會有些新東西, 因為我不想使該器皿過度勞累. 該器皿有一個小問題, 我把它念出來. 該器皿並不渴望做肉體治療的工作, 她早已藉由雙手進行靈性平衡. 她能否閱讀私人治療資料而不做肉體治療? 我假設她的意思是她希望閱讀這份資料卻不會在她的生命模式中創造問題. 她不想招致正面極性的減少.
在這些條件下, 她能否閱讀這份資料?
RA: 我是 Ra, 由於我們嘗試在[如前所述的]三個月期間保存這個器皿的生命能, 我們將簡短地講說這問題.

這個實體(器皿)擁有一個經驗的歷史, 關於肉體水平之外的治療. 因此讓它閱讀這份資料是可接受的. 無論如何, 這個器皿絕對不可從事火的練習, 因爲它被用在肉體治療中較強烈的形式.

[片斷十七　完]

RA: 在我們結束這次集會之前, 有任何簡短的詢問嗎?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加這器皿的舒適度, 或改善通訊品質?

片斷十八

Jim 評論:
一個住在華盛頓州的朋友, 他在**宇宙覺知通訊**(機構)工作, 他發展並行銷一台機器, 據稱可以增進一個人的健康與福祉; 我們便問 Ra 這台機器是否對 Carla 有幫助. Ra 的回覆指出 Carla 的磁場有些不尋常, 並且很可能形成這不尋常磁場的特定原因是為了允許她與 Ra 群體通訊.
這個不尋常的磁場曾經是許多不便的源頭, 任何 Carla 定期使用的電磁裝備都會壞掉, 她只是定期碰觸某個電磁裝備, 就會把它搞壞.
她不能戴任何手錶, 除了石英水晶錶.
我們有許許多多的半-故障的錄音機躺在我們屋子的不同區域上.

Carla 評論:
這會是一個好故事, 但擁有電性破壞能量是令人挫折的, 當我破壞東西時, 我可笑不出來. 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摧毀允許我溝通的機器.
而我可以感覺各種古怪能量的傾向有時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天賦)禮物.
我記得有好幾次感知到一些玄秘的頻率, 把我帶到一些很有力的人群面前,
他們決定我應該跟他們一起工作. 當然, 我抗拒任何使我感到不舒服的要求, 但我真的不享受說服某人— 我不要出來(跟你)玩 —的過程!

在所有這些東西中, 數不清的次數, 大家嘗試改善我的肉體狀態, 但我們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裝備. 然而, 靈性與信心的禮物是更為有效力的. 所以, 我對於新的治療方式與精巧機械相對缺乏興趣, 我在禱告與平安中安歇, 持續知曉內在的完美自我.

RA, 第三十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4 日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在靠近銀河螺旋中心的星球, 這個過程發生得較早.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你可否告訴她, 有個物品叫做山姆.米勒之極化器(polarizer)

對她的肉體健康有沒有幫助? 你可以回答嗎?

RA: 我是 Ra, 當我們掃描該器皿之際, 我們發現該磁場的異常之處, 它被扭曲朝向我們的通訊能力, 也就是找到窄頻管道進入這個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之能力. 你所說的極化器, 以它現在的狀態, 將不會有幫助. 藉由那些在這方面有天賦的實體, 仔細讀取該器皿的靈光, 隨後修改這個極化器的磁化力量將對該器皿有一些幫助.
然而, 我們建議任何與錄製我們話語無關的電器或磁性裝備都不要帶入這些(Ra 通訊)集會中, 因爲我們不想要產生任何不必須的扭曲.

[片斷十八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通訊品質?

片斷十九

Jim 評論:
這些年來, 許多人曾寫信給我們描述他們遭遇的超心靈攻擊, 並且詢問如何保護自己免於傷害. 看起來, 一個人不需要執行任何繁複的儀式 或 召喚任何**大聯盟**級的荷光者前來協助. Ra 描述的做法非常簡單, 任何人都做得到, 並且足以在任何情況提供必要的保護.

Carla 評論:
當下次生日到來, 我將是 54 歲, 隨著年歲的增長, 我越來越深信我們的道途總是在於奉獻讚美與感恩, 不管什麼事物朝我們迎面而來, 不管我們以人類觀點會怎麼想. 在好時光要這麼做是容易的, 但當麻煩迎面而來, 真的需要一些紀律的堅持, 訓練心智不會因此退縮.
*無論如何, 我鼓勵每一個人保持那份耐心的強韌, 不管發生什麼, 拒絕懷疑**造物主**. 一旦我們十分清楚這個事實, 也就是我們在**造物主**的雙手與心胸中總是安全的, 這個過程就變得比較容易.*
但這個工作絕無法被完全地做完, 因爲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失敗, 無法爲光做見證, 這造成我們命運的樣式中有些混淆.

RA, 第三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7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 Jim 的小問題, 我將在這個時點丟進來. 我朗讀如下: 該器皿的肉體載具正在復原的過程, 離開攝取化學製品(的副作用).
她對於她過去創造的開口是無知的. 我們, 在場的三人, 要如何更加覺察這類開口是如何被我們的行動與思想所創造?
有沒有可能在這些集會中, 因爲我們在不同領域發問, 無心地製造出這類開口?
一般而言, 我們可以做什麼保護自己不受負面的影響?
是否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儀式或冥想, 可用於保護我們自己?
RA: 我是 Ra, 雖然我們同情這個問題所彰顯的偉大之服務渴望,我們的答案受限

於**混淆之道**的變貌. 我們將說點一般的事情, 可能在這個領域上有所服務.

首先, 由於這個事件, 這個器皿扭曲它的身體複合體朝向生命能的低點, 這是一個可辨識的物質造成的.
容我們說, 這不是一個天然的物質; 該心/身/靈複合體也沒有足夠覺察到它朝向肉體弱點的變貌.
容我們說, 當該實體不再攝取強效力的化學製品, 也就不會有這類的扭曲;
每日生活的自然方式總是可以被視爲一種適當的方式.
沒有錯誤, 包括這個器皿(先前)的行爲.

其次, 對於那些走在正面途徑的實體們, 保護自己抵擋任何負面或使人衰弱的影響的方法 這個器皿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示範出來了.
如果你願意, 考慮這個特殊事件具有的潛能, 若負面影響進入該器皿會有什麼後果. 這個器皿在獨處中, 在與其他-自我互動中都在思想**造物者**, 爲了它正在經驗的一切 持續讚美與感謝**造物者**. 這過程於是允許這個特別的自我有如此的能量, 成爲一個催化劑, (協助)開啓與強化其他-自我的極化能力, 朝向更正面的方向.

是故, 我們看待保護是很簡單的. 在每一刻給予感謝, 看見自我與其他-自我均爲**造物者**, 敞開心胸. 總是知曉光, 並讚揚光, 這即是所有必須的保護.

[片斷十九　完]

發問者: 我們將繼續前天討論的內容. 主題是性的極性如何在進化中扮演催化劑的角色...

片斷二十

Jim 評論:
因爲 Carla 的肉體能量水平總是十分低落, 並且恆常被關節炎與某種程度的疼痛汲取能量, 因此她需要每天運動好保持她身體每個部位的機能. 我們發現當她的能量越扭曲或低落, 她更需要從事這個運動.
當她的身體機能幾乎恢復正常, 運動量可以逐漸縮短, 直到恢復正常水平, 對於Carla而言, 該水平大約是每日一個小時的快步走.

當 Don 詢問他在 1964 年的一個經驗, 由於 Ra 渴望維持 Don 的自由意志, 答案的具體程度因此受到限制.
我們生活中大多數的事件, 就某種程度而言, 都是神秘的.
觀看進化過程的一個方式是將它看做解決我們週遭一切神秘的過程. 所有事件都是幻象或神秘, 因爲每一個都代表太一**造物者**的這個僞裝或另一個僞裝, (都爲了)提供我們大大小小的良機在每一刻找到愛、喜悅、平衡、與完美.
當一個人爲自我解開這類的神秘, 他也找到了一股靈性的力量.
對於那些具有較佳訓練的雙眼的實體們, 告訴其他還看不見[卻有能力去學習自己看見]的人(答案)未必是一個服務.
因此, Ra 經常引用**自由意志法則**, 又被知曉爲**混淆法則**.

Carla 評論:
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 我跳舞、游泳、騎馬, 我喜愛運動, 特別是有韻律的運動. 在這個時期, 因爲我感覺如此疲倦, 我份內該做的運動變得十分艱難, 雖然如此, 它是一個補充能量的經驗.
Don 與 Jim 都幫助我記得要加入運動時間, Jim 跟我一起運動, 進一步使得這個過程更容易些, 有個搭檔一起運動總是比較輕鬆!
*Don 那時無法加入我的健走, 因爲他在熱帶氣候工作的緣故, 他的雙腳處於疼痛狀態, 每走一步都會痛. 無論如何, 我不時可以見證 Don 內在那股野獸般的驚人力量. 舉例來說, 1977 年, Don 與我前往一個由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舉行的**心智連線**(Mind Link)集會; 聚集的人五花八門, 一半是著名的靈媒, 中年人, 女子團體; 還有一半是大學生年紀的孩子們, 他們對普哈里契表明自己是**流浪者**.*
當我們沒有開會討論的時候, 這些熱愛足球的孩子們就會玩球.
Don 加入他們第一場的球賽, 他玩得很好, 不只打動我, 還包括所有的孩子.
他們最後玩得臉紅氣喘的, 不得不停止球賽.
唐納德(Donald)甚至連呼吸都沒有變得沉重, 不消說, 這些孩子們興奮得湧到 Don

身邊! 但他們再也不能使他再玩一次.

RA, 第三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4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 對她而言, 每天兩次較短的運動時期是否比一次長時間運動好?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在這三個月期間, 該器皿的肉體複合體的扭曲容易受到強化, 因此它的肉體複合體的運動配置需要強化.
這大約可以估算爲每日一次主要的運動時期, 然後在夜間冥想前再加入一次運動時期, 爲時大約是前者的一半. 這麼做將使該器皿很疲憊, 然而, 它將產生強化肉體複合體的效應, 並減少易受傷的程度, 減少(該弱點)被利用的可能性.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們開始一般性的詢問.. 你在稍早時刻陳述 穿透第八層...
(..中略..)
RA: 我是 Ra, 每個實體對於智能無限的認知經驗是獨特的...
這種渴望極度地強烈.

發問者: 我有個經驗發生在 1964 年左右, 當時我正在冥想 我覺察到一個[我認爲是]不同的密度與不同的星球, 並且似乎經驗移動到那個星球上頭(的過程)? 你有沒有可能告訴我那個經驗是怎麼回事?
RA: 我是 Ra. 我們看見完全揭露它將導致一些傷害, 由於冒犯之故.
我們可以滿足地暗示這個實體, 雖然它還沒準備好接受他人主導的催眠回溯, 不過它還是有機會理解它(自己)的存在性質(狀態).

[片斷二十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定義 業力?

片斷二十一

Jim 評論:
只有一個微弱但持續的想法—我們來到這個星球是爲了服務他人, 顯然地, 這個想法就足以”穿透遺忘的過程”, 如在第 36 場集會中所述, 因爲我們開始 Ra 通訊之初 所有的東西只比這個想法多一點點而已.

任何第三密度實體顯然都有一個高我或**超靈**, 位於第六密度中期的存在水平.
除此之外, **流浪者**是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成員, 他還可以呼求另一個意識的複合體來協助他, 因爲每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似乎也有一個屬於它自己的, 相當於**超靈**的存在, Ra 稱之爲一個 ”心/身/靈複合全體”.

Carla 評論:
遺忘的過程, 或罩紗, 是我們的(訊息)源頭經常使用的詞彙.
基本的思維是當我們承擔這副血肉之軀, 成爲一個活在地球層面上的顯化實體, 而這肉體關閉了我們的形而上感官.
所有我們在出生前知道的東西都被隱藏在深邃心智之中, 我們只有赤裸裸的自我與衷心的渴望就踏上了地球的朝聖之旅.
*無怪乎許多**流浪者**都有些難以在這個幻象[我們稱爲的共識實相] 中醒來.*
當一個人進入肉身之際, 他總是會恐懼自己可能再也無法醒來, 在一生的經驗中迷失方向. 你們, 正在讀這句的個體, 很可能正處在覺醒過程當中, 開始越來越認同一個關於自我的新概念, 即自我是一個永恆的形而上存有.

*當我們都覺醒, 並且發展我們更真實的自我, 我們可以互相幫助; 我鼓勵每一位**流浪者**都找到 支持同在光中的同伴朝聖者 之方式.*
*人們會來到你這裡, 他們可能表面上不十分”覺察”, 或者他們似乎相當覺察, 但都很困惑或驚恐. 如果**造物主**把它們擺在你的道路上, 那麼你已經良好地裝備自己, 可以協助他們, 單純地愛與接納他們.*
要做到這句話比用講的艱難多了, 首先要愛與接納你自己, 當你凝視內在時, 原諒自己有著眾多的不完美與愚蠢之處.
形而上而言, 所有的工作都作用在自我身上.
如果對於愛某個人有困難, 先往自己的內在看, 找出你曾經拒絕自我的哪一個部份, 你寧可不去看或經驗的黑暗面之某個切片. 當你開始工作這點, 鍾愛、接納、原諒自我的黑暗面, 你同時準備好服務所有來到你身邊的其他自我.
我想接納自我的鑰匙是看到活在肉身中就會變得困惑與不完美, 以這個世界的

脈絡來看，沒有辦法不犯任何錯誤．然而，我們內在有個無罣紗的自我，它完美地記得我們是誰，以及我們來此要做什麼．一旦我們能夠面對自己的惡劣面，我們就成爲越來越透明(的管道)，讓無限的愛流經我們[而非出自我們] 去祝福所有生靈.

*在練習傳達愛的過程中，我們擁有一個美妙的力量與勇氣的來源：**較高自我**.*
*我稱呼這個自我爲**聖靈**(Holy Spirit)；因爲我屬於神秘基督信仰，那是我的一個變貌．其他人將這個**較高自我**與內在指導靈、天使存有、較高本質，或**指引**連結.*
不管用什麼稱呼，這股能量相當可靠，總是在那兒支持與維繫我們.
一個人可以透過練習變得越來越覺察到這股能量，在冥想中向它敞開，在面臨挑戰的時刻呼求它．我鼓勵每一位(讀者)都看見自我爲一個覺醒的存有，擁有許多無形力量的支持；在靜默與祈禱中 倚靠這些氣力的源頭，它們將真正地協助你.

RA, 第三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0 日

RA: 我是 Ra，這個資訊可能會造成傷害．我們無法透露．請嘗試將這些實體看做是**造物者**的一部分．我們無法進一步解釋.

發問者：謝謝你．我在想與 Ra 通訊的資格可能包括穿透這個遺忘過程，
是否正確?
RA：我是 Ra，這是相當正確的.

發問者：否則，**混淆法則**會禁止這件事，是否正確?
RA：我是 Ra，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我也想知道三個人是否爲進行這類工作必須之最小數目？是否正確?
RA：我是 Ra，爲了保護這個器皿，這是分組必須的最低數目，同時由於該小組非凡的和諧，這(三人)成爲最有效率的數目.
在其他小組中，可能需要更大的數目，但我們觀察這個通訊，認爲此刻在場的心/身/靈複合體已給予最有效率的支持.

發問者：關於**高我**(higher self)，我有一點模糊．我假設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高我**，位於第六正面密度，是否正確? (包括)在這個房間的每一個人，也就是，我們三個人?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就我們的理解, 我們將嘗試瞄準你詢問的意圖. (如果不足) 請要求任何額外的資訊.

首先, 在這個住處的每個實體都有一個[如你所稱的]**超靈**(Oversoul), 這點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由於這個三人小組(triad)反覆和諧的互動,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這三個實體之**高我**的和諧互動之外, 每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擁有某種**超靈**, 難以用言語向你描述. 在這個小組中, 有兩個這樣的社會記憶複合全體調和它們與你們**高我**(群)的努力.

[片斷二十一　完]

發問者: 對我們而言 有時候想要多得一丁點關於這些概念的認知都非常困難 因爲我們覺知的限制..

片斷二十二

Jim 評論:
1981 年三月, 我們將 Ra 通訊的前十場集會寄給位於紐約市的**史考特.麥勒迪斯文學仲介商**(Scott Meredith Literary Agency). 我們想要盡可能的將該資訊傳給許許多多的人, 我們認爲一間大的文學仲介商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一家出版商.
在考量原稿大約兩星期之後, 麥勒迪斯先生親切地寫給我們一封不空行, 整整四頁的信, 首先感謝我們寄給他這份資料, 接著告訴我們爲什麼它在市場上不會有機會. 這封信的核心可以被以下的引述總結:
"沒有一個實體可以如此大肆摧殘英文語言之後 還能夠討好一般讀者大眾.
這份資料有著**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或**英國與德國哲學期刊**, 或認識論之博士論文的晦澀度... 此外, 對話體的形式很快就變得相當冗長乏味. 我知道, 在雅典時期, 它曾盛極一時, 它一直風行到新古典文藝復興時期, 但在那之後 就很快地衰微, 我不認爲對話體還會復活."

Ra 最後關於如何使資訊普及的評論爲我們的熱心下了一個有些幽默的句點.
就在幾天前, 我們圍坐在廚房桌子邊, 大聲討論宇宙幽默像什麼, 接著 Ra 就藉此機會給我們一個例證.
對於任何嘗試散布自己收集之資訊 以服務他人的團體, 我們願意給予相同的基本忠告: 放輕鬆, 讓**吸引力法則**運作. 即使只有一個人受到該工作的協助, 那就夠了. 至少, 單就資料提供給該團體的利益, 如同一個光源, 讓該團體每個成員都可以在日常活動中將光放射給所有週遭的人.

另外, Don 評估需要一些特定種類資訊來吸引市場的注意, 然而 Ra 清楚地聲明維繫這個通訊的必要條件是追尋非-短暫性質的資訊, 我們已經發現這個條件的重要性.

Carla 評論:
Don 總是希望我們能夠與大批的人群溝通. 他真實地感到事態的急迫性, 想要把話傳出去, 隨著與 Ra 通訊的持續進行, 他的關切也越來越深.

Ra 勸告我們要滿足現在"合理的努力", (這句話)如同一陣清新的風吹拂我們.
當我們寫著這些評論之際, ***一的法則****系列的卷一已經賣出三萬本.*
我們本週的郵件包括來自波蘭、羅馬尼亞、馬來西亞, 與日本, 還有美國、加拿大等地的詢問. 我確定 Don 有一小部份正坐在我的肩頭如同天使一般, 露出滿

足的神情, 看到他畢生的工作終於被那些覺得這份資料有用的讀者們所拾起.

做爲通訊(contact)開端的一部分, 犧牲的概念並不新穎.
Oahspe 的傳訊者在一個異像(vision)中被告知他必須刻苦生活十年才能有所幫助,
他與一個朋友真的這麼做了, 過著修道院一般的生活, 等待機會到來.
十年的犧牲(生活)之後, 他被告知去找一台打字機[在當時是新玩意].
他照做了, 在後來的數年之間, 他傳訊了一本巨著; 該書的工作是在夜間進行,
傳訊者晚上睡覺, 次日早晨醒來, 他就發現有一份完成的文件躺在打字機上.
艾格.凱西(Edgar Cayce)也有雷同的經驗, 被告知爲了服務 必須犧牲.

在我們的例子中, Jim 犧牲他對獨處與隱居之愛; Don 犧牲他的獨居與我在一起,
我們共同打造了一個快樂與安全的港口, 他讓 Jim 進入我們生命之中, 毫無半句
怨言, 他也犧牲自己的時間 爲了支持我們而工作(賺錢).
我的犧牲是最容易的, 自我成爲一個管道.

(與 Ra)通訊對我是艱難的, 我在 Ra 振動之燦爛能量底下迅速消瘦, 每場集會下
來損失兩到三磅(體重).
但我樂於在這個服務中死去, 因爲在這些集會的過程中, Don 是個快樂的男人,
這是我唯一知道他不會靜靜地保持鬱悶的時刻.
看見他達成願望與滿足的樣子是我這一生最大的愉悅泉源, 因爲我知道我曾參
予其中, 這件事値得一切. 若時光倒流, 我會在一個心跳之間就決定全部重來一
*次, 即使後來我們看到**唐納**生病與消逝, 我們感到極度地哀傷, 即使在 Don 死亡*
之後, 我越來越靠近死亡; (最終)我犧牲的部份已經被轉化爲喜悅與滿足, 我知
道 Don 與 Jim 都有相同的感受.

(出版)仲介商的評論者說得相當對, Ra 的語言是學術性的.
在嘗試談論形而上的議題的書籍中, 它代表我曾看過最平衡、情感中性的嘗試.
初次閱讀時或許會感覺有些做作刻板(stilted), 但一個讀者總是知道 Ra 嘗試要說
的東西, 在這類的主題中 這是一個真正的成就.

RA, 第三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2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Ra 是否熟悉我們今天努力想要出版**卷一**的結果?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我不知道你能否評論我們在設法使**一的法則**流通時遇到的困難. 我希望那些需要與想要這份資料的人都能取得它, 在此時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很確定有許多人, 特別是**流浪者**, 想要這個資訊, 但我們恐怕必須做點別的事[如附加的資料]好讓它能到達他們的手中.
你是否可能評論這點?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發問者: 請你開始評論?
RA: 我是 Ra, 我們即將開始. 首先, 選擇這個小組從事一些工作以服務他人, 該工作具有密集強烈的特質. 每個成員爲了無形的成果犧牲許多.
每個成員可以搜尋內心 知曉物質的犧牲是最不重要的; 密集的承諾爲了調和成爲一個和諧的小組達到犧牲的頂點.
在這些條件下, 我們找到你們的振動. 我們觀察你們的振動, 它並不常見.
我們不想要膨脹(你們的)驕傲, 但對於我們這個特殊通訊所需的環境, 我們是不講價的.
因此你們接收到(訊息), 我們也欣然承擔該榮譽/義務 繼續提供概念的傳送, 盡我們最佳的能力, 讓這些概念本質上是精準的; 並且奠基在一個嘗試中, 也就是說 嘗試統合許多你們關心的事物.

其次, 你們要怎麼使用這些已傳達的訊息完全由你們自行決定.
我們建議直覺感官的自然流動, 以及將朝向關切的變貌減到最低.
如同我們先前所說, (只要)能夠協助你們人群中的一個, 我們就滿意了.
(所以)無論你們付出任何努力都不會使我們失望, 因爲那數量早已超過一個.

發問者: 我一直覺得很猶豫是否要問特定的一些問題, 我恐怕它們被認爲[我也這麼認爲]是 不重要的 或 太特殊 從而降低我們與你的通訊. 爲了要散佈那些我認爲很重要的資訊, 也就是說 非-短暫性質的資訊—與心、身、靈進化有關的資訊; 在我們的社會中 看起來, 幾乎必須包括一些很少價值的資訊, 因爲這就是我們社會運作的方式, 物流系統如何評估流通商品的方式. 你可願評論我現有的這個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評論如下: 這個通訊的純度與水平仰賴(你們所)尋求的資訊之純度與水平, 你在這部分是相當精準地正確.
因此, 持續從這個特殊源頭(Ra)要求特定的資訊對你們實質的目標是有害的.
再者, 我們掃描你們的心智, 掌握到你們的情況與我們某些話語的原稿有關, 我們發現你們因爲用來傳達資料的語言建構方式而被批評. 由於我們看待資料的

導向, 即使是一個能以最明確方式回答的問題也會被我們團體以如此的方式措辭, 以最大化答案的細微準確度.
無論如何, 這麼做跟你們的評論家的渴望有所牴觸, 他渴望簡單明快的散文體.
超過這點, 我們無法再說什麼. 這些是我們對你的情況的觀察.
你們想要怎麼做完全是你們的決定, 在不打破**混淆之道**的前提下, 我們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服務你們.

發問者: 在散佈**一的法則**的過程中, 我們將嘗試繞過這些問題, 需要一些謹慎的工作來做到這點. 只要我肉身還活在這世上, 我將不會停止散佈這份資料.
需要寫一本書, 很可能是關於**幽浮**(UFO)的主題, 因爲**一的法則**與該現象有連結, 它與所有現象都有連結, 但這主題似乎是傳播最容易的入門.
我首先計畫用**幽浮**來打廣告, 因爲星際**聯邦**也是以此做爲一個入門方法, 解釋這個星球正在進行的進化過程, 以及星際**聯邦**涉入的過程, 這樣比較容易讓讀者群理解.
我們將以無扭曲的形式呈現 Ra 資料, 如同在此錄音的內容, 並且在這本書各個地方穿插以詳述或澄清我們在書中要說的一些論點.
這是我目前看到創造足夠的流通量的唯一方式, 讓那些想擁有**一的法則**的人群能夠獲得它.
我大可印出從錄音帶抄寫下的資料, 接著出版它, 但我們不能很好地傳播它, 因爲流通的問題. 你可願評論我的第二個想法, 關於製作一本幽浮的書籍, 包括**一的法則**的資料?
RA: 我是 Ra, 我們將評論, 我們希望你的 Ra 計畫具體實現. 這是一個宇宙的笑話. 你剛才要求這樣一個幽默的例子, 我們感覺這是一個相當合適的鏈結置入一個(笑話). 以你最佳的特質與能量繼續進行你的意向. 我的朋友們, 還能做到更多嗎?

發問者: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將繼續詢問,

[片斷二十二　完]

你曾說到 每一個第三密度實體都有一個第六密度的**高我**..

片斷二十三

Jim 評論:
做爲 Ra 通訊的器皿, 這工作使 Carla 十分疲憊. 她每次集會平均損失二到三磅(體重), 同時該通訊的超心靈致意成分經常強化她的關節炎變貌, 情況嚴重到她在所有層面的機能都受到嚴重減損. 因此 Don 與我都希望我們其中一位可以偶爾取代她的位置, 好給她休息時間, 但我們沒有一個在這項服務上有適當的準備. 所以我們將兩次集會之間的時間拉長, 以取得休息時間. 我們甘願接受這個事實, 因爲能夠提供這類的服務要付出一個代價, 而 Carla 必須首當其衝地承受該代價.

Carla 評論:
我無法表達能夠以這種方式服務 我感到多麼地愉悅.
看見唐納(Donald)快樂與振奮使我內心感到滿足, 直達我存有的深處.
我熱愛 Don, 並且想要使他舒服與快樂. 但他在這個世界上並不舒適, 經常感覺痛楚的孤寂與孤立, 雖然他從未提及, 也沒有以任何方式表現出來. 爲了某種原因, 他的痛苦與寂寞對我而言總是全然地明顯, 並且喚起我最深的同情與滋養的渴望. 與 Ra 通訊的那些日子的確是黃金歲月, 我相當樂意在完成最後一場集會後死去, 甚至期待與擁抱這個可能性, 但 Don 卻先走了, 而我留下來!
他死後的歲月爲我開啓另一個服務的美好途徑, 許多讀者寫信進來, 我成爲世界各地許多人的顧問與朋友; 彷彿我接受第二次的生命. 因爲當唐納死去時, 過去的那個 Carla 也走了. 他帶走一個 25 歲的女孩, 依照他的需求打造, 加上我自願的協助, 我真的成爲他的尤物.
當我從那次的生命醒來之後, 16 年過去了, 我不再是 25 歲的女孩, 也不是 Don 的女孩, 我從零開始, 重新發現目前的自我.

RA, 第三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3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你可願告訴我們, 是否有任何希望或目標讓 Jim 或我可以取代器皿的出神工作?

RA: 我是 Ra, 這個資訊位於冒犯自由意志的邊界, 然而 我們假設你們的渴望構成一個允許, 使我們可以稍微超過星際**聯邦**指南設定的限制[容我們這麼說].
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 被知曉爲 Don 與 Jim 的實體都還不行從事這項工作.
容我們說, Don 實體曾透過通靈方式[如你所稱]練習通訊的機制與服務他人, 經過一段特定長度的時間, 能夠做這項工作.
Jim 實體將發現成爲這類的管道有困難, 除非有更多的練習與一段更長的時間.
然後我們應該實驗(你們)練習後的成果與和諧程度, 在兩個情況(Jim 與 Don)下都是如此.

[片斷二十三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今天稍微倒帶一下, 我想知道四十多年前...

片斷二十四

Jim 評論:
Carla 在恢復肉體能量時面臨的困難是兩次經驗(服用)LSD 的後果; 持續縮短 Ra 集會, 並且使得她的狀態有些脆弱. 我們再次看見這個化學藥劑的強力效應, 我們不推薦它給任何人. 但更爲強力的效應是那些希望全力服務他人的實體所做的不明智選擇.
隨著我們逐漸累積與 Ra 通訊的時間與經驗, 我們越來越覺察到提供這類服務的榮譽同時也帶來相等的責任, 也就是我們在生命經驗的每個面向需要提供(與該通訊)同等的純度與和諧.

過去學到的東西需要被用在日常生活中, 否則將導致生命樣式中的一些困難, 潛意識藉由這些困難提供機會讓我們重獲失去的平衡與和諧.
這些困難也被**獵戶**十字軍以超心靈致意的形式強化, 用來阻止與 Ra 的通訊.

我們也發現到每個投胎到此的人都帶有特定的手段、偏好或方式來滋養他或她的內在存有狀態. 這個內在存有狀態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真實致能者與封爵者(ennobler). 當我們問 Ra 如何最佳地協助該器皿, 我們通常會獲得符合狀況的具體建議, 但 Ra 總是提醒我們 Carla 的特質, 與她滋養內在存有的方式.

Carla 評論:
Ra 通訊的資料顯示我從未有許多的肉體能量, 這點符合我對自己主觀的看法, 我是一個靠著靈性與心智能量運行的實體, 在肉體上是懶惰的.
我使用懶惰這個稱謂是因爲我很難使自己做物理實質的工作, 除非是走路與閒逛、跳舞或游泳等韻律性的活動.
即使在小時候, 我可以輕易地坐下來閱讀, 或坐著想像, 持續好幾小時.

所以我們執行的這些集會完全地耗盡我先天的肉體能量.
直到今天, 我想我一直都是靠精神力而活,
關於能夠活著的單純喜悅, 我有充沛的這類喜悅.

Don 與 Jim 兩人都是非常正直的人, 具有顯著的德性與廉潔, 這些特點是可觀的幫助, 因爲超心靈致意只能作用在我們固有的扭曲之上.
他們彼此關愛, 彼此尊重, 並且盡他們所能來照顧我.

他們確保所有事情都被良好地完成, 使我感覺更舒適.
我的一個好處是我的靈魂特性如同一支筆直的箭矢, 這一生都是如此.
所以負面能量只能夠強化我眾多的”肉體問題”.
從而, 這些集會極度地使我疲倦, 但我仍然以此自豪, 因爲看見 Don 與 Ra 談話過程中得到的樂趣已經是超過所需的酬勞了.
如果給予(我的)生命原力得以使另一個人的生命更加充實, 我毫不介意.

*Ra 提到我內在的純淨, 我並不把它視爲一個閃耀的品德或個人的成就, 毋寧說是一個天賦的禮物. 我不記得有任何時間我沒有完全投入我生命的熱情: 生命它自己. 我看待自己爲一個**上帝**的小孩, 我想要我的生命成爲獻給**神**的禮物.*
我自然受到美德的吸引, 好比有些人自然受到賭博或迷幻藥的吸引.

*這個無法解釋的狀態迄今仍在— 我對此生的希望即是單純地給予我有的一切, 獻給**造物主**. 這個純淨並不意指禁慾或隱居深山, 遠離世間.*
我總是追隨我的關係, 並基於它來生活, 信賴我的熱情, 擁有一個世俗, 甚至包含低俗的一面.
我單純地發現生命是一個奇觀與喜樂, 而這個世界上的所有限制、混亂、損失與痛苦都不會改變我的想法.

RA, 第三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6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你該器皿想知道她現在虛弱的感覺是否爲六週前攝取化學藥劑的結果?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器皿現正經歷肉體複合體衰弱/扭曲的最劇烈時期, 起因是兩次攝取(藥劑)的倍增效應.
這個器皿可以預期這個極度的困境將持續 15 到 20 個日間週期. 然後 其弱點扭曲將開始減輕, 無論如何 沒有我們原先想得那麼快, 這是由於這個器皿的各種不間斷之弱點變貌. 這個器皿很幸運地擁有一個支援小組, 該小組在這段時間的各個集會將必要的警戒注意事項銘刻在該實體心中.
這個器皿幾乎能夠瞬間地清理理智/情感複合體與靈性複合體, 這是此工作需要的純淨度, 但這個器皿朝向忠實服務的變貌並未在這件事上發揮最佳用途, (由於)它對肉體複合體之弱點扭曲的批判.
因此我們感激(欣賞)你們在空間/時間中的協助, 好比你們最近決定減少一次工作,

這是恰當的決定, 給予這個器皿的指引是有幫助的.

發問者: 除了該器皿現在為了改善狀態嘗試做的事情, 還有沒有額外的事情是她可以做的 好使她的狀況更快好轉? 我知道因為幾天前的足部問題導致她不能去運動, 但我們希望很快能回到常軌. 有沒有其他事情是她能做的?
RA: 我是 Ra, 我們曾經暗示過這點, 負面實體們傾巢而出為的是在此時損壞這個器皿的正常機能, 這是先前提到腳指問題的起因.
幸運的是這個器皿將在這段時期大大地投入崇敬太一無限**造物者**的行列, 藉由(唱頌)神聖歌曲的振動複合體. 更活躍的身體生活, 包括運動與性活動, 是有幫助的. 然而, 這個器皿的必須變貌朝向倫理道德, 對於後面的活動有影響.
再次, 這個器皿幸運地擁有充滿愛的社交活動, 這些活動具有實質的利益. 基本上, 在你們第三密度連續體中, 這(好轉)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發問者: 從你對該器皿狀態的解讀, 你可否大略估計我們在未來如何計畫工作頻率與每次工作的時間?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瀕臨冒犯的邊緣, 先前給予的資訊設立相當容易追隨的指南. 無論如何, 我們覺察到你們每一位都不能讀出這個器皿的靈光場, 於是看見其肉體複合體的狀態; 同時器皿自身也有可觀的困難穿透其肉體複合體確切的扭曲狀態, 這是由於它恆常地仰賴其意志去服務.
所以, 我們相信我們並未冒犯, 我們指出每次間隔一日, 在清晨時分進行工作是最恰當的, 可能的話, 縮短清晨的工作時間, 如果你們認為合適的話.
這個建議不只適用於這段時間, 也是一般性的建議.

***

發問者: 那麼我將繼續一般的詢問, 嘗試找到一條詢問路線, 把我們帶入一個理解永恆機能的領域, 然後我們與其他人可以工作這個領域以提升我們的意識.
在嘗試找到這條路線的過程中, 我可能會犯下好幾個錯誤.
如果我的詢問方向是錯誤的, 我預先為此道歉.

[片斷二十四 完]

我注意到大多數基本的事物似乎都被分為七個單元. 在觀看亨利(Henry Puharich)的" **九的議會** " (the Nine)之抄本時...

片斷二十五

Jim 評論:
幾乎每個覺知地走在尋求真理之路的人都會有某種隱祕經驗, 對當事者可能很有意義, 也可能沒什麼道理. 大多數這類的經驗無法被我們顯意識心智測度, 它們以一種無形與不可理解的方式完成任務.
做爲第三密度的居民, 偉大的遺忘面紗覆蓋我們的眼界, 使我們不能真正地看見與知曉, 我們必須甘願接受一個事實, 即我們才開始在最粗淺的基礎上理解這個幻象, 但我們也可以確信我們生活中的事件沒有一個是錯誤的, 無論是平常或非凡事件, 都會在適當時間落在適當的位置.

Carla 評論:
Don 有好幾次另類意識的經驗, 這些經驗永久地深印在他的心智中. 他在此說的啓蒙儀式(initiation)發生在 1968 年, 當時我們正在一起冥想, 他突然發現自己來到一個新世界, 在那兒, 所有顏色是鮮活的. 他說那裡的顏色使得我們地球的色調看起來如同黑白相片. 那些顏色是三個維度(立體)的. 他看見栩栩如生的泉水, 金色的日出光芒充沛地流過天際. 當時, 他打開雙眼, 看見自己坐在椅子上; 然後閉上雙眼, 看見另一個世界. 這個狀態維持大約半個小時.
對我而言,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某個夜晚, 他正在冥想時, 發現他的手臂從手肘到手指快速地上下移動, 因爲他的上臂在扶手上歇息. 一道藍光從他的下臂開始放射, 他永遠地感激當時有個同伴看見他的手臂轉爲藍色並且在發光. 稍後的傳訊指出一些 UFO 實體正在爲他上緊發條！*
(*譯註: 亦可譯爲充飽電池.)

RA, 第四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2 日

RA: 我是 Ra, 對於較不敏感的個體 選擇有鼓舞個人靈性作用的形象是適當的, 不論那靈感是玫瑰象徵的完全之美, 十字架象徵的完美犧牲, **佛陀**象徵**太一**之內的**一切-存有**, 或不管什麼可以激勵該個體的東西.

發問者: 我過去在冥想中有一次經驗, 我先前有提過, 那是一個十分深奧的經驗, 大約發生在二十年前, 或再少一些. 若想要創造出這類的經驗與情境, 哪些修鍊是最合適的?
RA: 我是 Ra, 靠近你的經驗之最佳途徑爲儀式魔法. 然而, **流浪者**或行家將有更多更多的潛能碰到這類的經驗, 無疑地, 如你的分析, 這一個經驗具有原型的特質, 屬於宇宙意識的根源(複數).

發問者: 就儀式魔法而論, 那次的經驗是否與**金色黎明**(Golden Dawn)有任何關聯?
RA: 我是 Ra, 這關係是一致的.

發問者: 那麼, 在嘗試重現這類經驗的過程中, 我是否最好遵循**金色黎明會社**的習俗?
RA: 我是 Ra, 嘗試去重現一個啓蒙經驗, 容我們說, 是開倒車的行爲. 無論如何, 在你的例子中, 與你的夥伴一起練習這種形式的服務他人是合宜的. 正面極化實體單獨(從事這類)工作是不好的, 這其中的理由是明顯的.

發問者: 那麼, 這個經驗是一種啓蒙的形式,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正確.

[片斷二十五 完]

發問者: 以親子之間的教導/學習關係爲例, 什麼型態的行爲可以表現出能量中心的啓動 依序從紅色到紫羅蘭色?

片斷二十六

Jim 評論:
我們將第 44 場集會從**卷二**移除, 因爲它幾乎完全是一個維護(器皿)的集會. 無論如何, 在問到如何最佳地重新賦予 Carla 肉體載具活力, 並協助與 Ra 的通訊的過程, 我們的確發現幾個根本的原則, 在往後的日子是有用的.

在(Ra)首先的答案中, 我們發現強烈渴望有所服務是不夠的, 還需要有智慧的灌注. Carla 與我們整個小組在最初與 Ra 通訊的幾個月由於過度渴望服務而受苦, 也就是說 在短期內排入太多的集會場次, 這樣對長期與 Ra 通訊是不利的, 同時 對於 Carla 的肉體能量也造成過度耗損, 最後很可能導致她的壽命縮短或總體集會場次的減少.

我們發現的第二個原則是奉獻(dedication)的力量.
如果 Carla 奉獻她自己給一場與 Ra 通訊的集會, 她會花費相當於一整天工作的能量—即使這場集會沒有發生.
因此她的奉獻需要智慧的提醒, 這是至爲重要的, 如果不是她自己的智慧 那麼就必須由支持小組提醒她.
是故, 對於任何人, 意志驅策著奉獻; 所有思維、言語與行動都從那一點出發. 當一個人將意志指向哪裡, 他的渴望就得以顯化. 所以, 重要的是一個人要小心地使用意志力.

Carla 評論:
我的身體總是脆弱的. 天生就有一些缺陷, 兩歲時罹患風濕熱, 13 歲與 15 歲時腎臟衰退; 從那個時候起 我就必須面對持續惡化風濕性關節炎與其他併發症狀. 到了 1981 年, 開始與 Ra 通訊, 我已經在腕部與手指關節上動了幾次手術, 實際上, 我持續經驗風濕病變蔓延到身體的每一個關節, 雙手是最嚴重的, 其次是脖子與背部.
*我曾經做過圖書管理員, 一個我喜愛的工作, 接著是 Don 的研究員與書寫員, 但 1976 年是我能夠使用打字機的最後一年, 到了 1981 年, 我被列爲**社會福利殘障人士**; 我的肉體問題十分嚴重, 同時包括臟器與風濕問題, 我恆常地處於痛苦中. 我忍受這狀況沒有太多的談論, 並嘗試看起來不錯, 我的確感覺健康, 但身體是衰弱的.*
我認爲那時的出神狀態是困難的, 因爲我無法移動我的身體, 它在整個集會中只能躺在一個位置.

這意味著傷痛的關節傾向變得更痛, 特別是背部、頸部與腕部的關節受到嚴重損害, 我醒來的時候處在一個疼痛的世界中. 當時 似乎沒有方法避免這現象, 我很容易為我不完美的肉體載具感到沮喪.
我感覺彷彿是我讓這個小組失望, 當 Ra 說到他們必須限制集會的長度, 我總是盡全力最大化我處在出神狀態的時間.

Don 與 Jim 一次也沒有責備我, 並且以無盡的耐心一起工作我的限制.
不管怎樣, 我哭泣著 流下許多挫折的眼淚, 因為我是多麼想要能夠繼續傳訊 Ra.
幸運的[對於通訊而言], Jim 與我是情人, 明顯地 我在最初幾場集會中給出的肉體能量全都是在做愛過程中轉移得來的能量.
一個被稱為"純潔"的人怎會有一個情人呢?
純潔地, 當然, 我跟 Don 在一起期間, 我嘗試禁慾(celibate)兩年, 我發現它極度困難, 並且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生命選擇.
在與 Don 討論之後, 我們同意 如果我想要 我可以找一個情人.
*他幾乎一半時間都在駕駛**東方航空**的飛機, 我完全可以謹慎地(做這件事).*
Don 從未見過那位情人, 反之亦然. 當 Jim 開始定期參與我們的冥想, 再次地, 我禁慾了四年, 沒有找到一位我覺得好到可以當朋友與情人的對象.
Jim 是一個少女祈禱的回應, 大多數時間 他極度地喜歡獨處, 但他心情好的時候, 又是一個令人驚歎的同伴與情人. 他不想要我每天恆常地陪伴他, 而 Don 只要那樣的同伴關係. 這兩個男人如同兩塊拼圖, 成為我生命(拼圖)的一部分.
在這段時間內, 這是一個天衣無縫與美妙無比的三人小組, 他們完全真實地想要服務.

我衡量 Ra 關於殉道的話語好些時候, 最終決定我應該放個假, 自 1971 年以來我第一次放假.
Jim 與我來到一個海灘, 我在那兒休息並感到大量的療癒. 我將這次旅行視為我擺脫死亡勢力的第一步, 也是朝向擁抱持久生命的第一步.
我但願 Don 也可以給自己一個假期, 但他的裡內沒有這個想法.

我以為 Ra 關於如何對待超心靈致意的評論十分睿智.
看待這些被"攻擊"的經驗不具關鍵重要性 即是邀請它們延長停留期間.
無懼地面對這個經驗, 充分地考量它們, 與這些能量相處並愛它們, 將它們視為自己的黑暗面, 這些致意只是一些經驗, 思索與工作它們 朝向接納完整的自我.
***耶穌**曾建議我們不要抵抗邪惡, 我想**他**部分的意思是擁抱(超心靈)致意好比它們來自我們自身, 鍾愛它的效應可以拔去它的利齒、中和它的毒液.*

***唐納**對於儀式魔法有長期的興趣, 這個興趣比我來到他的生命中的時間還要早.*
他著迷於一個想法, 那就是他可以跟那些提供致意的負面實體打交道, 藉此幫助

我. 他總是有個令人不安的想法, 有一次 他與Jim討論, 他認為可以嘗試與持續對我致意的那個實體簽訂一個協定, 將他自己給出去, 以取代我.

RA, 第四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8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這個器皿有個關於她的元氣(vitality)的問題, 我們有些困難去評估它. 你是否可能評論這點?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這個器皿, 發現我們可以有所服務而不會冒犯, 因為這個器皿決定遵從最謹慎的評估 而非最渴望的結果.
在這段負面影響力干擾最強烈的時期, 我們對於迄今能夠規律地維持通訊感到驚訝. 性能量轉移在某幾場工作集會曾給予這個器皿額外的生命力資源 [可茲汲取]. 無論如何, 在這次工作集會並非如此, 因此該器皿的意志力驅策它的身體複合體.
這個器皿對於這個服務沒有判斷. 意志的機能, 儘管被認可為最珍貴與核心的(機能), 在這個用途上卻可能造成該器皿身體複合體的嚴重扭曲.

容我們特別提醒, 殉道並不必然有幫助, 我們請求這個器皿檢驗這些意見, 判斷並辨別它們可能包含的真理; 如果它們被認為是真實的, 我們建議這個器皿釋放判斷的權力給支援小組, 他們的關注要比這個器皿的(關注)更遠為平衡.
允許(自己)在不期待或不依附結果的前提下做出決定.
容我們說, 我們希望長期透過這個器皿通訊, 這個希望有賴於器皿逐漸成熟的能力, 接受他們的幫助 保持一個存活的器皿, 從而繼續服務其他-自我.

容我們感謝發問者允許我們說到這個要點, 因為我們過去覺察到一個(器皿)背負的這些扭曲, 當一個實體服務的意志沒有被身體複合體變貌之限制的知識調節所產生的扭曲.

發問者: 在必要的時候, 能否請你迅速地終止這個通訊, 因為我們此時無法覺察該器皿的元氣.
RA: 我是 Ra, 以你們說話的方式, 我們的雙手在特定的程度上被綁起來了.
這個器皿已呼叫的內在庫存量是以昂貴的代價買來的.*

所以, 我們有這個榮譽/義務以我們最佳的能力使用這份能量.
當它變得低落時, 一如往常 我們將毫不遲疑地表達結束這次工作的需要.
唯一避免分享這個服務造成的任何代價的方法是禁止該工作集會, 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
(*譯註: 這句意指形而上的代價, 並非世俗的金錢買賣.)

發問者: 當你開始通訊時, 我在左耳內聽到一個音調, 你能否告訴我那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負面導向的信號.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如何算聽到一個正面導向的信號?
RA: 我是 Ra, 有兩種類型屬於正面信號.
首先, 在右耳位置中的信號暗示一個意思, 你獲得某個非言語的訊息說著 "聽啊, 要留意." 另一個正面信號是位於頭部上方的音調, 表示對於一個想法的一個平衡的確認(信號).

發問者: 我是否還獲得任何其他負面導向的信號?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能夠接收到思想-形態、文字-形態、與異象; 不過, 你似乎能夠辨別.

發問者: 我對這些負面特質的信號敞開, 是否有一個原因?
RA: 我是 Ra, 難道你不是所有事物?

發問者: 我想如果我們在此時終止該通訊可能是個好主意, 可以允許該器皿在繼續往後的集會之前 獲取更多必要的能量. 這是我此刻的決定, 我很想繼續這個通訊, 雖然我無法知道該器皿的(能量)水平, 但在我看來, 該器皿不應該再用掉任何能量.
RA: 我是 Ra, 我們正在回應一個未被請求的詢問, 無論如何, 它是十分顯著的, 因此我們乞求你原諒這個冒犯. 該器皿的能量已經消耗了, 僅奉獻於這個目標. 你可以做你意願的事情, 但這是該器皿準備通訊之特質, 也是我們可以用它的唯一原因.

發問者: 我不大確定我充分地理解你, 你能否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說一次? 你能否更完整地解釋?
RA: 我是 Ra, 你們每一位在這個工作中有意識地奉獻[正在經驗中的]生活給服務他人(眾生). 這個器皿透過長期的通靈經驗[套用你們的稱謂]精煉這個奉獻, 傳導星際聯邦哲學[以你們可能的說法]. 因此當我們首先接觸到這個器皿, 它已經提供其存有狀態, 不只給予服務其他-自我, 還針對這類特質的通訊之服務. 當這個通訊發展成熟後, 這個存有狀態的奉獻變得相當地明確. 因此一旦該器皿將生命能

奉獻給我們的通訊, 即使這次工作(集會)沒有發生, 這股生命能(也)會遺失在該器皿的每日經驗之中.
因此指出該器皿從決定工作時間的過程中 釋放其意志的重要性, 因爲如果該器皿渴望通訊, 能量將被聚集, 從而消耗到日常或世俗的目的上.

發問者: 在這種情況下, 因爲她的能量早已耗費, 我們可以繼續這場集會, 並且我們應該非常小心地監看該器皿, 並做爲何時應該舉行集會的唯一裁判. 我說得正確嗎?
RA: 我是 Ra, 深刻地正確. 這個器皿在這個時期決意繼續通訊 已經延長了低能量的時期.

發問者: 這點對我們很有啓發, 謝謝你. 我們每一位都得到信號與夢境. 我至少有一次在清醒時, 覺察到遙聽(clairaudient)通訊.
你可否建議一個方式, 容我說, 使我們能夠抵消[我們不想要的]負面源頭的影響的效應?
RA: 我是 Ra, 有形形色色的方式. 我們將提供最可得或最簡單的方式.
跟這個工作相關的其他-自我分享這個困難的通信, 並且在愛中爲這些影像與光的傳送者[爲了自我與其他-自我]冥想, 此爲抵消這類事件之效應的最有用方式.
藉由使用智力或意志修爲來貶低這些經驗等於是邀請這些效應的延長.
遠爲優良的方法是在信賴中分享這類經驗, 在愛與光中聯合(每一個)心與靈, 將悲憫給傳送者, 將盔甲給自己.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這個器皿今晨睡醒前的一個夢境之源頭?
RA: 我是 Ra, 容我們說, 該夢境的感覺受到**獵戶**(集團)的影響. 該夢境的衣裳揭露更多該器皿無意識中與符號體系相關的樣式.

發問者: 在數年前的冥想中, 我的手臂開始發光並且非自主地快速移動. 那是什麼?
RA: 我是 Ra, 該現象是一個類比, 由你的**高我**製造給你取得的(類比), 該類比是(描述)你當時的狀態, 你生活的方式, 容我們說, 不被物理學家、科學家、或醫生理解.

發問者: 我在這次集會中嘗試獲得的是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練習, 能夠最佳地恢復該器皿的活力, 因爲有需要盡我們一切所能去維持我們的通訊. 你可否告訴我們什麼是我們能做的最佳事項, 以增加該器皿在通訊期間的生命能?
RA: 我是 Ra, 你的經驗是你的能力的一個作用, 去接觸智能無限. 因此, 它跟這個器皿的生命能並無直接的關係.
我們先前已經說過可以協助這個器皿之生命能的事物:

對美麗的敏感度、歌唱神聖音樂、冥想與敬拜、在自由給予的愛中與自我分享自我, 不管是在社交或性交方面.
這些事物相當直接地工作生命力. 這個器皿有一個朝向欣賞各種經驗的變貌, 這點以比較不直接的方式協助生命力.

發問者: 我正在注視魔法練習的進展之圖表, 從 Malkuth 開始, 在 Kether 結束. 我在想這些站點是否對應各個顏色或密度, Malkuth 爲一、Yesod 爲二、Hod 與 Netzach 爲三、Tiphareth 爲四, 以此類推. 這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雖然你位於正確的思考軌道上. 這些站點每一個都有複雜的數字與能量中心[複數]的光影漸層, 以及不同平衡中的某個部分; 較低、中間、高等, 以及全體平衡. 因此在每個站點中有著複雜的顏色或光芒與複雜的電荷[如果你願意這麼說].

發問者: 這張圖的左手途徑是否代表服務自我, 右手途徑代表服務他人?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這是不正確的, 這些站點是關係[複數]. 每一條途徑提供這些關係. 施行者在工作這些強有力概念時的意圖決定該工作的極性. 工具只是工具.

發問者: 做爲末尾的問題, 我只問 Ipsissimus 是否有正面或負面極性, 或者他必須不在兩者之中?
RA: 我是 Ra, 我們將以特殊化的觀點來回應這個詞彙的意義. Ipsissimus 是一個實體已精通**生命之樹**, 並使用這個精通的優勢從事負面極化.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我們可以回應的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 我很抱歉我們今天有點偏離常軌. 這是很...
我想我們完成的最重要的事項爲發現如何更加地調節該器皿的集會[複數], 我會希望你願意忍受我有時候沒有能力適當地選擇問題. 有時候, 我探究某些領域看看是否我們可以走這個方向, 一旦進入之後, 才能夠決定是否要繼續走這個方向.
除此之外, 我只想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宇宙)沒有錯誤. 好好休息, 我的朋友. 你們每一位都至爲謹慎認真. 一切都好,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我是 Ra.
Adonai.

片斷二十七

Jim 評論:
第 45 場集會也是一場維護(器皿)的集會, 包括一些其他次要的探究領域.
這次的集會是最短的, 因爲此時 Carla 正在恢復她的生命能水平. 在這次集會結束之前, Ra 發現有需要提早結束該次集會. 幾個男人送水到我們的儲水槽, 他們在這個時候出現, 遺漏我們貼在門上的便條, 上面寫著我們正在忙, 需要安靜以進行我們的實驗. 因此, 他們大聲地敲每一個找得到的門, 包括 Ra 集會所在房間的門.*
(*譯註: 在這場集會中, 中括號[]的部分皆爲 Tobey 先生重聽 Ra 錄音帶後新增的, 感謝 Tobey 讓這場集會變得更有臨場感!)
不消說, 我們在這次經驗後把我們的私用車道封鎖, 如此我們在與 Ra 集會的過程就不再被訪客打擾了.

Carla 評論:
這必然是一個爆笑的場景, 我很遺憾錯過它. 我們很謹慎地準備工作場所, 小心且體面地做好各種準備, 然後我進入睡眠 同時 Don 與 Jim 行走太一圓圈. 然後, 提出仔細精選的問題, 聆聽 Ra 十分柔軟、音調幾無變化的話語— 加總起來: 一場精巧的行動, 接著他們兩人聽到背後傳來高分貝的噪音與催促的情緒, 我可以想見這兩個男人表面上安靜, 心裡已經彈跳起來!

閱讀(Ra) 恆常報導我失陷的能量是一件難過的事, 即使到現在, 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時挫折與憤怒的感覺. 我爲了該通訊提供的自己雖然是貧瘠的, 但我的內在感到一股氣力與自我的力量, 跟我肉體的狀態相當不同.
我過去常懷疑爲什麼我選擇這樣一個受限的肉體? 爲什麼我不給自己一個完全健康的身體好讓我能夠成爲一個更好的光之工作者?

然而我知道, 至少在智力與顯意識的層面, 一切都是完美的, 這是最佳的心智與身體與能量的平衡配置, 那就是我需要成爲的精確狀態.
若我不是一個神秘家(mystic), 能夠取用我內在純然信心的那部份, 我早已受到誘惑而放棄(自己).

自從 Don 過世與 Ra 通訊的終結, 我對於這個議題已獲致許多平安, 清晰地看見我的種種限制爲的是精煉我, 磨練我的目標感, 使那些告知我的覺知的靈性喜悅變得更實在. 我看見它們仍在運作, 我現在可以擁抱那給予我許多意識果實的脆弱, 它如此完全地將我鑿空. 需要一個空無的器皿方能提供(空間), 讓最純淨

的內容穿過它; 這些限制與失落已將我精練與鑿空, 給予我靈性的透明度, 移動進入單純的喜悅. 我是多麼歡喜見到每一個新的日子, 我無法表達它; 這是苦難所給予的禮物.
經常的, 當我們注視靈性禮物, 這點是真實的: 獲得它們的過程[被視為] 與悲劇、痛苦相關. 然而, 當我們經驗那些憂傷的深淵, 我們也發現自己更能夠在日常事物中移動進入喜悅, 每一件事物都是如此恰當、如此珍貴.

RA, 第四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4 月 6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你能否給我們該器皿肉體狀態[針對通訊]的一份估計, 此時她正在休息?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關於身體複合體的狀態極度貧乏. 這個器皿並未休息, 無論如何, 這個器皿熱切地(期盼)我們的通訊.

發問者: 這段禁戒通訊的時期是否幫助器皿的肉體狀態?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在我們上次的通訊時期, 這個器皿發展出肺部或腎臟性質的[你們所稱的]疾病的或然率相當顯著. 你們已經避開這個器皿之身體複合體的一個可能很嚴重的肉體機能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 你們祈禱的支持是有益的, 如同這個器皿不鬆懈地決意去接受長期而言最佳的事物, 因此維持(我們)推薦的運動 而無過度的沒耐心.
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 那些協助這個器皿的事物在某些方面是互相對立的, 需要平衡. 於是對這個器皿來說 休息是一個協助, 但主動特質的消遣也是一個協助, 這使得要協助這個器皿更加困難. 然而, 一旦知道這點, (她)可以更容易達成平衡.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這裡有很大百分比的流浪者屬於 Ra 群體?
RA: 我是 Ra, 我可以.

發問者: 他們是嗎?
RA: 我是 Ra, 第六密度流浪者有顯著的一部分確實屬於我們社會記憶複合體. 另一個大的部分由那些協助南美洲人群的實體組成; 另一部分是那些協助亞特

蘭提斯的實體們. 所有實體都是第六密度, 都是兄弟姊妹的群體(複數), 由於(我們)一致感覺我們曾經受到金字塔形狀的協助, 所以我們能夠協助你們人群.

發問者: 你能否說我們三個人當中任何一人屬於 Ra 群體, 或其他群體?
RA: 我是 Ra, 可以.

發問者: 你能否說我們每一位分別屬於哪一個群體?
RA: 我是 Ra, 不行.

發問者: 我們全部三個人是否都屬於你剛才提到的群體之一?
RA: 我是 Ra, 我們將走到極限邊界, 嘗試不冒犯(自由意志).
有兩位的源頭是第六密度, [背景出現送水卡車的引擎噪音] 一位是可收割第五密度, 能夠前往第六 但選擇返回[卡車的叭叭聲]做一個**流浪者**, 這是由於老師與學生之間充滿愛的關聯.
因此, 你們三位[叭叭聲]形成一個極有凝聚力的小組.

發問者: 你能否解釋我持續聽到的右耳與左耳的音調, 以及接觸通信?
RA: 我是 Ra, [卡車門鈴聲] 這點先前已涵蓋, 請詢問具體的進一步細節. [卡車的引擎關閉]

發問者: 我在不同時間收到[我認爲是]右耳與左耳的搔癢. 這跟我在右耳與左耳收到的音調相比, 在意義上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沒有.

發問者: 爲什麼左耳屬於服務自我接觸, 右耳屬於服務他人?
RA: 我是 Ra, 你們肉體載具的特質是具有磁場的正極與負極, 它們以複雜的型態籠罩你的載具的外殼. 在這個時間/空間連續體水平上, 大多數的實體的頭部區域的左半部屬於負面極性.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第四、第五、第六正面[外面傳來猛烈敲門聲]與負面社會記憶複合體背後的目的或哲學? [響亮的咚咚敲門聲]
RA: 我是 Ra [外面有敲擊聲], 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的基本目的[響亮敲門聲]是關乎進化. 越過某一個點, 靈性進化開始相當仰賴理解自我與其他-自我爲**造物者**. 這點構成社會複合體的基礎, 當到達成熟程度, 它成爲社會記憶複合體. 第四與第六密度發現它相當必須. 第五正面(密度)使用社會記憶 [敲門聲]來獲得智慧, 雖然是個別完成這項(工作). 在第五負面(密度), 許多事情無須他人協助完成.
這是 [背景傳出門鈴聲] 最後的詢問, 因爲這個器皿需要被 [背景傳出門鈴聲] 保護以免於耗竭. 在我們結束之前 [背景傳出門鈴聲], 是否有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 我只需要知道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門外傳來響亮的敲擊聲] 一切都好, 我的兄弟. [“送水工人!”]

發問者: 你剛才說什麼? 我聽不到你的聲音.
RA: 我是 Ra, [門外的門鈴聲] 一切都好, 我的兄弟. 此刻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卡車引擎重新啟動]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喇叭聲]
Adonai.

片斷二十八

Jim 評論:
當時, 我們的兩隻貓即將接受獸醫的麻醉手術, 我們詢問如何降低在貓兒動手術過程中降低負面勢力侵入的可能性, 在詢問如何協助我們的兩隻貓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當我們成功地投資第二密度存有, 該生物將爲牠自己引來靈性複合體.
靈性複合體的存在使得該生物跟第三密度存有一樣, 在適當的情況下, 易受超心靈的致意傷害.
這裡提到的儀式句子是取自**聖公會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Carla 評論:
*當我還是年輕的 17 歲少女時, 我想要一個充滿孩子的家庭生活. 但人生從未給我這個. 取而代之的, 我被牽引到一個奉獻的生活, 獻給 Don 與**造物主**. 雖然沒有小孩, 我成爲許多勇敢與尋求的靈魂的朋友 與/或 諮詢者, 這是我的喜悅. 還有貓兒, 許多的貓!*
在我這一生, 我不記得哪個時候沒有貓兒的相伴! 牠們使我愉快, 牠們的陪伴總是一個歡樂. 我將牠們視爲小孩, 牠們吸收我大量的母性感情!

甘道夫(Gandalf)是一隻格外熱情奉獻的貓. 他喜愛我們的膝部, 還會爲 Don 取回東西, 捕捉 Don 丟擲出去的薄荷糖包裝紙, 然後把它帶回來並放在 Don 的鞋子裡頭. 當他上了年紀 變得蒼老, 他卻比以往更加地專注奉獻; 甚至在他不能走路之後 如果我忘了把他帶在身邊, 他會摩擦著地板 一點一滴地爬到我這裡.
不消說, 我們不會忘記他, 他仍然活在(我們)充滿愛的記憶當中.

RA, 第四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4 月 15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可否先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掃描這個器皿 目前的肉體能量水平極度低落, 並且正遭受攻擊. 這狀況將會持續[你們時間度量的]幾個星期. 無論如何,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正逐漸回復先前的水平中.

發問者: 在這種情況下, 我最好只問你一個問題, 除非你認爲之後再問任何問題是允許的; 但這一個問題正在困擾我們, 我在冥想中得到的問題, 或許是一個不適當的問題, 但我感覺這是我的義務去問, 因爲它對於該器皿與我們的心理狀態都是中心的問題.
主題是我們的兩隻貓, 今天要清潔牙齒以及去除甘道夫腿上的小腫瘤.
我的印象是**獵戶**集團可能找到一條侵入的道路, 我主要的關切是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以保護這兩隻貓? 我問這個問題或許有些脫線, 但我感覺我有職責問這點. 關於這個主題 可否請你給予我任何你能夠分享的任何資訊?
RA: 我是 Ra, 該實體, 心/身/靈複合體, 甘道夫可以收割到第三密度, 與你們自身一樣容易受害, 它也向同類的超心靈攻擊敞開.
於是, 透過圖像與夢境的機制, 將負面概念提供給這個心/身/靈複合體具有潛在可能性, 因此造成可能的有害結果.
好小子(Fairchild)實體, 雖然透過投資過程而能被收割, 由於心智複合體活動上缺乏有意識奉獻的變貌, 容易受到攻擊的程度並沒有這麼大.

爲了保護這些實體, 我們可以指出兩個可能性.
首先, 在冥想中 (給牠們)穿上光之盔甲.
其次, 重複誦唸簡短的儀式句子, 這個器皿從教會組織學到的, 並據此扭曲*靈性的太一狀態. 這個器皿的知識是足夠的.
(*譯註: 這裡的用語是中立的, 以 Ra 的觀點, 除了太一, 其他全都是不同的扭曲/變貌.)
由於許多無形實體也覺察這些儀式句子而警醒, 這過程將有幫助.
在活動進行的時間代表這些實體冥想是適當的. 從這個時間開始[在方便的各個間隔中] 重複儀式是有效的, 直到(牠們)安全返回.

發問者: 我不大熟悉這些儀式句子, 如果該器皿熟悉的話, 你不需要回答這題, 但你所指的是哪些句子?

[沉默, Ra 沒有回應.]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該器皿熟悉這些句子?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甘道夫腿上的小腫瘤的情況, 是否對他造成危險?
RA: 我是 Ra, 這類腫瘤的起因先前已經討論過了. 對於肉體複合體的危險是輕微的, 因爲缺乏對憤怒的重複刺激.

發問者: 此時, 我要問我們是否應該結束集會, 因為該器皿的生命力很低; 或者這沒有關聯 因為(能量)早已奉獻給此次集會?
RA: 我是 Ra, 後者是正確的, 你可以繼續, 我們將監看這個器皿的生命能.

[片斷二十八 完]

發問者: 我剛才在想, 如果一個實體極化朝向服務自我的途徑, 憤怒對於該實體也有同樣的物理效果嗎, 如同作用於服務他人的實體一般? 它是否也會造成癌症, 或者它的催化效果只作用於正面極化的實體? ...

片斷二十九

Jim 評論:
對於 Carla 任何性能量轉移都明顯可能發生能量的靈性轉移.
在她這邊, 這件事無需任何特別的努力; 看起來, 這主要是由於她的本質是在所有行動中, 首先考量她如何可以服務另一個人.

無論如何, 任何人都可能達到這種靈性的能量轉移, 在共享的性交過程中有意識地在心裡爲了這個目標[能量轉移]而奉獻.
隨著有意識的奉獻, 男性將轉移他充裕的肉體能量給女性, 恢復她的精神;
而女性將轉移她充裕的心理/情感與靈性能量給男性, 並激勵他.

每個生物性別轉移的能量種類依每個人獨特的性質而定.
生物上的男性傾向表達男性原則之主動伸展(觸碰)的品質; 生物上的女性傾向表達女性原則之等待碰觸的品質. 轉移發生的那個點即是高潮; 雖然良好配對的伴侶並不必須經驗高潮來達成(能量)轉移.

Carla 評論:
自從這些集會被錄音以來, 我就持續研讀紅色-光芒活動的性慾部份, 希望能找到方法去與其他人[他們想要進入性的神聖經驗] 分享我在性愛時找到的美麗與喜悅.
*我越來越確信我們全都有能力進入這個振動水平, 讓性交變得越來越深刻地成爲紅色光芒的聖事(Holy Eucharist). 我想這股高潮的能量是純粹的愛, 當我們經驗到這股狂喜, 我們單純地知曉歇息中的**造物主**振動.*
我猜想整個宇宙安住在一個高潮的狀態, 一個無時性的狂喜.
我們文化的訓練有許多部分致力於鈍化激情的力量, 消弭自發性的行動, 好保持社會的狹窄限制.
接著, 商業廣告持續地以各式各樣的性慾圖像轟炸觀眾, 銳化人群更多更多的渴望: 更多(性)伴侶, 更多非正統經驗, 更多顫抖悸動, 更多新奇的東西.
對比之下, 自我的紅色光芒部份具有自然的機能, 如同所有其他自然機能一般, 它是一件隱私的行爲, 你的眼睛朝向恩典, 在做的過程中保持純粹的形式.
*一旦男人找到智慧將他的渴望安定在一個**女人**, **女神**[下凡來做他的伴侶], 身上;*
*同時, 女人也敞開心胸迎向一個**男人**[下凡來做她的伴侶], 如此奠定一個舞台, 展開越來越深邃的練習, 光榮地、自然地分享能量.*

這種能量對我而言一直是個祝福, 當然, 因爲在數年前, 在我明顯地流失能量之

*際— 但(它使)我現在仍然活蹦亂跳! 我大大地感謝一個男人, James McCarty, 非常感謝他真正良好的自然機能, 一個十分有愛心 對於內在**女神**敏感的男人.*

RA, 第四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4 月 22 日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以及她的情況是否隨著時間改善?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隨著時間改善, 如你所衡量的. 這個器皿的肉體能量比你上次詢問的時候少.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器皿的問題, 我將閱讀如下: "你曾數次提示性能量轉移協助該器皿的生命能與這個通訊. 看起來, 這點對所有人不一定都是真的; 性慾電路與靈性電路並不相同. 這個器皿是例外嗎? 或者性慾活動對於靈性能量有正面效應對於所有第三密度存有都是平常的?"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雖然並非例外, 卻比較少有朝向分離心智、身體、靈性的扭曲; 相對你們許多第三密度實體而言.

性慾轉移能量如果流過未發展的靈性電性或磁性複合體[你們稱之爲電路], 將有效地爆破該特別的電路. 相反地, 充分的靈性能量流過身體[複合體電路]也將對未發展的身體複合體之電路有不利的影響.

有些實體, 好比這個器皿, 並未在這一生選擇在任何時間透過身體電路表達性能量. 因此從一開始, 這類實體在任何性活動中都是以身體與靈性一起表達該經驗. 所以對這個器皿而言, 轉移性能量即是進行靈性與肉體上的(能量)轉移.

這個器皿的磁場, 如果透過一個敏感的實體詳細檢查 將顯現不尋常的配置. 這並不是一個實體所獨有, 而是一群適當數量的實體共有的配置; 他們已經失去對橙色與黃色*光芒之性慾經驗的渴望, 已經強化靈性、心智與身體的綜合電路 以表達存有在每個行動中的全體性. 爲了這個原因, 社交活動與同伴情誼對這個器皿也非常有益, (因爲)它對於更細微的能量轉移是敏感的.

(*譯註: 在 Tobey 先生的重聽版本中, Ra 說的是**綠色**光芒, 這可能是傳訊過程的扭曲.)

[片斷二十九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如果你, Ra, 做爲一個 個體化實體 含有你所知的完整覺知與記憶 降生於**地球**上. 你在**地球**上的目標會是什麼 就各種活動而言?

片斷三十

Jim 評論:
我是我們三個當中對於自身經驗最感興趣的一員. 曾經是陰謀論的愛好者(buff), 由於我過度活躍與戲劇化的好奇心, 這是可以理解的結果.
關於 Carla 的問題總是維護的性質, 嘗試發現最佳的方式好維持她的肉體載具平順地運轉, [在某些情況下]或者至少可以運轉; Don 很少詢問關於他自己的問題.
Ra 以下的評註擴展了性交行爲的聖禮機能, 它可以在一個人尋求真理的旅程中實踐什麼.
藉由適當的心智與身體的平衡[每個實體有他獨特的平衡點], 性高潮可以做爲一種觸發機制, 用以啓動靈性複合體爲一種穿梭載具, 允許該實體能夠接觸 Ra 所稱的智能無限.

這裡的"相關資訊"指的是 Ra 說的大腦的前額葉部分, 事實上, 沒有人確切知道那部份的大腦是做什麼用的.
在(我們)大腦後面八分之五的部分是爬蟲類與哺乳類的腦, 它負責所有使我們成爲人類的各種品質.
一些先鋒思想家研讀這部分的大腦, 他們假定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前額葉在大多數人體內是休眠的, 藉由移除較低能量中心的各式各樣的阻塞, 它可以被啓動; 這些阻塞來自童年的經驗, 進一步說與投胎前的人生功課選擇有一致的關係.
當這些阻塞被移除時, 也就相當於(一個人)學到這些功課—然後 前額頁會在某個程度上被啓動, (一個人)可以經驗到時間不等的意識之量子跳躍, 通常爲時甚短, 除了特定的人: 純正的瑜珈士, 聖者, 與神秘家.
這是一個理論, 無論如何, 容我們說, Jim 仍然在"向前方看"*.
(*譯註:英文的 look forward 也有期盼的意思)

Carla 評論:
Jim 早期迷戀關於政治、經濟與形而上性質的[可能]陰謀論, 這點跟許多 UFO 迷是相同的. 不過爲了某種理由, 喜歡繞著 UFO 的神秘轉的心智, 同時也容易被聳動與精心製作的理論[關於秘密政府與國際公司權力等]影響.
當我起初於 1974 年開始傳訊時, 這類的問題十分常見. 我花了幾年累積傳訊經驗, 並且觀察團體能量的變化與我的感覺, 我最後滿意地確定一個結論, 就是詢問這類恐懼爲基礎的特定資料 對於通訊的調頻是實質有害的, 接著損害接收到的資訊之正確品質.
近年來, 我允許, 甚至歡迎發問者提出涉及特定議題的問題— 但我也預先告知他們答案將不會是特定(特殊)的. 我高度珍惜我們持續維持的良好通訊, 並且謹慎

地守衛它的調頻.

Jim 與前額葉研究相關的整個經驗是一件改變生命的事情, 它似乎爲他開啓一個農家人的生活方式; 當然是很不尋常的方式, 很樸素, 很像退休生活; 但對於 Jim 卻是完美的方式. 雖然我不是很了解這個研究, 我可以看到它對 Jim 很有幫助. 無論如何, 創造並散播這個研究的這個男人, 當他的學生們開始通靈時, 他逐漸奉獻給特定的問題. 所以我想 Jim 以辛苦的方式學習到 任何管道都可能被過於特定(特殊)的問題所污染, 聚焦在世俗的事物 而非永恆的價值.

RA, 第四十九場集會

1981 年四月 27 日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發問者: 首先, 我有一個來自 Jim 的問題. 他說: "在過去九年, 我有過所謂的前額葉經驗, 時間是在早上醒來之際, 正要從睡眠轉變到清醒之間的前-意識狀態. 這個經驗是愉悅與壓力的綜合, 從前額葉開始, 接著如脈衝一般擴散到整個大腦, 感覺像是大腦中的高潮. 我已經擁有 200 次這類的經驗, 並且它通常伴隨著[對我來說沒什麼意義的]聲音與異像. 這些前額葉經驗的來源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發問者 發現一些相關資訊早已公開, 關於大腦中這個特殊部分的生理特性. (剛才)描述的這些實際經驗是一些可被經驗的蒸餾物; 經過一段集中的努力, 致力於開啓大門或靛藍色(光芒), 心智複合體, 於是紫羅蘭光芒或聖禮的經驗得以發生.

這些經驗是一個開端, 當身體、心智、與靈性開始在大門或靛藍水平整合, 然後(該實體)不只產出喜悅的經驗, 同時還伴隨著對智能無限的領會.

因此, 身體複合體高潮與心智複合體高潮逐漸整合, 然後準備了適當的大門迎接靈性複合體整合, 接著使用靈性複合體做爲穿梭載具, 迎接充分經驗太一無限**造物者**之臨在的聖事.

是故, 前方還有許多是發問者可以期待的.

發問者[面向 Jim]: 你有沒有額外想問的?

發問者[面向 Jim]: 好的, 沒有了.

[片斷三十 完]

發問者: 在先前的集會中, 你曾提到左右耳的音調, 以及左右腦與 服務自我 服務他人有某些關聯. 你可以就此做評論嗎?

片斷三十一

Jim 評論:
1973 年春天, 在肯塔基州中部樹林中, 我正在砍樹 準備建造小木屋的階段, 我相當不確定我要如何一個在這麼偏僻的環境中生存. 雖然大部分時間是平靜的, 我對於這整個計畫的緊張狀態是明顯的. 有一晚, 在我的帳棚中, 我被一個朋友的狗吵醒, 當時牠正吃著塑膠碗中的狗食. 我心裡聽到口述的訊息 [以下資料會提到], 我馬上靠著手電筒寫下這訊息. 看起來, 我們每個人都有至少三位指導靈在協助我們, 通常 這協助以象徵的方式給予, 好給予我們線索去刺激我們自身的思考與尋求能力; 而非清楚地、以無可置疑的方式將答案攤開來.

Carla 評論:
透過我們長期的合夥關係, 我已經驗到 Jim 的緊張性質, 並且發現他的迅速與機警是超乎常人的. 這個人格特性似乎是一個混雜的祝福, 無論如何, 如果他所操作的物體膽敢拒絕正常運作, 緊張程度將逐段升高. 我推想所有美德總是有它們的陰影!
我已經發現 Jim 對人的信賴水平是不計一切地接納一個人並給予完全的支持, 但也不會使他比較不火爆. 那賽馬般的性格只是許多美好的特質的陰影, 使他極度地有效率, 並且隨機應變, 以良好地判斷週遭的人物與狀況.

RA, 第五十四場集會

1981 年五月 29 日
(譯註: 在正式出版的原文書中, 這裡的標題是第五十場集會, 然而 Tobey 先生重聽 Ra 錄音帶後, 確認以下內容來自第五十四場集會!)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首先 我想詢問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 Jim 的問題, 當他剛搬到自己的土地上時, 有個聲音告訴他: "通往你生存的鑰匙是來自間接的方式, 透過緊張狀態(獲得)". 該實體是安潔莉卡(Angelica), 你可否告訴他這方面的資訊?
RA: 我是 Ra, 可以.

發問者: 請你開始吧?
RA: 我是 Ra, 如我們先前指出, 每一個心/身/靈複合體擁有好幾個指導靈, 其中有兩個角色分別屬於男性與女性的極性; 第三個是雌雄同體(androgynous), 代表一個更為統合的概念化天賦.
(當時)說話的指導靈屬於一個聲音振動複合體, 安潔莉卡, 是一個女性極化的角色, 由於**混淆法則**, 該訊息不能被完整地闡述. 我們可以暗示, (一個實體)為了有所進展, 需要存在某種不滿足的狀態, 於是給予該實體進一步尋求的刺激因素. 這股不滿足、緊張、或疑懼 [如果你願意這麼說], 它自身並不是有用的, 因此它的用途是間接的.

[片斷三十一 完]

發問者: 我想追溯一股能量 假設它來自**理則** ...

片斷三十二

Jim 評論:
我們已經刪除第五十三場集會中被(ET)接觸者的名字, 因爲我們仍然不想要造成 Ra 群體的極性降低. 無論如何, 我們想要分享該問答的其他部分, 因爲在我們看來, 這是一個良好的實例, 說明正面極性的外星人面對面接觸我們地球人的一般原則.
1981 年春天, Don 一個人旅行到懷俄明州的拉樂美鎮參加里歐(Leo Sprinkle)的 UFO 接觸者會議, 同時在場講說**一的法則**. 他在那場會議期間生病的原因以及支援小組的協助(之影響) 都是我們從那次經驗中收集的有趣要點.
再次地, 我們看見在 Ra 的回答中, 不冒犯自由意志是 Ra 至高無上的渴望.
Ra 可以回答是因爲 Don 早已在他自己的思考中獲致相同的一般結論.

在本片斷中的最後一個問題對球形閃電(ball lightning)現象給予一個有趣的觀點.
當 Carla 還是小孩的時候, 一個看起來是閃電的球穿過窗戶, 在她的嬰兒床附近滾動, 接著穿過同一個窗戶離開. 當 Don 還是個年輕的孩子時, 他也有類似的經驗.

Carla 評論:
*看起來, 一旦任何尋求者奉獻自己 踏上朝向**造物主**的路途, 她覺醒後的凝視將開啓奇異的巧合, 奇異事件發生的次數快速地攀升.*
*普哈里契(Puharich)首先注意到銀色碎片, 當他與**尤里.蓋勒**共同工作時, 它們忽然出現, 散佈在旅館房間的地毯上.*
Don 與我曾在 1974 年與普哈里契接觸, 偶爾與他共同合作, 我開始在臉上與上半身出現這些銀色亮點. 我們收集各種我們找得到的小亮片(glitter), 並且加以比對. 我臉上的小亮光不屬於任何人造的形狀. 當與 Ra 群體的通訊開始之後, 銀色亮點出現的次數更加頻繁. 這個微小的現象一直到唐納在 1984 年死去後終結. 無論如何, 我們的確持續受到 Ra 其他形式的祝福, 也是他們打招呼的方式: 老鷹(hawk).
我們真的在第二年擁有一家子的老鷹棲息在我們的樹上! 經常, 當 Jim 與我正在討論某件事, 我們達成一個決議之際, 就會看見老鷹. 看見這愛的標誌總是令人感覺很棒.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一套的小小訊號述說著 "你正在順風方向", 或 "也許不要吧";雖然這聽起來沒什麼道理, 我們鼓勵你們注意這些開始重複的巧合, 它們是

良性與充滿愛的靈性能量向你溝通的明確形式, 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

我們與里歐的合作關係是長期的, 這位英勇的研究員, 當他以催眠師的身分被邀請參加一個針對(被)UFO 接觸者的研究時, 他開始對於 UFO 現象產生興趣. 他曾與許多這類的UFO 接觸者共同工作, 長達許多年, 最終 他創立一個研究機構, 每年舉辦 ***落磯山脈*** *UFO 接觸者****大會****; 對於那些目擊到罕見現象的人們, 這是一個好的支持團體. 在 1975 年, 我們參加在阿肯色州, 史密斯堡舉行的 UFO 大會, 度過一個歡鬧的週末; 我們共同策劃工作一部電影*.*
*[*原註: 這部電影原本叫做" 原力(Force)之外", 成果變得如此糟糕, 於是 Don 把它更名為" 胡鬧(Farce)之外" !]*

里歐當時正在催眠一個 UFO 目擊者, Don 與我是劇本的顧問, 里歐取得影片中需要的超能力者與(UFO)目擊者.
當里歐正在催眠時, 事情重複地出錯, 包括裝備出狀況等等問題. 到了午夜, 我們坐下來吃東西, 我問他還撐得住吧? 他完全不動聲色, 他的頭整個倒在前面的桌上, 彷彿被斧頭擊倒一般. 在漫漫長日過後, 那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片刻.

自從 Don 與我開始談論這些來向我們問候的光球經驗, 似乎我們開始聽到許多其他人也有這類的經驗.
這個美妙的事情值得思量, 這些光球是我們以後在更高密度使用的身體?
它們極為美好與純淨.

RA, 第五十三場集會

1981 年五月 25 日

發問者: 謝謝你. 在我前往**拉樂美**的旅程, 對我而言 有些事情變得很明顯..
(中略..)
如果你無法回答我現在問的問題, 我們將繼續問其他問題.
首先 我要請問你是否可以告訴我接觸 Betty*的實體們屬於哪個陣營?
(*譯註: 在 Tobey 最新的重聽 Ra 版本, 已經還原該人物的名字)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是不重要的. 由於自由意志受到刪減, 給予這資訊將損失一些極性, (但)我們這次願意做出讓步, 我們懇求這種性質的問題維持在最低限度.
這些實體涉入這個與某些其他被清晰記得的案例中, 他們感覺有需要以如此的

方式[不會廢棄自由意志]植入星際**聯邦**的形象，使用死亡、復活、愛與和平的標誌做爲一種手段，在思想水平上，在時間/空間幻象中創造一個系統化的序列事件，來給予愛與希望的訊息.
這類的通訊經過星際**聯邦**成員謹慎的考量，選擇那些屬於相近家鄉振動[如果你願意這麼說]的實體接觸. 這個計畫呈交到**土星議會**之前，如果通過，將完整地執行. 這類接觸的特徵包括經驗到無痛苦的思維，以及訊息內容不講末日，而是講述新的、即將破曉的時代.

發問者: 我不一定要將你剛才給的資訊放在這本書中以達成我的目的，爲了保存您的極性，容我說，如果你想要如此 我可以將它保留爲私人資料. 你是否希望我不要出版這段資訊?
RA: 我是 Ra，我們提供你的資訊已被自由地給予，依照你的判斷決定去向.

發問者: 我猜想你會這麼說. 在這個情況下，你能否告訴我任何關於在該案例中，Betty 提到的"藍皮書"?
RA: 我是 Ra，不行.

發問者: 謝謝你，你可否告訴我 服務他人 正面導向的星際**聯邦**成員 用哪些技術與型態來與地球人接觸?
RA: 我是 Ra，我們可以.

(..中略..)

發問者: 我假設相同的答案也可以套用在**獵戶**集團上，包括第四與第五密度，對嗎?
RA: 我是 Ra，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爲什麼[某人]身上有如此多的銀色亮點?
RA: 我是 Ra，這是個冒犯，不行.

發問者: 謝謝你. 你能否告訴我 爲什麼在 Carl Rushkey 的談話時間中，我生病了?
RA: 我是 Ra，我們掃描你的想法，它是正確的，所以我們不會冒犯，只是肯定這想法. 你被分配到的講話空間/時間接近了，接著你承受**獵戶**(實體)攻擊，這是由於一些正面導向實體有很大的渴望去查覺**一的法則**; 這現象是可以預期的，特別是當你沒有在一個小組中，彼此可以將氣力借給對方.

發問者: 謝謝你. 如果該器皿同意，你能否評論我與她在童年時期都有的球形閃

電經驗?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詢問. 你們被同類的族群造訪, 他們祝願你們安好.

[片斷三十二 完]

有沒有簡短的詢問是我們可以回答的?

發問者: 這次集會 我問了許多過渡性質的問題, 我爲此道歉...

片斷三十三

Jim 評論:
當一個尋求者開始知曉無形的負面實體可能呈現的超心靈致意，一般而言，傾向強化該尋求者自由選擇的某些困難; 尋求者通常容易完全地怪罪負面實體導致困難出現在生命型態之中，而非繼續追蹤責任的線索，那源頭位於自我的自由意志選擇之中; 我在以下問題(第 59 場集會)顯示了這個特色.

我從很早的時候就清楚地知道我易怒的脾氣，並且經常運用它.
從 Ra 對我關於脾氣的問題之回應，有趣的是，我們看見這類憤怒的一個可能來源; 以及平衡這類憤怒可以提供的潛能.
在同樣的一般領域中，一個未來的詢問引發這個憤怒品質的另一個面向.

Carla 評論:
當一個人感覺她有過失，她很容易地將焦點放在消除這個過失上頭.
然而 Ra 鼓勵我們不要抹除過失 而是去平衡它，我想這是一個關鍵的概念.
我們全體都居住在這血肉之軀的罩紗之中，擁有偏見與某種程度上扭曲的意見.
當然，如果一個人的過失涉及冒犯他人的自由意志，那麼該過失需要被處理，即消除這樣的行為; 一個人無法找到方法去平衡偷竊或謀殺.
但 Jim 的憤怒、我永遠的健忘與迷糊、所有人們的小怪癖等都可以被視為需要平衡的能量，而非要去除的東西. 一個人嘗試舉止全然沒有錯誤，然而錯誤還是發生.
這不應該是自我評判自我的藉口，毋寧是自我給自己愛與支持的一個機會，同時溫柔地將行為帶入平衡中. 除非我們將這個原則堅實地帶到我們形而上的皮帶底下，我們將成為自我批判的人，卑劣地抱怨 吝於讚美，不只對自我如此，對他人也是如此.

RA, 第五十九場集會

1981 年六月 25 日

發問者: 如果 Jim 改變他的座位到床的另一邊 是否給予器皿更大的保護?

RA: 我是 Ra，不會.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 Jim 的問題, 陳述如下: "我想我已經穿透我終身的ㄧ個奧秘, 關於我對犯錯的憤怒. 我想我總是在潛意識中覺察我駕馭新的學習之能力, 但我渴望成功地完成我在**地球**上的工作, 這個渴望每當我失敗時 被**獵戶**集團供能, (使我)進入非理性與毀滅性的憤怒. 你可否評論這個觀察?
RA: 我是 Ra, 我們認爲這個實體覺察到它處在**流浪者**的位置, 它也可以考量投胎前承擔的決定, 關於個人或自我-導向的選擇部分, 選擇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空間存在於這裡. 如同陳述, 這個實體覺察到它有偉大的潛能, 但這潛能爲了什麼? 這是投胎前的問題.
第六密度的工作是去統合智慧與憐憫. 這個實體有豐富的智慧, 它所渴望平衡的憐憫, 其對立面爲缺乏憐憫.
在較爲覺察的存有的情況中, 這點表達於或顯化它自己(的方式)爲對自我欠缺憐憫. 我們感覺這是這些是我們在此時可提供的思想建議概念之總合, 但不會冒犯.

[片斷三十三 完]

發問者: 在第二主週期末期 地球上只有幾十萬人. 今日, 地球上已有超過 40 億的人口. 這 40 億人口在那個時候沒有降生到地球層面, 或者他們在過去 2 萬 5 千年期間 從別的地方過來?

片斷三十四

Jim 評論:
第六十場集會中的前兩個問題涉及 Carla 傾向於殉道的一般情況; 也就是說, 在與 Ra 通訊的個案中, Carla 在這個通訊的服務渴望有足夠的強度 以致於她會完全地敞開自己直到沒有剩下任何生命能, (造成)她自己無法輕易地轉折回到清醒的狀態.
Ra 在這方面的建議是如果她願意保留一些生命能, 該通訊有可能持續一段更長的時間.
Ra 辨認出她基本的人生功課是儘可能產生許多憐憫, 這並且是毫無保留對該通訊開放的根源, 但 Ra 也建議多加一點點智慧在保留一小部分生命能可以增進她的服務.

事實上, 我們整個小組當時正運用更多的謹慎調整集會的頻率. 我們先前因爲太頻繁的集會而開始走向殉道者的途徑—器皿給出自我, 直到沒有任何東西剩下爲止. 當我們持續在她情況不是很好的時機繼續舉行集會, Ra 也提醒我們: 過度強調謹慎(排程), 將集會行程拉開好讓 Carla 休息; 與我們最初開始(密集)集會的殉道行爲相比, 這麼做對於維持通訊同樣有傷害.
在舉行集會、散佈資料給他人、每日生活的過程中, 一般而言, 我們發現有一種基本的服務他人之奉獻是有益的; 但當奉獻聚焦於一股強烈的渴望, 要求任何服務他人的努力有一個具體的結果, 那麼這個人以預設的想法扭曲了服務.
“不照我的意思, 但憑祢的意旨”, 這個態度提供最有效率的服務.

再一次, 我們看見一個肉體的限制能夠在一個人的人生中扮演有益的角色. 在這個案例中, Carla 的關節炎被視爲她投胎前決定聚焦她的注意力的一種手段, 焦點不放在世間的尋常活動, 而是放在內在生命上, 她肉體的限制提供她冥想與沉思的生命. 同樣的限制也被用來執行其他投胎前選擇的功課, 如 Ra 在最後兩個回覆中提到的(事項).
這種投胎前選擇的限制使許多醫者困惑, 因他們認爲沒有任何疾病是必須的.
無論如何, 看起來有些人選擇的課程要用到一輩子, 不只是一部分而已.
是故這些扭曲是必須的, 以呈現這些課程的機會, 它們並不必然會屈服於治療的努力.

Carla 評論:
看起來我彷彿一生都被疾病與限制所統治, 事實上 並非如此.

在某段時間，當唐納死去時，我尚未完全決定要活得比他久，我的狀態惡化到我必須全時間平躺著，但甚至再那個時候 我能夠製作通信錄音帶與傳訊，直到黑暗時間的真正結尾，在 1992 年一月左右，我進入醫院，我可以誠實地說，即使在那極度的困境，我仍想要留下來.

今日，我單純地不去多想我的痛苦與酸痛，我不認爲其他人會注意到我有什麼與正常人不同之處. 我看起來沒有生病，舉止也不像個病人，所以人們只會假設我是健康的.
爲了改善我的狀態，在做過一切我能做的事之後，任何方法都無法促成任何進展; 我的結論是我所經驗的疼痛的徵兆不是信號，只是噪音. 這是我在關鍵命運之年，西元 1992，進行復健時 學到的基本痛苦管理理論.
一個沒有訊息的東西是無用的，不管它多麼使人煩擾.
*當時我乘坐在一種電子嬰兒車上，航空公司員工用來運輸老人與虛弱患者的工具，當車子通過廣大的長廊，經過來往的行人時，我注意到那恆常的**嗶-啵**、**嗶啵**、**嗶啵**聲，並發出簡短評論; 司機說她根本不再注意這聲音，她已經很習慣了.*
的確，我在這點做得不完美: 我至少每天跟我的伴侶抱怨，他已經將聽取疲憊患者的每日報告卻認爲一種服務! 訴苦一下真的有幫助，只要訴苦者不要太認真看待這件事.

我知道這並不容易，我再那段時期花了好幾個月想著我可能無法在這場考驗中倖存(make the cut)! 面對痛苦是困難的，特別是那古老、如刀片般鋒利的痛苦使我殘廢，雙臂下垂，以及背部與頸部分離，同時工作(自己) 穿越這結晶化過程. 那拯救我的東西是愛.

我對於烹調有股真正的熱情，我熱愛與味道玩耍，混合藥草(herbs)與香料與所有現存的食物. 這段玩耍時間的成果是產生人們愛吃的菜餚，這個事實(對我而言)如同蛋糕上的糖霜!
我在 12 年前就已經被禁止下廚，在通過完整的測試，確定我不會傷害自己的狀態，我獲得同意再次下廚烹飪.
我愛待在廚房裡，以致於我可以待在爐子邊煮菜很久，如果我只是坐著或站著什麼也不做，我一定早就不玩了.

*然後是我對**耶穌**的愛—我向**祂**承諾我(的情況)會變得更好，並且將讚美、感恩、光榮獻給**祂**神聖之名; 我經常這麼做!*

在這兩者之間，一個奇蹟爲我發生了，爲了愛的緣故 由愛給予愛.

此外 我祈禱能夠分享我做爲一個流浪者的故事，一個想要服務的人生，與那些此時正朝自己的靈性身分覺醒的人們分享.

是的, 我仍然受限於我的肉體障礙, 我實在地花了好幾年精練出一個我可以生活的行程, 滿足大多數我在此生想要的東西, 又不會過度使用我脆弱的身體.
在這點, Jim 與我一起運作得很好, 我大概在去年幸運地逃離困難, 這是第一次!
現在我做事的步調只以我知道安全的速率進行.

不消說, 當這個通訊進行之際, 我沒有這種小心的概念. 我愛慕 Don, 他要這個通訊超過任何我曾看過他追求的事物; 在這段時間 他真的是一個快樂的男人.
這些(日子)是我的黃金時刻: 從 1968 年以來,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有一個目標, 那就是爲 Don 打造一個真正的家, 物質與形而上的家. 我知道他與我在一起是舒適的, 所以我感覺我總是有所幫助. 但他所在的這個狀態是獨特的.

這裡曾住著我流星劃過(star-crossed)的愛, 那時是我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時候看到他平靜與完全地滿足於他的人生. 我等不及再進行下一次的集會, 只因如此我能夠在醒來時 看見他欣喜地露齒微笑.

*從 Don 所問的問題, 我們可以相當容易看見他感覺療癒的最佳機會在於心智的工作, 沿著他母親的信仰[**基督教科學會**]. 當他的家人感冒或生病, 他已經習慣於看到家人連絡**信心治療者**前來, 該醫者會花時間在祈禱與冥想上頭, 在任何外表看起來不完美的地方肯定其完美.*
這個思考方式是極爲珍貴的, 我真的想要讚許這個令人驚歎的肯定完美之練習. 因爲在所有表面的不完美之背後, 存在全然的[無法述說或衡量的] 完美, 這是高於一切的真理. 我覺察並感覺到這點, 但完全無法帶回隻字片語. 無論如何, 我相信這些經驗是真實的.

至於我在投胎前選擇種種限制的想法, 以及不期待回報的愛心功課,在 1975 年萊禮(Larry Allison)爲我做的前世回溯當中 就已經涵蓋這兩個主題了; 我確實感覺事情就是這樣. 它在內心深處響起真實的共振聲, 我將它與個人真理相聯結.

從過去到現在, 我都覺得活著是幸運的, 如果我必須支付一些費用, 那沒問題.
我樂於出席這場派對! 當我真的要在這個世界中死去時, 我希望我將感到滿意, 因我已做完所以我能做的事—然而我尚未感覺如此.
我知道在前方還有一件事, 即是寫一些真理的見證, 那是(某些人)以昂貴的代價與我分享的真理.
當我寫完所有我所知的, 關於在這一切當中活出奉獻的人生, 那麼我將相當地滿足, 我已完成我這部分的服務.
但我們絕對無法真的知道什麼是服務的總合, 不是嗎?
我不假設我知道所有(人生)石版上等著我經驗的東西, 我爲此感到滿意, 讓它給

我驚奇.

RA, 第六十場集會

1981 年七月 1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我的看法是: 改善器皿狀態的最佳方式爲透過多次的冥想, 伴隨著對自身的狀態與改善(方式)之沉思. 你能否告訴我是否正確 並且詳述之?
RA: 我是 Ra. 冥想與沉思絕非不恰當的(untoward)活動. 無論如何, 以我們的意見, 在所有的可能性當中, 這個活動不會顯著地變更這個器皿造成根本扭曲的素質; 我們跟你一樣感到擔憂.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一個最佳的方法將該器皿正經驗的扭曲改變到一個更可接受的狀態?
RA: 我是 Ra. 關於該器皿降生前的選擇, 也就是在這個經驗中服務無限**造物者**, 它可以做一些小量的工作; 然而, 當感知到服務(機會)時, 決定毫無保留地提供自我是一個如此根本的選擇, 以致於它不會對顯著的變更敞開, 我們也不想要干涉在這個特別實體中發生的平衡過程. 藉由複習第四密度的要點, 智慧與憐憫成爲這般地平衡, 這對於該特別之心/身/靈複合體是有幫助的.
當該實體執行工作, 亦即它感覺它可以做到最好的事, 它的純度沒有什麼好挑毛病的; 我們可以這麼說是由於該器皿對於自我的知識在這點上是清楚的.
無論如何, 這裡的討論或許促成一個比完全無礙稍微少一點的服務奉獻, 在任何一次工作皆是如此, 這樣該服務可以持續較大一段[你們的]空間/時間.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該器皿經驗的肉體扭曲是平衡過程的一部分?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肉體扭曲是該器皿不充分接受降生前(自我)限制的結果, 一旦它開始該工作, 它的活動已受到限制.
這個工作造成的扭曲是無可避免的, 由於這個實體選擇這個計畫, 該扭曲是限制以及在某種程度上與花費的生命與肉體能量和諧一致; 疲倦是由於這工作相當於器皿從事許多、許多小時的嚴酷肉體勞動.

這即是爲什麼我們建議該器皿[的思想]好好思索一個可能性, 即建議它的**高我**或許可以在一個工作中, 稍微保留能量. 這個器皿在此時相當地敞開, 直到所有資源完全耗盡爲止. 如果(她)這樣渴望, 這是好的. 然而, 容我們說, 長期[以你們的

說法]而言 這樣會縮短工作的總次數.

發問者: 將這些工作展開, 拉大時間間隔, 好讓我們在各次工作之間有更多時間, 這樣做有幫助嗎?
RA: 我是 Ra. 你們早已完成這點. 你們小組關切該工作的一部分勝過其他部分將變得不平衡, 這樣是沒有幫助的. 如果依你的判斷, 這個器皿有能力並且支援小組運作良好, 如果一切都是和諧的, 如果詢問的問題被好好地考量; 工作(集會)就會良好地開始. 過度強調該器皿的狀態對於這個通訊的效率是有害的, 如同你們過去恰恰相反的行爲.

發問者: 除了這些工作之外, 我關切該器皿的肉體扭曲, (特別)在她的雙手與雙臂區域. 容我們說, 是否有個心理練習或其他什麼東西是器皿可以從事的, 好幫助她減輕雙手在此時極度嚴峻的問題, 等等.?
RA: 我是 Ra. 有的.

發問者: 這是不是一個針對減輕這些問題的冥想與沉思練習?
RA: 我是 Ra. 不是.

發問者: 她要做什麼以減輕這些問題?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曾說的, 這個器皿感覺它缺乏憐憫去平衡智慧, 選擇這次的肉身經驗藉此把它置放在必要的情境中, 即在沒有其他-自我的接納的環境中 去接納自我; 以及不期待回報或能量轉移的前提下, 接納其他-自我.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生課程計畫, 但這個實體(當時)認爲是恰當的.
因此這個實體需要冥想, 並且時時刻刻有意識地接納自我的限制, 其真正目的是將這個實體帶入我們正使用的精準調頻之中.
此外, 在已經學習到不期待回報 仍然放射接納與愛之後; 這個實體現在必須學習接受他人的愛與接納以爲平衡, 目前這個器皿感覺接受這點有些不自在.
這兩個平衡的工作將協助這個實體釋放稱爲痛苦的扭曲. 這些限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固定的.

發問者: 是不是因爲這個器皿早已有意識覺察到這點, 所以第一變貌並未生效, 否則你不可能與我們溝通這點?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實體已經有意識地覺察到這些學習/教導好些年[以你們的稱謂], 不只如此, 這對於支援小組的每個成員也是真實的.
這次提供的資訊 有某些部分是不可能提供的, 直到這次的集會.

[片斷三十四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在上一場集會中 你說到"供能衝擊"來自金字塔頂端, 你是否意指它們有間隔地來臨 而非不斷地(來臨).

片斷三十五

Jim 評論:
當 Carla 十三歲時, 她的腎臟(機能)衰退, 接著關節炎開始發作.
在她的童年期, 她有十分強烈的渴望去服務他人, 但做爲一個小孩 經過許多困難經驗之後, 她在哪兒都無法適應良好, 她很確切地感覺她絕對沒辦法真正有所服務, 在她十三歲那年, 她祈禱她可以死去, 六個月之後, 她的腎臟失靈, 提供她一個離開肉身的途徑, 她的瀕死經驗是: 她被告知如果她選擇離開, 她可以繼續前進(靈魂的旅程), 但她的工作沒有完成. 她立刻選擇返回此生, 她感覺到的確可以提供服務, 接著幼年型類風濕性關節炎立即開始發作.

你可以在這裡看見負面實體努力強化她憑自由意志做出的死亡選擇; 但憑藉相同的自由意志, 一旦她做出那(相反的)選擇, 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礙她返回服務.

Carla 評論:
限制的概念是有益的, 特別是肉體疾病的形式, (我)起初思考這點是覺得困擾的. 我問我自己: 老天啊, 爲什麼我要選擇這個特殊的狀況? 因爲它是如此地熟練於限制我, 盡它所能地限制我. 縱使類風濕性關節炎改變了我體內的每一個關節, 它(的症狀)集中在我的雙手、手腕、肩膀與背部. 我就是無法長時間做任何身體動作, 包括目前在該電腦鍵盤上打字這件事. 我不能提重物, 或大規模地清理屋子. 一般而言, 我必須小心觀察我在任何事上工作的時間, 因爲我無法好好地做完一天的工作, 同時期待第二天可以感覺良好. 我就是必須將大量的休息寫入行程表中. 任何時段, 只要我踏出這些無形的界線, 我收穫的報酬就是大量的安靜時間好恢復體力.

於是 經過這些年, 我已經變得十分能夠活在一個偏僻的世界, 退隱的程度相當於一個隱士的生活. 即使在疾病最惡劣的時候, 90 年代早期, 我仍然被賦予工作, 從事傳訊, 並且與許多不同的學生、諮商顧客與朋友通信. 我每發出一個音節都會疼痛, 因此我的聲音是微弱的, 但我的思想仍然乘著翅膀飛翔, 在繼續服務的過程中, 我有著極大的滿足.

我總是很難將事情輕鬆看待, 我總是如此地全神貫注於任何我正在做的事情上

頭, 我的存有中沒有”冷淡”這種可能, 想都不用想!
所以 Ra 告訴我必須在休會期間爲自己保存能量, 我並未好好坐住這個建議.
然而, 基於我肉體消耗的方式, 我領悟到我必須學習如何執行這個建議. 我開始大大地欣賞這個功課, 所以請將這個忠告傳給每一個在這些話語中看見自己的人. 保存肉體軀殼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它是一種愛心的舉動, 它教導 同時也幫助你.

RA, 第六十三場集會

1981 年七月 18 日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器皿的生命能以這個心/身/靈複合體而言是正常的.

(..中略..)

因這個器皿受到負面導向力量的監視有一段時間了.

發問者: 大約 25 年前, 超心靈攻擊是否引發(器皿的)腎臟的原初問題?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在那個空間/時間(點), 這個身體的死亡具有超心靈攻擊的成分. 無論如何, 在這個事件中的主導振動複合體是該器皿的意志. 這個器皿渴望離開這個存在平面, 因爲它並未感覺它能夠有所服務.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該器皿自身在那時創造該腎臟問題?
RA: 我是 Ra, 該器皿渴望離開這個密度, 該渴望降低原本已傾向虛弱的身體複合體之防禦, 一個過敏反應當時被如此地強化 以致於導致併發症 將該身體複合體扭曲朝向不能存活的狀態. 當該器皿發現的確有服務的工作可以去完成, 它的意志再次成爲主導要素或振動型態複合體, 它保守著身體複合體 使其免於向其繫結(ties)的分解投降, 這些繫結促成生命的活力.

[片斷三十五 完]

發問者: 器皿在集會開始前需要上廁所好幾次, 這是該超心靈攻擊造成的嗎?

片斷三十六

Jim 評論:
以下的資料回到短暫資訊的範疇—特別是陰謀理論的一部分—這是我們詢問關於預言、地球變遷、可能性未來的副產品, 以及這些事件對尋求真理的效應. 你可以注意到這一次我們並未在此徘徊過久.

Carla 評論:
*這本書是由許多小片斷所組成, 我們從**一的法則**前四卷中抽取出來的資料; 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直接與用心地注視 UFO 研究者與人群的傾向, 一般而言, 他們在每一個草叢與八卦題材背後看見陰謀與變節.*

當我在 60 年代晚期首次讀到這方面的資料, 有些預言家宣稱在不久的未來, 戰爭、大災難、廢墟將在地表上盛行; 從那時起, 除了日期改變以外 內容從未改變, 總是預見在幾年後會有大麻煩, 於是感召大家放下手邊所有事情,除了準備這個考驗的時刻. 我知道一些判斷力健全的人在家中地下室排列冷凍的乾燥食物, 以預防災難時刻, 讓我們稱呼它為炸彈避難所症候群.

我想要強調的重點是這些想法確實會傷害天真的未來. 它們將當下的能量從每日的即時事件中帶走, 慢性的恐懼 與 以恐懼為基礎的計畫 消耗著當下的能量. 無庸置疑地, 真的會發生災難, 但當它來臨時, 我們希望能單純地以優雅面對它. 在那一日, 那些已學到用愛心生活的人們最能帶來幫助, 不是那些在家設置防禦工事、陷入恐懼心態的人們.

RA, 第六十五場集會

1981 年八月 8 日

發問者: 傳統戰爭如何提供尋求與服務的機會?

RA: 我是 Ra, 這個可能性/或然率存在... *(中略)*...

尋求內在知識這個動作將在他們內在生根, 並加上位於這個星球上**憂傷的弟兄姊妹**之協助, 如果他們記得自身天職的話.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戰爭狀態有可能更廣大地遍佈在地表上, 超過我們過去經驗的時期, 於是這種形態的催化劑碰觸到更多百分比的人口?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在這個場景中, 有些實體正在實驗一項主要武器, 也就是所謂的靈子(psychotronic)類別的裝置, 它們被實驗用來導致風向與天氣的改變, 最終將導致飢荒. 如果這個研究計畫沒有被反制, 並且獲得滿意的實驗結果, 這些方法將被公諸於世.

然後, 那些你稱爲<u>俄羅斯人</u>的實體們希望他們的人員得以兵不血刃地 入侵每一塊他們認爲有價值的土地[包括這塊大地]. 無論如何, 你們文明的人群只有很少傾向朝向毫不流血的投降.

[片斷三十六 完]

發問者: 我們似乎有著雙重催化劑在運作著, 問題是哪一個先作用.

片斷三十七

Jim 評論:
無須採用偉大的把戲或繁複的儀式來協助 Carla 維持她的肉體健康以及她做爲這個通訊的器皿的能力. 良好的食物、合理的運動、健康與快樂的態度, 而這些技巧 大多數人都做得到.

Carla 評論:
我的能量水平被如此詳細檢查, 這並不是很好玩的事. 我總是擁有大量的心智、情感與靈性能量, 但肉體能量低落. 事實上, 我會說我的生命曾經主要仰賴精神(nerve)而活. 對我而言, 生命看起來總是一場令人驚歎的慶祝, 一場太陽、月亮、地球與天空的派對, 鳥兒歌唱著, 綠油油的樹葉, 以及各式各樣的人做著形形色色驚奇的事情. 生命中的喜悅是一份純粹的禮物, 它造就我的生命成爲一個愛之夢境. 我並不意外 Ra 說到我的低水平(肉體)能量!
我懷疑在那個時候 有任何運動員比我還勤奮努力於保持身材.

RA, 第六十六場集會

1981 年八月 12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你可願給我這個器皿之狀態的指示?
RA: 我是 Ra, 在此時 生命能有一些耗損 但並不嚴重.
肉體能量水平極度低落, 除此之外, 如前所述.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能做的, 停留在第一變貌之內, 去尋求星際**聯邦**的協助, 以減輕該器皿的肉體問題?
RA: 我是 Ra, 沒有.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在減輕該器皿的肉體問題方面, 什麼是最適當的嘗試方法?

RA: 我是 Ra, 該基本的資料先前已經涵蓋, 主題是滋養這個**器皿**. 我們摘要重述如下: 根據能力做運動,不要逾越適當的參數; 營養品, 與同伴的社交, 位於綠色光芒或更上層的性交活動, 以及一般而言, 以一種有益、友愛的方式分享這個小組每個人的經驗變貌.

以你們舞蹈其中的密度爲前提, 你們正以[我們認為的]很大的和諧度達成這些事情. 特定的專注與活動, 伴隨著一些肉體複合體變貌, 可以減輕這些扭曲; 這個器皿知道這些事情.
最後, 這個器皿繼續它最近開始的練習是好的.

發問者: 哪些練習?
RA: 我是 Ra, 這些練習跟我們先前勾勒的運動有關. 我們可以說這個實體尋求的各種經驗是有益的, 如我們先前所說; 只要這個器皿工作這些練習, 扭曲似乎變得比較不具強制性.

[片斷三十七 完]

發問者: 我想要探究治療的機制, 使用結晶化的醫者. 我將陳述一個聲明, 如果你能更正我的思考, 我會很感激的 ...

片斷三十八

Jim 評論:
在第一個問題, Don 詢問 Ra 我們如何能夠解決這表面上的矛盾 以服務同一造物者的不同部分; 有的部分歡喜於我們的服務, 有的部分什麼也不想要, 除了移除這個器皿與來自第三密度的接觸[就是我們第五密度的負面朋友].
你可以在中括號*中看見我們移除一個句子, 因為我們不想要讀者過度關注我們的人格體. 我們現在把它加進來, 因為對於那些感覺自己來自他鄉的人們或許有幫助, 讓他們知道有一種服務他人的動量 增強支持該實體去學習與好好服務的渴望.
(譯註: 根據仔細地比對, 英文原書的中括號只包含一句—家鄉密度.., 但實際被刪除的句子不只這句, 請讀者自行比對.)

那些已經讀過**愛斯米蘭達.甘露的十字架**之讀者將認可這個片斷的最後詢問.
這本書由 Don 與 Carla 在 1968 年撰寫, 那時他們首次在一起 接著組成 L/L **研究中心**. 該書是他們第一個計畫, 不尋常的地方在於他們似乎是先看到一個故事, 然後把它紀錄下來; 另一個不尋常之處在於該書似乎預料許多 Don 與 Carla (未來)的經驗, 也包括稍後我共同分享他們的工作這件事.

Carla 評論:
我們將我們所有的愛傾注在這個首部作品當中, 包含我們對彼此的愛, 對理想的愛, 以及關注一個更純粹、更高的方式, 一個不被任何地球上沉重之暗示所玷汙的愛之道.
我們對彼此著迷沉醉, 那是一段美妙的時光. 提醒你, Don 絕不多言, 但這段時光容納我們短命的親密肉體關係, 以及我們那近乎戰慄的[當一個人陷入情網時有的]喜悅時光, 都是我所珍惜的.
這個故事似乎自己就會說話, 我們如此清晰地看見這些人物, 他們可能就在我們的肩膀上把故事講給我們聽.
這本書唯一錯誤的部分是結局, 那個與我相當相似的人物在完美的某一天被一些壞傢伙殺害[就在這本小說的結尾].
在現實生活中, 我脆弱的身體比 Don 的身體強壯, 我想是因為我具有信心與生命躍動的天賦. Don 在這個地球上從未有一點點在家鄉的感覺.
他活的這一生十分孤立與充滿防護, 除了我與幾位親近的朋友與親戚以外.
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他的天賦已經被良好地分配在其工作當中, 包含我們一起分享的 Ra 資料.

他的問題每每令知覺驚奇，並且總是朝新的方向下注(冒險).
就 Don 已經進入更廣大生命世界這點而言，這個羅曼史的結局很壞，我被留下來, (以前是)他所照顧與欣賞的人，現在成爲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但這個工作完全沒有結束，也不會結束 直到這個世界不再需要我們的任何資料爲止.

RA, 第六十七場集會

1981 年八月 15 日

[原註: Ra 的答案有部分從卷三移除，現在我們把它補上，請參閱卷三，第六十七場集會]
(譯註: 以下段落有部分與卷三重複，爲了忠於原著，我們在此不做區別.)

發問者: 那麼 我們如何解決這個矛盾?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考慮這點: 你們沒有能力不服務**造物者** 因爲一切都是**造物者**.

在你們個人的成長型態中 顯現基本第三密度的選擇.
再者, (你們的)記憶套疊著家鄉密度的正面極化，因此你(們)的特殊傾向是強烈地極化朝向服務他人 並且 已經成就智慧以及憐憫.

你不只有兩種相反的服務需求;你還將發現一個無限的隊伍充滿矛盾的要求, 有的要求資訊，有的要求缺乏資訊,

(..中略..)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光被使用來創造足夠的環境純度，好讓該實體將它的意識放置到一個仔細創造的光之載具，然後使用光的工具做它的工作. 意志與臨在是它們工作的方式.

發問者: 你是否熟悉一本書，那是該器皿與我大約在十二年前寫成的，叫做**愛斯米蘭達.甘露的十字架苦刑***, 特別是我們使用驅逐儀式把(兩個)實體帶來**地球**的部分?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譯註: 這本書的書摘放在**愛與光之圖書館**—第四集)

發問者: 關於我們寫作的這部分，在執行上是否有任何步驟不正確?

RA: 我是 Ra, 不正確之處只有一個, 這是由於一個作者在描述訓練必須的時間長度上會有的困難, 這訓練使得書中的帕布羅與悉爾多具備必要的修爲.

發問者: 在我看來, 這本書不知怎的, 自從我們寫完之後 它全部的內容已經成爲我們與許多人相遇的連結, 並且是我們已經驗的許多活動之連結,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相當地真實.

***

發問者: 我將在稍後的集會問這方面的事, 因為我不想要離開正軌; 因為它有些地方與時間力學有關, 那是我十分困惑的, 那麼 我要問--

[片斷三十八 完]

你提到的 提供我們服務的第五密度實體穿透隔離, 它是穿透某個機會之窗, 或是因爲它具有的魔法能力? ...

片斷三十九

Jim 評論:
在尋求 Ra 對 Carla 的狀況與集會排程的建言的過程中, 我們再次發現 Ra 恆常地守衛我們的自由意志, 藉由提供寬鬆的指導方針, 提供我們方向但需要我們持續地運用我們的能與職責, 讓我們自己做決定.

因此(Ra)通訊是我們自由意志的機能, 因爲事實上 (Ra)給予的資訊只爲回應(我們的)問題, 資訊的種類取決於我們尋求之特質所形成的如此這般的問題, 以及實際的集會排程或調整時間的決策. 所以每一位真理尋求者都需要決定要尋求什麼、如何尋求、何時尋求. 並不是每個人都如此直接與 Ra 交談, 但每個人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與太一**造物者**交談.
如果尋求夠強烈, **造物者**的任何部分都可以教導你一切想要知道的東西.
重點是該尋求決定發現的成果.

最後兩段問答指出一個極不尋常的現象, 我們在第六十八場集會發現的一個可能性; 也就是錯置該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 在特定未受保護的狀態下, 監視我們 Ra 集會的第五負面密度實體能夠做到這點.
這個可能性已經夠不尋常了, 但在這非常事件之外還有一個情況是 Don 與 Carla 早在 13 年前就[在**愛斯米蘭達.甘露**的**十字架苦刑**書中]寫過相同的情節.
這本書的結局不像其餘大部分的內容 可以被看見, 它必須以平常的方式撰寫.
現在這一切對我們顯出其道理, 因爲似乎這本書的結局象徵性地描寫 Don 於 1984 年十一月的死亡.

Carla 評論:
你是否曾處於一種位置, 人們會詢問你過得如何?
通常, 這種平民間的問候, “你好嗎”, 只是一種無意義的低喃, 表示尊重與覺察(對方的)存在, 而不是真正要求(對方的)資訊.
人們最不想要看的東西是如同洗衣店清單的災禍與病痛列表.
所以我並不習慣與自我密切聯繫, 好讓我能夠清楚自己精準的狀態.
當一個人全時段都處在痛苦中, 如同我已經好長一段時間如此, 這些刺激因素最終變得遲鈍並且被忽略; 只因爲它並未告訴一個人任何有用的東西.
當一個人已經做了一切能做的事, 他最好單純地繼續既定的生活. 這(建議)或許聽起來很極端, 但我確實知道有許多慢性病患者安靜地面對生活, 他們通常處理得很好.

所以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恆常地檢查我的能量水平.
*我在當時的反應是: "泥一定在開玩笑吧!"**
(*譯註: 原文以 ya 取代 you, 你的俚俗變體)
我不記得我曾經有過肉體能量; 喔 是的, 我有大量公噸級的心智、情感、靈性能量, 以及一顆充滿喜悅的心 (因爲)活在這裡, 不管我的限制是什麼.
但我單憑精神(nerve)而運轉(生存), 以我自己的感知而言. 所以這個關切, 雖然是純正與必須的, 對我卻是一個挑戰. 我真的很想要進行這些集會, 這想法也使我的回應有些偏斜.

***愛斯米蘭達.甘露**的**十字架**書中情節在真實生活中上演,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迷人的例子, 說明公認的空間與時間邊界具有的流動性與滲透性.*
我們看見其中的故事 彷彿是一部電影在我們的頭腦裡頭放映. 我們當時寫下它時 從不知道它竟然與我們的未來有關. 該書最擾亂人心的部分是悲劇情節以令人恐怖的準確度(在我們生活中)自行上演. 生命一次又一次地使我們謙卑, 使我們屈膝臣服, 並且以全然的精確度對自我揭露自我.
一如往常 每當我想起 Don 的死亡, 我總爲他對愛敞開與他的高貴思想之完美感到溫暖; 同時 我也爲他離開我身邊感到寒顫.
*一個人只能做到一點點, 除非在感恩與讚美中將全部獻給**造物主**.*

RA, 第六十八場集會

1981 年八月 18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首先 你能否給我這個器皿之狀態的指示?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能量已完全消耗, 其他部分如前所述.

發問者: 在這個器皿肉體能量已完全消耗的情況下, 我是否應該繼續這場集會? 我不確定你剛才的意思.
RA: 我是 Ra, 我們擁有可用的轉移能量, 這是由這個小組的兩位成員所提供, 因此我們能夠繼續. 如果不是有這份轉移的能量, 這個具有強烈意志的器皿將耗損其生命能量, 藉由運用意志力使用現有資源. 因此如果沒有能量的轉移, 同時該器皿消耗的程度如目前一般, 最好避免使用該器皿.
如果還有轉移的能量, 這個服務可以被接受 而不會傷害到正常生命能的變貌.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那已經被耗盡的肉體能量並非由於朝向痛苦的變貌, 雖然這點在目前的空間/時間是大的, 但主要是因爲這個變貌的持續經驗(產生)的累積效應.

發問者: 你是否推薦將這次與下次的工作間的休息時間拉長? 這樣做是否對該器皿有幫助?
RA: 我是 Ra, 一如往常, 我們建議該支援小組小心觀察該器皿, 並且基於觀察的事實做決定. 具體推薦一個未來的決定並不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內.
我們要指出一點, 我們先前推薦每隔一天進行一次工作, 卻沒有考慮到該器皿的脆弱性, 爲了這個建議 我們請求你的原諒.

在這個鏈結, 我們的變貌朝向一個彈性的工作排程, 如我們先前所說, 基礎在於該支援小組對該器皿的決定. 我們再次注意到有一條微妙纖細的線, 介於 持續使用該器皿[在我們可接受的程度內]所需的照顧 以及適當地理解[如果你願意體諒這個誤稱]這整個小組在服務中工作的需要.

因此 如果這個器皿的狀態真的位於最低底限, 請務必讓更多休息發生在兩次工作之間. 然而, 如果有渴望進行這個工作 同時以你們謹慎的看法 該器皿能夠工作, 容我們說, 這個小組此次工作會是一次出色的行動.
我們無法說得更精確, 因爲這個通訊是你們自由意志的一個機能.

發問者: 我們決定今天舉行這個集會的主要原因是我會離開這裡一些日子...

(中略..)

發問者: 在我看來, 由於我不能想像還有什麼事會比這樣的結果還糟的... *(中略..)*
RA: 我是 Ra, 這個請求在第一變貌之外... *(中略..)*
容我們嚴厲地建議該器皿絕對不要 在缺乏現在這個(完整)配置之保護的情況下, 以任何方式呼求 Ra.

發問者: 我們方才談論的幾乎與**愛斯米蘭達.甘露**這本書[由我們共同撰寫]的一部分完全相同, 即書中的人物<u>托斯翠克</u>(Trostrick)錯置太空女孩之心/身/靈複合體的過程. 我們過去的這個作品對我們的生活有何重大意義? 該書是如何(與我們生活)緊密配合, 我已爲此困惑好些時候了. 你能否告訴我?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每一位 發覺我們可以講述.

發問者: 請你現在開始吧?
RA: 我是 Ra, 容我們說, 我們肯定以下陳述早已被(你們)推測或假定.

當這個小組的兩位成員曾做出承諾共同爲了改善該行星球體而工作, 這個承諾啓動了一個具有某些力道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產生這本書卷的經驗是不尋常的, 因爲它被視覺化, 彷彿在觀看活動圖像(moving pictures*)一般.
(*譯註: 西方世界最初發明**電影**時是用這個稱謂)

(在當時)時間以當下-此刻的形式變得可茲利用. 該書卷的劇本走得很平順直到最後的結尾. 你們無法結束該書卷, 結局不像該書全部內容一般, 它無法被視覺化, 而是被撰寫或著述.

這是由於存在於所有造物中的自由意志之行動. 無論如何, 該書卷包含一個對某些顯著事件的綜覽, 同時包括象徵性與具體性觀點; 在磁性吸引的影響下, 你們看見(這些); 當做出承諾並且完全將記憶奉獻於此, 你們稱爲任務恢復, 於是釋放出這些磁性吸引.

發問者: 我們現在有個令人擔心的狀況, 與理解[當然, 一個貧乏的字眼]這個極性活動有關, 我想這點是重要的.

[片斷三十九 完]

如果這問題在第一變貌的範圍之內, 我想探究該第五密度實體的技巧;該第五密度實體想要將這個小組的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移位, 可否請你描述這個實體如何進行這個工作, 這個問題是否在第一變貌範圍之內?
RA: 我是 Ra, 是的.

片斷四十

Jim 評論:
在大部分時間，我們自己的形而上或時間/空間部分對我們來說 並不明顯，然而它是我們較真實存有的處所或王國，這點對於任何人都是真的.
它是本質(essence)，我們所知的有意識自我[我們真實自我的一部分]從那兒開始顯化.
我們的空間/時間或物理性自我是真實自我的一個反射或陰影，(真實自我)具有能看穿幻象的雙眼，它注意地觀看我們空間/時間之存有狀態 同時看見幻象背後的東西. 當 Ra 最初考慮我們小組爲有潛力通訊的小組時，它觀察的是這個形而上自我.

Carla 評論:
*在我們聚在一塊兒之前, Don, Jim 與我對於靈性社區都有共同的興趣. 當我們在 1980 年**耶誕節**確實成爲一家人之際, 我們有意識地結合成一個光之小組. 我們想要與彼此活出一個靈性導向的生活, 並且我們能力範圍內服務.*
爲了結合在一起, Jim 與Don 雙方都犧牲了許多, 因爲他們過去都是獨行俠(loner), 喜歡陪伴自己, 不大喜歡社群, 雖然當客人光臨時 他們都是優秀的接待主人.
但我們欣然地做出這些犧牲, 能夠在一起 我們感覺很蒙福.
三週以後, Ra 通訊開始時, 我們很高興我們已經憑藉信心與聯合力量向前邁步.

我們所共有的是那份清晰、純粹、不渾濁的愛與夥伴關係; 它的源由是我們之間毫無恐懼, 也沒有未滿足的需求.
那起初的幾個月與幾年是黃金歲月, 這樣的關係一直保持著.

我在許久以前感覺到Don 的惡化狀況與死亡是由於他開始害怕我可能離開他 倒向 Jim. 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當時)也不知道他關心這個(可能性). 但我相信這股恐懼[他從未表達出來, 我那時也不知情] 導致他最後幾個月十分悲慘, 並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

RA, 第七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9 月 18 日

發問者: 關於這點, 你能否告訴我 即我們已經涵蓋必要的題材, 如果出版之後, 足以補償過去天真的行動?

RA: 我是 Ra, 我們無意對你的服務表示不敬, 但我們不期待可以完全補償這些扭曲..

... *(中略)*

只能些許地被啓發.

發問者: 當你說你尋找這個小組, 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那時的)的尋找過程是什麼? 我問這個問題是爲了理解更多時間與空間之幻象(的知識).

RA: 我是 Ra, 考慮一個實體觀看一張由某些複雜元素組成的光譜圖(spectrograph), 爲了便於描述, 讓我們說這是一個複雜的顏料樣本.

我們 Ra 群體知道有機會持久通訊所需的元素, 我們經過一段[你們的]長時間, 與許多個體與群體比對我們的顏色晶片. 你們的光譜圖與我們的樣本相配.

[片斷四十 完]

回應你渴望看到空間/時間 與 時間/空間 的關係, 容我們說 我們在時間/空間內進行這個搜尋, 因爲在該幻象 一個實體可以相當迅速地看見 實體們爲振動複合體 以及 群體在振動複合體中的和音.

片斷四十一

Jim 評論:
在第 75 場集會中, 我們嘗試幫助 Carla 度過她即將面臨的手部之外科手術[位於一家地方性醫院]. 當 Ra 通訊開始時, (她)投胎前選擇的關節炎限制比以往變得更強烈, Carla 的雙手原本就被限制要離開世俗的工作 然而她渴望透過雙手爲他人做事 如此爲發炎的關節帶來更多更多的痛苦與傷害— 因此必須動手術進行短期的修護. 外科修護的成功程度或有效期限仰賴於 Carla 逐漸增長接受限制的能力, 這些限制是她在投胎前就已放置在自我之中 好讓她的焦點得以向內移動, 並且準備她自己迎接成爲一個管道的可能性.
她接受這些限制的能力使得下次外科手術延遲了四年.

由於她從誕生之後就一直是一個**基督徒**神秘家, 她所屬的**聖公會教會**之特定禱辭, 特別是聖餐禮儀, Ra 覺得這些對她有幫助.

我們有好一段時間都在使用**小五芒星**的**驅逐儀式**以淨化爲 Ra 通訊保留的工作場所, (Ra)建議也可以用在她的病房與手術間. 無論如何, 以 Ra 的看法, 最偉大的保護與治療裝置是愛, 不管明不明顯或有沒有說出口; 因爲所有的儀式好比祈禱、聖餐、或**小五芒星**的**驅逐儀式**真正的目的是警醒正面極化的無形實體, 好讓他們得以從其居所提供我們稱爲愛的品質 [爲了任何可能的目的].
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提供同樣的愛, 做爲我們真正關心他人的一個機能.
當我們在第三密度幻象中學習愛的功課, 我們同時也學到治療與保護的基本功.

Carla 評論:
即使經過這些年之後, 在這份資料中仍有驚奇.
*直到這個時刻[寫於 1997 年], Jim 與我才了解到在醫院經驗期間, 我們並未遵循 Ra 的一項建議. Jim, Don 與我每天兩次振動發聲**驅逐儀式**; Jim 與我都記得. 但我們雙方都想不起來曾以任何形式朗誦**彌撒**(經文). 我們就是錯過了, 想像一下, 浪費 Ra 的忠告! 我知道我們並非故意不去做這件事, 經過 16 年之後, 我們只能說 避免在每個地方都當笨蛋... 真糟糕(oops)!*

關於我在冥想時握手這件事, 在一次特別狼狽的經驗之後, 我們開始有這個習慣; 該經驗發生在我們的一次公開冥想集會當中.
除了 Ra 集會之外, 我們有完全分開的集會, 所有人都能參加並檢驗我們.
在這些公開集會中, 我並沒有進入出神狀態[若我在進行 Ra 集會時就會], 而是在一

*個十分輕微的出神狀態下傳訊. 然而, 在後半段的問答時間, 某個人問了一個問題是我在現世從未想過的, 於是我心裡想 "我希望我正在傳導 Ra", 立即地, 我開始離開我的身體, 根據 Ra 的意見, 這麼做是絕對*不*可以的.*

當時我傳訊的來源是 Latwii, 它單純地使我繼續傳訊, 大部分是無意義的話語, 但這樣足以使我留在身體中. 從那事件之後, 某個人, 通常是 Jim, 總是會在(公開)集會期間握住我的手. 直到今天, 在我們的早晨冥想奉獻期間, 以及所有公開的冥想集會 Jim 都會握住我的手. 寧可安全 不要後悔, 這句老生常談已概括說明這點.

我懷著大量的正面情感 回想在那段時期 Don 與 Jim 展現給我的全然[毫無失真]的愛與關切. Don 看到我身受痛苦覺得特別地難過, 但他並未退縮或抽身, 相反地 他不斷地嘗試保護與協助我. 我可以說 Jim 也做了同樣的事, 但我認為 Don 承受這些事要比 Jim 難上好幾個光年. Jim 是一個簡單、直率的人. 對他來說, 是什麼就是什麼. 我記得有一次問他在這輩子, 他全部要說的話是否只有 "對、不, 或許". 他回答 "對", 經過一陣子考慮, 他說 "不". 然後, 考慮更多之後, 他最後的結論是 "或許"!
就 Don 的立場, 我的痛苦即是他的痛苦, 因為在那超越空間與時間 難以言喻的知覺之中, 我們真的是同一個存有.
雖然這痛苦是嚴峻的, 但並未過度使我苦惱, 卻使 Don 重重地跌倒. 他關切之程度是深遠的.

從該次傳訊以來, 經過這些年, 我越來越欣賞 Ra 的建議— 要我充分地接納我的限制. 在 1992 年 我奇蹟似地恢復健康, 多年以來 我第一次可以離開輪椅, 並且直立起來. 一年前, 我能夠把樓下的病床還給治療保險機構.[我仍然覺得晚上有這種床對睡眠有幫助]
當我第一次開始重建一個"直立"的生活, 我滿腦子想的是我可以完成什麼事.
我嘗試重返學校, 讓我過去研讀的圖書館服務學識能跟得上時代.
我嘗試找個工作. 我志願從事的教堂服務遠超過我實際服務的能力, 我為此付出代價: 許多的傷口、破裂的腳踝、膝蓋扭傷, 還有兩次的手部外科手術. 最後, 大約在一年前, 我設法削減我的工作直到一天的行程包括許多的休息時間. 我修修補補這個行程表, 以找到一種方式能調和我與 Jim 的努力, 找到如何滋養自己的方式, 找到我生命中真正的優先順序.
我希望我在這個時點已經努力了解這些固定的限制, 並且已經開始與我的命運合作.

我充分地尊重我投胎前的選擇, 去擔負這些不舒適的限制, 這些經驗已經挖空我, 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管道. 當我看見小我(ego)一點一點地掉落, 我持續地為此歡

*慶. 我在這些日子的祈禱是 “**上主, 向我展現汝之道路**”.*
*還有許多工作等著我, 一個真實的笨蛋, 但我雀躍地走在**王者大道**上.*

RA, 第七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10 月 31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除了生命能儲存量些微地減少, 起因是關係到[你們所謂的]未來之心智/情緒變貌.

發問者: 我感覺在該器皿擁有她的醫院經驗之前, 舉行這次集會是合宜的. 如果可能, 她想要問一些這方面的問題.
首先, 是否有任何事是該器皿或我們可以做的 好改善該醫院經驗或以任何方式[在這方面]協助該器皿?
RA: 我是 Ra, 是的. 有些方式可以協助這個實體的心智/情緒狀態, 附帶說明這些只對這個實體或具有相似變貌之個體有效.
還有一件普遍的事可以被完成 以改善這個被稱爲醫院的地點.

首先的協助與這個實體最熟悉的儀式之振動有關; 這個實體長久以來使用該儀式**扭轉**(distort)自己對太一無限**造物者**之感知變貌. 在白晝時期的任何一點做這件事都是有益的, 但當你們的太陽體離開你們區域視野時, 做這件事將特別有幫助.

改善一個地方的一般方法是已知的, 也就是在現場執行淨化儀式.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朝向愛的變貌[即你們對這個靈性/情緒複合體的稱呼, 你們每位對這個實體都感覺到該複合體]將會有幫助, 不管它是否被表現出來或是未顯化(狀態) 因爲沒有任何保護大於愛.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當她住在醫院的期間, 在她居住的房間中執行**小五芒星**的**驅逐儀式**是有價值的?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我想知道手術間的情況, 在那兒(舉行儀式)可能會十分困難, 會有幫助

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它總是有幫助的. 因此, 你不容易提出一個詢問, 而不會接收到我們目前提供的答案. 這並不表示去淨化一個地方是必要的. 當你們無法以肉體形式闖入一個地方, 觀想的力量可以協助你們的支援.

發問者: 我看見的做法是觀想這個手術間, 接著我們三個人在另一處行動, 觀想我們正在手術間執行驅逐儀式. 這是正確的程序嗎?
RA: 我是 Ra, 這是獲致你們渴望的配置的一個正確方法.

發問者: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RA: 我是 Ra, 對於那些經驗更豐富的實體們有更好的方法; 對這個小組而言, 這個方法是好的.

發問者: 我假設那些更有經驗的實體們會離開肉身, 以另一個(光)體進入手術間, 接著實施驅逐儀式. 這是不是你的意思?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她能否在沒有人握住她的手的情況下, 自己在醫院中冥想, 這是一個安全的練習嗎?
RA: 我是 Ra, 我們認為該器皿可以安全地祈禱, 但只有在另一個實體之觸覺保護下, 才能冥想.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她能做什麼以改善她背部的狀態, 因為她感覺這將成為手術中的一個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該肉體複合體 我們發現幾個因素促成該器皿經驗的一般性扭曲. 這些扭曲(因素)有兩個已經被診斷出來; 一個還沒有; 這個實體也不會願意接受足夠的化學藥劑以促使[你們稱為的]痛苦變貌中止.

一般而言, 我們可以說有個單一療程 具體針對所有三個促成扭曲之因素, 目前尚未被使用, 那就是加溫後的水, 然後以溫和的動力反覆地轉動水 同時碰撞整個肉體複合體, 在這期間 該肉體載具呈坐姿. 如果在每次運動之後實行這(療程)將會有些幫助.

發問者: 在集會前執行的火之練習對該器皿有沒有幫助?
RA: 我是 Ra, 對該器皿有些微的肉體幫助. 當實行者學習/教導它的治療藝術之際, 這個練習的效用將自行擴大.
再者, 在心智/情緒複合體中 有個餵養生命能的變貌正朝向舒適, 這是由於(小組

的)支持傾向增長其生命能水平, 因爲這個實體是一個敏感的器皿.

發問者: 先前的火之練習是否適當地被完成?
RA: 我是 Ra, 指揮棒已經被良好地觀想, 指揮者將會學習去聽見它的偉大音樂藝術的整個樂譜.

發問者: 我假設如果這點能被充分地達成, 那麼該練習將造成該器皿各項扭曲的全面痊癒, 以致於沒有需要動手術. 這個說法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正確.

發問者: 還需要其他東西, 該器皿的接納?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器皿的情況是纖細的, 因爲它必須完全地接納它現在經驗的許多[非志願發生的]限制. 這是一個投胎前的選擇.

[片斷四十一 完]

發問者: 這個器皿想知道爲什麼她在群體音樂會練習時, 當唱到"**撒迦利亞頌**"...

片斷四十二

Jim 評論:
Ra 好幾次提到不耐煩是尋求者最常面臨的催化劑之一, 也是必須處理的項目. 當進化的途徑之一般輪廓已然可見, 通常由於太過誘惑 (尋求者)無法抵抗向前躍過自己實際位置的動機, 想要快速抵達目標. 這種情況就發生在我身上, 當我已經在自己的尋求路上發現一些東西, 我詢問關於接納自我的步驟. Ra 的建議是小心地建好房子的地基, 然後再掛上屋頂, 這似乎是個健全的建議. 它讓我想到一句老格言: "從未有足夠時間在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 但總有足夠的時間再做一次."

另外, 注意到任何思維與行動, 當仔細檢驗後, 是如何引導一個人到他正在工作的基本變貌或課程. 因此生命的任何一個部分都可以被視爲一個人整個人生計畫的一個全像式縮影, 在事物最小的表面背後, 一個人發現一層又一層的意義. 如我們在**卷四**發現的, 這不是因爲我們世界中的事件自然地充滿層層的意義— 雖然這也是真的— 而是因爲我們潛意識地將我們生活中的事件染色, 那是我們在投胎前就決定的方式 提供我們機會去學習我們想要學習的東西.
這就是爲什麼不同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同樣的催化劑—通常相距甚遠.

當我們以有意識的方式去工作這些 染色/變貌/反應, 我們開始接納擁有這些的自己, 因爲我們開始看見它們背後的目的.
這份接納爲我們吸引來針對我們變貌的平衡態度, 於是我們的觀點擴展 同時我們能夠接受與喜愛**造物主**的另一個部分, 那是我們先前無法接受與喜愛的.
於是, **愛**是任何變貌(扭曲)的潛在產物.

Carla 評論:
靈性尋求的航向經常是不明的, 尋求者總是充滿希望地尋找某個單一的明晰點, 好讓他如同握住一把碼尺以衡量宇宙.
*當然, 對**愛**的紀念在這方面是足夠的, 但當我們被自己的反應逮住時 這份紀念來得緩慢.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些逮住自己的鉤子, 在我們重新定位(調整)之前, 會有一段這樣的時間. 我們但願我們可以更警覺! 但我們沒有總是在專注狀態, 不管我們多麼希望趕上所有事情的進度. 我喜歡 Ra 堅持我們持續在這齣戲中逮住我們自己, 而不是在一個假定的捷徑中到處擺盪, 阻止我們看見爲什麼我們被逮住. 當我每次看見自己**正要**被逮住, 那真是一個突破. 這個片刻向我們揭露我們一直在尋找的內在扭曲!*

一旦我們可以看見這個機制, 我們可以更有效地處理它的釋放過程.
我想在此的目標並不是毫無錯誤, 而是更清晰地看見我們的錯誤. 我們是人類: 我們都會犯錯, 不可能不犯錯. 但我們可以, 慢慢地, 良好地學習我們自己 直到足以在內在過程中犯錯, 而不是在外在的世界舞台中犯錯.
或許, 有一天, 所有來自童年的"按鈕"與其他創傷 得以被釋放, 我們便是明亮無暇的; 也或許不會有這麼一天. 我不認爲這點比我們已經愛了多少更重要.

RA, 第八十二場集會

1982 年 3 月 27 日

RA: 我是 Ra, 有這個可能性/或然率 在水的漩渦中, 將(器皿的)脊椎打直多少可以改變該器皿在背部持續經驗的痛苦變貌. 接著, 這樣可以在某種程度上 增加器皿的肉體能量.

發問者: Jim 有一個不會出版的私人問題. 他問: "似乎我的平衡工作已經從比較外圍的關切, 好比耐心/沒耐心, 轉移到學習在無條件愛中敞開我自己, 接受自我爲完整與完美的, 然後接受自我爲**造物者**. 如果這是平衡聚焦之正常進程, 一旦這點被發現, 一個人(直接)進行這項工作, 也就是接受自我爲**造物者**, 這樣難道不是更有效率, 而無須在外圍工作, 處理第二與第三重要的事項, 結果並不能接納自我?"

Ra: 我是 Ra, 效率這個詞彙具有令人誤導的言外之意. 在從事人格修煉的工作之主題中, 爲了在核心的接納自我中具備更充分的效率, 首先 (你)相當需要去知道該實體接納了(哪些)自我的變貌, 那麼每個思維與行動需要被詳細地檢驗, 爲了(建立)對變貌的任何反應之精準基礎, 這個過程將導向更爲核心的接納任務. 無論如何, 在建築物被建造之前, 必須先安置好主橫樑.

[片斷四十二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考慮某個時間或位置的狀態 ...

片斷四十三

Jim 評論:
第八十四場集會的最初部份大部分都是該器皿的螺絲與螺帽*的維護工作. 她每天的主要運動是一小時快步走, 接著當她的雙腳開始損傷 我們嘗試以兩雙不同的鞋子讓她交替穿著, 希望每雙鞋可協助(腳)受傷的一部份, 而不會使另一部份惡化.
(*譯註: nuts and bolts 爲英文片語, 寓意爲完成一件事的具體詳細步驟)

Don 也問 Ra 關於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從他其中一個來源得到的資訊, 主題是地球變遷. (Ra)並未直接地回應詢問, (避免)侵犯普哈里契博士自由意志之風險; Ra 選擇將地球變遷的主題視爲一個代表— 即一個人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 得做出兩者擇一的選擇.

在上述回應與最後一個問答段落之間, 你可以看見有一部分的資訊關乎一個人與 UFO 的遭遇過程, Ra 要求我們守密. 你確實看見的這段問題即與相同的 UFO 接觸相關, 並揭露許多第三密度人類與外星實體面對面遭遇的一般方式. 該第三密度實體真正記得的他的期待的產物以及他潛意識即興產生的一個可接受的故事, 允許該實體繼續運作 而不會失去理智平衡. 這是正面接觸的特質, 在此 第三密度實體正在覺醒 不只更清楚地尋求 UFO 遭遇的特質, 還包括生命樣式的特質. 然而, 負面接觸則利用恐懼與末日的概念進一步分離與混淆地球人口.

Carla 評論:
*我可憐的腳! 風濕症狀因它蹂躪一個人的末端(extremities)而惡名昭彰; 或許我的雙手、雙腳、與脖子是受風濕之苦最厲害的部份. 十三次手部開刀, 六次腳部手術, 使我免於完全失靈的狀態, 但老舊的手腳趾不再是以往的樣子. 在這些集會中, 它們受苦的程度遠超過平常時期, 因爲我處於出神狀態, 我完全無法移動. Ra 群體並不知道如何使我的身體十分良好地移動, 所以不管我有什麼酸痛與病痛 都快速地變得十分難以忍受, 我很容易變得沮喪. 我記得有一次 帶著一些粗暴質問**造物主**, 當**祂**給我這些禮物時, **祂**到底在想什麼?! 多麼不方便!*
特別從這個通訊的角度而言, 我們都知道這是很特別的通訊, 我傾向感覺是我讓這小組失望了, 因爲這些酸痛的關節帶走許多集會的時光.

一開始就覺得(自己)不配, 我對於自己的狀況感到怯懦, 因爲這些扭曲減少了每次工作(產出)的內容. 在最近的日子, 無論如何, 我已經停止去咒罵不管什麼來

到我面前的東西, 我只是歡喜能夠活在這裡.
*如果我還能傳訊, 很好. 但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主要工作, 那就是做真實的自己, 敞開心胸去愛**造物主**與**祂**的造物, 如此生活著.*
關於普哈里契對地球變遷的問題, Ra 的回答如同警句一般, 值得深思.
關於某個人回憶他在一艘飛行載具上的經驗, 也就是第三類近距離接觸, (Ra 的) 回答同樣精闢. 我們真的有很多東西與我們如何以原型特質去經驗事件有關, 這點滲漏到我們的每日生活當中. 我們有許多從這世界接收的東西 取決於我們給它什麼東西. Ra 的評論重度地刺激(我們), 暗示我們可以如何看待那難以言喻的東西—叫做心智健全(sanity).

RA, 第八十四場集會

1982 年 4 月 14 日

RA: 我是 Ra, 我們先前關於複合蛋白質的告誡, ..*(中略)*..
我們上次談論的朝向疾病的變貌, 在這個空間/時間是潛伏的.

發問者: 你剛才說的疾病是指何種特殊疾病? 它的起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一種疾病[如你們對這個扭曲的稱呼]是關節炎以及紅斑性狼瘡, 這些扭曲複合體的起因, 就根本而言, 屬於投胎前(的決定).
我們避免在此時指出其他的扭曲潛能, 由於我們渴望維持這個小組的自由意志. 肯定(用語)可能還會促使這個困難自己分解. 所以, 我們單純地鼓勵一般性的照顧, 配合(先前)關於過敏[如你們對這個心智與身體複合體中相當複雜的扭曲之稱呼]的飲食指示.

發問者: 該器皿(要我)問以下的問題: Ra 曾經暗示該器皿正走在殉道的途徑上, .. *(中略)*
殉道帶有智慧的性質?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的詢問, 讓我們用**耶穌**(Jehoshua)這樣一個模範來說明... *(中略)*
我們鼓勵冥想意志的機能.

發問者: 關於該器皿的雙腳, 你能否給予任何建議, 或告知它們如何變成這副糟糕的樣子, 以及交替穿(兩雙)鞋子是否有幫助?
RA: 我是 Ra, 上述參照的扭曲; 也就是 幼年型類風濕性關節炎與紅斑性狼瘡之複合體, 它以如此的方式作用導致該身體複合體多處扭曲, 呈現的方式即爲足部附肢現在被扭曲.

我們願建議看護放在恢復運動方面, 也包括恢復決心. 交替穿鞋子將證明爲有效的措施. 針對雙腳的襯衣, 你稱爲的短襪, 應該使用更柔軟與細緻的材料, 而非現在使用的材料; 如果可能的話, 應該更符合那些附肢的輪廓 [因雙腳將置放在短襪上頭]; 這樣應該可以提供一個更有效率的協助, 保護這些附肢 減輕衝撞效應.

我們可以進一步建議同樣的浸泡在水中對於一般的扭曲是有幫助的, 通常, 對於這個特定的扭曲也是有幫助的.
無論如何, 在右足附肢的中骨區域有持續的損傷, 應該被進一步地治療 需要一段你們的空間/時間; 透過慎重地將冰塊短暫地敷在右腳的弓骨上 接著(腳)總是要浸泡在溫水中.

發問者: 謝謝你. 該器皿問在第一卷中, 有一些被限制不能出版的治療資訊, 是否可以把它放到第四卷, 因爲讀者們已經讀到這裡, 具有某種專注程度?

RA: 我是 Ra, 容我們說, 出版這部分的資料遲早會有適合的時機, 其中還有中介的資料.

發問者: 我確定我們正進入一個牽涉第一變貌的問題區域, 困難在於一點過渡的題材, 但某些人給我這些問題 是我想要詢問的, 特別是為了個人的恩惠, 沒有永續價值的問題. <u>普哈里契</u>問即將到來的物理變遷, 特別是在這個夏天,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我們能夠轉播給他聽的?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肯定這個實體的困惑之來源具有良好的意圖; 接著建議每個實體可以做出一個宏偉的選擇: 透過渴望, 收集今日的細節; 或藉由渴望, 尋求通往未知的鑰匙[複數].

發問者: 我覺得有趣... 我不禁對於一個事實感興趣, 也就是這個其他-實體, 我們先前提到的那位, 傳聞他被帶到一個(飛行)載具上. 你能否告訴我一些關於該傳聞的事情?

RA: 我是 Ra, 該通訊的特質是爲了讓受影響的心智之樹的軀幹的深沉部份能夠接受該通訊, 需要某種象徵符號升起到達顯意識心智當中, 做爲解釋該通訊之果實的架構. 在這類的案例中, 該實體自己的期待所即興製作的短篇故事(tale)將最容易被該實體接受; 在睡夢狀態, 或出神狀態, 各種幻影可以被製作, 這表面上的記憶被餵入所謂潛意識之更高的層級與顯意識中較低的層級.
從這個時點起, 該故事可以任何記憶(形式)浮現, 同時促成該器皿正常運作而不會失去平衡或健全心智.

[片斷四十三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回到先前的集會, 你陳述在罩紗過程之前, ..

片斷四十四

Jim 評論:
一個朋友已經充能的水晶是一份十分特別的禮物. 顯然地, 這種禮物也會在施與受雙方之間創造一個特別連結; 因爲這個連結, 看起來接受以及給予水晶禮物的兩造都需要(對它)行使特別的關照.

Carla 評論:
像我這樣的人, 對於能量流敏感, 通常發覺自己就是無法忽略特定的水晶. 我完全不戴它們, 因爲已經發現它們的能量能擾亂我, 使我變得急躁緊張. 在水晶科技的末後日子, 水晶被視爲有力量並不令人意外.
擁有或給予水晶者的磁化效應是使得它的獨特超越結構本身之奇特性的關鍵.
我認爲, 它們需要被小心地對待, 我已經聽過許多關於這些磁化石頭的故事, 好的與壞的效應都有. 如果你收到一個水晶或被其中一個吸引, 請確定在鹽水中淨化它一個晚上, 然後依你自己的用途磁化它, 在冥想中握住它 並悄悄地請求它爲了服務的目的 受到祝福.

RA，第八十八場集會

1982 年 5 月 29 日

RA: 我是 Ra, 低落的生命能水平是一部份的原因. *(中略..)*
該器皿沒有使用到肉體能量, 但生命能被擷取好讓這個實體有機會再次有意識地選擇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發問者: 該器皿在這次集會期間使用的小水晶是否有任何好處或壞處?
RA: 我是 Ra, 水晶是有益的, 只要充能水晶的那位男士持續在正面導向態度中運作.

發問者: 誰充能這個水晶?
RA: 我是 Ra, 這個水晶爲了讓這個器皿使用而被一位被知曉爲 Neil 的實體充能.

發問者: 他是否還在正面導向態度中運作? 如果你告訴我們這個答案會剝奪第一變貌, 不是嗎?

RA: 我是 Ra, 我們感知你已經回答你自己的詢問.

[片斷四十四 完]

發問者: 我們的出版商要求這本書, **一的法則**, 放一些照片...

片斷四十五

Jim 評論:
在這場集會中的首先幾個問答題中, 比較多的部分是螺絲與螺帽的維護工作, 我們恆常地發現自己必須面對或跟上問題進度, 包括Carla突發或加劇的關節疼痛, 以及我們第五負面密度的朋友加重這些困難的後果.

在**一的法則卷四**, 第 92 場集會的開頭, Ra 有一個回應是"該器皿有需要選擇它存有性的方式. 如我們先前注意到的, 該器皿有朝向殉道的變貌, 只有該實體可以評估並做出選擇."

在同一場集會的末尾, Ra 補充說"該器皿自身可以仔細考慮稍早的話語, 並考量其言外之意. 我們會這麼說是因為若允許持續呼叫生命能, 直到用盡, 將終結這個通訊. 並沒有需要持續呼叫生命能. 該器皿必須找到解開謎題的鑰匙, 否則將面臨逐漸失去這個特殊服務的機會[在這個獨特的空間/時間鏈結中]."

第 94 場集會的個人資料之最後部分包含 Carla 對 Ra 在第 92 場集會提出的謎題之反思, 即她思量許久之後提出的詢問. 謎題是 Ra 用以維持 Carla 的自由意志, 同時給予她一個思考方向之方式, 這個思考可能增進她自己的成長以及接觸其他實體之服務.

Carla:
隨著時間流逝,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時間浪費在衣服與類似的東西上頭, 嘗試最大化我的舒適度與集會的長度. 我穿著溫暖的衣服, 全部是白色的, 蓋著白色的棉被好讓手臂不會被拖住; 我的雙手戴著手套; 還有那種管子[用來給洗衣機/乾衣機排水] 從我的雙手上方穿過 直到手肘部位, 爲了完全卸除覆蓋物(床單)的重量.
只是準備好集會所需的衣物就是一件工作, 當一個人回頭看這過程 表面上幾乎是滑稽可笑的; 而我們堅持不懈繼續這麼做. 但在這個時候, 我們三個人之間只有一個念頭, 那就是繼續這個通訊並盡我們所能地學習.

我想如果這情況再發生一次, 我會再一次做同樣的事: 給出我的全部. 我想像 Jim 會說同樣的話; 毫無疑問的, Don 絕對也是一心一意地追尋這詢問 Ra 的機會. 他覺得這是他畢生工作的頂點. 如果我們覺得有些疲憊 甚至被各種狀況重擊, 我們必須為此工作, 那都是可接受的. (當時)我們的確都覺得疲憊.

我欣賞 Ra 對於我的信心天賦(禮物)所提出的論點, 這是真的 打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享有那信心與希望的態度; 這很可能是為什麼我今天還活著, 而 Don 這名士兵殞落在靈性戰役中(的原因).
Don 是一個具有無限尊嚴、智能、與道德純度的人, 但在有禮的殷勤、效率與專業魅力的面具[用以面對這世界] 底下, 他總是一個有些憂鬱的男人. 我在這輩子擁有許多的天賦, 但這個(信心)確實是最珍貴的.

對於這近視的靈性之眼, 難道 Ra 不是提供了一個絕妙的透視觀點? Ra 認為我只注視那些還需要做的事, 而非感謝那些早已來到的事物.
我經常採納他們的忠告, 並思量嚴格評判的功過, 好比一個嚴厲的批評家要求每件事都必須是如此這般. 生活是混亂麻煩的, 通常事物都非常地不整潔, 需要被釋放、寬恕與接納.

Ra 最後的思維真的是顆寶石. 畢竟, 我們所有的努力[包括這個通訊與所有人類的思維] 到頭來不過是徒然與空洞的愚蠢行為?
我們無法在這個身體中, 在這個存在平面上, 從幻象移動到真理.
那麼, 我們最真實與核心的服務在哪裡? 不在作為當中 而在存在當中, 在於允許真實自我[那個敞開心胸去愛造物中所有事物的實體] 去分享其精華給這個世界, 允許無限太一的愛與光穿過它, 接著放射進入行星意識之中. 那是我們真實的高貴功績(geste), 我們全體此時來到這裡從事服務: 存在, 活出一個虔誠與奉獻的生命.

RA，第九十四場集會

1982 年 8 月 26 日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肉體能量赤字有小幅的增加, 並不嚴重. 其他部分則如前所述.

發問者: 我有些來自該器皿的問題, 第一個是 “我們的第五密度朋友是否要對該器皿朝向痛苦的極度扭曲負責[在集會期間與結束後的期間]?

RA: 我是 Ra, 是的.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 卻還沒做的, 可以治療這個狀況, 好讓該器皿不會經驗這痛苦, 或沒那麼痛苦?
RA: 我是 Ra, 由於這是一個早已-存在的扭曲複合體, 你們能做的很少. 這些扭曲依來源可分爲三部份:
(1)容我們說, 你們外科醫生*小於適當程度的工作允許(她的)左腕區域出現各種扭曲.
(*譯註: 原文 chirurgeons 是 surgeon 的古字)
(2)被稱爲系統性紅斑狼瘡的扭曲導致其左臂與右臂的較低部位的肌肉組織在正常[容我們這麼說]的配置中允許扭曲(進入).
(3)最後是神經損傷, 從胸廓出口到兩邊的附肢，但在左邊特別嚴重.
當該器皿處於清醒行爲的動線當中, 它可以回應各種敲響痛苦警鐘的訊號, 從而警醒心智複合體, 隨後以許多細微的配置來移動肉體複合體, 緩解各種扭曲.

如前所述, 你們的朋友對這些扭曲致意, 就在這個工作開始之前的瞬間.
然而, 在工作期間, 該器皿並未與它的黃色-光芒化學載具同在, 因此不可能(執行)許多微小的動作, 那些可以最有效協助減輕扭曲的動作. 即使是最粗糙的(肉體)運作, Ra 都必須小心地檢驗該心智複合體的心理配置, 才能去運作. 使用一個黃色-光芒載具並不是我們的技能.

在某些情況, 覆蓋物的重量有一些與這些扭曲相關之傷害效應, 因此我們提出一件你們可以完成的小事情; 那就是一個稍微舉起床罩[以離開身體]的骨架, 爲了補償溫暖的減損, 我們認爲可以穿上溫暖手部附肢的紡織材料.

發問者: 我立刻想到這個器皿可以穿長的內衣, 穿在現在穿著的長袍底下; 接著是一個極度輕量, 白色的覆蓋物. 這樣做是否符合要求?
RA: 我是 Ra, 由於這個器皿缺乏明亮閃耀的肉體能量, 我們建議較重的覆蓋物.

發問者: 在你的陳述中, 位於這次(集會)的一開始, 你說 “小於適當程度的工作..”, 那句的前面有個字我完全不懂, 你是否熟悉我嘗試理解的那個字?
RA: 我是 Ra, 否.

發問者: 那麼, 我們必須等到抄寫這份資料時(才知道). 我假設我們的第五負面密度朋友並未全時段引發這些扭曲, 因爲他想要強調一個事實, 即該器皿只有在她嘗試一個服務他人的工作時, 才會遭受扭曲, 於是, 以這些嘗試來扼殺這類工作.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只有部分正確. 不正確的部分如下: 你所說的這個實體發現它的威力*尚不足以發起持續的襲擊, 作用在這個器皿的肉體載具之上.

容我們說, 它已經選擇在更有效的[這個器皿經驗的]空間/時間鏈結中提供它的服務.
[*原註: Puissance, 完成或實現的力量; 權力, 效力.]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爲什麼在最近幾次的場合中 我感覺如此極度地疲倦?
RA: 我是 Ra, 這是先前已經涵蓋的題材.
你們現在經驗的通訊花費特定額度的能量, 即這個小組的每個成員在此生帶來顯化的能量. 雖然這個代價最猛烈的部分落在該器皿頭上, 它在投胎前就設計好裝備著馬甲, 也就是信心與意志的光亮與歡喜盔甲, 它清醒知覺(這點)的程度遠超過大多數的心/身/靈複合體能夠享有的程度, 而無須許多的訓練與啓蒙.

屬於支援小組的成員也提供意志與信心的精華 用於服務他人, 在該器皿完整地釋放自我 以服務太一**造物者**之際, 支援該器皿. 因而, 支援小組的每位成員也經驗到靈性的疲憊, 與肉體能量短缺幾乎無法區別, 除了 每一位去試驗這股疲憊, 每個成員將發現肉體能量位於尋常的變貌(水平).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無意重溫過去的題材, 我應該更謹慎地表達我的問題.那是我期待的, 我剛才嘗試針對我的猜疑獲得一個肯定, 我懷疑那點, 從現在起 我將更小心地提問.
該器皿的第二個問題是: "在度假期間, 我揭露許多關於我自己的事, 以前並未有意識知曉的部分. 在我看來, 我憑藉與生俱來的靈性天賦不費力地向前進, 卻從未花費任何時間去認識我的人類自我, 似乎還是個小孩, 既不成熟 又不理性.
是不是這樣?"
RA: 我是 Ra, 有部分是正確的.

發問者: 然後她說: "如果真是如此, 這似乎是謎題的一部分, 關於 Ra 所說的我存有性的方式. 我恐怕如果我沒有成功地工作我的各種人類扭曲, 我將要爲失去通訊負責. 不過 Ra 也建議過度-致力於呈現任何結果都是不智的. Ra 可否評論這些想法?"
RA: 我是 Ra, 我們進行一般的評論, 首先 關於通訊的詢問再一次指出該器皿以偏見的眼睛觀看心/身/靈複合體. 每個正在尋求的心/身/靈複合體都幾乎必定擁有不成熟與不理性的行爲.
(另一方面,) 這個實體, 如同幾乎所有的尋求者, 已經在這個肉身經驗的架構中做完可觀的工作, 並且的確發展出成熟與理性(行爲).

這個實體竟然看不見已經完成的事項, 而只看見那等著被完成的事項, 值得好好地注意.
的確, 任何尋求者發現自己內在有這個理智/情感與理智變貌之情結(complex), 應

該思量批判可能並無效力.

當我們靠近該詢問的第二部分, 我們查看冒犯自由意志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 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在**混淆法則**的邊界內回答.
這個特殊的器皿並未受訓, 也沒有研讀或工作任何修練(紀律)以接觸 Ra.

我們已說過許多次, 我們能夠接觸這個小組 使用這個器皿是因爲這個器皿奉獻(自己)給太一無限**造物者**的純度; 也因爲這個小組中每位成員享有大量的和諧與接納; 這個情況使得支援小組得以在沒有顯著扭曲的情況下運作.

我們是謙卑的使者, 一個器皿怎能將(我們)任何的想法視爲**造物主**的意志?
我們感謝這個小組, 讓我們能夠透過它說話; 但未來如同迷宮一般, 我們不知道是否在最後一次工作之後, 我們的功業(geste)得以完成.
那麼 該器皿能否花一點時間思考, 它將會停止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我們請求該器皿思量這些詢問與觀察.

[片斷四十五 完]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 Ra 曾講述(即使)有最明顯 最清晰的感知 仍有許多部分被遮蔽. ...

片斷四十六

Jim 評論:
Don 的工作是**東方航空**的駕駛員，促使他在亞特蘭大落腳. 往返通勤亞特蘭大對他而言越來越耗損，並且減少用於 Ra 集會的時間，因爲他的缺席 以及回家之後 需要一些時間恢復元氣. 因此，在 1982 年秋天，我們發現一個房子靠近亞特蘭大機場，我們認爲我們搬過去之後, Don 的通勤時間可以減少許多.
這棟房子先前被那些走私非法毒品的人們居住，他們在那兒明顯有眾多的不和諧經驗，而這房子將是我們的新家. 這些前任房客的不幸經驗顯然吸引了元素精靈與較低星光界實體進入屋子, Carla 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感知到(它們).

她很想要搬進這個屋子，因爲那將大大地幫助 Don 靠近他工作的地方. 她想要買新的地毯取代骯髒的舊地毯；這點無法實現，或者以刷洗地毯的方式 淨化這個房屋 去除不受歡迎的陰魂；但我們的預算限制 以及 她的關節炎使得這兩項都變得不可能. 於是產生一個溝通上的藍色-光芒阻塞，兩天以後 當她正在每日散步時，我們第五負面密度的朋友進入(該阻塞點)，並以魔法方式強化之，直到她無法呼吸達三十秒之久. 在這個危難的過程中 (Carla)保持鎮定使她安然度過整個過程，對 Don 講述房屋的事情則清除了這個阻塞.

關於故障的卡帶錄音機的詢問，發生時間是幾天後 當 Carla 嘗試錄製她的歌聲準備送給一個朋友時 聽到奇怪的聲音.

這個集會的最後部份回到亞特蘭大機場旁那間房子的主題，本來要成爲我們的新家的房屋；以我們個人與可能有誤的意見，從這個時點開始[最早可追溯的起點]這些困難最終導致 Don 的死亡. 我們看完亞特蘭大的可能新家之後，返回路易維爾的住處，就在我們踏進前門之際 突然之間 一隻老鷹(hawk)，雙翅寬度至少有四英呎，降落在我們廚房窗戶的外邊，停留一陣子之後 飛走掠過樹梢.
Carla 與我都覺得這隻老鷹象徵肯定的信號，亞特蘭大的屋子做爲我們的新家是理想的. 然而, Don 不確定該老鷹是一個好信號，他開始懷疑我們究竟是否應該搬遷到那棟屋子.

Carla 評論:
我無法告訴你 那座亞特蘭大"農場" [這裡討論的主題] 不能做爲我們的住處 我有多麼難過，在這個位置 Don 離機場只有三英里. 那是一個很讚的地方，雖然

這屋子有個古怪的地方，它與鄰近的馬廄之間沒有牆壁相隔；不過這裡的房租比<u>路易維爾</u>的住處要便宜，氣候也比較溫和，Jim 也有空間伸展並且有自己的地方；Don 與我也有同樣的好處．讓這事落空的關鍵是 Don 的態度，他深刻的特徵；我想像那是源自於他生長在大蕭條的年代．他並不想要花錢把那個地方弄得很乾淨．那個地方的灰塵污垢到處都是，也荒廢了好些時間，偶爾有人來擦拭與吸塵，但所有散落濺出的液體都留在原地，骯髒的地面上還有些微的銅鏽，只有優質的肥皂以及很努力的刷洗才能把它們清除．我認爲最合乎邏輯的解決方案是將所有骯髒區域的地板以新的(地毯)覆蓋．若做不到這點，僱用一家好的清潔公司，以專業的設備(清潔)，這樣也足夠了．這兩件事 Don 都不想做．

當老鷹飛走之際，Don 將它視爲一個壞的預兆，就這樣決定了，沒得商量，就 Don 關心的這事而言．如 Jim 所說，在那個時點，Don 心智的平安有一個明確的轉移．他比以往都更關心是否有足夠能量從事駕駛員的工作，接著所有事情似乎都成爲許多的麻煩．

當我們嘗試從屋主那兒買下<u>路易維爾</u>的房子，屋主與<u>唐納</u>(Don)雙方有 5 千美元的爭議，造成這樁買賣無疾而終；同時該<u>路易維爾</u>地產所有人在我們不知情情況下將它賣出；於是我們必須搬到別的地方．

*Don 最終批准(OK)了一個可愛與昂貴的屋子，位於<u>拉尼爾</u>(Lanier)湖畔，離機場有糟糕的 40 英里之遠．我們當時不了解<u>亞特蘭大</u>的交通糟透了；尤其是**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那兒舉行，全國都注意到這個地方．Don 必須從交通混亂區的極北端開車前往極南端，機場所在地．他從湖畔屋到達工作地點的時間還超過以往從<u>路易維爾</u>出發的路程時間；因爲住在<u>路易維爾</u>時 他只需要開一小段路到(當地)機場，接著搭通勤車到達<u>亞特蘭大</u>，全程大約 1 小時．而從湖畔出發，開車時間總需要 1.5 到 2 個小時，因爲交通壅塞．在這個屋子，根本沒有解決方案與安心可言，對於我們三個人而言，不知怎的 沒有一個安全的住處，於是開始了一段困難的經驗．*

如果<u>唐納</u>當時表現正常人的樣子，他就會將他的種種恐懼好好地說出來．但 Don 就是 Don，一個美妙、睿智、迷人、有趣 以及真正偉大的男人，但也是一個獨特的男人，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假裝他沒有偏好，只是一個觀察者．在他死後，我發現他當時發展出一些真實的恐懼，害怕我投向 Jim (因而)失去我．但對我 他什麼也沒說，接續他尋常的行爲慣例 彷彿他沒有偏好．於是我完全地困惑了，我盤算他的煩亂只是要找到一個對的地方，我花費無數的時間仔細閱讀所有的報紙廣告，嘗試爲他找到一個他感覺良好的地方，結果卻是徒然．從這個時點起，我們從未有平安，漸漸地 我在一個深沉的水平了解某個嚴重的東西在 Don 裡內走向錯誤方向．他的行爲開始很不像他自己，開始不情願離開我的存在範圍；嚴

直到 他在場聆聽我的音樂練習，觀看我做運動，睡在我的房間，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平常的 Don 不屑去做的. 我並未將這些事看做正面，因爲我真的愛那急躁與冷漠的 Don，並且期盼把他找回來.

在唐納生前，我有好幾個月爲他悲痛，因爲他快速地變成另一個人，一個連我與他自己都不認得的一個人. 對 Don 與我來說 那是一段包含最深沉悲痛的時間. Jim 深深地關心我們兩個，但他的狀態相當穩定. Don 與我都快速地走到超越正常邊界的地步. 我承受(精神)崩潰的苦難，我尋求協助，並得到家人、朋友與治療師的幫助，於是我走出精神崩潰，繼續在一個基本的水平上運作. Don 也承受(精神)崩潰之苦，但他真的與現實切斷，他(當時)所在的地方 似乎沒有一個人，尤其是我，都無法幫助他了.

RA，第九十六場集會

1982 年 9 月 9 日

RA: 我是 Ra，肉體能量赤字明顯比上次詢問期間增加. 生命能方面 也有相當程度的減少，不過必要程度的能量[以維持正常的理智/情感變貌]仍然是具備的.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肉體與生命能減少的起因?
RA: 我是 Ra，我們發現在構想答案之前，需要檢驗該器皿的心理配置，這是由於我們不情願冒犯它的自由意志. 該實體一直以來欣賞個人催化劑之靈性沉思的相關概念，所以我們可以繼續講下去.

這個實體有個單一的(singular)習慣性態度；那就是當有需要行動時 該實體習慣以服務的角度分析該催化劑 接著決定一條路線.
當這個實體瞧見即將被這個小組居住的住宅，這個態度配置有了最不尋常的變化. 該器皿感知到那些我們曾提及的元素精靈與星光界存有，該器皿渴望獲得這個有問題的住處 以有所服務，但發現自己的本能對於這些不受歡迎的陰魂起反應. 這個心智配置的分割由於缺乏控制的連續催化劑而加劇. 如果這個實體能夠實質地開始淨化洗淨該住宅，容我們說，將不會出現開口.

雖然這個實體嘗試在這個議題上清晰地溝通，雖然支援小組的每個成員也同樣這麼做，揭露與掌握該催化劑本質需要一定數量的藍色-光芒工作，以產生影響力，這個數量尚未被達成. 於是，產生一個開口，對於這個心/身/靈複合體而言是相當罕見的；向你們致意的那個實體移動進入這個開口，並執行我們認爲在它的

純粹魔法顯化中最有效力的(工作), 就在目前這個鏈結[以你對時間的認知而言].

幸好這個器皿並未扭曲朝向你們稱爲的歇斯底里症狀, 因爲這次工作的潛能是這樣的, 假若該器皿允許恐懼增大超過堅持下去的意志, 那時 它就無法呼吸, 每一次嘗試呼吸 都會變得更接近不可能(呼吸), 直到發生窒息(現象), 那是向你們[以它自己的方式]致意的實體所渴望的, 如此 該實體將離開這個肉身.

發問者: 容我說, 這個威脅是否仍然存在, 如果是,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減輕它?
RA: 我是 Ra, 這個威脅[如果你願意以這種方式形容這個致意]不再存在了. 該通訊受到書記員, 接著是發問者的影響, 確實關閉了開口; 並允許該器皿開始吸收消化它已接收的催化劑.

發問者: 該器皿詢問我們新地點的房子是否能夠藉由粉刷與清潔獲得轉化?

.. *(中略)*..

RA: 我是 Ra, 任何導致淨化的順序都是可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清潔過程中 不要跨過門檻, 因爲這類對於 感覺門檻使用上的限制可以影響你的考量, (所以)我們補充說明這點.

發問者: 當這個器皿嘗試錄下她的歌唱時, 錄音機發出非比尋常的聲音, 這個問候是否來自我們第五負面密度同事?
RA: 我是 Ra, 否. 毋寧說這個問候來自一個故障的電子機器.

發問者: 那麼, 沒有任何負面實體製造催化劑使那台機器故障, 是否正確? 它只是該機器隨機故障的一個作用, 我這樣說對嗎?
RA: 我是 Ra, 否.

發問者: 這個故障的起源是什麼?
RA: 我是 Ra, 該機器有兩個困難.
首先, 這個器皿對於電磁與電子機器設備有強烈的影響效應, 如果你們渴望持續使用這些設備, [合理的做法是]應該請另一個實體操作這些機器.

另外, 某些困難來自物理干擾, 你們稱爲的錄音帶材質, 當"播放"的按鈕被壓下去時, 錄音帶卡到鄰接的按鈕.

發問者: Ra 如何能夠知道全部這些資訊? 這是一個有點不重要的問題, 但我感到很吃驚 Ra 能夠知道所有這些瑣碎的事物.
你是怎麼做的, 在時間/空間中移動 接著視察問題或什麼?

RA: 我是 Ra, 你前者的假定是正確的, 你後者(的假定)對我們而言, 艱澀難懂.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你在時間/空間中移動, 接著視察狀況以決定問題所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的確是這樣的.

發問者: 抱歉問了一個不重要的問題, 我(心裡)想的是未來的讀者, 他們可能對這件事感到十分困惑.
前幾天 剛好有隻鷹隼降落在廚房窗戶外頭, 這事件是否有其重要性?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我們發現提供給我們的詢問 (你)通常早已知道答案, 這是有趣的. 我們假設我們的肯定受到欣賞.

發問者: 在塔羅牌中, 有鳥兒做爲信差的概念, 該事件似乎與這概念有連結, 並且是這個概念的示範. 你可以說 我正在猜想關於這類訊息的機制, 我假設該鷹隼是一個信差, 當我思考它可能的意義時, 我假設這信息與我們的活動有關, 而我在自由意志的狀態下, 透過這隻十分不尋常的鳥兒出現, 獲得一個訊息, 我這麼說是因爲牠到來的位置是如此靠近. 我對於這個訊息的來源很感興趣, 當然, 起源都是屬於太一**造物者**, 只是這個機制令我十分困惑. Ra 可願評論這點, 請?
RA: 我是 Ra, 不可.

發問者: 嗯.. 我就怕你會這麼說. 我假設這事件如同**第三號牌**[**心智的催化劑**]所描繪的一樣, 屬於相同類型的通訊,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由於**混淆法則**, 我們不能評論. 對於已知的事項 (我們提供)可接受程度內的肯定; 但是 當識別的主觀印記*起起伏伏, 訊息不清晰時, 那麼我們必須保持緘默.
[*原註: Sigil, 一個印信或圖章; 一個可以行使玄秘力量的標記或記號.]

[片斷四十六 完]

發問者: Ra 可否評論降福於水的技巧? ...

片斷四十七

Jim 評論:
在更多地思考老鷹的主題後, Don 再次詢問 Ra 關於牠的重要性. 由於 Ra 並不想要冒犯 Don 的自由意志, 因此不能清楚地解釋老鷹的意義— 這樣會影響 Don 對於搬家的決策— Ra 最多能做的是以間接的方式講話, 如同某種謎題, 要求 Don 與我們每個人做出自己的決定.

任何正面實體, 好比 Ra, 都極度渴望維持第三密度星球上每個人的自由意志, 這是由於如果 Ra 實體給予能改變一個人未來選擇的資訊, 那麼 Ra 不只教導該第三密度存有 還為它完成這段學習; 透過為它學習的過程, Ra 已經剝奪一個人的靈性氣力, 那是一個人經過奮鬥 最終為自己學會課程後獲得的氣力. 從更大的觀點, 這個結果不被視為一個服務 而是一個反服務(或損害).

因為 Don 對於亞特蘭大那棟房屋做為我們下一個家的合適度有疑慮, 我們並未搬家到那棟房屋 而是在路易維爾續待一年. 1983 年秋天, 我們最終在亞特蘭大區域找到另一棟房屋, 接著搬過去. 到那個時候, Don 的疲憊已經升高到臨界點, 他開始越來越憂慮他是否可以繼續保有工作, 因為**東方航空**當時的財務狀況正快速地墜落.

Carla 評論:
*啊, **造物主**似乎總是提供我們小小的暗示, 能夠正確地解讀(真好)!*
Jim 與我都以為那隻老鷹單純地表示對那個地點的肯定. 但 Don 是老闆, 他真的感到不確定, 以致於他有一陣子完全地放下搬家的想法, 嘗試去購買我們正租用的房屋. 如我先前提過, 爭論點在於房屋的 4%價差, 唐納並未清楚地看見他的道路, 給予那相當貪心的屋主多一點津貼 好讓我們越過" 不買就搬家"的艱難局面. 到最後, 我們被迫搬家, 不是路易維爾就是亞特蘭大, 那是決定命運的一次搬遷; 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掙扎與問題. 我們這個接觸 Ra 小組的隕落之悲傷短劇正要開始.

RA, 第九十七場集會

1982 年 9 月 15 日

發問者: 我們的第五負面密度朋友目前狀況如何?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發問者: 關於該老鷹的出現, 我做了一些考量, 並且已經分析**第三號牌**裡頭的鳥. 這隻鳥是來自高我的一個訊息, 還有**第三號牌**中翅膀的位置, 其中一個翅膀指向女性, 表示這是一個給女性的訊息, 做爲心智之催化劑.
向下的翅膀位置表示該訊息屬於負面特質, 或表示特定心理活動或計畫的不恰當狀態. Ra 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否.

發問者: 是否由於第一變貌而欠缺評論?

RA: 我是 Ra, 是的, 正確.

發問者: 當我們從亞特蘭大的房子返回之際, 我立刻看見老鷹, 我已經分析過, 該老鷹是一個訊息, 很可能來自吾人之高我, 向我指出這個搬遷的計畫並不是最佳的或不大恰當, 因爲沒有該老鷹, 我們將會在沒有額外催化劑的情況下 繼續原訂計畫.
那麼, 這個驚奇的單一催化劑, 從我的邏輯觀點, 只能意味該計畫爲了某種尚未被發現的理由是不恰當的. Ra 可願評論這件事?

RA: 我是 Ra, 我們盡可能踩在混淆法則的邊界內, 我們建議並非所有長翅膀的生物都有原型的意義.

我們可以建議注意到共享的主觀明顯現象是常見的, 當(該實體)在另一次的肉身經驗 工作到達顯著程度 增多的極性服務得以共享.
那麼 這些主觀有趣的共享現象做爲一個溝通的手段, 這現象的特質無法被局外人*討論, 因爲這樣會干擾每一個涉入該主觀有意義事件複合體的實體之自由意志.
(*譯註: 原文直譯爲 在那些共享肉身經驗之外的實體們, 在此予以簡化)

發問者: Ra 能否告訴我們今天早上在這個房間內的不尋常氣味?

RA: 我是 Ra, 這個氣味有兩個組成部分. 第一個, 如你們已猜測的, 是你們的第二密度實體, 囓齒動物的肉體載具分解腐敗(產生的氣味).

其次，一個元素精靈嘗試在這個小生物的腐敗殘留物中找到住處(產生的氣味).

對該房間的淨化以及焚香已經阻止該元素精靈的行動. 生物分解的過程將在一小段你們的空間/時間之後 消除對鼻子比較不和諧的知覺(感受).

發問者: 我發現目前自己處在一個決定的困難位置，主要是因為前述的老鷹出現在我們從亞特蘭大返家之際. 這個... 唯一有任何價值的目標是我們正在做的工作，不只包括(與 Ra)聯繫，還包括傳達與散布這份資料給那些想要它的人們.

既然搬家與這目標有連結，對我來說 這隻老鷹顯然是該過程的一個機能，我目前處於一個困窘兩難的局面，關於什麼是最理想的情況; 因為我尚未明確地決定該老鷹的重要性 或 搬家的利益或效力，基本上 (我)不想要創造任何不可逆轉的過程 造成我們缺乏能力去服務那些尋求該資訊的人們，也就是我們透過努力而能夠顯化的資訊. Ra 是否願意評論這個情況?
RA: 我是 Ra，該發問者假定很多，對此評論即是冒犯它的自由意志. 我們可以建議衡量我們先前關於你提到的長翅膀的生物之評論. 我們重複，任何工作場所，由這個小組恰當地準備，對 Ra 都是可接受的. 辨別的選擇屬於你們.

[片斷四十七 完]

發問者: 在前四張牌中 是否有任何細目不屬於 Ra 的意願 是我們可以移除的，好讓我們在製作新的圖畫時 能呈現更少混淆的牌?

片斷四十八

Jim 評論:
第九十八場集會完整地呈現在這裡, 在我們生命的這個時點, 我們的經驗開始變得有一點不尋常與困難. 關於如何處理亞特蘭大機場附近的那棟房子, 我們在達成協議上有困難, 這是 Ra 所說的藍色光芒阻礙的困難, Ra 在此針對 Carla 的混合式問題給予一個十分長的回應. 既然我們自由地選擇我們的困難, 這是一場公平的遊戲, 我們的第五密度負面同伴就可以強化這些困難.

我們詢問如何再次協助我們長期的寵物與同伴, **甘道夫**(Gandalf), 牠即將接受另一場腫瘤移除手術, 在詢問過程中, 我們發現第二密度生物也可能因爲內在產生無法解決的憤怒 而導致癌症—同樣的過程也適用於第三密度存有.

最後, 我們發現當一個人建造工藝品、服飾、或用以服務他人的工作設備, 他投資大量的愛在其中, (於是)這類的自製(homemade)與心製(heartmade)的工藝品可能蘊含可觀的魔法潛能.

Carla 評論:
*當我們準備這份即將出版的個人資料, 我正坐在電腦前, 我很想要揉眼睛, 因爲我稍早做的園藝工作使我必須處在一個容易過敏的環境, 而我對許多東西都會過敏. 我想這些過敏通常是**流浪者**的一個抱怨項目, 並且至少部分與兩個世界[地球世界與原生世界] 的振動不匹配有關.*

*通常**流浪者**越是不抱怨, 其身體越會演出這些困難, 也就是我們在情感上與理智上與這裡的振動產生的困難.*

*當然 這點對我是真實的. 我確實看見這些過敏的精神影響(psychosomatic)特質, 並且藉由長期的練習 對它們發展出一種良好的抵抗力, 那允許我去做許多我喜歡的事情當中的一部份, 不管是輕拍貓咪 或 從長春藤中拔出寶蓋草(henbit);
或吃許多食物中的一種, 或擦拭灰塵, 或把我在教堂找到的某個發霉東西清理乾淨, 這是我不定期的(教堂)清掃工作之一.*

我懷疑不管我的態度如何 我都不能躲開這些(過敏), 但我希望它們儘可能只佔我的覺知的小部份, 並且感覺態度真的是一把鑰匙.

它向我展現的是 當我們投胎來此 我們是如何地被小心地平衡.

我正好獲得這些扭曲, 大部分原因是爲了讓我有充沛的強制時間去更多地默想. 看起來 我是一個十足的隱士; 當然 在許多年的強迫靜止狀態下, 我總是發現深度的信心與喜悅 它們從內在照亮我的生命. 幾乎彷彿可以說 疾病或限制等逆境是一個老師, 將你帶離舊有的做事方式, 並引介你進入沉思的生活.
在我生命的每一天 我總是想要待在這裡, 除了在青春期之前 一段令人難過的時期, 當時我失去所有信心 並且決定如果我不能幫助任何人, 我最好向前走(到別處去). 我的身體熱切地配合, 不到六個月, 身體使自己陷入腎臟衰竭當中, 起因是一個過敏反應. 而過敏存在的理由是(兩種)振動複合體之間的不匹配.
看這(一切)運作得多麼乾淨俐落, 催化劑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美好的世界.

當我終於在 1992 年期間從病床站起來, 我發誓不要失去對靜默的熱愛. 但我也喜歡做事, 忙碌的蜜蜂 即是我.
當然我喜愛去幫助 L/L 研究中心的各項工作: 通信、寫作與傳訊; 以及我的教會與歌唱. 這些工作就像是我居住的建築物的基柱(footers), 更新內在靈性之真實棟樑. 但還有更多, 我喜愛女性朋友的相伴, 走出我平常的生活, 在既定行程外享受女士之夜. 我喜愛下廚, 在我塞得下的限度內 儘可能地去做; 接續下去 我每週的一個早晨會去我崇敬的教區社群, 只是四處整理東西, 洗洗刷刷, 將東西佈置就緒, 特別是教會廚房, 但是我真的走過(教會)建築物的所有地方. 在上主之屋成爲一個僕人真是喜樂!
我能夠繼續下去 直到你已窮盡任何可能的興趣. 有如此多好事可做, 如此多的需求 我聽到也想要回應; 太多事情無法完成, 可惜啊, 這是九十年代的困境: 沒時間!

說了這麼多的協助(他人)的事項, 只是要表明我對於有益活動的熱愛已經深入我的骨髓. 只要是我能夠完成的活動 我就無可避免地去做; 這就是我所是的一部分, 有心人會說這樣的人是天生的殉道者.

或許這有些真實, 我只知道我們活著 然後我們死去, 當我還在這裡的時候, 我想要在能力範圍內 盡可能深深地回應, 這意味我總是一直推擠自己的極限, 總是成爲超心靈致意的獵物.*
(*譯註: 原文爲 pushing the envelope, 典故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www.phrases.org.uk/meanings/push-the-envelope.html)

遭逢致意這件事, 在我生命中從未間斷; 只是我去面對它, 如同 Jim 一樣, 懷著敬意去認知它, 並修煉(自己), 不帶評判地允許它快速通過, 知曉在它背後的負面本質其實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也是我所愛的.
接納與寬恕單純地推動這個局面, 接著危機過去了.
這是艱難贏得的智慧, 我鼓勵任何陷入這種情境[發生超心靈致意]的團體去研讀寬

恕與接納之道, 好面對這股表面上的反對能量.

在主張萬有即一(All is One)之更高真理的過程中, 我們將自己放入更精細、更充滿的光中; 當我們遭逢這些致意時 單純地、堅持地無懼生活, 這些困難將會平息.
對於那些感興趣的讀者們, 我的確在通靈者手冊(Channeling Handbook)一書中有一章專門講到超心靈致意與超心靈自我防禦. 書中建議的精華如下: 不要怕, 倚靠祈禱, 並且保持自我方向對準敞開心房之愛.

(該集會有一段)討論我的惡性喉嚨感染, 經過六週攝取抗生素與大量的脫脂乳[我不喜歡的東西], 它真的管用, 我痊癒了.

甘道夫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一個小個子. 1968 年一個老朋友給我這隻貓, 他那時還是一隻小貓, 當時唐納與我正開始共同生活. 他崇拜唐, 並會跟他玩撿東西; 唐將薄荷糖包裝紙綁一個小蝴蝶結, 然後丟出去, 甘道夫重複地把它拿回來, 然後放在唐的鞋子裡, 當唐在家時 他的鞋子總是不在腳上. 甘道夫的熱忱是強烈的.
如果我們坐著, 他總是在我們其中一人的上頭. 唐喜歡把甘道夫懸掛在他的肩上, 四處走動, 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見他們, 進行他們的每日公寓之旅, 遊遍各個房間. 甘道夫表達極度的愛! 當他變得很老的時候, 他同時罹患關節炎與癌症, 但直到他死去之前, 他劇烈地決定要待在這裡, 並盡可能地靠近我們, 我感覺他現在重新投胎在我們美麗的貓咪, 眸(Mo), 體內, 他表達許多相同的能量. 我感謝我們有更多時間與這個靈魂相處, 無疑地 他是一個可收割到第三密度的實體.

RA, 第九十八場集會

1982 年 9 月 24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肉體能量的短缺程度有些增加, 生命能變貌有一些改善.

發問者: 我們剔除每次集會開始前的冥想, Ra 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爲一次(集會)工作做準備的目的是淨化每個參與工作的實體. 將

這個準備的一部分移除, 這件事的價值取決於每個參與工作的實體不經由該特定的協助 而達到的純粹度.

發問者: 我只是隨便瞎猜, 有沒有可能在(集會)工作前的冥想被我們的第五密度負面朋友所使用來創造該器皿身上的過敏反應以及其他反應? 我的假設是否正確, 或不正確?
RA: 我是 Ra, 在你們的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這個實體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地靠近工作(開始時間) 向該器皿致意.
剔除該準備導致該第五密度實體在決定不冥想的時機(juncture)對這個器皿致意. 該致意並不花費可注意到的時間量[以你們的稱呼].

發問者: 如果我們先前有舉行冥想, 該致意的效果(與沒有冥想相比) 是相同的?
RA: 我是 Ra, 是的.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該器皿的問題, 她陳述如下: "Ra 可否告訴我們是什麼因素允許我們的第五密度負面同伴能夠繼續在喉部區域致意該器皿, 也包括其他不尋常的知覺, 好比暈眩、柑橘花香的味道、感覺踩在想像生物的上頭, 要做什麼能夠減輕這些致意? 還有爲什麼這些致意發生在走路過程中?
RA: 我是 Ra, 該詢問有幾個不同的部份, 我們將嘗試回答各個部份. 我們幾乎踩到混淆法則(的邊界), 但被一種覺察所解救, 該覺察是即使沒有這些資訊, 這個器皿仍然會繼續提供它的服務.

你們第五密度同伴的工作仍然影響該器皿, 如我們先前所述, 那是一個有效力的工作. 容我們說, 受到該工作碰觸的這些偏見的總體提供該器皿增進生命力與肉體氣力的機會. 在首次詢問之後 藍色-光芒的困難尚未完全到達盡頭, 再次地, 這個小組經驗的阻礙對該小組而言是罕見的, 也就是說, (因)不清晰通訊造成的藍色-光芒阻礙. 藉由這個手段, 該工作的效力獲得增強.

這個工作的潛能是顯著的; 身體運動、神聖音樂、各式各樣的經驗, 甚至簡單的社交活動都受到危害, (因爲)該工作嘗試關閉(器皿的)喉嚨與嘴巴. 值得注意的, 也有潛能喪失這個通訊.

我們認爲該器皿的過敏創造出一個持續的方式, 使得該魔法工作創造的扭曲得以繼續. 如我們已經陳述, 爲了除去該工作(之效應), 必須要完全地移除[該工作造成的]喉嚨區域的扭曲. 持續惡化的過敏反應使得這點變得很有挑戰性.

你們可以將柑橘花香的氣味與 Latwii 群體*相關聯, 在該器皿的請求下, 這個實體與器皿同在. 由於該器皿相當敏感的特質, 以及[再次地]該器皿正位於十八日

週期的頂點.
(譯註: 原文爲第五正面密度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你們知曉為聲音振動 Latwii. 在此予以簡化.)

關於踩到與殺死小動物的知覺, 這是來自你們第五負面密度同伴的致意, 由於上述的情況, 該致意變得可能.

關於移除該魔法工作的效應, 我們可以給兩個建議, 一個是立即的, 一個是普遍的建議.
首先, 在治療知識體系中, 那些被你們人群知曉爲醫生的醫者, 他們的方式是使用粗糙的(harsh)化學物質, 你們稱之爲藥物.
這些物質幾乎總是造成比預期的心/身/靈複合體效果遠爲更多的改變
無論如何, 在類固醇的例子中, 或者 交替使用抗生素家族, 這樣可能有益於完整移除該工作其中的困難, 該工作仍能夠興旺存活.
當然, 在這段用藥期間結束之後 過敏會持續存在, 但該工作的效應將不再運轉.

你們稱爲傑洛米(Jerome)的實體可以很好地協助, 使用有些非正統的治療方式.
因爲你們的正統醫者相當地誤解過敏(症狀), 將該器皿交給你們的醫生服務是不恰當的, 他們會把減輕過敏效應與攝取較溫和形式的相同毒素連結在一起; 容我們說, 這樣只治療了症狀. 然而, 這樣對身體複合體的改變是相當不妥的.
過敏可以被視爲心智複合體在很深的水平排斥該心/身/靈複合體所處的環境.
是故, 過敏在它純粹的形式中, 可以被視爲較深層自我的理智/情感扭曲.

比較普遍的推薦在於一位不願被辨識的實體, 它有個代號— 轉經輪(prayer wheel).
我們建議接受這個醫者的十次治療, 並且建議一次清晰的解讀 隨後決定該器皿這方對於過敏的優先順序, 特別在你們的食材方面.

最後, 在行走時 身體複合體開始全力運轉 以致於加速呼吸, 使得該工作的效應變得明顯. 另一個促成的因素是你們的第二-密度物質 有好些種類令這個器皿過敏.

發問者: 謝謝你,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最老的貓, 甘道夫, 有一個靠近他脊椎的腫瘤(growth), 我們去年四月曾執行一次外科手術移除該腫瘤, 有沒有什麼因素可以使得這次的外科移除腫瘤手術變得比較不洽當? 還有我們這邊最適當的行動, 可協助他康復, 是不是在手術過程觀想光環繞著他, 以及當他位於獸醫(診所)時定期重複儀式措辭?
RA: 我是 Ra, 否, 沒有比先前更需要注意的起因; 是的, 你所說的措辭將幫助該實體.
雖然這個實體的身體複合體是衰老的, 因此在承受你們的麻醉劑過程中, 容易陷

入危險；但它的理智、情感、與靈性變貌強烈地受到激勵朝康復前進，好讓它得以再一次加入它鍾愛的實體．要記住，這個實體是可收割的第三密度(實體).

發問者: 你可願解釋爲什麼你剛才說 “要記住，這個實體是可收割的第三密度” ? 並且告訴我關於準備進行的腫瘤手術 你是否有任何其他特定的建議?
RA: 我是 Ra，我們陳述這點爲了闡釋我們對”靈性複合體”詞彙的使用方式，該詞彙適用於這個被認爲是第二密度的實體，隱含的意思是這個實體會有更多更多的理由去忍受(過程)並療癒，好使它能夠尋求其鍾愛實體們的臨在(presence).

發問者: 關於預定的手術, Ra 還有沒有任何額外的建議?
RA: 我是 Ra，沒有.

發問者: 我不禁要想一件事，我假設貓兒甘道夫有腫瘤的原因是他的憤怒狀態，由於他的環境新增一隻貓？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這個事件造成的扭曲是你們所稱的癌症之最初起源．這個腫瘤的最近起因是身體細胞的扭曲特性，你們稱爲癌症.

發問者: 在這個時候 貓兒甘道夫體內是否有任何其他的罹患癌症的腫瘤?
RA: 我是 Ra，是的.

發問者: 我們能否緩解那些(症狀)，如果可以的話，如何做？它們位於哪邊?
RA: 我是 Ra，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中，沒有可緩解之處．一個位於(它)右邊的臀部接合點；另一個很小 靠近你們所稱的肝臟器官；還有小的細胞扭曲位於兩邊的[我們可以稱爲]手臂，以這個稱呼辨別上側的附肢.

發問者: 除了外科手術幫助甘道夫之外，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 以有效地緩解這些問題?
RA: 我是 Ra，繼續讚美與感恩，請求移除這些扭曲．有兩個可能的結果.
第一，該實體將滿足地與你們居住在一起，直到由於癌症細胞造成的扭曲 (使得)它的肉體載具不能保持下去爲止.
第二，該生命途徑可能變得允許治癒.
我們不想藉由檢驗這條生命途徑而冒犯自由意志，雖然我們可以補充說明，有多數的生命途徑使用某種扭曲，好比這個(例子)，以離開其肉體，在這個例子中是橙色光芒體.

發問者: 好小子(Fairchild)這隻貓有沒有任何同樣類型的問題?
RA: 我是 Ra，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中，沒有.

發問者: 這是需要的嗎? 貓兒甘道夫是否需要成爲心/身/靈複合體與可收割的第三密度(實體)才會讓憤怒造成癌症?
RA: 我是 Ra, 不.

發問者: 那麼任何心/身複合體都會因為憤怒發展出癌症,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 這是正確的.

在此時 我們要打破我們的慣例 提出一個觀察. 我們觀察到下列的同時事件(coincidence). 首先, 這個器皿的喉嚨有壅塞(現象), 這是由於供能過敏反應造成黏液流動, 在這個(時)點已經相當嚴重, 我們可以安全地預測 在半個小時以內, 或然率/可能性漩渦將靠近確定點, (屆時)我們將需要離開這個工作(場合).

其次, 如我們先前提到 你們的聲音振動錄音裝置發出的(某個)聲音振動 是我們聽得見的. 如果這個小組渴望, 它可以在這個聲音振動發生之後 很快地選擇結束集會(複數).
這個決定可確保該器皿喉嚨內朝向不舒適/舒適的變貌保持在最小的程度, 直到你們第五密度同伴的魔法工作之效應已經被移除爲止.

發問者: 我們完全沒問題. 因爲這些錄音帶一面長度爲 45 分鐘, 所以那個噪音發生在第 45 分鐘期間, 那麼 我將只問最後一個問題, Jim 已經建造的新桌子, 爲了擺放附屬物, 它是否足以容納它們, 因爲它將給我們更多空間在臥床的四周行走, 還有 是否讓它保持自然的狀態, 或者以亞麻仁油覆蓋、塗抹或油漆它, 哪一個方式比較好?
RA: 我是 Ra, 我們觀看這附屬物, 它懷著喜悅歌唱. 松木在讚頌中振動. 許多投資放在這個木頭的工作過程中, 現在已經完成了. 它是可接受的.
我們建議它可以維持目前的樣子, 或以油摩擦, (因爲)它也很容易被磁化, 持守預定接收的振動 到達一個深刻的程度.

發問者: 既然錄音機不久前已經發出喀喀聲, 我在想現在會是個適當的結束時機?
RA: 我是 Ra, 這件事由你辨別, 雖然該器皿保持敞開給我們使用, 如我們先前已說明, 其肉體扭曲開始攀升.

發問者: 那麼我們最好結束以維持該器皿的肉體能量, 接著我要問是否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好改善這個通訊, 或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們發覺你的關切是恰當的.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片斷四十八 完]

片斷四十九

Jim 評論:
大多數人大概不會把我們小組的經驗描述爲真正的不和諧, 那是我們在
1982年秋天的經驗, 感覺不十分健全 也不大和諧.

然而 當一個實體在尋求光的途徑上前行, 並開始站在靠近光的地方, 如同我們很榮幸能在Ra接觸中做的工作; 即使是最小程度的偏離和諧, 如果放著不去解決, 也會成爲機會的目標, 給予我們負面極性朋友強化它的機會.

這些超心靈問候可以成爲很好的機會去療癒這些和諧的偏離, 甚至進行更遠及更快的進化旅程。因爲 這樣一個負面實體真正在做的是: 當它增強某個人不協調的選擇時正是向你指出弱點—那是在你個人有知覺的尋求中 可能已經錯過的部份.

但一個人必須採取快速且徹底的行動, 好解開這些存於內在的扭曲,
否則更進一步的混亂和困難會隨之發生, 這是由於:
一.你最初自由意志的選擇,
二.被負面實體強化該最初選擇,
三.由於你沒有將注意力放在上面, 最後無法解決與平衡該扭曲.

幸運地, 大部分的人們不需要應付第五密度(負面)實體的魔法本領, 而是要應付第四密度嘍囉較小的本領— (雖然)通常他們光靠自己的手法就相當有效了.

當 Carla 終於去除強化她藍色光芒阻塞的效應[該阻塞與租屋接著清理亞特蘭大機場旁的屋子有關], 我開始注意到我投胎前選擇的憤怒/挫折變貌正在增長.
注意 Ra 在回應我的問題的第一個句子蘊含的根本原則, 我們所有的變貌, [是故]我們所有的學習都是觀點的限制之結果. 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限制自己的觀點, 開始時間可能在投胎前或此生之間, 爲了獲得一個特定的偏見, 然後得以引來相反的偏好, 提供我們平衡的機會.

藉由能夠看待每個偏見爲**造物主**知曉自己的機會, 同時讓我們知曉自己爲造物者, 我們變得越來越能夠接受自己. 我們變得能夠在自己身上發現愛與接納, 不

只如此 還在共享我們特徵的其他人身上發現這些
由於我們努力去學習與服務，我們的觀點得以拓寬. 若沒有偏見或扭曲，這樣的成長是不可能的，而若沒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限制觀點的選擇，就不可能有偏見或扭曲(產生).
所以我們透過限制自己的觀點之方式，來決定在任何一世將嘗試的課程與服務.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有趣論點是不管一個人的基本特質是什麼，無論是愛、智慧、力量 或這三種的混合，一個人以規律的方式表達該特質是好的；所以一個人成爲其特質的管道(的途徑)，並非藉由把持不放 而是將它給出去.

再次地，我們看見對於表達憤怒的實體而言，憤怒所帶來的另一個目的或機會. 做爲愛的相反端點，它可以爲感受憤怒的人吸引來愛與悲憫.

一個已經驗大量憤怒的正面尋求者通常感受到懊悔與憂傷, (接著)爲自己吸引來愛與悲憫.

憤怒也可以被視爲力量的負面表達；也就是說，毀滅與分離；正面表達則是建設與統合；所以並不需要去壓抑或克服我們內在當中那些看似負面與傷害的品質，毋寧將它們看成獲致平衡的潛能.
當我們追溯這些負面品質到其源頭，它們將致使尋求者把握機會去知曉自我、**造物主**以及造物均爲一個完整合一的眾多部分. Ra 在此的最後一句強調這個重點.

Carla 評論:
我已經認爲這個特殊的片斷或許是目前這一卷中最佳的範例，說明爲什麼 Ra 可以這麼有幫助. 我們三個人在我們的水平上盡最佳努力在運動與韻律上保持完全和諧，但我們經常犯錯，如同所有人一樣，不管怎樣，如果不是今天犯錯 就是明天，這是人類的特有資產(estate).
我們強烈地工作我們彼此之間的催化劑，這個強度出自於我們但願保持足夠的清晰度以接觸 Ra；我們發展一些問題給 Ra，嘗試獲得更多一滴(bead)關於我們的扭曲的(知識)，以及如何安置這些外來的催化劑.

但不管是多麼聰明措辭的問題，都不能期待獲得這樣一條建言: "如同所有的扭曲，其源頭為觀點的限制".
古老的諺語提到一個選擇，要給一個人一條魚，還是給他一根釣竿並教他釣魚; Ra 總是選擇釣竿，加上魚餌. 而所有的話語都不會冒犯自由意志: 一個令人欽佩的任務，我們爲此感激. 我們大量地 仔細研讀探索這些評論的小地方，它們真的有助於我們聚焦.

我已經說過脫脂奶粉/盤尼希林的治療.
Ra 同意(OK)我在集會中穿戴一個小十字架, Ra 遵循的原則十分動人, 解答許多我們應不應該去做某件事的問題.

他們說 併發症引起的問題並不是最大的, 因爲小十字架是一個象徵 以一種真實的方式強化我, 於是他們同意我佩帶它.

平衡的概念以及存有的氣力流入一個樣式(pattern), 我們解讀爲形而上 而非物質界的樣式, 該樣式對於那些想要減少過敏或沮喪的人們是一個真正的幫助: 做自己感覺對的事, 讓神秘界的意義擁有等同物質界的重要性, 找出其中的平衡.

Ra 對於Jim 的建議同時打到Jim, Don 與我的心坎. 在我們閱讀這個建議之後, 我們決定鼓勵Jim 在下午獨處. 他真的享受這些時光, 到現在依然如此; 在午餐之後 出門來到花園 做任何需要做的事, 然後在傍晚前結束工作 洗個澡.
我經常跟他一起出門, 但我讓他一個人獨處, 除非我有園藝方面的問題.
觀看 Jim 工作即是理解儀式與魔法的力量與目的.

我親愛的麥克[我稱呼他 Mick, 是爲了與我的兄弟與首任丈夫有所區別, 這兩位男人的名字都是 Jim] 仍舊擁有一個驚人明亮與炙熱的脾氣.
我在敬畏中站立, 這是相當真實的描述, 並且觀察他的脾氣如同龍捲風掃過一般.
經過這些年, 他已經找到一些方式 舉止較少憤怒, 但那核心不平衡在他內在很深的地方運行, 就好比我總想要做太多[的不平衡].
我們全體當中有某個東西離聰明差得很遠, 但當你嘗試消除它, 它就開始竊笑!

它彷彿在說: 不喔 我們都是這個包裹的一部份.
我透過這個[一直爲我存在的] 可觀的催化劑工作我的道路, 並感謝麥克給我如此優秀的催化劑. 提醒你, 我的肉身從未被傷害過.

這是一齣獨角戲, 我現在單純地觀察與接納, 我知道它只是看起來那樣.
我肯定完美, 這是我目前所學的 要去做的事, 同時包括我自己與他人的人性.
在此同時, 他得學習照顧我 如同一個牧羊人, 一路行走 同時撿起我粗心大意丟掉的東西. 沒有人能夠白白脫身!

我只能說冥想[以每日奉獻做為開端] 對我有幫助. 它是我的生活的基礎, 我想 Jim 也會說同樣的話.
所以我鼓勵任何在這件事上可能有困難的人再試一次; 這一次, 使這個練習適應你的生活. 這個例行事項對我們有良好的助益.

*或許這件事對你來說, 份量太重了, 但你要明瞭如何為你與**造物主**之相遇挪出時間. 你不能只是繞著一個新發現的自我之奉獻或神秘面向, 重新打造你的生活; 你必須實行一條生活規則, 給你時間做必須的事項. 我想這樣一杯快速的飲料是一個強有力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已經放棄了, 請再試一次; 對於那些想要閱讀冥想書籍的人們, 我推薦喬伊(Joel Goldsmith)的小本子, 冥想的藝術(The Art Of Meditation).

RA, 第九十九場集會

1982 年 11 月 18 日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能量)赤字持續, 但有潛力減輕 這是由於在你們極有可能的未來移除掉會造成器皿顯著過敏的食材. 生命能水平比起上次詢問時降低一些 但仍保持強健. 理智/情感能量水平的改變朝向減弱這個複合體的變貌.

發問者: 造成過敏反應的食材是哪些?
RA: 我是 Ra, 你們所稱的脫脂牛奶, 在從事治療工作中 雖然使用它在喉嚨與胸膛區域是恰當的, (但)該實體對於該物質過敏.

發問者: 該器皿詢問她在集會過程中 可否保留小型的黃金十字架. 這樣是否會導致任何不適當的扭曲?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該器皿的心理變貌, 雖然一般而言 (我們)並不推薦金屬物質在場. 在這個事例中, 我們發現那些弱化該器皿的理智/情感複合體的扭曲肇因為它的移情作用(empathic)變貌, 故我們明確地推薦這個器皿使用該外形(figure). 我們發現這個器皿意圖強化鏈條部份, 如果如果將來要進行任何的強化動作 我們請求在連結象徵永恆與這個器皿的部份, (黃金)純度越高越好 或者高過該裝置的其他部分.

在這個鏈結中 這個裝置代表這個器皿非常需要的理智/情感樣式之強化器, (該樣式)在日常變貌的配置中受到許多擾亂.

發問者: 有沒有任何進一步的事可以移除該魔法工作 或 任何的後續效應, 即我們的第五密度負面同伴在她的喉嚨區域造成的效應? 這事由這個器皿完成 或我們為她完成?
RA: 我是 Ra, 沒有.

發問者: 最後, 我有一個來自 Jim 的問題如下: “最近兩週以來, 我經常發現自己處於憤怒與挫折的邊緣, 在我的靛藍色光芒中心一帶 幾乎恆常地隱隱作痛, 我感覺能量相當程度地流出與枯竭. Ra 可願評論這些經驗的源頭, 以及給予任何想法或行動可以緩解它們?”
RA: 我是 Ra, 如同所有的扭曲, 其源頭為觀點的限制. 我們可以在不嚴重侵犯(自由意志)的前提下 建議三種行為方針 可以運作在已表達的扭曲上.

首先, 該書寫員盡量做到每天從事獨自的費力繁重之活動, 這樣是好的, 可以將這個實體帶入真實的肉體疲倦當中. 再者, 雖然任何活動都可以滿足需求, 選擇一個活動可以配合其服務該小組之和諧的意願, 這會是相當有功效的.

其次, 該實體花費一些你們的空間/時間與時間/空間從事獨自的沉思活動, (其比例)應該與費力繁重之活動直接相等, 或盡可能地接近.

第三, 熱切追求平衡與靜默冥想, (這點)不能從這個實體的有益活動清單中刪除.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該書寫員的最強項可以總括於一個不適當的聲音振動複合體當中, 即力量.
如同愛或智慧的流動, 力量的流動並非藉由吝嗇地(chary[1])保留其用途而致能; 而是藉由恆常的使用者.

力量的物理顯化不管是建設性或毀滅性的費力活動, 充滿力量的實體必須運行該顯化. 這個實體經驗一個朝向儲存能量過度的扭曲, 最好是去知曉自我 以及守衛並使用那些自我已提供給該實體的學習與服務屬性.

[原註 1, chary: 小心的, 謹慎的, 機警的, 節儉的; 吝嗇的, 小氣的]

[片斷四十九 完]

發問者: 我們現在有額外一組塔羅圖像, ...

片斷五十

Jim 評論:
在來自第一百場集會的資料中，注意觀點的限制如何改變答案的特性. 從時間/空間或形而上的觀點來看, Carla 朝向殉道的傾向對於她自己的進化過程是相當有幫助的; 但同樣的傾向，從空間/時間或物質的觀點來看，卻是一個可能呈現困難的傾向，不利於一個人想要在此生提供的服務.

Carla 評論:
我從一開始就與”漩渦水池”有一段十分艱難的時期,
浸泡在那個浴缸中，大到剛好可以把我自己覆蓋，我必須容忍水位上達我的嘴巴周圍，好讓水流拍打我的上背與頸部，這兩處是我的脊椎中最糟糕的關節. 所有我曾感受的禁閉恐懼症，都被這項練習清帳了(squared). 這個行動操練意志與信心的程度與肉體運動相當.

當時 我確實發現它十分舒適，我那時的體型很小，穿著早期青少年的衣服尺寸，重量在 80~85 磅之間，我必須穿戴一個重物 好確保我停留在該特別訂製的浴缸底部上頭; 否則我會四處漂浮. 現在 我沒有這樣的困難了，因爲生命的改變賜予我一個更大更成熟的外觀.

Jim 說我從前是一個小天使，現在我是一個基璐伯(cherub). 所以我八成能夠更好地承受這個練習. 但我發覺 Jim 的按摩是最棒的東西. 水流是美妙的，但碰觸的治療力量再怎麼高估也不爲過.
就在我們獲得這個治療浴缸不久之後，我遭受一個突然且戲劇化的狂暴恐懼所擊打. 我衝出浴缸 接著發現自己蜷縮在一具沙發的背後，對著 Jim 與 Don 咆嘯. 當時 我以爲那是一次超心靈致意，但隨後 Ra 確認 Don 與我已經完成一個有害且完整的[我們兩人的]理智與情感特質之合一/交換; 我生平第一次經驗到那種程度的疏離感與真實的恐懼，那是他看待這個充滿紛爭的世界的感覺.
活在這個地球上，他真的、真的有困難; 雖然任何一個人在凝視他的過程中絕不會知道這點.

Don 總是(顯得)無限地酷，但在那平靜的表面下有著很困難與充滿挑戰的不平衡. 他如何設法活到最後的歲數 或許已超乎我能夠知道的範圍.

RA, 第一百場集會

1982 年 11 月 29 日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除了生命能變貌比起上次詢問時 更加傾斜朝向氣力/虛弱.

發問者: 謝謝你, 該器皿問漩渦水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因爲她在每次使用之後都感覺十分暈眩, Ra 可否就此評論, 請?

RA: 我是 Ra, 可以.

發問者: 請 Ra 開始評論?

RA: 我是 Ra, 如同先前所述, 該器皿擁有一個習性, 嘗試超越其極限. 如果一個實體考量這一生的形而上或時間/空間層面, 這是一個幸運且有效率的使用催化劑方式, 因爲其意志恆常地受到強化, 再者, 如果這些服務他人(方面)的極限被超越了, 極化也將是最有效率的.

無論如何, 我們察覺該詢問談論的是此生經驗的空間/時間部份, 在這個架構中, 我們再次請求該器皿考量殉道的價值. 該器皿可以檢驗它對這個漩渦水池的反應範圍, 它將發現該範圍與其他活動的關聯. 當進行所謂的有氧運動之後 需要不少於[你們的]三個鐘頭, 最好是五個鐘頭, 經過這些(時間)後 接著進入該漩渦水池.

當散步完成之後, 我們相信, 在進入該漩渦水池之前 必須有不少於[你們的]四十分鐘已蒸發(transpire), 最好是兩倍的空間/時間數額.

確實有些致意曾鼓勵該器皿感覺暈眩; 然而, 它的源頭大部分是該器皿的決定, 它企圖浸泡在漩渦水池中超過它在裡頭應該遵守的空間/時間, (若遵守,)不會超過它的肉體極限.

[片斷五十 完]

發問者: 謝謝你. 繼續塔羅的主題, ...

片斷五十一

Jim 評論:
在第一零一場集會中 我那時有個優異的機會再次去工作我的憤怒/挫折變貌. 不過這一次, 它不是只對準我, 這個”負面智慧”也對準 Don, 為期兩天, 當時正是準備重新印刷**卷二**與**卷三**的時候. Don 想要改變(出版方式), 把全部的書卷—一、二、三都放到同一本書中, 那其實無關緊要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缺乏金錢去做 Don 想要的成品— 重新排版與精裝本.

要緊的是我允許一股不和諧產生, 並且有兩天時間都沒有去解決它. 這點成為我們的負面第五密度朋友的一個優異機會 去放大這個困難, 而達成這的目的的手段證實相當有趣, 特別是對我而言, 當時我罹患一種罕見的腎臟疾病, 它被稱為類脂性腎炎或微小病變症候群, 很快地 因為這場病, 我的身體增加了三十磅的水[重量].
Ra 的回應的第一個段落的最後一句對我們而言, 似乎是這個特殊事件當中的關鍵概念. 在同個主題的回應的最後兩句是有趣的, 因為它們可以普遍應用到所有尋求者身上.

你可以注意到在這場集會的中間左右, 提到<u>亞特蘭大</u>的另一棟房屋, 做為我們小組可能的(搬遷)地點. 我們仍然希望能更靠近 Don 工作的地方, 如此他要前往工作地點的壓力可以小一些. 稍後, 我們找到第三個房屋, 將在第一零五場集會中提到, 那即是我們最終在 1983 年十一月搬遷過去的地點.

最後兩個問題涉及另一個器皿, 她曾報導身體上的困難, 腫大的情況跟我很像. 由於我們已經與她在電話上談論, 比較我們兩個小組當中的腫大現象, Don 詢問是否有任何方法讓我們能夠給予關於她的狀況之資訊,

Ra 對此回應的第一個段落勾勒出一般的原則, 該原則影響所有從事較密集服務他人性質工作的個人與群體. Ra 回應的第二個段落指出該特殊器皿工作的狀況, 但這些概念的普遍應用性是明顯的.

綜合這些治療方法使得我的狀況在六個月之內得到緩解.

Carla 評論:
我但願你們能夠看見<u>葛瑞夫斯醫生</u>(Dr. Stewart Graves)的臉, 當這位值得尊敬的人檢視 Ra 的診斷(的表情). 他仔細地查閱 Jim 的變異腎臟疾病的已知起因, 發覺

昆蟲咬傷與過敏反應對於這些症狀是罕見 但卻是適當的起因. 在缺乏任何其他可能起因的情況下, 它被紀錄為一個過敏反應. 奇怪的是 當我在青少年時期經驗腎臟衰竭時, 當時醫生對症狀起因的最佳猜測也是過敏反應.

在這個時候, 你們可能認為超心靈致意真的佔據我們的時間. 你是對的, 如同 Jim 與 Ra 都說: 當你站在鎂光燈焦點下, 比較容易被注意到.
形而上而言 與 Ra 群體的接觸是一個令人目眩的焦點(cynosure); 雖然就任何世俗的角度來看 我們持續隱誨不明, 完全地匿名, 對於"忠實的反對派" 我們變得非常受到注意.

就我的心智而言, 我們小組的致命弱點是它的人性, 特別是在處理三人關係(three-ness)的過程當中. 雖然 事實上我們顯意識知曉的能量都在完美的和諧與協議之中, 人性的扭曲藏在顯意識控制的水平底下, 允許一根楔子(wedge)插入 Don 與我之間, 所以他失去對"我們"的信心. 當他開始經驗這股深奧的沮喪, 它以一個緩慢爬行卻令人難以忍受的步伐掌握了他; 除了他自己的意見 他全然憎惡任何意見, 這麼做並未使他站在一個好的立足點上.
這是一個模式的開端, 最終轉變為致命的模式 結束我鍾愛的同伴的生命, 以及親愛的 Ra 與我們小組的通訊.

這是否構成一個建議, 也就是一個團體不應該共同工作 除非能量是二對二的方式, 只有成對伴侶能夠加入? 我不認為是如此明確, 當然這是某個值得衡量的事情. 我們能夠做得更好嗎?

經過多年喬哀思風格的"內在良知之啃蝕", 我不認為我們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的行為在全時間都是真實的顯化我們自己. Jim 或我自己都不曾想過有別的方式改變我們彼此的關係, 或與唐納的關係. 而 Don 總是他自己的顧問, 不用希望他會來到我或 Jim 的身邊 然後告訴我們他的頭腦與心中的憂慮.

再者, 當任何團體共同生活與工作, 不管人數是成對或夾雜單身者, 總是會有人性的錯誤 在每個人的外顯生活當中, 到了某個程度 人群的扭曲與恐懼有了一股動態張力, 開始產生誤解與困惑, 拉開與撕裂完全的信賴.
所以 所有與光一起工作 希望成為行星意識上一股正面影響力的實體們, 你們有義務立刻去溝通那些堆積於內在的恐懼與疑慮. 如果我們曾經能夠完全敞開地談話, Don 與我, 我想我能夠安頓他的心智, 但如果 Don 會這麼做, Don 就不會是他自己了. 如果我早知道 Don 過去懷疑我的忠誠度, 我也不會是我自己. 做為我自己, 我無法想像, 不管是當時或現在, 任何人會以為我會對任何協議不忠實或不真實. 我在這輩子從未做過那樣的事.

最終 一個人注視著我們陷入的這樣一個苦境(pickle), 並知曉它全然的完美與不可避免的性質. 從過去到未來 我總是思想 Don, 我的 B.C., 每一天 每個小時, 他的受苦恆常在我的面前. 但我不再感覺那銳利的憂傷 曾使我在他死後的前幾年處於低潮; 一切都好 沒有失去任何東西.

這些日子 我能夠感覺陽光在我臉上, 而沒有我慣常有的本能衝動: 停留在陰影當中 哀悼我的損失. 時間已經修補我破碎的靈魂, 讓我的存有再次甜美地、韻律地流動. 唐納就在這裡, 在我心裡.
有趣的是, 我們經常收到郵件描述 Don 過去幫助他們的事, 不管是從他的工作成果受益, 或是一次真實的拜訪帶來的幫助.
Don 生前受到緊縮的靈魂, 如今獲得解放, 他靈性偉大的慷慨已經滿溢 流入無時狀態中, 我想只要有人需要他的特別智慧與精神深度 他的服務將繼續下去.

Ra 陳述催化劑的源頭是自我, 特別是高我, 我認爲 這是一個深奧的論點.
*我們總是把新催化劑的痛苦歸咎於其他人, 因爲他帶來這個催化劑. 在這麼做的同時, 我們忘記其他人即是我自己; 不是**相像**於自己, 而是連心與靈魂都相同.*
*以這種觀看的方式, 我們可以注視這些悲劇的飽滿狀態, 包括我的疾病與 Don 的死亡, 如同**造物者**服務造物者, 提供精確所須之催化劑, 爲了靈魂最大的成長與意識最高的極化.*

在開放他的心的過程, Don 病倒了, 接著死去; 延續失去愛與生死交關之戀情的傳統, 從有史以來 這個傳統就一直感動我們.
這樣的死是全然地給出自我, 彷彿 Don 完成了所有他想在此生做的事情, 然後進行他來到物理地球的個人任務: 敞開他的心.
他是如此十分地睿智, 藉由最殘暴的方式犧牲自我, 毫不打折地, 那份智慧終於被憐憫與敞開心之愛充分地平衡.

至於我, 我無法挑剔這條人生路徑, 它頑固地將我的靈魂送去撞自我之牆, 一次又一次, 直到我終於開始掙扎 在我的生命中 奮力去表達智慧 以及表達愛.
這些事物是我們給彼此的禮物, 這些事物是我們所有人之間的湧流.

*在這場集會中 提到 Ra 給我們的淨化儀式, 我曾看過幾次那些造訪 L/L **研究中心**的人們使用該儀式. 每一次似乎都相當有效, 我認爲每到一個新地方 進行某種淨化是一個良好的形而上習慣; 因爲人們的思想形態的痕跡的確會留在他們待過的地方, 銘印那個地方的氛圍; 特別是他們曾在該處停留一段可觀的時間.*
即使這些振動基本上是好的, 它們可能不完全與你自己的振動和諧共振.
所以 爲了你自己的用途 磁化一個新居所是好的, 即使你做的事很單純: 燃燒鼠尾草, 或誦唸一首奉獻禱詞.

靈性世界與我們有許多關聯, 縱使我們大多數時候 不知道也看不見這類的影響. 尊敬這類事物是明智的.

RA, 第一零一場集會

1982 年 12 月 21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該器皿的所有能量都有些降低, 這是由於肉體疼痛的扭曲 以及最近理智/情感催化劑(的影響). 無論如何, 這些能量水平目前看起來很容易改善[在你所謂的緊鄰的未來時刻].

發問者: 謝謝你, 是什麼東西造成 Jim 身體的腫脹, 我們能做什麼以醫治該症狀?
RA: 我是 Ra, 爲了回答這個詢問, 我們必須從考量毒蛇(serpent)開始, 牠意味著智慧. 這個標誌的價值是便於觀看一個睿智的實體的兩種面貌.
配戴於額頭的正面智慧表示靛藍色光芒工作.
負面智慧, 我們意指一種表達, 有效地將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以蛇牙之毒液爲象徵.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將它獲得的智慧用在分離上 即是邀請致命的蛇咬, 它屬於智慧的較暗黑面向.

該實體有一個心智/情感傾向, 朝向負面智慧, 其扭曲已經減少 維持好些[你們的]空間/時間了.
該實體早已覺察這個起因, 使得我們不用詳述這一點, 只是明確地畫出形而上背景之邊界, 說明來自你們第二密度生物的一連串咬傷的供能(效應).

在這個案例中, 該咬傷不過是一種蜘蛛類生物造成的, 有些時候 牠被稱爲大木林蜘蛛. 然而, 如果有足夠的工作去測試該實體的病理之源頭, 在可能性/或然率的範圍內 測試結果會顯示爲百步蛇(cottonmouth)的咬傷, 而非一般大木林蜘蛛的咬傷.

供能(作用)發生在該實體的黃色-光芒肉體的淋巴腺系統之中. 因此, 該工作繼續運作. 該實體的脾臟、腎上腺、腎臟複合體的壓力加劇, 並且肝臟方面有一些困難的可能性/或然率. 再者, 淋巴腺的困難開始加重該實體支氣管系統的負擔. 這

是關於這個頗有效率的工作之一般資訊.

移除這些扭曲有幾個部分.
首先, 尋求[被知曉爲]司徒亞特(Stuart)實體的良好幫助(offices)是好的 好讓該實體採取嚴厲的化學手段以重新喚醒該實體的組織胺反射作用, 接著協助去除水腫症狀.

其次, 我們建議一個早已開始的事項; 也就是說, 這個小組知曉的鮑勃(Bob)實體, 他要求這個實體可以聚焦其協助放在與黃色-光芒體的形而上連結.

第三, 該實體必須注意其肉體載具需要鉀(元素), 我們推薦攝取香蕉棕櫚科植物的果實.

第四, 連結傲慢[1]的膨脹與顯而易見的現況之關係是有益的. 一如往常 該和諧小組的支持是一個協助, 冥想也是. 值得注意的 這個實體需要冥想中的某個修練, 該小組的其他則不需要以同樣的方式進行.
因此, 該實體可以繼續它的冥想形式 知曉該小組的每位都完全地支持它, 雖然分享修練的本能並不總是存在. 每個實體有它(自己)從該幻象觀看與學習的方式; 每個實體使用獨特的電路處理催化劑. 因此 不是所有實體都需要變得一樣 才能具有同等的意志與信心.
[原註 1: contumely—在演說或行為上表現粗魯無禮; 輕蔑的傲慢; 侮辱他人]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將做一個聲明, 描述我在這個實例看見的行動, 並請求 Ra 就此評論. 我看見目前的狀況爲**造物者**透過使用極化的概念來知曉**祂**自己.
我們似乎強調或製造催化劑以增加渴望的極化 不管這個被渴望的機制是隨機的; 透過我們所稱的**高我**(產生); 或透過利用一個相反極化實體對我們起作用的服務—催化劑. 所有這些東西似乎製造相同的效應 即是更強烈的極化 朝向渴望的方向[一旦該實體已經明確地選擇該方向].

我看見第二密度昆蟲咬傷的催化劑即是我剛才說的來源之一的功能, 從隨機到透過**高我**增大或透過監督我們行動的負面實體之極化服務, 所有這些(來源)大致上都造成相同的終極效應. Ra 可否評論我的觀察?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你的觀察並不特別, 大致上是正確的.

發問者: 在這個特殊的例子中, 何種途徑製造出咬傷的催化劑?
RA: 我是 Ra, 催化劑的本質是這樣的: 只有一個源頭, 因爲催化劑與經驗是進一步的特定嘗試 處理自我的無意識心智之架構. 所以, 在一次的肉身經驗中 自我做爲**造物者**, 特別是高我, 是一個基底, 催化劑從那兒站立 提供其服務給這

個心智、身體或靈性.
就我們感覺你意指的知覺而言, 該來源是第五負面密度的朋友, 它已經注意到該實體的不和諧模式[稱爲憤怒/挫折的變貌]正逐漸消失.
昆蟲很容易被引導進行一場攻擊; 以及該肉體載具存在已久的過敏與敏感, 也很容易被引導進入淋巴腺機能失效的機制, 以及免疫系統的能力大幅減損 以致於難以移除那扭曲黃色-光芒體的東西.

發問者: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做一個猜測 那就是我過去一周來的疾病症狀爲我的高我的一個行動之作用, 目的是消除居住在[我觀察到的]一大群蜜蜂附近的可能性. Ra 可否評論我的陳述?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評論, 但不是講述發問者的肉體扭曲, 而是關於蜂巢生物的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 那就是一個蜂群的心智能力如同一個整體 它可以被一個強勁的形而上脈衝影響. 該器皿與書記員都有這種能力, (接收)大量的朝向無法存活之扭曲, 前提是大量的刺螫昆蟲展開一場攻擊.

發問者: 亞特蘭大 奧克得路(Oakdale Road) 893 號這個地址上頭的 思想-形態與一般參數是否正常, 無須淨化, Ra 是否有這個資訊?
RA: 我是 Ra, 沒有.

發問者: 你曾建議爲亞特蘭大機場正南方那棟屋子舉行的淨化(儀式) 將它運用在奧克得路 893 號上頭是否得當?
RA: 我是 Ra, 我們指出任何的住宅, 不管先前是良性的[如你說的那棟屋子] 或 先前屬於惡性的特徵; 都需要基本的鹽、水與掃帚的淨化.

先前提到的良性住所 它的淨化過程以兩部分完成; 也就是說, 沒有其他的出口或入口 只保留一個開口爲了一次的淨化.
從所有其他地方的出口和入口都被適當地封印, 留下一個門戶; 在第一次淨化沒有封印的地方 可以在此置放鹽巴; 接著你們可以請求鹽巴做爲一道封印 不過允許溫和的靈(spirits)通過, 好比你們自己.
我們建議你對這種物質說話 並且說出需要許可通過(該門戶)的每個實體之名字. 不要讓任何人沒有請求鹽巴的許可就通過. 這個情況適用於你現在說的這個住宅.

發問者: 謝謝你, 關於葛蕾塔目前的腫脹狀態 Ra 能否給予任何資訊緩解她的狀態, 然後我們能夠將這些資訊傳給她?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建議靠近光的榮耀承載著**責任法則**; 在所有事上 一個避免傲慢與不調和的義務, 當內在有尚未解決的問題時 將爲該工作鋪路, 結果呈現在你所說的這個器皿的眼前. 這個實體可以, 如果該書記員渴望, 分享我們

對作用於後面這位的工作之評論.

該實體週遭的存有恆常地且不間斷地給予它贊同, 於是只剩下毫不質疑的回應, 失去真實反射的鏡子效應, 該實體爲此受苦. 這不是建議恢復批判, 而是建議所有支援器皿的實體們, 和諧地支持, 在愛、喜悅與感恩中分享, 但要在真理中找到愛; 因爲每個器皿從這樣的支持中受益 勝過(支持小組)完全的讚賞 壓倒了辨別力.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看見四十五分鐘的時間之窗已經溜走了, 所以我要問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 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這個器皿已經用掉所有的轉移能量, 並且已經開始使用它的生命能存量來講話. 我們強烈建議 如果可能的話 盡量使用轉移的性能量以完全排除使用生命能存量.

排列狀態是它們必須是的樣子 一切都良好地繼續運行. 我們感激這個支援小組的謹慎周全.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引以自豪, 並離開這個小組, 那麼 向前去吧, 在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片斷五十一 完]

片斷五十二

Jim 評論:
在第一零二場集會中, 再次地 輪到 Carla 經驗另一次超心靈致意, 強化她短暫地偏離和諧. 她無法接受我的一部分感知, 關於我們的共享關係, 爲時大約一或兩個小時, 但由於她在那時的強烈情緒, 這時間已經長到足以讓我們負面極性的朋友完成一次有效的工作. 幸運地, 大多數人無須憂心如此立即與戲劇化的不和諧時刻之強化效應, 因爲很少人或團體吸引第五負面密度實體的關注.
然而 一般原則是當一個人站在光的旁邊 他經驗的榮譽必須以責任平衡, 也就是盡可能和諧地反射那道光, 這個原則適用於所有尋求者.
忽略活出這個責任只會帶給彼此更多強烈的機會去這麼做 直到完成該責任爲止; 或者一個人就此走開 遠離了光.

我們在 Ra 的第二個回答的第三小段中找到一個應對任何超心靈致意的關鍵概念或態度; 或者說 它也適用於一個人在生活中面臨的任何困難.

繼續深入這場集會, Ra 給予解開黃色-光芒能量中心阻塞的基本準則, 即 Carla 當時正在工作的處境; 從而避免了外科手術, Carla 腹部的痙攣狀態經過大約兩年後 獲得控制. 一次強效的工作成果, 那一次!

Carla 評論:
*啊, 人性! Jim 與我的不睦是關於由來久遠的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動力關係: 一夫一妻制. 是誰寫了那首小調: **
*"Hogamus, higgimus, 男士們 一夫多妻(polygamous); Higgimus, hogamus, 女士們 一夫一妻(monogamous)"; 是詩人納許(Ogden Nash) 或 桃樂絲.派克(Dorothy Parker)? 不管多少比例屬實, 這首曲子是真實的, 或者表明該傾向. 我們在一起的早期歲月中, Jim 好幾次要求一個開放的關係. (他)至爲誠實地做爲一個朋友, 而非**男**朋友, 他與我主要的連結是我們共同的工作 而非任何浪漫的興趣, 他自然會對許多朝他走來的可愛女人有所回應.*
(*譯註: 這首詩有兩個字並未收錄在字典中, 相關典故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tinyurl.com/8rpzjvl)

在相同的情況下, 我從未浮現尋求更多關係的念頭.
我完全地滿足於 Don 做爲我的同伴與愛侶(的現況), 並且很早就丟掉責怪他想要禁慾的想法, 同時 我也完全快樂地接受 Jim 的友誼, 以及我們共同的親

密生活. 我們的渴望是怎樣激起困惑啊! 然而, 渴望是最爲恰當的, 我以爲人生中有許多學習都與正確底使用意志與渴望有關.

1992 年, 在我生命中發生的一次重大治療, 去除我大約一半的小結腸(descending colon). 這次(手術)清除許多老舊與死去的物質, 並且允許我在形而上層級中 從事內在的通信工作.

有許多要釋放的東西, 能夠做這件事, 我感到十分美妙.
精神與軀體、靈魂與身體, 它們是兩條解不開, 交纏在一起的線, 其中一個遭受痛苦 必將反射到另一個. 無論如何, 當身體單獨受傷, 相較於心智與情感受創, 心智有更多自由去修正該傷害.
如果這類(非肉體)傷害沒有被正視與尊重, 它會不斷向更深處移動 進入身體的健康(領域), 使身體變得不平衡並且受損.

在那次的外科手術之後, 伴隨著形而上的工作, 我已經盡力釋放那整場悲劇的所有後續影響: 包括 Don 的死亡 以及沒有他的陪伴, 我大幅減少的生命力.
所以 我終於能夠繼續向前 進入新的人生. 我被送回家, 密切遵循 Ra 的建議, 採用新的飲食方式. 每次看入我的腸胃系統(GI system)都可以發現潰瘍
*考量我三十年來一直服用**可體松**(cortisone), 這個結果並不令人驚訝.*
這個飲食方式叫做"低-沉澱"(low-sediment), 上頭包括煮熟的肉類、蔬菜與水果; 糖類與脂肪, 都是 Ra 曾推薦的食物; 但平常的健康食物— 完整的穀類、堅果、漿果、生的水果與蔬菜都不在清單之列.
*我想一個讀者幾乎可以將它視爲一種**不-健康**飲食方式!*
*迄今, 至少五年以來, 它是奏效的, 感謝**主**!　我爲此十分感激.*
我認爲我與許多罹患慢性疾病的人們一同分享那種活在剃刀邊緣上的感覺. 我必須要很小心, 因爲疏失是很昂貴的.
我特別想念沙拉餐, 但對於這樣的命運沒有爭論, (因爲)它允許我在這幾年享有我幾乎未曾擁有的人生

.

*一個關於"**鮑勃**(Bob)"的摘記: 他在一個領域上帶來驚人的幫助: 我具有自殺特質的感覺. 在 Don 死後, 特別是在我發現 Don 過去思想的東西之後, 我全然感到內咎, 因爲不能看見與減輕他的恐懼. 我感覺彷彿全都是我的過失, 我強烈地感覺 這個處罰應該是死亡.*
我相當不情願奪去我自己的生命, 知曉 Don 的死亡對我的影響, 我知道我絕對不會對那些我愛的人做這種事. 結果使我在生與死之間擺盪.
從 1984 到 1992 年間, 死亡的勢力盤旋在上空 並且不斷靠近, 直到我終於能夠注視死亡之眼, 找到肯定生命、愛與療癒的信心. 祈禱在此扮演的角色是可觀的,

而這是最保守的說法.

***鮑勃**的祈禱特別具有拯救的強大力量. 他早在我沉溺在憂傷之前 就告訴我這些自殺傾向的振動, 並且幫助我度過那些屬於極不平衡的自我知識與自我批判的劇痛過程. 還有許多其他人加入他的行列.*
在整個 1991 到 92 年的經驗期間 包括四次前往醫院的行程, 極度不舒服與快要崩潰的感覺, 我的腸胃通道緊緊地關閉著; 但我有股悸動 在愛中被舉起的感受, 安全且健全.

*你可能希望我們給予**鮑勃**的姓名與連絡方向, 我們已經與他失聯. 他讓我們知道他已經從主動治療的行業中退休, 並且他想要花費時間在全球水平上 進行深邃祈禱. 親愛的**鮑勃**, 不管你在哪裡, 我們感謝並祝福(你).*

*要找到亞瑟(Arthur Schoen)並不簡單, Ra 將他的姓氏發音為"尚恩"(Shane), 但電話簿的醫生(M.D.)名單沒有這個姓氏. 最後, 我們採德語拼音猜到答案, 雖然如果這姓氏被正確地發音, 它大概會是"shourn", 但這裡**是**美國, 所以姓氏會被美國化.*
我們真的去見這個男人, 但在他能醫治我之前 我們就離開了; 因為他與唐納(Donald)彼此看不對眼. 這並不令人意外, 因為 Don 想要他閱讀 Ra 的診斷, 而這位醫生對於請教無形實體這件事並不真的感覺舒服.

Ra 建議 "手牽手, 一起走向太陽", 這的確是個好忠告. 如果我們能夠安住在讚美與感恩當中, (過去)許多事情可以被改變. 但是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間隔了這一段時間, 我看見並感謝讚美我們共同擁有的每一個時刻, 不管它的代價是什麼, 從過去到現在, 它都值得一切.

RA, 第一零二場集會

1983 年 3 月 22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的肉體能量短缺是我們遭逢的狀況中最可觀的. 其心智與理性/情感變貌接近平衡; 該實體的生命能量 整體而言 由於該器皿的意志,

被扭轉(distorted)朝向健康或氣力/虛弱.

發問者: Ra. . 可否請 Ra 告訴我們什麼東西造成該器皿的胃部疼痛與絞痛, 以及我們可以做什麼以醫治它?
RA: 爲了觀察朝向疾病的肉體扭曲之起因, 一個實體必須注視那阻塞的能量中心. 在這次的情況, 阻塞是黃色光芒, 該經驗已擁有化學身體對應區域的特質. 以風寫成的光與愛之盔甲中所謂的缺口已被關閉, 接著(該盔甲)不只已修復 而且得到許多改良.

然而, 在這段短暫的偏離自由能量流動期間, 一些扭曲獲得更多能量而變得嚴重, (綜觀)所有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這情況將持續一些你們的空間/時間, 因爲一個容易引發橫結腸痙攣的傾向被供給能量; 還有胰腺機能早已-存在的弱點, 特別是那條與下視丘的連結. 肝的部分也有早已-存在的傷害, 這些缺乏或扭曲源自空腸, 顯化在該系統的肝部. 再者, 有一些不舒服的刺激靠近十二指腸, 造成該器皿無法消化食材, 這是一個對抗療法造成的刺激.

飲食具有中心的重要地位. 我們不能再進一步觀察該實體的系統, 因爲一個對這些朝向虛弱/強壯的扭曲[它們促成器皿目前的困難]之完整討論從嘴唇開始到肛門結束.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該器皿一直集中心神在**造物主**上頭, 百分比超過 90; 這即是鑰匙; 繼續在所有事上保持感恩與感激.

(市面上)有一些更強效的抗-抽筋藥物, 這個器皿不知道這位醫生, 但這位名爲亞瑟(Arthur)的實體可以協助提供; 由於該藥物並不保有或去除生命, 並且進一步去除該器皿研讀這個狀況的機會, 因此我們必須保留推薦這個做法的需要.

在這個空間/時間點, 除了看守(該器皿)攝取的食材種類, 我們沒有立場去推薦治療方法.

發問者: 謝謝你. 我不確定我理解你說的每件事. 你能否給我這位亞瑟的姓氏, 以及他定居何處? 你可否給我這個資訊?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

發問者: 請你開始吧?
RA: 我是 Ra, 該實體, 聲音振動亞瑟, 其姓氏爲蕭恩(Schoen), 並且位於你家的附近.

發問者: 該器皿的日常飲食應該去除哪些食物 好減輕這些痛苦的攻擊?
RA: 我是 Ra, 從**鮑勃**(Bob)實體獲得的資訊是值得推薦的. 此外, 所有食材都要

烹煮, 好讓它們變成柔軟而且容易在水中分解. 由於(該器皿)長期的飲食習慣, 對於你們的糖類有一種複雜的癮頭. 所以, 推薦在傍晚的時候[以你們的用語], 以更濃縮的形式給予糖分, 接著在晚餐後大約一到兩小時內, 伴隨甜酒的攝取.
由於這個器皿一直使用糖類取代碳水化合物, (我們)進一步推薦, 在睡前的一到兩小時期間 攝取低糖分的少量碳水化合物.

發問者: 就我對你的話語的理解, 該器皿不應該吃糖, 直到傍晚以後,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對.

發問者: 我不充分地理解你的意思, 她何時應該攝取糖類, 可否請你澄清一下?
RA: 我是 Ra, 濃縮的糖類; 也就是說, 點心、冰淇淋、餅乾等, 應該在那個時候攝取. 如我們先前所說, (她)可以定期攝取小量的果糖、楓糖或天然蜂蜜, 這個黃色光芒體的化學反應是特殊的, 糖分不斷被血酵素使用; 在一個較少扭曲的黃色光芒體, 肉體之中, 會使用碳水化合物.

發問者: 我很抱歉 我精確拾起我們討論主題的速度是如此緩慢, 我想要確定我們正確地理解它, 所以我八成要再問幾個愚蠢的問題. 那引起極度痛苦的痙攣是否爲迴腸的痙攣?
RA: 我是 Ra, 有部分是. 橫結腸也有痙攣, 以及肝的較低部分的導管. 另外 從支氣管覆蓋層往下通過骨盆有肌肉痙攣; 從兩側肩胛骨下達臀部也有. 這些交感神經的痙攣是該實體肉體載具耗竭的一個症狀.

發問者: 那麼 這些痙攣起初的入口是黃色光芒阻塞造成的, 但加上攝取糖分[食材]的動作 觸發這些症狀.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有部分是正確的.

發問者: 那麼 這還有什麼別的因素造成痙攣?
RA: 我是 Ra, 我們講述兩種起因.
首先或最近的起因是太多油的肉類, 以及沒煮熟的蔬菜材料 造成太大的負擔.

甜點中的糖分與你們的幾口咖啡混合在一塊兒也沒有什麼幫助.
第二個起因— 這點應該被清楚地陳述— 那就是供能給任何早已存在的狀況, 好阻礙這個小組正常運作, 該手段是將該器皿移除— 離開這個能夠與 Ra 群體共同工作的小組.

發問者: 現在, 該器皿有兩個領域可以注意 以治療這個問題. 我理解黃色-光芒阻塞的問題已經完全修復, 容我這麼說. 如果不正確的話, 你能否在這點給予建議, 請?

RA: 我是 Ra, 每個實體爲了完全解開黃色光芒的阻礙, 必須愛所有與它有關係的實體, 只希望其他自我喜悅、平安與舒適.

發問者: 該器皿必須做第二件事 以產生療效, 那就是謹慎的飲食, 包括 Ra 剛才說的所有事項, 以及鮑勃(Bob)從他的解讀中產生的推薦項目. 我假設這點..
似乎有這麼多不同的事物能夠引起這個痙攣. 我在想是否有個一般的食物準則? Ra 能否推薦一些該器皿能夠吃的食物 而完全不會造成痙攣的問題. Ra 可以回答嗎?
RA: 我是 Ra, 不行.

發問者: 是不是因爲第一變貌的緣故?
RA: 我是 Ra, 不是.

發問者: 爲什麼 Ra 不能回答?
RA: 我是 Ra, 沒有(一組)食物是這個器皿可以帶著完全信心吃下去 卻不會發生痙攣. 該載具的痙攣部分經歷大量的痛苦變貌 已經變得敏感.

發問者: 是否有一組食物最不容易引發痙攣狀態, 或 Ra 可以列出任何很不容易引起痙攣的食物?
RA: 我是 Ra, 可以.

發問者: 可否請 Ra 陳述哪些食物高度不可能導致該器皿消化系統中的痙攣?
RA: 我是 Ra, 不包含碳酸的液體, 煮熟的蔬菜[它是最輕盈與柔軟的], 煮熟的穀物, 不油膩(non-fatted)的肉類— 好比魚肉. 你可以注意到 有些推薦的食材與過敏、敏感(症狀)重疊, 這是由於幼年型類風濕性關節炎的變貌.
再者, 雖然糖類, 好比你們的甜點代表一種潛伏的可能性, 由於前述的原因 我們建議把它納入(清單中).

發問者: 可否請 Ra 評估這個問題可能存在的時間長度[以我們的時間週期而論], 如果我們遵循這些治療措施, 這個問題維持極度嚴重的或然率?
RA: 我是 Ra, 你們月亮的一次旋轉週期後, 會有一個適當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然後)不是看見情況惡化 於是指出(需要)外科手術; 或者 情況改善, 持續看守飲食, 但移除痙攣狀況.
該工作的藏匿處位於(多處)感染: 十二指腸、胃部、空腸、迴腸、橫結腸, 以及肝臟的某些部分. 這些情況有些難以移除, 或許構成迄今最有效率的工作(效果).

再次地, 我們建議鮑勃(Bob)實體可以有所幫助. 如果史都華(Stuart)實體願意的話, 它可以發現那僅能在邊緣上偵測到的感染, 但它可能寧願不那麼做. 在這個情況

下，最好請求一位對抗療法的專家的物理協助，好比剛才提到的那位.

發問者: 你是否意指亞瑟-蕭恩?
RA: 我是 Ra，正確.

發問者: 你提到外科手術的可能性，具體而言 這個手術可以完成什麼?
RA: 我是 Ra，當身體再也無法承受極度酸性[這類痙攣發生的環境]，接著將發展出破洞或潰爛，然後將顯現在對抗醫學的測試上，(該結果)向外科醫生(chirurgeon)建議應該切除的部位.

發問者: 會不會.. 換句話說，這會移除所有... 十二指腸潰瘍，嗯... 這種手術是否爲了十二指腸潰瘍而舉行?
RA: 我是 Ra，如果發生潰瘍，它將超過空腸的位置，最有可能包括迴腸，以及橫結腸的上方部位.
容我們再接受一個正常長度的詢問，因爲這個實體雖然充滿足夠的轉移能量，(她)擁有一個至爲脆弱的架構，我們透過該架構來傳導這(資料)與我們的能量.

發問者: 明顯地，我們不想要走到外科手術的地步. 除了飲食與該器皿的心智工作，我想到的唯一另類方法是透過一位醫者來治療；我希望 Ra 可以推薦一位非-對抗療法的醫者，以及 Ra 是否有任何忠告 可以使 Jim 或我自己或其他人可以使得上力，好讓我們不必須經歷一次外科手術 [如果它在表面上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能夠立即開始工作任一種另類措施，我們會高度地歡迎. 可否請 Ra 開始評論?
RA: 我是 Ra，我們對發問者(從心裡)打開悲憫電路致敬，但也注意到這個小組正在經驗的地方位於治療的氛圍中. 當這些扭曲有如此多的形而上層次與混合狀態時，每個成員的治療雙手的用途是有限的.
那麼，不要關注一次的治療，而去注視同伴的喜悅，因爲每個成員是強壯的，並且將雙腳固定在道路上. 月亮灑下其陰影，你將看到什麼?
連結(彼此的)手，一起走向太陽.

在這個案例中，這即是最大的治療. 針對這個肉體載具，我們能建議的(方法)遠比你希望的少很多.

發問者: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一切都好. 一起找到愛與感恩，每個成員彼此支持. 排列狀態是周全的.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Ra.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祂**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樂與欣喜.
Adonai.

[片斷五十二 完]

片斷五十三

Jim 評論:
第一零三場集會是關於 Carla 腹部持續的痙攣狀態, 伴隨而來大量的痛苦導致她越來越不能運作任何形式的服務. 因此她感覺(自己)沒用, 她自然的喜悅降低, 並且成為這一系列問題的焦點.
再者, Carla 當時決定停止購買衣服一年, 因為她感覺已經投注太多時間與注意力在她生命的短暫部份, 於是想要打破這個習慣, 該決定增添她的喜悅的失落程度.

Carla 評論:
*1983 年六月期間, Don 與我們的房東路德都陷在一場**墨西哥**對峙僵局(Mexican stand-off)之中. [在此之前, 我們所有的 Ra 集會都在這棟房屋舉行, 路德是該房屋的房東與擁有者.]*
因為路德在談判過程中, 任意地將價碼提高五千美金, 同時因為 Don 堅決拒絕購買這棟房屋 除非路德回到原來的價碼, (於是)所有賭注取消. 在這個時點, 我只嘗試將 Don 的錢從託管帳戶(escrow)拿回來. 在我們同意不買這棟房子後, 路德不願意釋出這筆錢, 他覺得不管怎樣, 這筆錢屬於他. 路德沒有帶來太多幫助. 最後, Don 死去很久以後, 我同意給他超過託管金半數的金額. 什麼是公平的似乎無關緊要了. 協助我們購買房屋的律師沒有做他的文書工作, 這帶來更多的困惑. 我不想上法庭, 感覺 Don 也不會想要這麼做. 沒有一件事解決得了; 每一件事都使我們感覺在濃稠糖漿中行進. 這種令人困惑的能量似乎征服了我們. 似乎沒有一個東西運作良好, 包括我在內. Don 也感覺很糟, 雖然以一種模糊且概略的方式呈現, 而非任何尖銳嚴重的事物. 獨獨 Jim 每天都在恢復健康中.

我擔心 Don, 卻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階段, 他的心理疾病是非常微細的. 他單純感到(情緒)低落, 並且十分容易傾向朝最壞的情境去思考與計畫. 雖然他, 終其一生, 總是在處理事情時精準地小心與謹慎, 他的位置確實改變了, 他正常的反應也沒有像現在這麼慢. 我們必須搬家, 但月復一月, 恆常地在這裡與亞特蘭大之間尋找(房子), 我們找不到任何使 Don 滿意的東西. 我會瞄準這個時點做

爲我內在開始覺察某個東西真的出錯的時期. 一如我們的慣常模式, 我回應擔心的感覺, 藉由溝通與求救的方式. 對於同樣的感覺, Don 的回應是越來越保守. 他只對一件事很肯定: 那就是我們找到的任何房子都不是對的地方.

*在這個氛圍中, 我們全都感到不安, 心定不下來. 當我憂慮時, 我傾向使自己忙碌. 那時 我很忙, 所有的紀錄都整理就序, 我照行程散步與泡在漩渦池之中; 並嘗試維持有幫助的狀態. 我恆常地對 Don 感到些許惱怒; 因爲我絕對無法搞懂爲什麼他拒絕我們在街上或名單上看到的每一棟房子. 他似乎沒有理由地拖住自己的雙腳. Don 從來不是一個會分享做事動機的人, 他只說不, 很像以後南西. 雷根*建議的(口號). 不管在哪個環境, 這都不是一個解答. 回想往事, 我可以說這是第一個地點, **在這裡** 我感覺 Don 與我自己--雙方都正在撤退中.*
(*譯註: 請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st_Say_No)

我重度地依賴他, 我過去被養育爲一個至爲獨立的人, 接著我必須學習放掉每一個東西 除了 Don 需要我提供的東西. Don 一直需要我所有的選擇都在他周圍進行. 他要我在家, 就待在那兒, 做一個他可以信賴的可人兒, 並且願意做任何他決定的事項. 他從未真的諮詢我的意見, 這聽起來很沙文主義, 但他個人並非蓄意這麼做, 他只是不諮詢任何人的意見, 從來沒有. 他對女人的觀點是如此地糟, 以致於我的情況只能說還比較好! 我快速地形成一種觀念, 那就是當我的一個想法停止受到干擾, 該想法就是對的. 在我們的關係中 我花了至少六年去搞懂不管怎樣, 我絕不應該接受一個使我遠離他的工作, 甚至只有一個書桌的長度都算遠. 許多次 他甚至阻止我工作我們的計畫, 當他在家時, 他會說: "我休息的時候, 你就休息." 所以我差不多把所有的決定都交給他了. 值得注意的是, 我覺察到這份關係帶有的不健康色調, 無論如何 我的看法從過去到現在都沒變: 那已經是 Don 在一份關係中能做到的絕對最佳方式; 這方式對我也夠好了.
只要是 Don 關切的地方, 我就準備好去做任何他需要的事項. 就這樣(Period)!

在這個時點, 我的健康受損 同時我們瞄準更多的集會, 我不被"允許"去做許多事, 除非遵循我的飲食守則, 並嘗試使我的體重保持在 80(磅)以上. (當時)我全心投入這個生活模式, 因爲從一開始 對我而言 最緊要的東西就是看見唐納真的快樂, 而只有與 Ra 通訊可以使他(開心). 所以我們每一分努力都朝向這個目標: 只要再多一場集會.

然而, 以往與我的依賴手牽手的, 是他志願領航我們的方向, 的確 他堅持如此. 我樂意將領導權交給他, 並做他說的事情. 他遠比我睿智, 在過去或任何時期都是如此. 當他停止發號施令, 並且真的似乎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變得相當失落. 我的模式即是找到他要的 然後執行之. 但隨著搬遷的問題, 我們進入一個我無法成功的競技場. 沒有一個房屋, 公寓是可接受的. 我一點也不意外我已經"失

去我的喜悅". 我全然地迷惑了. 我的真實感已經受損.

關於衣服的評論講到我的人格的一個面向, 不是我感到驕傲的面向, 但確實擁有它. 我絕對愛穿新裝或新襪子或不管什麼抓住我的奇想的東西. 因爲我們家的財務吃緊, 我的童年很少有漂亮的衣服. 當我長大以後, 我的母親的心理學家生涯剛起步時, 我們開始一個長期的週六中餐約會, 接著逛街購物. 我們信實地保持這個習慣, 直到她在 1991 年過世爲止. 我跟她一起尋找美妙的東西, 而她是一位冠軍購物者, 具備考古學家的耐心, 穿越一大堆的拍賣衣架篩選好品牌與剛好的便宜價格. 直到今天, 只要我有時間, 我喜愛去狩獵便宜貨, 對能夠穿某個新東西感到激動興奮.

我守住對自己的承諾, 整整一年沒有爲自己買衣服, 不過, 我作弊了, 因爲我買東西給媽咪, 接著她買東西給我. 不管怎樣, 我守住紙上的承諾!

RA, 第一零三場集會

1983 年 6 月 10 日

發問者: 該器皿先前在身體的消化部位的具體問題 目前狀況如何?

RA: 我是 Ra, 黃色光芒 ..*(中略)*..

我們可以陳述感染尚未完全離開身體複合體, 雖然它的毒性已經少很多了.

發問者: 該器皿詢問爲什麼她最近失去她的喜悅? Ra 能否評論, 請?

RA: 我是 Ra. 該器皿(先前)做了一個自由意志決定, 不藉由對抗療法處方的化學複方去處理造成巨大痛苦的肉體催化劑; 由於該器皿信賴 Ra 的建議, 它確信這樣做是有效用的. 於是該催化劑以更完整的形式給與(該器皿). 外在的服務他人變得幾乎不可能, 導致該實體再次經驗殉道者的選擇; 那就是將價值放在一個致命行動當中, 接著死亡或將價值放在太一**造物者**的造物的意識上, 從而活著. 該器皿透過意志, 選擇後者的途徑. 無論如何, 其心智與理智/情感變貌並未給予這個決定並要的支持, 以維持合一(unity)狀態[這是該實體通常經驗的狀態, 並從出生以來, 一直經驗著].

既然這個催化劑已經被接納, 移除靛藍色光芒阻塞的工作得以迅速地繼續進行下去.

發問者: Ra 能否推薦移除靛藍色光芒阻塞的適當工作?

RA: 我是 Ra. 我們無法爲一般情況做推薦, 因爲在每個案例中 其變貌之漩渦都是獨特的. 在這個特殊的鏈結中, 比較恰當的工作在於分析與觀察的心智與理智/情感力量. 當最強壯與最少扭曲的複合體參予支持, 那麼複合體中較不強壯的部份也將獲得強化.

這個實體長期地工作這個催化劑, 不過, 這是第一次 (該實體)拒絕接受那鈍化痛苦的藥物, 而痛苦可銳化該催化劑.

發問者: 我們的第五密度、服務自我導向的同伴目前狀況如何?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有一段時期[屬於你們的空間/時間]在休息中, 無論如何, 它已經收到警報 關於進行中的這個工作, 很快就要再次成爲你們的同伴.

(**譯註**: 以下的內容, 直到該片斷結束, 其實與**卷四**重疊, 但爲了忠於原著, 還是把它放在這裡.)

發問者: Ra 能不能推薦任何該器皿可以做的事, 或我們可以做的事, 以改善該器皿的任何能量?

RA: 我是 Ra, 這個題材先前已經涵蓋. 我們已經勾勒出該器皿可以帶入思考的一條途徑.

發問者: 我並不想談論先前涵蓋過的題材, 我只是希望能加添任何我們可以做的在這個時機清楚地聚焦, 我們或該器皿可以做的最佳可能事務, 以改善這些能量, 一個突出的活動.

RA: 我是 Ra, 在回應之前 我們要求你們保持警戒 因爲管道處於可接受的(水平), 但承受周期性的痛苦爆發 由於該器皿的黃色光芒、化學身體嚴重的肉體扭曲.

該小組的突出項目是在和諧中讚美與感恩. 該小組達成這些目標的程度很(令人)滿意, 我們不會挑剔該小組的和諧.

至於該器皿, 從行動的價值旅行到本質(*esse*)的價值之過程是艱辛的, 該實體已否認自我, 好從它稱呼的上癮[1]中解脫

這種受難, 我們這裡說的雖是小事 但衣服象徵一個大的犧牲, 造成該實體把自我性框架在貧窮中 進而餵養不值得之狀態, 除非貧窮被視爲真正的富裕.

換句話說, 良好的努力用在錯誤的原因上 導致困惑與扭曲. 我們鼓勵該器皿珍惜它自己, 並看見它真實的需求是被自我重視的. 我們建議沉思存在的真實富裕性.

[片斷五十三 完]

發問者: 是否有任何其他事情 不管是我們或該器皿可以做的, 可以具體地工作該器皿的生命能使其增加? ...

---

1 該器皿在新年期間 決心不爲她自己買衣服, 爲期一年.

片斷五十四

Jim 評論:
Ra 在第一零四場集會中陳述一個要點, 對我們而言 似乎是主宰第三密度進化的一個中心原則; 它參考的背景是當 Carla 的身體接近正常以及受到這個或那個扭曲弱化時 多少運動量對她是最恰當的. Ra 建議身體受到扭曲而弱化時 應該更多地運動, 因爲 "扭曲之道是這樣的: 為了平衡一個扭曲, 該實體必須專注強調它."
在下一個回應中, Ra 將一個人投胎時帶來的禮物視爲一種"用它, 否則失去它"的提案.

當**一的法則-卷一**即將由**唐寧公司**(The Donning Company)出版, 標題爲 **Ra 資料**, 我們被要求撰寫一篇介紹, 在該介紹的某個部份, Carla 寫到輪迴轉世的概念. 當我們從**唐寧公司**手中拿到校正稿, 我們注意到有一個我們沒寫過的句子不知怎地出現在我們撰寫的文句當中. 那真的是"主觀地有趣".

Ra 以流暢優雅的結尾回應(後半段)一系列的問題, 與我們最老的貓, **甘道夫**, 有關; 牠即將失明並且失去體重, 明顯地處於準備死亡的過程中. 我們曾考慮刪除這段資料, 再次地, 因爲它只有很少的一般應用(價值); 但我們將它留下, 因爲 Ra 不想冒犯我們自由意志的渴望在這裡是顯著的並且被良好地說明.

Carla 評論:
當人們嘗試改善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總是把飲食與運動做爲首要改變的事項. 我認爲這些改變不但有肉體上的利益, 也有心理與情感上的利益; 因爲當一個擔心出現時, 心智與身體若能做點什麼 它們都會感覺很好.

我們三個人對我的共同擔心 似乎沒有盡頭. 我不看肥皂劇; 它們的情節移動得太慢 使我無法保持興趣. 但在這個時點 我們肯定是活在一齣肥皂劇當中. 我穩定地失去體重, 即使吃得比我過去任何時期(的飲食)都更多. 所以焦點放在飲食與運動. 我想當我們主動積極嘗試去解決問題, 我們全都感覺更好, 確實如此. 不過, 它似乎用掉太多時間! 許多歲月似乎都耗費在維護(身體)上頭. 我們都爲這個狀況承受壓力.

*我總是鍾愛童年的夏天, 花費時間在**諾伊絲韻律基金會**[位於康乃狄克州, 波特蘭]的營區內跳舞. 它今日仍然存在, 總的來說一個美妙的地方, 一個我再怎麼高度推*

薦也不爲過的地方, 因爲你能夠住在帳棚裡, 伴隨著古典鋼琴音樂 在彈性木製地板上跳舞, 綠色的草地上有一個開放的大帳棚(pavilion), 周圍是森林, 一個絕對無污染的環境.
(那裡的)老師們依然遵循佛羅倫絲.佛萊明.諾伊絲(Florence Fleming Noyes)的原始教法, 假定所有事物都有它們自己的韻律, 所以一個人可能跳舞如同一個海星, 或一顆星星, 一隻熊, 或一匹馬 或一片葉子. 諾伊絲派別教導所有事物都是活的, 它們全都是一個意識. 很像伊莎朵拉.鄧肯的跳舞風格, 但加上一個崇高的哲學成爲技巧背後的原動力. 你可以是一個初學者 卻仍然玩得很開心. 我肯定是其中一個, 我以舞蹈的尺度衡量那時所做的運動, 散步差得遠了! 但我信實地保持固定程序, Jim 通常很親切地與我一起走路, 對我是很大的鼓舞.

我在這裡, 第一次真正看見 Ra 迴響(重複)Don 對我的請求— 總是(要我)花更多時間單純地坐著. 我是一個熱切的讀者, 總是喜愛一頭栽下進入一本浪漫或科幻或奇幻小說.
直到今天, 一天讀一本書對我而言不是罕見的事. 啊, 只要這些書是"好的文學作品"! 但 **不對**! 我(也)愛純粹爲了好玩而閱讀, 閃離(塵世)前往冒險國度. 隨著時間流逝, 我已經找到越來越多時間在靜默中安歇, 但仍然傾向讀太多東西.

胃部的問題苦惱我好些年; 的確 仍然如此. 但事情在 1988 年得到很大的協助, 當我的醫生終於決定我的膽囊受到感染. 從 1982 年起, 他們讀取我的膽囊照片顯示一些沉澱物, 不是一個可開刀的問題. 然而, 事實上 它就是受感染, 完全無法運作. 直到這個生病的器官被移除之前, 我得承受許多痛苦. 四年以後, 1992 年, 我接受第二次淨化手術, 移除一半的結腸. 這些日子, 我仍然得處理腸胃道的不舒適, 但它不再是失控的, 在大多數日子 我能夠好好地做事 單純地將這些酸楚與痛苦放在我的腦後.
無論如何 當這些集會在 1983 年進行時, 我的情況是很抱歉的. 知道 Don 不對勁的壓力無疑是其中一個因素.

一個讀者可以注意到 Ra 在工作疾病時, 在精神與軀體之間流暢地移動. 他們將痛苦的嚴重程度與意識中的工作連結, 我盡我所能密集地追尋這個目標, 但效果來得緩慢.
當一個人感覺無價值有一段長時間, 他學習深沉與持久的自我-尊重的速度是緩慢的. (當時)我正踏上一個人生-功課的旅程, 它全是關於學習成爲睿智的人, 於是活下去.
Don 也正踏上一個旅程, 一個黑暗許多的旅程, 他在學習如何完全地愛 於是死去.

在此期間, 我們摯愛的貓, 甘道夫, 逐漸變老與殘破. 他是多麼愛我們!

他只想要在我們上頭, 或旁邊, 總是如此. 他專注的愛從未放鬆.
*幾個月之後 我們在喬治亞州, 我們必須抬起他到食物與貓沙盒旁邊, 因爲他已經走不動了, 即使如此, 他願意**移動天與地**只爲了與我們同在, 我養成一個習慣, 隨身攜帶他, 好讓他不需以酸痛的腳掌(奮力)走路.*

看起來 唐納花了大量時間在這隻小貓身上, 但你得想起這麼特殊的寵物跟一個孩子是很像的. 我們沒有小孩; 他是禁慾者, 不大可能繁衍一個家庭. 但我們確實擁有甘道夫與好小子; 他們對我們有重大意義, 如同現在我們的貓咪對 Jim 跟我仍然很重要.

注意調頻是如何開始飄移的, 當 Don 堅持嘗試從 Ra 那兒獲得特定的資訊, 對於一個良好調頻的管道來說, 我認爲這個舉動是一種濫用(侮辱).
並且注意 Ra 對於改善一個情況的建議總是以這些話語開頭: 爲此歡喜, 感謝與讚美這個狀況, 不管是什麼情況.
Ra 的思考方式是當你懷著感謝與讚美的態度去面對當下, 你已做好最佳的準備. 簡單的忠告, 要遵守很難, 但值得.

RA, 第一零四場集會

1983 年 7 月 27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與上次詢問相較 讀數顯得稍微減少朝向肉體破產以及生命能損失的扭曲. 在這些讀數中仍然有可觀的偏差.

發問者: 該器皿想要知道在這段時間, 有氧運動、散步、漩渦池等理想的最佳運動量, 以達到最佳狀態?
RA: 我是 Ra. 我們將以兩種方式來回答. 首先, 講述一般情況, 程度不一地與這個器皿相關. 每一種運動形式都是好的, 在你們的每週期間, 大約執行三到四次, 運動量, 全部量化爲一個總數, 大約是每個白晝時期中(執行)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以第二種方式回答, 在這個回應中, (內容)**扭曲**朝向**成對的**狀態: 黃色光芒肉體的困難**與**心智複合體的**扭曲**. 那麼, 每週進入漩渦水池四到五次必須被

視爲恰當的. 依照該實體的渴望, 盡量去散步與運動. 所有這些(活動)的總和在任何情況都不應該超過每日九十分鐘.

該黃色光芒肉體已經驗所謂的狼瘡狀改變, 發生在肌肉的許多纖維中以及某些器官. 運動(可)重新獲得耗費掉的肉體肌肉氣力. 在某些方面, 散步是比較恰當的運動, 這是由於該實體親近第二密度的生物, 特別是你們的樹木. 然而 你們享有的居住地並未提供這類機會, 反而提供與心/身/靈複合體的創造物親近(的環境). 這無法餵養這個實體的理智/情感需求 雖然它製造相同的物理(肉體)結果. 該運動(可)實踐更多心理/情感需要是由於該實體喜歡身體韻律的各種表達, 好比在一個人爲系統中進行的運動努力之衍生物, 你們人群知曉爲舞蹈.

我們建議支援小組鼓勵各種運動, 除非它的時限遠超過這個身體複合體的肉體限制. 扭曲之道是這樣的: 爲了平衡一個扭曲, 該實體必須專注強調它.
從而, 如果正確地激勵, 身體的過度疲累可製造出一個(結果), 即在某個時機 (身體)赤字消失, 此時應該實行更少的運動限制.

發問者: 該器皿已經判定不睿智地使用其意志是指她不帶喜悅與信心成份去使用它, 於是構成殉道情況. Ra 可願就此評論, 請?
RA: 我是 Ra. 我們很高興該實體已經衡量(我們)曾給予它的資料.
我們評論如下: 該器皿擁有特定知識是有益健康的, 即較少扭曲朝向殉道, 並且富含希望之知識. 該實體在思考上是強壯的, 它在行動上也應該是強壯的 否則它擁有的東西將被移除. 知識的顯化是該器皿要去檢驗的一個領域.

我們進一步注意到, 在這個實體的情況中, 平衡(工作)最好在分析與顯化中達成, 該顯化安住於沉思靜默之中, 它可以透過顯化的靜默與缺少例行公事而得到強化. 我們不能繼續(說)下去, 除了推薦規律化的休閒, 以及渴望該實體以它的意願去發現這些變貌的根本真理.

發問者: 我們能爲該器皿多做點什麼, 好幫助(解決)她的胃部與背部痙攣問題?
RA: 我是 Ra. 最大的協助早已被充分地給予了. 鼓勵該器皿避免攝取油炸類食材是有益的; 歡樂的和諧是有益的, (因爲)該實體的靛藍光芒工作的機能以及[某種程度上]做到上一個詢問中我們推薦的事項, 痙攣必須消退.
(我們)推薦明確地避免越過早已膨脹的肉體限制邊界. 感染仍然存在, 症狀現在遠爲難以治療, 該實體已經選擇這個催化劑.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們<u>甘道夫</u>[我們的貓]的雙眼出了什麼差錯?
RA: 我是 Ra. <u>甘道夫</u>實體接近它此生的盡頭. 它的眼力黯淡, 含水薄膜變得堅硬. 這不是一個舒適的情況, 但這一個狀況不會導致該實體真正的不舒適.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事以減輕這個狀況?
RA: 我是 Ra. 有一條治療路線可以協助這個狀況. 不過, 我們不推薦 因爲(目前的)狀況要比治療更有益.

發問者: 我不理解. 你能否解釋你的意思?
RA: 我是 Ra. 一個屬於對抗療法傳統的醫生會給你眼藥水. 這隻貓會發覺接受滴劑之後, 受侷限的經驗變得更爲扭曲, 而它現在感覺不舒服 但是能夠忽略大部份.

發問者: 這隻貓還能不能看得見?
RA: 我是 Ra. 可以.

發問者: 在最近的未來 這隻貓是否將會失去所有的視覺, 或非常接近死亡?
RA: 我是 Ra. 大多數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顯示大約在你們的三個季節之內, <u>甘道夫</u>實體不會失去視力或生命.

[停頓大約 70 秒]

發問者: 現在 我對這隻貓的狀況感覺很糟, 我真的想要.. 想要幫助牠. Ra 能否建議任何我們能做的事 以幫助<u>甘道夫</u>?
RA: 我是 Ra. 可以.

發問者: 那是什麼?
RA: 我是 Ra. 首先, 我們認爲那些可能性/或然率漩渦包括<u>甘道夫</u>實體擁有一個較長的一生(的可能性).
其次, 我們認爲如果這個實體渴望, 它可以前往畢業典禮. 否則, 它可以選擇重新投胎(爲貓), 與它已深愛的那些同伴在一起.
第三, 你們知曉的<u>貝蒂</u>(Betty)實體有一些方法使得該實體的變貌更多朝向舒適/不舒適.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誰是你所指的<u>貝蒂</u>? 我不確定 我知道誰是你所指的<u>貝蒂</u>. 以及<u>貝蒂</u>可以做什麼?
RA: 我是 Ra. Carla 實體擁有這個資訊.

發問者: 我擔心搬遷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真的搬遷, 如果<u>甘道夫</u>無法看見 將使得他很難在新的地方找到他的通道. 他是否有足夠的視力, 能夠在新的環境找到他的通道?

RA: 我是 Ra. 其視覺比適當的水平低, 但幾乎被敏銳的嗅覺與聽覺調節. 同伴與家具(布置)都是熟悉的. (我們)可以期待短期[屬於你們的空間/時間]之後, 新的環境狀態可達到(令牠)滿足的可接受(標準).

發問者: 我們能否施予你剛才說的滴劑以幫助他的眼力, 好使他不會受限, 於是他不會... 受限? 有沒有任何方法讓我們能夠做這件事?
RA: 我是 Ra. 不大可能.

發問者: 沒有任何我們能做的事? 有沒有任何其他可能性 使用任何技巧以幫助他的眼力?
RA: 我是 Ra. 沒有.

發問者: 這次的遺失眼力…遺失眼力的形而上原因是什麼? 什麼因素帶來的結果?
RA: 我是 Ra. 在這個案例中 形而上的成分很微小. 這是年老(過程)的適當催化劑.

發問者: 你說的滴劑可否協助眼力… 如果採用的話 可協助眼力提升多少?
RA: 我是 Ra. 經過一段服用時期 眼力可改善一些, 或許 20%, 或許 30%, 眼睛區域會感覺比較不緊繃, 平衡的(副作用)是運動的僵硬程度快速增加, 保持在一個靜止位置必然變得相當不舒服.

發問者: 那麼 Ra 以為從這些滴劑獲得的利益不值得(使)貓兒不舒服. 這大概 大概… 是否有任何方法可給予貓兒麻醉劑, 接著將滴劑置入其雙眼, 如此貓兒不會覺察到這些滴劑?
RA: 我是 Ra. 對抗療法的麻醉劑進入這個可收割實體的身體複合體, 造成的傷害遠超過藉此獲得的靜止狀態[以允許施行藥物]

發問者: 我很抱歉在這個主題上嘮叨(belabor)這麼久, 但我真的希望出現什麼可以幫助甘道夫的方法. 那麼我假設 Ra 已經建議我們保持事情現況. 粗略而言, 必需用多少滴(眼藥水)可以使雙眼得到一些幫助?
RA: 我是 Ra. 大約 40 到 60 (滴).

發問者: 40 到 60, 是每一天一次, 或是若干時期?
RA: 我是 Ra. 請呼氣橫跨這個器皿的胸口.

[這個動作照指示完成了]

發問者: 這樣是否足夠?
RA: 我是 Ra. 是的.

發問者: 我剛才問 這些滴劑是否應該一天用一次,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要看你從哪個對抗療法的內科醫生接收到它們.

發問者: 這些滴劑的名字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有個困難, 是故, 我們將避免回答這個詢問.

發問者: 我很抱歉在這一點上嘮叨這麼久, 我很關心這隻貓, 我理解 Ra 推薦我們不使用滴液, 我們就不用. 我只想要知道有什麼事可以幫助其視力 卻是我們還沒去做的. 在這一點上嘮叨許久, 我爲此道歉.
我結束這個主題 只問 Ra 是否有任何進一步的忠告, 關於這隻貓?
RA: 我是 Ra. 歡慶它的陪伴(友誼).

發問者: 當我們將原本叫做**一的法則**的書本介紹從出版商拿回來, 在該介紹中, Carla 曾說到輪迴轉世的主題, 中間被加上了這句話: "雖然起初是耶穌教導的一部分, 它們的後續版本都被**女皇**所審查刪除."
可否請 Ra 評論放在我們介紹中那句話的來源?
RA: 我是 Ra. 這個來源遵循主觀的有趣事件、狀態、環境、或巧合之道.
此時 我們建議再接受一個完整的詢問.

發問者: 在罩紗過程存在之前, 我假設進化的過程沒有原型的計畫; 完全由心/身/靈(群體)以任何他們渴望的方式進化.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對.

我是 Ra. 我們在欣賞這偉大幻像的環境中離開你們, 你們選擇在其中彈奏管樂器與鈴鼓, 並在韻律中移動.

我們也是一個舞台上的演員. 舞台改變, 戲幕拉下; 燈光再次升起.
遍及這整個宏偉的幻象, 下一個、再下一個幻象, 在底層支撐這一切的是太一無限**造物者**的莊嚴.
一切都好, 沒有失落任何東西.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我是 Ra, Adonai.

[片斷五十四 完]

片斷五十五

Jim 評論:
經過好一番搜索, 我們最終找到一棟亞特蘭大北方的房屋, 我們即將在 1983 年十一月搬入. 我們決定在搬到新的住家之前 詢問形而上淨化的需要, 此即是這次集會之目的. 當 Jim 正在給予 Carla 集會前的按摩推拿, 他注意在她的背部兩側出現左右對稱的條狀紅腫, 它們類似 Carla 在 13 歲時 覆蓋全身的傷痕, 那是由於血管球性腎炎, 導致腎臟衰竭所出現的症狀.

很明顯地, 如果 Carla 在兩次機會中選擇讓分離感滋長, 她這一生很可能提早結束. 第一次是與我們的房東交涉, 完結我們的租約; 第二次是 Don 在選擇亞特蘭大的房子上吞吞吐吐、猶豫不決; 若 Carla 允許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我們的負面朋友將會供給能量給這種感覺, 直到她的自我與肉體載具分離.

她必須面對我們的房東, 對於我們的離去有一大堆的條件, 他覺得都是正當的條件; 接著是 Don 的心理狀態開始顯現長期[心理與身體的]壓力, 起因是通勤與憂心工作不保. 罷工與破產持續地威脅**東方航空**, 雖然他知道若在亞特蘭大有個根據地, 前往工作地點會容易許多. 但他即使在亞特蘭大四處看房子都有很大的困難, 更別說要挑選一棟; 因爲他終身喜愛路易維爾這個地方, 以及我們共同知曉的舒適與美麗的家. 但我們這個家正在拍賣中, 我們必須搬到某個地方.

我第一次開著 24 英尺的搬運(U-Haul)卡車上路, 結果迷失在北喬治亞州的山區中, 經過許多的彎路與轉彎之後, 我發現我們在郊區, 拉尼爾湖畔, 的新家. 時間已是午夜, 我第一次看見這棟房屋— Don 與 Carla 挑選的— 我立刻摸黑搜索每一扇窗戶與門戶, 以鹽巴與祝聖水執行淨化儀式. 那是在那裡不尋常經驗的一個不祥開端.

在這場集會的結束之前, Don 起了一個小開端, 再次詢問原型心智, 接著 Ra 在這個集會結尾的評論是 Don 的疾病與死亡奧秘的一個關鍵部分.

Carla 評論:
當人們嘗試改善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總是把飲食與運動做爲首要改變的事項. 在 Don 接受我們搬入的房屋之際, 他處於穩定的妄想(disorientation)狀態, 在此之前還是未知的事. 我也處於一個相當的低潮. 隱約地掌握到我需要在所有的道德交涉上保持精巧的正確立場, 並且願意幾乎不惜任何代價停留在光中, 我的確設

法將我對房東的巨大憤怒與煩躁屏除在我實際與他交涉的過程之外.

我們打包所有的貓咪, Don 開飛機載我們到亞特蘭大. 朋友們駕駛我們的車, 另一個朋友駕駛第二輛出租廂型車, 我們蜂擁進入這棟位於喬治亞州,卡明市的湖邊房屋, 巨大且迷人, 然而肯定沒有做過冬的準備.
彷彿在警告我們這趟旅程將充滿風險, Jim 第一次嘗試將廂型車開到喬治亞州, 結果發現自己停在離路易維爾 60 英哩的一個地方, 卡車拋錨. 我們忽視這個事件, 繼續推進.

我們在那兒整整五個月, 如同一齣情境喜劇, 覆蓋著各種古怪的狀況.
*卡明市爲福爾賽郡的行政中心, 一個惡名昭彰的地方, 當地居民反對任何種族除了高加索人. 到了週六, 一個人可以開車通過這個小城鎮, 接著看見**三 K 黨**(Ku Klux Klan)的成員盛裝出現[除了頭戴的面具與帽子不算華麗] 在紅綠燈前面發傳單. 祖母、小孩子們, 所有年紀, 不分性別, 大家都穿著那可悲的小服飾, 揮舞種族憎恨的標語彷彿它是棉花糖一般.*
我當時計畫加入羅伯蕭合唱團, 但當我唱我的曲目時, 發生一個誤會, 評審們認爲我唱錯了一個音符. 所以我沒被接受; 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這一生都在唱歌, 我是一個稱職的合唱團成員, 但我出局了. 爲了唱歌的需要, 做爲替代方案, 我在卡明市一帶找到一個小團體, 沉重地與他們同行, 主要唱愛爾蘭民謠之類的歌曲, 唱起來很有趣, 但不是那種特別美妙的祈禱經驗, 我總是在古典聖樂合唱團的歌唱中找到這種經驗.

*我計畫在週日歌唱, 地點是當地的聖菲力浦大教堂, 用盡各種安排以達成心願, 但他們不願讓我開始歌唱, 要等到**耶誕節**過後才行; 這是教堂被迫採行的慣例, 因爲許多人嘗試在**耶誕節**季節加入合唱團, 然後該年度的其他時間都不參加.*
在這期間, 我找到離我們屋子五分鐘路程的一間教堂, 它沒有合唱團. 所以我待在小小的全聖者教會, 在聖餐儀式中歌唱聖公會的讚美詩. 每一個期待都受到阻撓, 沒有一件事如心裡想像的順利.

最糟的是 Don 得花更多, 不是更少, 時間以抵達工作地點. 他必須穿越整個交通癱瘓的地區, 從亞特蘭大的極北方跑到南方, 機場所在地. 氣候似乎注定使得事情更艱難; 那年冬天 喬治亞州特別地寒冷, 好幾次發生結冰的狀況 嚴重到無法開車到任何地方. 我記得 Don 必須設法將車子滑入停車場, 在汽車旅館停留, 無法回家或前往工作.
*耶誕夜 我在全聖者教會的兩次儀式中歌唱; 同時 Jim 與 Don 將水從爆裂的水管中舀水出來. **新年**來臨之前, 潮濕的地毯已經開始發霉, 而 Don 與我都對黴菌與發霉過敏.*
雖然在夏天, 這棟房屋有趣的程度與它豪華程度相當, 可以在湖上遊玩; 然而多

天的生活簡直跟一場災難沒兩樣.
我的腳指罹患潰瘍, 因爲它們是如此冰冷, 地板溫度從未超過 50 度, 從來沒有.*
(*註: 約攝氏 10 度)

既然這棟房子的所有一切都不對勁, 我們立即開始尋找另一棟房子, <u>亞特蘭大</u>與<u>路易維爾</u>兩邊都找. 我們在<u>喬治亞</u>州從未有過一個安定的日子, 縱使是這麼漂亮的一州, 我無法說我想要再待在那兒.
我們一直處於恆常的不安心的棲息狀態, 事情沒有真正的秩序, 直到三月, Don 找到我們現在住的房屋爲止. 我們的財物保持封箱, 我們的感覺很脆弱. 我負責與新房東交涉, 那真的不是一場野餐.*
(*譯註: 可比喻爲愉快的經驗)
在那段時間 Don 十分堅持我們馬上搬家, 所以即使我們的確在那一個地方停留五個月, 房東與我至少每週談話一次, 好讓他可以評估我們最新的計畫— 沒有一個行得通. 最後, 在三月 他要求我們離開, 好讓他的家庭可以在夏天使用房子. 就在那個時機, Don 自己在某個週末飛到<u>路易維爾</u>, 找到這棟可愛與值得紀念的木造小屋, 並同意買下它; 我們迄今仍住在這棟小屋裡.

Don 總是覺得買房子是一件不明智的舉動. 一旦他真的做了這件事, 他就開始後悔了. 對於 Jim 與我而言, 這是十分難以忍受的, 因爲我們曾不明智地私自希望我們來到這個小巧的市郊之後, 可以真正地安定下來, 就如同我們先前擁有的生活一般. 但 Don 仍然深信我們必須再次搬家, 同時總是排斥任何我們找到的可能地點. 當我找到一棟房子, 便宜兩萬元, 又是雙拼式設計, 給予 Don 與我一個完整的家, 外加一個大房間給 Jim 居住; Don 也拒絕這個地點. 我了解某個東西真的變得很糟, 事情陷入困境中.

在這個氛圍中, 即使我們嘗試追尋與繼續我們曾開始的詢問關於原型心智之工作, 情況已無力地失去平衡; 但我們堅持不變, 每天淨化新的工作間, 希望那一天的來到, 我們能夠再有一次與 Ra 通訊的集會. 我記得當時巨大的希望與信心在我裡內湧現, 並且想知道 Don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任何事, 除了繼續堅持, 遵循 Ra 的建議— 以讚美與感謝面對一切... 或試著去做!

RA, 第一零五場集會

1983 年 10 月 19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與上次詢問相較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處於一個更爲偏差的狀態, 意志與信心的機制重新獲得它們在這個實體的存在與平衡當中的傑出位置. 肉體赤字持續(存在).

發問者: 對於我們必須問這麼多維護方面的問題 我感到抱歉. 我們似乎處在一個困惑的狀態, 關於我們繼續我們想要的方向, 即詢問原型心智的能力

我感覺必須問: 是什麼東西導致該器皿的背部出現左右對稱的條狀傷痕(welts)? 以及我們能進一步做些什麼 以治療該器皿與她的狀態, 包括這些條狀傷痕?
RA: 我是 Ra, 條狀傷痕是一場延長之超心靈致意的一個症狀. (給予)這個實體機會藉由鏈球菌與葡萄球菌病原體去經驗大規模的過敏反應, (該同伴)提供這個機會是希望這個實體想要離開此生. 上一次發生這個心智[複合體]狀態的時候[以你們的時間計算系統]是你們目前行星繞太陽公轉(的年份), 第九個月, 第十二天, 這突然的事件使你們的第五密度同伴措手不及(unprepared); 現在該實體已經準備好了.

自從錯失第一次機會之後, 這個實體在兩個場合有可能起(相同的)反應.
首先, 在選擇一棟房子的關聯上, 有機會將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其次, 關於離開這棟建物時 在解除世俗契約過程中, 可能看見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這個實體面對兩個機會的態度都是拒絕將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同時加上靛藍-光芒水平的進一步工作, 關乎避免殉道, 同時在愛中維持合一.

是故, 在這些病毒(viri)的侵略過程中, 這個器皿已經使它的免疫防禦(系統)與淋巴腺系統受到侵害. 這個虛弱的身體複合體正在嘗試移除這些物質, 爲了更快速地協助該複合體, 你可以看見一個清瀉(purging)該器皿之黃色光芒化學身體的方法有些好處.
一些技術包括治療用灌腸劑或結腸水療, 三溫暖, 每天(進行)一次或兩次;
以及用力地摩擦其外皮, 期間大約是你們的七個白晝.

我們不講飲食, 不是因爲它沒有幫助, 而是因爲這個實體對任何物質都攝取很少量, 並且早已避免特定的物質, 尤其是新鮮牛奶與油脂.

發問者: (該器皿的)外皮是否有任何特別的地方需要用力摩擦?
RA: 我是 Ra, 沒有.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什麼東西導致 Jim 的腎臟問題復發, 我們能做什麼來醫治它?
RA: 我是 Ra, 該實體, Jim, 決定它意願淨化自己, 因此願意花時間/空間與空間/時間去追尋與沉思完美.
這個工作的奉獻度獲得強化, 直到心/身/靈複合體與這個意圖和諧共鳴爲止.
該實體並未掌握這條直接的途徑, 即形而上的意圖由身體複合體轉譯爲一場與目標全然合一的工作. 該實體開始祈禱、禁食、懺悔與歡慶. 尚未從腎病變症狀完全康復的身體複合體開始系統性地淨化各個器官, 將所有不完美的碎石(detritus)透過腎臟送出去, (而腎臟)卻沒有獲得足夠的液體去稀釋持續釋放的毒素. 這些毒素停留在身體複合體中, 重新啓動純粹的肉體疾病, 在這次的舊病復發中, 沒有形而上的部分.

治療正在發生, 以顯化對身體複合體健康的肯定; 屏除不合宜的狀況將是完全有效用的.

發問者: 關於拉尼爾(Lanier)湖畔的房子合適性, 是否有任何考量? 我們意圖搬遷到這棟房子, 除了已經計畫的工作, 是否有其他值得採行的特別準備?
RA: 我是 Ra, 我們相信你的詢問是迂迴間接的, 請重新詢問.

發問者: 我們計畫淨化拉尼爾湖畔的不動產, 使用 Ra 在稍早集會中指示的技巧, 包括使用鹽巴 36 小時等等. 我想要知道這樣是否足夠, 或者說 在這個時候 我們即將搬遷到那棟房子, Ra 可否忠告我們任何顯著的問題?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淨化住處的技巧只需要兩天三夜. 這個住處是良好的.
這些技巧是可接受的. 我們發現有三個區域使用先前描述的大蒜是有益的.

首先, 雙層床臥室, 上鋪的睡眠草蓆(pallet)的下方.

其次, 面對道路的住處外圍, 中心在一堆小石頭周圍, 從車道算起 大約是住宅長度的三分之二.

第三, 船庫的問題, 我們建議每週以大蒜、切片洋蔥, 以及行走出一個充滿-光的圓周(範圍)來淨化那個區域. 大蒜與洋蔥每週更新, 並且應該保持永久懸掛狀態, 在各個工作期間 以繩子或鐵絲吊掛.

發問者: 只爲了讓我不會錯誤詮釋你在第二個區域[房子外頭]給的方向, 你能否給我一個距離與磁北方位, 好比說, 從住宅的精確中心起算, 直到那個位置?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大約估計, 但認爲距離是 37 英尺, 磁北方位爲 84 到 92 度之間.

發問者: 我知道這對於我們的目標來說並不重要, 但從一個哲學的觀點 我不想要做任何破壞**混淆法則**的事情,所以無需覺得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什麼.. 我想知道是什麼狀態造成必須持續淨化船庫?
RA: 我是 Ra, 該意圖是創造一個周邊, 在其中 蜂房的(昆蟲)居民不會發覺有需要去叮咬, 確實, 不會發現有可能在該處居住.

發問者: 你說的是蜜蜂或黃蜂之類的生物?
RA: 我是 Ra, 確實是如此.

發問者: Jim 對於目前這棟住宅的計畫與除聖儀式是否足夠, 應該增加或改變什麼東西?
RA: 我是 Ra, 無須改變. 祝聖或除聖一個地方的必須要點(先前)已涵蓋. 我們建議感謝與祝福每一株在你們租賃這棟住宅期間, 你們曾關注過的木質植物.

發問者: 關於這次已計畫的搬遷[的任何部分], Ra 是否有任何其他的建議? 我們在該新的住宅中接觸 Ra 是否會有任何問題? 如果會, Ra 可願告訴我們那些問題, 以及我們能在新的住宅中做什麼以減輕任何接觸 Ra 方面的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小心地權衡這個答案, 因爲它幾乎要廢除自由意志, 但發現可接受的界線, 這是由於該器皿決心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不管個人的狀況爲何.
該器皿這邊以任何物理方式協助打包與解開行李過程都將啓動那些[此時大部分]沉睡的過敏反應. 這個實體對於一些小東西過敏, 它們在你們第三密度幻象的運送過程中是無可避免的, 也就是塵埃, 霉菌等等. 鮑勃實體可以在這方面有所協助. 該書記員應該飲用雙倍的液體以照顧(自己), 確保任何過敏引起的毒素得以從身體複合體中被沖洗掉.

在這個選定的住宅中, 透過這個已調頻的器皿恢復與社會記憶複合體 Ra 通訊沒有困難; 或者說 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只要完成物理與形而上的淨化(工作).

發問者: 關於我們大約在一年前碰到的老鷹, 當時我們開始第一次搬家.. 我獲得的結論是老鷹的意義與該房屋的[就形而上角度而言]非-良性特質有關, 即我曾挑選的那棟房子. 如果不會造成**混淆法則**的問題, 我想知道我在這方面是否正確, 這在哲學層面上是有趣的.
RA: 我是 Ra, 何種鳥來到肯定 Ra? 何種鳥會被選擇示警? 我們請求發問者衡量這些詢問.

發問者: 我們已經[你可以說]實驗性地確立, 嗯... 許多關於**身體**, 塔羅的下一個

部分, 並且已經驗一些回饋效應[你可以說], 位於心智與身體之間. 迄今, 從我們所做的每一件與這些效應有關的事來看, 我發覺 第三密度, 黃色光芒身體的偉大價值此時是一個將催化劑回饋給心智以創造極化, 我會說這是第三密度身體在這裡的主要價值. 我想問 Ra, 起初心/身/靈, 不是心/身/靈複合體, 被設計存在於第三密度的經驗, (當時)黃色光芒身體的主要用途也是回饋催化劑, 如果不是, 該黃色光芒體的目的是什麼?

RA: 我是 Ra, 你用以詢問的敘述適用於心/身/靈或心/身/靈複合體的功能. 肉體顯化在造物中的位置, (即使)在遺忘罩紗降下的時期, 也沒有絲毫改變.

發問者: 那麼, 黃色光芒體打從一開始被設計的目的即是 Ra 所稱的心智的鍊金爐(athanor), 一個裝置[你可以說], 以加速心智的進化.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或許更準確的說明是黃色光芒—肉體載具是必須的, 沒有它心/身/靈複合體無法以任何步伐追求進化.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 若沒有時時穿上黃色光芒體的衣服, 該個體不是黃色-光芒那部份的進化是不可能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對.

發問者: 你可否澄清我對此的想法? 我不大理解你的陳述.

RA: 我是 Ra, 每一個心/身/靈或心/身/靈複合體都有一個存在與造物同時發生; 它不依賴任何的肉體載具. 無論如何, 為了去改變、進化、學習、與彰顯**造物主**, 適合每個密度的物理載具是必須的. 你的詢問暗示物理載具加速成長, 更準確的敘述為它們允許成長.

發問者: 我想要舉一個例子, 比較(產生)罩紗前的身體機能故障或疾病變貌 與罩紗後的疾病. 讓我們假設 Jim 經驗的狀況, 關於他的腎臟機能失調, 成為罩紗前的一個經驗. 這個經驗會不會發生在罩紗前(時期)? 它是否變得不同? 如果會, 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分離的憤怒在沒有罩紗情況下是不可能的.
缺乏覺察身體需要液體(的狀況), 在沒有罩紗時, 很少有機會發生.
沒有罩紗時, 不大可能發生該決定: 在紀律中沉思完美.

發問者: 我想要檢驗一個樣本[容我們說], 罩紗前的身體扭曲以及它如何影響心智. Ra 能否給予這樣一個例子, 請?

RA: 我是 Ra, (我們)已經涵蓋一般的領域, 我們將在此簡短重述.

疾病、傳染病與死亡的模式是肉身經驗的計畫中的一個良性領地(demesne[1]).
如此, 心/身/靈決定使一些治療發生, 經驗每一世 伴隨正常的結尾— 疾病到死

亡, 心/身/靈接受這些事情 因爲沒有罩紗時, (大家)很清楚心/身/靈繼續下去.
是故, 罩紗(產生)前, 心/身/靈的種種經驗, 好與壞, 或喜悅與憂傷, 都是蒼白的, 沒有活力, 或關注的銳利刀鋒, 這樣的(狀況)帶入後-罩紗時期的心/身/靈複合體.

發問者: 在罩紗前, 某一世的盡頭, 一個實體的肉體外貌是否會老化, 比方說, 如同我們目前幻象中實體來到此生正常的盡頭的樣子? (當時的)實體是否會起皺紋與變老? (罩紗前)**形意者**是否就像那樣?
RA: 我是 Ra, **心、身、靈**的**形意者**是原型心智的一部分, 它的外觀爲每個實體觀想(設想)的樣子.

在罩紗前, 心/身/靈的身體顯現所有老化的記號, 都是你們現在熟悉的, 即一個心/身/靈複合體通往移除第三密度肉身的過程.

最好想起心/身/靈與心/身/靈複合體的差異在於深邃心智內在的遺忘; 肉體外貌以及表面與本能活動大多相同.

發問者: 那麼 我不禁想問 我們現在看見的老化過程, 外觀的改變, 其根本原因是什麼? 我正在嘗試揭開這裡的基本哲學前提, 我可能在黑暗中射擊 而沒有正確地詢問. 但, 我嘗試抓到這外觀改變背後的理由, 在我看來, 心/身/靈或心/身/靈複合體一輩子都維持相同樣貌是可能的. Ra 能否解釋這個改變的原因?
RA: 我是 Ra, 當人格的修練已引導一個心/身/靈複合體進入第五, 特別是第六層級的研讀, 就不再需要將肉體載具的毀滅裝置在它的設計之中, 因爲該靈性複合體(已)是經驗如此豐富的穿梭器具; 它可以覺察何時已經達成適當程度的學習強度以及課程的進度.
在第三密度中, 沒有爲肉體載具建構一個結局, 對於居住其中的心/身/靈複合體將招致反效果; 因爲在這個幻象中, 停留在幻象中跟丟下這件肉身衣裳*並繼續前行相比, 似乎前者比較可愛.
(*譯註: 原文爲 運送該心/身/靈複合體的外衣, 在此予以簡化)

發問者: 那麼 我知道了, 那就是[容我們說]當一個實體來到很老的年紀, 他在第三密度中明顯地看見他已經磨損不堪了. 於是, 他對於這個載具不再堅定地依戀, 如果他擁有一個運作良好、外觀好看的載具, 那麼他就會渴望停留在載具裡.
在罩紗過程後, 身體肯定是心智的鍊金爐; 在罩紗過程前, 身體也是做爲心智的鍊金爐?
RA: 我是 Ra, 是的.
你可以再問一個完整詢問.

發問者: 我相信我應該問 是否有任何我們能做的事情 可以使該器皿更舒適, 或

改善這個通訊, 因爲在上次的集會, 我無法塞入這個重要的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這個小組的疲憊藉由它的和諧獲得良好的平衡. 這股疲倦將在你們此生的任何未來狀況中持續下去.

因此, 以你們對彼此的愛與感恩看顧對方, 總是在夥伴關係中聯合在一起, 懷著耐心、安慰與平靜去更正每一條情感破損的絞線. 我們發現所有這些都在排列校準過程中被無微不至地遵守, 給予你們這些話語只是做爲提醒.
所有能爲該器皿做的事情看來都已經被全心全意地完成, 該器皿自身正堅忍不拔地工作靛藍色光芒.

我們先前提到適用該器皿的暫時措施, 如果(你們)採用這些措施, 該器皿與發問者都應該吸收額外的液體, (發問者)與該器皿的繫結是這樣的: 一方(遭受)的每一個困難都會同感共鳴地發生在另一方.

我是 Ra, 我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大能與和平中愉快地歡慶吧!
Adonai.

原註 [1] 領地[demesne]: 在封建時期, 一個人在權力範圍內擁有的土地; 包括一棟莊園與鄰近的土地; 任何可行使主權的區域.

[片斷五十五 完]

片斷五十六

Jim 評論:
我們住在拉尼爾(Lanier)湖畔的房子有五個月之久—從 1983 年十一月到 1984 年四月; 最後決定這是一個失敗的實驗. 在那個時候, 我們只能夠舉行一次與 Ra(通訊)的集會, 因爲 Don 的肉體狀況正在惡化, 他的憂慮同時也增加其心理扭曲. 大多數時間, Carla 的肉體狀態也在安全接觸 Ra 的水平之下.
1984 年一月, Don 的狀態變得如此糟糕, 以致於他被迫請病假, 這是他在東方航空十九年來的第一次. 在他殞落的十一月之前, 他只能再多飛幾次航程了.

無論如何, 當我們正準備搬回路易維爾市之前, Don 能夠撐起自己到達一個足夠良好的狀態進行一場 Ra 集會; 所以我們能夠詢問關於我們新家的形而上淨化需求, 以及詢問 Don 與 Carla 的困難.
Ra 提到 Carla 的"不恰當地使用悲憫"是關乎她對 Don 持續憂慮的回應, Don 憂心他的工作、健康與我們工作的存續. 在某天的下午, Don 分享他的憂慮, Carla 單純地告訴他—她願意爲他拿走這些憂慮, 他能夠做她通常做的事: 放鬆, 享受好時光, 無憂無慮. Don 天真地同意了. Don 與 Carla 之間的合一繫結(bond)明顯地屬於一種特性, 即單純的同意就產生他們之間有害的能量轉移. 這事件發生時, 雙方顯然正在經歷一個內在的蛻變過程, 通常稱爲啓蒙(initiation).

我們可以假設我們的負面第五密度朋友在這次的啓蒙與負面能量轉移的綜合經驗(複數)中 發現機會的目標, 並且能夠增加它們的強度.
這個累積的狀況的特質充滿奧秘, 這是益發明顯的, 因爲我們不知道爲什麼 Carla 存活, 而 Don 沒有. 我們只能以 Ra 在最後一場集會的告別話語來提醒我們自己: "我們建議所有顯化都是幻象的; 當一個實體從圖形與陰影轉向**太一**, 所有顯化的作用只到某個程度."

Carla 評論:
在這場集會(舉行)的時間; 我已經走過與經歷你可能想像的每一種警報與擔心. 或多或少, Don 已經停止進食. 他的舉止極端地不像自己, 雖然我當時尚未了解他的精神異常, 他不完全處於我們尋常的實相中; 我對這些改變感到困擾與驚嚇. Don 先前行爲的模式已經把我訓練好, (專門)回應他的心願. Don 挑選我們的用餐時間, 我們的電影約會, 他喜歡並得到全面控制我的生命之權力. 你叫我依賴者就對了. 不管怎樣, 那是使 Don 能夠承受共宿(live-in)關係親密行爲的唯一方式. 我能夠抗議並被他聽到; 我能夠建議, 有時候運氣不錯, 但總的來說, Don 是一

個老式的男人, 喜歡我待在家, 就這樣. 我等候他的古怪奇想(fancy); 在此期間, 我閱讀, 或做安靜的桌面文書工作.

突然之間, 他老是問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開車載我, 這個雜務傷害他的痔瘡, 他通常讓 Jim 做這件事. [我在那個時點不再開車, 因爲太痛了]
當我去教堂, 參加運動課程, 與民歌排演, 他只是坐著.
即使 Jim 已經被 L/L 事業的各種待辦事項淹沒, 還有房東要他從一片紅橙色泥土中挖掘一個地窖, 以及這棟房子的大小事項; Don 卻開始努力嘗試每晚待在家中, 在家吃飯, 與他平常的習慣極端地不同.
Jim 也失去平衡, 我想他的幽默感影響的範圍已到達極限. 他感到困惑. 但我那時則處於完全的精神崩潰中.

我感覺 B.C.與我真的融合進入一個心智、一個人, 因爲我們之間那次" 不適當" 的轉移, 觸發點是我建議我們角色互換, 以及他的同意. 在我們之間,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互動過程: 他是睿智的, 我是深情的. 事實上, 我們分享許多立場(觀點), 但我們更深的特質在智慧與愛之間有著相當的極化. 在那次的轉移, Don 接收到極度的敏銳度[我以此接收所有的感官銘印], 以及我的心輪充分表達與敞開的特性. 同時, 我接收到在 Don 鎮靜與喔-如此藍的雙眼背後的十足驚駭, 因他對於全盤格局的堅定與扎實的掌握, 而得到調和.

我已開始覺得在這段時間, Don(終於)能夠完成一個完整的人生課題—如何敞開他的心. [這段時間起點是這場集會, 也就是我們離開<u>亞特蘭大</u>的兩週之前; 我們滿懷感謝地回到<u>肯塔基州</u>受祝福的山丘, 終點是 B.C.死於同年的十一月.]

我無法表達他在那個時候忍受多少的劇痛與苦難. 曾經是如此強固的混凝土牆, 總是保護著他, 就這樣倒下彷彿它從不存在, 接著他感覺所有事物, 他是怎樣去愛啊! 他不能看電視, 甚至是情境喜劇, 因爲那裡頭有太多的苦難.
他, 曾確實發誓成爲終身觀察者, 竟然在看<u>瑪莉.泰勒.摩爾</u>(Mary Tyler Moore)秀的時候哭泣. 當他與我在同一個房間, 他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對我解釋情況有多麼壞. 這一個想法在他的心智中的最高層, 總是如此. 他所感覺的全然恐怖 相當乾淨地抹除大部分的其他情感, 他長時間在我附近 無法保持鎮定.

在此期間, 我徹底地、該死地沒有覺察到 Don 恐懼我比較喜歡 Jim. 當時 Don 急切地把我抓起來, (用力)親吻我, 卻不曉得他的力氣, 他弄傷了我, 一塊肋骨斷裂, 抵著我的牙齒, 撕裂我嘴唇的皮膚, 留下好幾處瘀青; 甚至當他五月住在醫院時, 要我陪他一起住院, 帶著坐骨神經痛 我仍必須停留在一張不舒適的椅子好幾個小時[對於 Don 來說, 只有這張椅子是沒有被監聽的]. 我變得害怕 Don.

我開始在早晨醒來時 發現 Don 就坐在我旁邊, 耐心地等待我起床. 當他說完"早安"之後, 他直接開始告訴我每一件事有多糟. 不管我如何嘗試使得放鬆, 不要緊張, 執行專業人員建議的運動與接受藥物治療, 信賴假以時日 將得以痊癒–所有我嘗試推銷給他的東西都完全地不成功, 他徹底地確定沒有一件事會變得更好, 從來不會. 對他來說, 實相真的開始溜走, 到達一個地步 我已害怕跟他共乘. 在這最困難的重擔下, 我的精神開始崩潰. 我完全地意志消沉, 因爲我找不到 Don, 所有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已沒有他與我同行–我必須自己振作起來, 爲了我與 L/L 研究中心, 因爲 Don 已不再與我們在一起.

他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 他的雙眼的顏色甚至從深沉、光輝的天空藍變爲海軍藍. 我有一段長時間處理他的文書工作, 我知道 Don 在航空業累積的病假時間比兩年多一點, 我曾與每個必須知道他的病情的人打交道, 他們每一位都願意 Don 再次振作起來, 即使要花全部的時間.
在他腦袋的危機對我而言不是真實的, 對 Jim 也不是真的. 只有他恐慌地感受經濟末日迫在眉睫.
Don 的薪水很寬裕, 我們三個人加上貓咪的開銷通常只佔他月薪支票的一半金額. 但 Don 失去所有希望, 而他變成的那個存有真的正活在地獄當中.

我如何看待這些, 並且說這一切都是完美樣式的一部分? 唯有透過恩典的賜與去看見.
最終, 經過許多年凝視著記憶中令人關注的場景, 探測它們, 工作它們, 從 Don 死去之後, 每日每月與每年重複這個流程.
十五年過去了, 這段歲月給予了一個清晰許多的觀點.
在最後接受敞開與給予的心的重要性[以平衡智慧] 的過程, Don 完成他打算學習的個人功課. 開啓他的心(輪)的過程殺死他的身體, 但從他離開物理幻象之後, 不到一天時間他就在歡慶, 因爲他好幾次出現在我面前 顯得喜悅與歡笑, 並且告訴我一切都好. 而我, 與 Ra 通訊與 Don 死亡之前的時期相比, 我的神經(數量)永久地減少, 開始邁入下一個學習旅程, 去平衡我曾獲得與賺取的悲憫心, 就從 Don 死去的那一天開始.

*Don 自殺後的隔日, 我早上醒來預期我的頭髮會完全變白. 沒有外在上的改變, 但我在這個時點起 開始一個全新的人生. 1990 年十一月之前, 我所有時間幾乎都花在自我-批判上頭. 我發現 Don 對我的猜疑, 並感覺他已擴大這些恐懼直到他殺死自己以橫越它們. 這是我的過失, 不是因爲我對任何不忠貞行爲感到內咎, 而是因爲我應該猜到他在想什麼, 並且使他安心. 但在我愚蠢的驕傲中, 我從未想到這點. 我只是假設他會**知道**我, 美德的典範, 絕對不會打破任何的協議. 我真的持續有個驕傲的問題, 因爲我確實嘗試在道德上精準無缺. 關於 Don 的疾*

病, 我對此完全地沒有防備.

*造成進一步混淆的是: 每一個醫生、社工員、朋友都建議同樣的事—Jim 與我需要讓他獨處, 不要嘗試收買(bribe)他去做事, 因爲他正要做出自我恢復健康的決定, 如果我們過分操心 只會延長這個過程. 回顧當時, 我多麼希望我有那個視野對他們說 "**一群瘋子**"! 不管怎樣都陪伴著他. 然而, 當我盡最佳努力嘗試那麼做, 發誓即使這樣做會殺了我也要留下來, 我的身體卻單純地進入沉默狀態, 有一天早上 當我醒來 已經與現實脫節許多. 從三月起, 我摯愛的 Don 進入完整與快速的衰敗過程, 同時我正走過一段完整的精神崩潰過程.*

*Don 如此憂心 Hobbs Park 路上的房子的過敏(環境), 那是因爲在湖畔房屋不愉快的回憶, 在那個嚴寒的**耶誕夜**, 爆裂的水管淹沒地面. 濕氣深深穿透佈滿整個通道的厚實地毯, 使得一半的房屋區域都不適合我與 Don 居住.*

當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發現一個乾燥的地下室, 或者說一個擁有抽水機 並且 沒有異常排水問題的地下室. 溼度良好, 這個地方的確是一個容易感覺到天使的地方, 一個 Jim 與我開始深深喜愛的地方.
它是 Don 在這個世上的最後工作— 挑選出這個地方. 一如往常, 他做得棒極了. 能夠逗留於此是一種特權, 這裡是我的唐納曾生活、受苦與死去的地方, 也是他好好愛我的地方. Jim 與我將這個可愛的小木屋以及樸素的庭院逐漸轉變爲一座花園; 我們仍然在爲 Don 工作! 那給予我們兩人很大的安慰. 不管我們做什麼, 都只是延續 他如此美妙地以敏銳的心智與開闊、深思的性格所開創的事業.

對我而言, 那是一場暗黑色調的經驗, 真實地經過多年的自殺感覺與自我-譴責而完成. 然而透過這個催化劑, 我已經學到愛我自己, 真正地去愛與關心我自己無須嘗試去辯白或防衛. 這件事對於智慧的進展要比愛心的進展來得多— 因爲一個人唯有透過智慧學會去愛各種錯誤. 雖然我肯定不會像 Don 那麼睿智, 連邊都沒有; 我能夠感覺他留給我的禮物(天賦). 我們智能現在有一種堅持與明晰我感覺那是他給我的禮物. 我看見我剩下的個人功課是追隨奉獻與愛的模式, 在往後的屬世生活中 每一天每一小時都這麼做.
我現在爲我們兩個人而活, 因爲他爲我們兩個人而死. 我感覺到與一己的命運合作之後, 伴隨而來的平安.

RA, 第一零六場集會

1984 年 3 月 15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兩項)參數處於底限(marginal), 在肉體 與 理智/情感兩方面. 這個實體的生命能偏向氣力/弱點.

發問者: 你說的"底限"是什麼意思... 嗯, 讓我這麼說吧:
該器皿要做什麼以大幅改善其底限狀態?
RA: 我是 Ra, 該器皿正在通過一段肉身經驗, 左邊腎臟系統的致命(mortal)扭曲的潛能是巨大的. 比較不重要的(部分), 但增添朝向存活的扭曲的底限程度, 它們是嚴重的過敏反應, 以及供能給這個與其他朝向虛弱/強壯變貌的過程.
理智/情感複合體正被[最佳的稱謂爲]不恰當的悲憫所盤據.

發問者: 可否請 Ra 推薦我們應該採行的步驟以減輕或反轉你剛才說的這些狀況?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這麼做. 腎臟扭曲易受到肯定(affirmations)的影響. 這個實體目前開始所謂的啓蒙過程, 正在釋放毒素, 因此更大量的液體可協助稀釋這些毒素[這是有幫助的]. 藉由肯定(態度)與鮑勃醫者近乎恆常的協助, 過敏現象大多早已獲得控制. 進 一步的協助可以透過重新安排住處以及在未來, 警戒溼度在大氣中超過健康的吸入量.
理智/情感複合體的扭曲有些不容易減少, 無論如何, 發問者與器皿一起將發現進行這類工作的可能方法.

發問者: 這個腎臟問題有多嚴重與危急? 飲用液體[我假設水是最好的]是否爲她唯一能做的事, 或者還有別的東西?
RA: 我是 Ra, 注意心智與身體複合體之間的交互關係. 這一個例子說明催化劑與經驗的設計是如此地交織在一起. 腎臟的虛弱時期是嚴重的, 但仍在潛伏狀態. 萬一該實體渴望離開這個肉身經驗, 天然的與非-供能的[這麼做的]機會已經內建在裡頭; 正如相同的該實體的確, 事實上, 在過去某個時期離開肉身經驗, 然後憑藉選擇回返肉身[,這些機會是內嵌的].

無論如何, (器皿)渴望離開並不再成爲這個特殊經驗鏈結的一部分, 該渴望能夠也

已經被增強能量. 這一個要點值得該器皿去衡量, 對於支援小組則是一個適當的重點, 保持警戒以照顧該器皿. 所以心智與身體如同少女的(兩股)髮辮, 交纏在一起.

這個實體的特質是快活與社交的, 所以它我們先前提過的這些東西餵養: 與其他-自我、其他地方與事件(產生)的形形色色經驗是有幫助的, 以及崇敬與唱歌經驗, 特別是神聖音樂.
當這個實體首先進入這個地理位置, 它選擇以殉道者角色進入一個充滿崇敬的狀況; 因此崇敬的餵養只有部分生效.
在音樂活動上也是類似的, 雖然令人愉快, 因此具有餵養的特質, 卻沒有包括讚美**造物者**的角度.

當該器皿感覺殉道的呼喚與轉離預定的禮拜地點[你們稱爲**聖菲力浦大教堂**], 它處於一個相對飢餓狀態, 渴求那靈性家鄉. 由於這個小組已提議改變地點, 這個(症狀)將逐漸獲得醫治.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我們能做的最佳事情就是勸告該器皿喝更多液體. 我想像礦泉水是最好的. 當然 我們將搬家. 我們能夠立即將她移出這裡—如果需要的話, 明天就開始— 這樣是否比 爲了過敏與其他所有事情等兩三週 要好很多?
RA: 我是 Ra, 這類的決定是自由意志選擇的事項. 注意覺察該小組和諧的力道.

發問者: 這棟位於 <u>Hobbs Park 路</u>上的房屋, 關於它目前的靈性或形而上或物理狀態, Ra 能否告訴我們其中有害該器皿健康的任何東西?
RA: 我是 Ra, 我們對於這個主題只能補充說明, 那裡有控制溼度的機械電子裝置. 地下室水平是一個位置, 它的特性就很像你們在前一個住處的地下室水平經驗的東西. 較不潮濕的狀態會移除那些孢子成長的機會, 該器皿對它們起過敏. 住處的上層部分幾乎在每個案例中, 都具有可接受的溼度水平.

發問者: 這棟房屋的形而上品質如何? 可否請 Ra 評估一下?
RA: 我是 Ra, 這個位置受到大大地扭曲(distorted). 我們發現關於這個位置的品質的可接受描述逃離(elude)我們, 不得不用陳腔濫調的字眼. 原諒我們表達上的限制. 該住處, 特別是它背後的局面是蒙福的, 並且在你們過去的某些時間已祈請天使們臨在.

發問者: 我不確定我理解 Ra 的意思, 我不確定這個地方就形而上而言是極端地好或極端地糟. 能否請 Ra 澄清這點?
RA: 我是 Ra, 我們的意圖是強調這個預定地點的形而上之傑出之處. 這個小組

可以好好地欣賞這類準備後的收益(emblements).

發問者: 那麼 藉由鹽與水淨化這個位置是否需要? 或 是否值得推薦?
RA: 我是 Ra, 在任何重新安置的過程, (我們)都推薦形而上的淨化. 不管一個樂器(instrument)狀態有多美好, 在兩次音樂會或工作的間歇期, 調音工作都值得推薦.

發問者: 好的, 如果該器皿不在地下室停留, 那麼你是否認爲溼度與物理狀態對該器皿是好的?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對.

發問者: 這溼度... 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以(調控)整個房子的溼度, 然後使它對該器皿是好的. 這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發問者: 我正準備要返回幾個要點. 但我想要擠入一個關於我自己的問題, 在這個時點似乎是很危急的(critical). Ra 能否告訴我的肉體哪裡出錯, 起因是什麼, 以及我能做什麼以減輕症狀?
RA: 我是 Ra, 這個發問者也正處於進一步啓蒙過程當中. 在這段空間/時間中, 理智/情感變貌[接近]導致該實體機能失常的可能性是顯著的. 再者, 發問者的黃色-光芒, 肉體載具正在老化, 接著在吸收必要礦物質, 好比木瓜蛋白酵素、鉀、鈣元素, 上有更多困難

在同一時間, 黃色-光芒的身體開始有更多困難消除微量元素, 好比鋁. 供能效應已發生在發問者的結腸中, 並且在那個區域的扭曲日益堅固. 最後, 在發問者的嘴巴中有一小塊感染區, 需要注意關照.

發問者: Ra 能否推薦我應該做什麼以改善我的健康狀態?
RA: 我是 Ra, 我們在這個情況中踩的步伐至為靠近混淆法則(邊界), 但感覺談論的恰當性, 由於(這情況)對該器皿潛在的致命結果. 我們停頓下來, 給予發問者與書記員一些空間/時間的片刻來協助我們, 藉由踏步遠離這些導致我們援引**混淆法則**的扭曲. 這是有幫助的.

[停頓好些時刻]

我是 Ra, 我們感激你們的嘗試. 即使你們在行爲上的困惑(也)是有幫助的.
該發問者在最近允許一個理智/情感的痛苦完整地從發問者轉移到該器皿(身上).
這個有害的工作之關鍵是當該器皿說了一些話語, (引發)意義的效應, 那就是它

願意成爲該發問者, 成爲強壯的一個實體; 發問者可以成爲該器皿, 弱小與愚蠢. 發問者, 全然無知於該器皿的堅定意圖, 也不了解任何這類能量轉移的可能性, 同意了.

這兩個實體是一體, 已歷經一個永恆的(timeless)時期, 並且將這點顯化在你們的空間/時間中. 從而, 發生該有害的工作; 藉由照顧與謹慎中的協議, 它(的傷害)可以被取消. 我們敦促發問者這邊注意感恩與和諧. 我們可以肯定先前的推薦, 即被知曉爲鮑勃的實體, 一般而言 它的技巧與意圖的純度都值得推薦; 並且指出那已發生的交感(sympathetic)疾病是由於該器皿的敏感度.

最後, 我們可以指出, 對於被知曉爲**彼得**(Peter)的實體而言, 該發問者、器皿、書記員經驗的扭曲的幾個面向是相當明顯的, 於是相當簡單地轉化爲較小的扭曲.

發問者: **彼得**的姓氏爲何? 我不大熟悉他的身分.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選擇被認識的名字是 Inman.

發問者: Ra 是否推薦... 或者... 讓我這麼說吧: Ra 是否以爲在我的案例中, 外科手術會有任何幫助?
RA: 我是 Ra, 我們假設你說的是結腸的微恙以及你們外科醫生帶來的潛在協助? 是否正確?

發問者: 是的.
RA: 再次地 我是 Ra, 請在該器皿的臉龐與心口上方吹拂(氣息).

[完成上述指示]

RA: 我是 Ra, 我們將繼續. (你們)已經十分細心地準備空氣環境, 然而, 有一些元素造成該器皿的困難, 臉龐右側的神經衰弱(neurasthenia)增添其他關節炎供能的痛苦紅腫(爆發).

這樣一個手術事件對於該實體有幫助, 在於該實體選擇這個肉體淨化做爲一個[與心理, 理智/情感與肉體定向之改變]同心協力的事件; 沒有後者的選擇, 該扭曲會再出現.

發問者: 現在, 回到該器皿的主題, 總結地說 我們能爲該器皿做的是透過讚美與感恩與和諧. 加上勸告她喝可觀容量的液體, 以及將她移動進入一個較佳的空氣環境中, 這就是我們能爲她做的全部了. 我這樣說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檢驗這個陳述, 發現少了兩個項目, 其中一個比另一個相對重要. 主要的增加項目是掌握(理解)該實體的本質.
比較不重要的是, 雖然似乎只是很小的事, 或許是有幫助的; 那就是, 該實體吸收許多藥物, 並且發現餵食自己是有用的 [在攝取這些物質的時候].
推薦替換(一些)物質, 如果汁取代小點心; 再者, 在睡前的[你們的]四小時期間, (我們)不推薦攝取包含蔗糖的非液體物質.

發問者: 就我對除濕機的經驗, 我想一台除濕機大概不可能顯著降低那棟房屋的溼度; 但我們可以嘗試, 如果我們真的搬進去, 我們八成在很短的時間必須搬出去.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事可做, 以完成醫治 Jim 的腎臟問題(之過程).
RA: 我是 Ra, 如果(你們)了解終止所有藥物治療之後, 潛伏的狀況將延宕幾個月, 那麼小心照顧(Jim), 一切將會良好地繼續進行.

關於你意指的目標, Hobbs Park 路上的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指出 不管潮濕或乾燥, 它都是非比尋常地適當與便利. 該器皿目前加劇的扭曲得到減輕是因爲缺乏敏感的(acute)催化劑, 基於這個位置的狀況做出該假設, 它是極度有益的.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 溼度的效應—我們將嘗試盡可能地降低它— (但)當我們考量 Hobbs Park 路這個地址的所有其他有益因素, 你的看法是溼度因素變成相對次要的考量.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是的.

發問者: 在這個時點, 我相當關切該器皿的健康. 關於該器皿的健康 我必須問是否有任何事是我疏於考量的? 除了早已推薦的事項, 我們是否還能爲她做任何事以改善她的狀況?
RA: 我是 Ra, 所有(成員)都在此至爲全心全意地導向支持(器皿). 感知該小組爲這裡, 一個在時間/空間中的位置; 在這個真實家鄉的裡面, 保持輕快的步調, 一起歡笑, 在彼此之間找到喜悅. 所有其他事項都至爲完整地被達成, 或已做好實踐計畫.

發問者: 以鹽與水淨化這棟屋子, 在我們搬入之後或搬遷之前做這件事, 是否同樣有效?
RA: 我是 Ra, 在這個案例中, 它不是一個緊急的形而上考量, 因爲時機並非處於一個比較不利與不開心的氛圍中. 一個實體(會)注意到在居住之前達成這件事具有相對的簡單狀態. 這點是不重要的, 除非關乎你想要處理的催化劑.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器皿她上次浸泡漩渦池時遭遇的困難?
RA: 我是 Ra, 該器皿承擔發問者的理智/情感特質與扭曲複合體, 如我們先前提

到. 該器皿使用的漩渦水池溫度太熱, (快速)振動的速率混合漩渦水池的熱度, 導致輕微的休克狀態[你們對這個扭曲的稱呼]. 心智複合體在這個扭曲的狀態沒有充分的氧氣, 接著變得虛弱.

在這個狀態, 該器皿擁有發問者的扭曲, 卻沒有發問者的扭曲的氣力; 一個實體可以將它比擬爲穿戴盔甲, 開始進入一個劇烈的精神異常的插曲. 當休克狀態過去之後, 症狀消失了. 該潛能逗留著, 因爲(器皿)尚未放手同感共鳴的身分; 並且發問者與該器皿雙方活得如同(兩個)實體處於該器皿的理智/情感複合體的一部分之中.

容我們在此次工作中 請求再一個完整的詢問, 並提醒該器皿在一次工作之前保留一小部分能量是恰當的.

發問者: 我只問 是否有任何我們能做的事情以幫助該器皿— 使她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以及請 Ra 推薦下次通訊最快的時程. 我們當然... 我當然珍視這隻金色老鷹的返回, 牠給我很大... 很大的安慰.
RA: 我是 Ra, 你們有完整的自由去安排工作時程.

我們建議所有顯化(徵兆)都是虛幻的; 當一個實體從圖形與陰影轉向太一, (它們)的作用只到某個程度.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榮耀之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喜慶祝.
Adonai.

[片斷五十六 完]

後記

Jim 評論:
在我們搬回路易維爾市之後, 關於 Ra 說的 Don 實體理智/情感機能失常的可能性發生了. Don 這一生都以十分冷靜與睿智著稱, 即使那些導致他人倒下的事件他的情感都不受動搖. 他的觀察與建議總是被證明是對的. 現在, 當這個機能失常症狀惡化之際, Don 看見自己 即使接觸最小的刺激 也會受到強烈地影響.
他的憂慮加深其沮喪, 接著他從每一個可得的來源尋求治療建議, 然而沒有一個管用, 於是他放棄自我 前往一個他看見快速迫近的結局—死亡.

他的心理、情感與肉體狀況持續惡化, 七個月之後 他變得無法睡覺或吃固體食物. 十一月以前 他已經失去三分之一的原先體重, 並且經驗強烈的痛苦. 他拒絕進一步的住院治療[我們認爲那是他生存的最後希望]. 違反他的意志 將他送入醫院, 這個念頭令我們厭惡, 但我們決定要這麼做 並且希望一個奇蹟出現, 在彼時 知道沒有其他可能的方法能拯救 Don 的生命.

當警察來到, 執行逮捕令, 導致五個小時半的對峙. Don 深信他的死亡即將來臨, 而他不想要死在一家精神病院裡頭. 當警方使用催淚瓦斯要把 Don 逼出屋子, 他走出後門, 射出一發子彈穿過他的大腦, 立刻死於現場.

在他死後, Carla 在清醒的異像中三次看見他, 他向我們保證一切都好, 一切已發生的事情都是恰當的—即使這些事對我們完全沒有道理可言.
所以 我們讚美與感恩 Don 的生命、死亡, 與我們共同完成的工作.

雖然這本書比較多的時候是該工作的個人部分,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看見我們經驗底下的原則同樣是你們經驗底下的原則. 雖然表達的方式可能相差很大, 目的都是相同的: 讓太一的許多部份得以知曉自己 以及 太一爲太一. 或者, 如 Ra 所說: "我們在欣賞這偉大幻像的環境中離開你們, 你們選擇在其中彈奏管樂器與鈴鼓, 並在韻律中移動. 我們也是一個舞台上的演員. 舞台改變, 戲幕拉下; 燈光再次升起. 遍及這整個宏偉的幻象, 下一個, 再下一個幻象, 在底層支撐這一切的是太一無限**造物者**的莊嚴. 一切都好, 沒有東西是失落的.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我是 Ra. Adonai."
—[摘自 RA, 第 104 場集會]

Carla 評論:

Jim 與我希望爲那些覺得這份資料有用的人們開啓這本個人書卷, 因爲我們看見我們的經驗是一個好範例, 說明在光中工作將產生的那種壓力. 當一個團體接收到越充滿啓迪教化的傳訊資料, 他們的生活與談話模式也需要變得更受啓發.

在 Don 、Jim 與我的例子中, 我們所有的外在行爲都是正確的, 當 Don 生病時我們不能怪罪他沒有把事情講出來. 他從未拿取其他人的意見, 在那個時候 他不接受我或 Jim 的建議, 這跟他平常表現是一樣的; 於是 Don 的偏執狂傾向日益興盛, 直到他確定我不再是他的愛(love), 對他來說 沒有我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

更深入注視這個時機, 看到以下這點是至爲關鍵的, 我在那時點, 體重在 84 英磅上下(約 38.1 kg), 身高 5 呎 4 吋(約 163 cm). 每一場集會都極度地艱難, 然而我從未減退我繼續的渴望, 我全然地願意在獲得這些集會的內容之過程中死去. Don 十分憂心我真的會死, 持續地爲我過分操心. 他內在的相同機制堅持嘗試找出如何由他替代我的方法, 以承受該通訊中主要的衝擊. 他三不五時談論這個想法, 我總是設法打消他朝這個路線去思考的念頭. 但最終, 他就是這麼做了. 他的死亡終結了與 Ra 群體的通訊, 我們遵循 Ra 自己的忠告, 除非我們三人在場, 否則不要與 Ra 通訊, 我們一直沒有受誘惑再度進行這個工作.

我想要向各位讀者表達 在我目前的人生療癒過程中, 一股深奧的平安感覺來到我裡頭. 我的裡面總是有一部分希望我不是能夠拯救 Don, 就是與他一同死去, 我想那是我離開人世的一個有效方式. 然後 他與我會是超級浪漫, 接著相當地死寂, 成爲 L/L 歷史的一部分. 但這並不是我的功課, 我的功課與智慧有關, Ra 相當直率地問我前往耶路撒冷的時間爲何, 他當時在問我是否想要自我殉道, 這個答案與 Don 的問題有關, 他詢問更頻繁舉行(Ra)集會的可能性.
*我的回應是展開我十一年來的第一次度假, Don 與我擁有的是冒險, **不是**假期!*

Don 的功課關乎完全地敞開他的心, 這功課開始於我們在喬治亞州的談話, 當時我們的能量與心理變貌互相交換與融合. 保持一個觀察者的身分, 他尚未成功地清除他偉大之心的阻塞. 在他的疾病狀態中, 他真的認爲他的垂死可以讓我過得好, 平安地活下去. 再也沒有比給出一己的生命更完整的奉獻與犧牲了.
在這個脈絡之中, 縱使他徹底錯了 也無關緊要了. 他從未失去我, 遠非如此, 他失去了自己. 在他死亡的那一刻, 他完全地敞開心, 不在意活著或離開的痛苦. 當然, 關於這點 我有許多衝突的情緒, 但我總是有絕對的信心, 那就是 Don 的結局跟他的一生同等地高貴. 對我來說, 他超越言語, 我就是鍾愛這個靈魂.

*我的功課恰好是**相反的**: 爲完整敞開的愛添加智慧. 我的心輪通常是相當通暢無*

礙的，但我的限度感長久以來是搖晃不穩的. 我們在那個時候分享的心智-融合留給我一個選擇: 爲了Don 死去，或 爲了他的工作、L/L 研究中心、以及我們一起完成的一切 而活下去. 我精確做我應該做的以留在這個世界中.

有一段長時間, Don 過世很久以後，我都處於觸礁邊緣(touch-and-go)，我透過自己的心智、身體與靈性工作死亡的能量. 這些年來，我經歷與測度絕望、憤怒的深度 [他膽敢懷疑我!]，悲痛與憂傷的深淵. 我面對自己的肉身死亡並知曉關鍵時刻已經到來，生活的喜悅仍然強健地活在我裡內; 這些困難的日子環繞著 1991 年的<u>耶誕節</u>，我從未陷入如此險惡的絕境，即使在我的腎臟失靈那時也比不上這次. 但我的愛從未感覺如此強烈，我感覺彷彿一切正在被燒盡，我歡迎這現象. 在那痛苦的熱力中，我感覺到淨化與完成. 從那個時候起，彷彿一股全新的氣力湧入我脆弱的身體. 當我已經從輪椅與病床中升起，感覺越來越多的喜悅充滿我，同時又感覺透明. 這是我正在經驗的一個新生命，一個嶄新與充滿滋養的身體. 的確，現年 54 歲，我感覺到一股結實與健康的扎根與平衡力.

我歡喜地待在這裡，並且感覺我已經進入第二種工作模式，那是我分割的生命所提供的. 我祝福Don 與我悲傷的短暫故事，我祝福所有已經發生的事. 我們愛過，我們都是人類. 看起來我們似乎經常犯錯，我們並沒有，因爲我們真正愛過. 雖然我將總是感覺他不在我身邊使我如同一個孤兒. 我擁抱那些屬於我的美妙事物並珍惜它們. Jim 與我恆常地獲得燃料補給，這燃料來自能夠繼續 Don 的工作之祝福源頭.

*任何團體，只要待在一起，和諧地工作並服務光，都將開始吸引超心靈致意[如同我們經驗的一般]. 在這高溫坩鍋中，每一個過失與虛榮，不管是多小，都成爲對抗自我的武器. 對於被四處拋擲的議題與價值觀，道德感知需要保持十分警醒與中肯. 這是一個生與死的課題. L/L 研究中心是一個特別與美妙的地方，與許多其他流浪者與尋道者點燃的光之家沒有什麼不同. 許多、許多其他人正在覺醒，並且祈願越來越能夠成爲光的管道. 這是一個驚奇美好的聖職(ministry)，屹立成爲一個形而上或靈性之家，迎接各地的流浪者與局外人. 我們希望這資料幫助你與你的團體停駐在完整的溝通之中，不管發生什麼事，拒絕將次於喜悅與信心的東西給彼此! 絕不，**絕對不**要與忠實的反對派進行交易!*

我們L/L 研究中心所有成員持續敞開我們的大門，舉行定期會議，許多訪客穿過這扇門拜訪我們，也透過書信與電郵(e-mail)與我們聯絡，我們的書持續流通，那些覺察到 Ra 的想法的人們遍佈全球.
我們的網站是 www.llresearch.org，*電郵地址是* contact@llresearch.org
我們的書信地址(snail-mail)是 L/L Research, P. O. Box 5195, Louisville, Kentucky

40255-5195.

我們回答每一封信件, 並且總是歡喜能聽到老讀者與新讀者的想法. 我們的心永恆地對彼此感激, 爲了 Don, 爲了 Ra 群體以及他們與我們分享的通訊.

祝福所有閱讀這本書的人.

愛/光研究中心(L/L Research)
Carla L. Rueckert
Jim McCarty

路易維爾市, 肯塔基州
1997 年, 十二月 20 日

[全書完]

***

一的法則卷五 包含56個片斷，這些片斷是前四卷中被刪除的個人資料.
書記員 Jim 與 器皿 Carla 在每個片段開頭加上他們自己的評註，讓讀者可以體會成為 Ra 通訊的一部份是怎樣的感覺；並顯示每一個人的經驗都可以用來服務他人 與 啟發他人的成長.
本書涵蓋的議題很廣，從艾森豪總統與外星人的會談[1954 年]到 UFO/政府共謀論、**流浪者**、性能量轉移、憤怒、平衡、克勞利魔法師等；從俄羅斯**通古斯加**隕石事件到投胎前的選擇、超心靈致意、另類與正統治療方法到電光球現象；以及一般靈性旅程的許多面向.

***



L/L Research